



名家文選

陳德輝先生字光甫，江蘇鎮江人，年五十七歲，美國本薛文尼亞大學商學士，曾任江蘇省銀行監督，現為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常務董事兼總經理，中央銀行理事，中國銀行，中國國貨銀行，中國建設銀公司，交通銀行，浙江實業銀行，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大華保險公司，寶豐保險公司，中國第一信用保險公司，中國旅行社，上海通和商業儲蓄銀行董事，江蘇省上海市銀行業委員會，董事委員會。

MG
[216.2
231

銀灰色的死

煙霧

離散之前

郁遠夫文選

紫石磚

薄奠

二

三

四

五

(共五篇)



3 2496 8423 8

銀灰色的死

(上)

雪後的東京，比平常更添了幾分生氣。從富士山頂吹下來的微風，總涼不了滿都男女的白熱心腸。千九百二十年前，在伯利恆的天空游動的那顆明星出現的日期又快到了。街街巷巷的店鋪，都裝飾得同新郎新婦一樣，竭力的想多吸收幾個顧客，好添些年終的利澤。這正是貧兒富主，一樣多忙的時候。這也是逐客離人，無窮感傷的時候。

在土野不忍池的近邊，在一羣亂雜的住屋的中間，有一間樓房，立在澄明的冬天的空氣裏，這一家人家，在這年終忙碌的時候，好像也沒有什麼活氣似地，樓上的門窗，還緊緊的閉在那裏，可是金黃的日球，離開了上野的叢林，已經高掛在海青色的天體中間；悠悠的在那裏笑人間的多事了。

太陽的光線，從那緊閉的門縫中間，斜射到他的枕上的時候，他那一雙同胡桃似



(南)

的眼睛，就睜開了。他大約已經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在黑漆漆的房內的光線裏，他的臉色更加覺得灰白，從他面上左右高出的顴骨，同眼下的深深陷入的眼窩看來，他定是一個清瘦的人。

他開了半隻眼睛，看看桌上的鐘，長短針正重疊在X字的上面。開了口，打了一個呵欠，他並不知道他自家是一個大悲劇的主人公，仍舊嘶嘶的睡着了。半睡半覺的睡了一忽，聽着間壁的掛鐘打了十一點之後，他纔跳出了被來。胡亂地穿好了衣服，跑下樓來，洗了手面，他就套上了一雙破皮鞋，跑上外面去了。

他近來的生活狀態，比從前大有不同的地方。自從十月底到如今，兩個月的中間，他每晝夜顛倒的，到各處酒館裏去喝酒。東京的酒館，嘗爐的大約都是十七八歲的少婦。他雖然知道她們是想騙他的金錢，所以肯同他鬧，同他玩的，然而一到了太陽西下的時候，他總不能在家裏好好的住着。有時候他想改過這惡習慣來，故意到圖書館裏去取他平時所愛讀的書來看，然而到了上燈的時候，他的耳朵裏，忽然會有各種悲涼的小曲兒的歌聲聽見起來；他的鼻孔裏，也會有脂粉，香油，油沸魚肉，香烟

醇濃的混合的香味到來；他的書的字裏行間，忽然更會跳出一個紅白的臉色來。她那一雙迷人的眼睛，一點一點的擴大起來了。同薔薇花苞似的嘴唇，漸漸兒的開放起來，兩顆笑靨，也看得出來了。洋磁似的一排牙齒。也透露着放起光來了。他把眼睛一閉，他的面前，就有許多妙年的婦女坐在紅燈的影裏，微微的在那裏笑着。也有斜視他的，也有點頭的，也有把上下的衣服脫下來的，也有把雪樣嫩的纖手伸給他的。到了那個時候，他總不知不覺的要跟了那隻纖手跑去，同做夢的一樣，走出了圖書館。等到他的懷裏有溫軟的肉體坐着的時候，他纔知道他是已經不在圖書館內的冷板凳上了。

昨天晚上，他也在這樣的一家酒館裏坐到半夜過後一點鐘的時候，纔走出來，那時候他的神致已經變得昏亂而不清。在路上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看看四面並沒有人影，萬戶千門，都寂寂地閉在那裏，祇有一行參差不齊的門燈黃黃的投射出了幾處朦朧的黑影。街心的兩條電車的路線，在那裏放燐火似的青光。他立住了足，靠着了大學的鐵欄杆，仰起頭來就看見了那十三夜的明月，同銀盆似的浮在淡青色的空中。他

再定睛向四面一看，纔知道清淨的電車總路上，電柱上，電線上，歪歪斜斜的人家的屋頂上，都洒滿了同霜也似的月光。他覺得自家一個人孤冷得很，好像同遇着了風浪後的船夫；一個人在北極的雪世界裏漂泊着的樣子。背靠着了鐵欄杆，他儘在那裏看月亮。看了一會，他那一隻衰弱的老犬似的眼睛裏，忽然滾下了兩顆眼淚來。去年夏天，他結婚時候的景象，同走馬燈一樣，旋轉到他的眼前來了。

三面都是高低的山嶺，一面寬廣的空中，好像有江水的氣味蒸發過來的樣子。立在山中的平原裏，向這空空蕩蕩的方面一望，誰都能生出一種靈異的感覺出來，知道這天空的底下，就是江水了。在山坡的煞尾的地方，在平原的起頭的區中，有幾點人家，沿了一條同曲線似的清溪，散在疏林蔓草的中間。有一天多情多夢的夏天的深更，因為天氣熱得很，他同他新婚的夫人，睡了一會，又從床上走了起來，到朝溪的窗口去納涼去。燈火已經吹滅了，月光從窗裏射了進來。在藤椅上坐下之後，他看見月光射在他夫人的臉上。定睛一看，他覺得她的臉色，同大理白石雕刻沒有半點分別。看了一會，他心裏害怕起來，就不知不覺的伸出了右手，摸上她的面去。

「怎麼你的面上會這樣涼的？」

「輕些兒罷，快三更了，人家已經睡着在那裏，別驚醒了他們。」

「我問你，唉，怎麼你的面上會一點兒血氣都沒有的呢？」

「所以我總是要早死的呀！」

聽了她這一句話，他覺得眼睛裏一霎時的熱了起來，不知是什麼緣故，他就忽然伸了兩手，把她緊緊的抱住了。他的嘴唇貼上她的面上的時候，他覺得她的眼睛裏，也有兩條同山泉似的眼淚在流下來，他們兩人肉貼肉的暗泣了許久，他覺得胸中漸漸的舒爽起來了，望望窗外，遠近都洒滿了皎潔的月光。抬頭看看天，蒼蒼的天空裏，有一條薄薄的雲影，浮在那裏。

「你看那天河。……」

「大約河邊的那顆小小的星兒，就是象徵我的星宿罷！」

「是什麼星？」

「織女星。」

說到這裏，他們就停着不說下去了。兩人默默地坐了一會，他又眼看着那一顆小小的星，低聲的對她說：

『我明年未必能回來，恐怕你要比那織女星更苦咧。』

他靠住了大學的鐵欄杆，呆呆的儘在那裏對了月光追想這些過去的情節。一想到最後的那一句話，他的眼淚更連連續續的流了下來。他的眼睛裏，忽然看得見一條溪水來了。那一口朝溪的小窗，也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沿窗擺着的一張漆的桌子，也映到了他的眼睛裏來。桌上的一張半明不滅的洋燈，燈下坐着的一個二十歲前後的女子，那女子的蒼白的臉色，一雙迷人的大眼，小小的嘴唇的曲綫，灰白的嘴唇，都映到了他的眼睛裏面，他再也支持不住了，搖了一搖頭，便自言自語的說：

『她死了，她是死了，十月二十八日那一個電報，總是真的，十一月初四的那一封，總也是真的。可憐她吐血吐到氣絕的時候，還在那裏叫我的名字。』

一邊流淚，一邊他就站起來走，他的酒已經醒了，所以他覺得有點寒冷。到了這更深半夜，他也不願意再回到他那同地獄似的寓裏去。他原來是寄寓在他的朋友的家裏

的；他住的樓上，也沒有火鉢，也沒有生氣，總只有幾本舊書，橫攤在黃灰色的電燈光裏等他；他愈想愈不願意回去了，所以他就慢慢的走上了到上野火車站去的路。原來日本火車站上的人是通宵不睡的；待車室裏，有紅紅的火爐生在那裏；他上火車站去，就是想去烤火取暖，坐待天明的。

一直的走到了火車站，清冷的路上並沒有一個人同他遇見，進了車站，他在空空寂寂的長廊上，祇看見兩排電燈，在那裏黃黃的放光。賣票房裏，坐着了二三個女事務員，在那裏打呵欠；進了二等待車室，半醒半睡的坐了兩個鐘頭，他看看火爐裏的火也快完了。遠遠地有幾聲機關車的車輪聲傳了過來。車站裏也來了幾個穿制服的人在那裏跑來跑去的跑。等了一會，從東北來的火車到了。車站上忽然熱鬧了起來，下車的旅客的脚步聲同種種的呼喚聲，混作了一處，傳到他的耳膜上來；跟了一羣旅客，他也走出火車站來了。出了車站，他仰起頭來一看，只見蒼色圓形的天空裏，有無數星辰，在那裏微動；從北方忽然來了一陣涼風，他覺得冷得難耐的樣子。月亮已經下山了。街上有幾個早起的工人，拉了車慢慢的在那裏行走，各店家的門燈，都像

倦了似的還在那裏放光。走到上野公園的西邊的時候，他忽然長歎了一聲。朦朧的燈影裏，息息索索的飛了幾張黃葉下來，四邊的枯樹都好像活了起來的樣子，他不覺打了一個冷噤，就默默的站住了。靜靜兒的聽了一會，他覺得四邊並沒有動靜，只有那工人的車輪聲，同在夢裏似的，斷斷續續的打動了他的耳膜，他纔知道剛纔的不過是幾張落葉的聲音。他走過觀月橋的時候，只見池的彼岸一排不夜的樓台都沈在酣睡的中間，兩行燈火，好像還在那裏嘲笑他的樣子。他到家睡下的時候，東方早已經灰白了。

(中)

這一天又是一天初冬的好天氣，午前十一點鐘的時候，他急急忙忙的洗了手面，套上了一雙破皮鞋，就跑出到了外面。

在藍蒼的天蓋下，在和軟的陽光裏，無頭無腦的走了一個鐘頭的樣子，他纔覺得餓餓了起來，身邊摸摸看，他的皮包裏，還有五元餘錢剩在那裏，半月前頭，他看看身邊的物件，都已賣完了，所以不得不把他亡妻的一個金剛石的戒指，當入當舖裏。

去。他的亡妻的最後的這紀念物，祇質了一百六十元錢，用不上半個月，如今却祇有五元錢了。

『亡妻呀亡妻，你饒了我罷！』

他淒涼了一陣，羞愧了一陣，終究還不得不想到他目下的緊急的事情上去，他的肚裏儘管在那裏嘔哩咕嚕的響。他算算看這五元餘錢，斷不能到上等的酒館裏去吃一個醉飽，所以他就決意想到他無錢的時候常去的那一家酒館裏去。

那一家酒家，開設在植物園的近邊：主人是一個五十光景的寡婦，當爐的就是那老寡婦的女兒，名叫靜兒。靜兒今年已經是二十歲了。容貌也只平常；但是她那一雙同秋水似的眼睛，同白色人種似的高鼻，不識是什麼理由，使得見她一面過的人，總忘她不了。並且靜兒的性質也和善得非常，對什麼人總是一視同仁，裝着笑臉的。她們那裏，因為客人不多，所以並沒有廚子。靜兒的母親，從前也在西洋茶館裏當過爐的，因此她却頗曉得些調羹的妙訣。他從前身邊沒有錢的時候，大抵總跑上靜兒家裏去的；一則因為靜兒待他周到得很，二則因為他去慣了，靜兒的母親也信用他；無論

多少，總肯替他掛賬的。他酒醉的時候，每對靜兒說他的亡妻是怎麼好，怎麼好，怎麼好，怎麼好，總被他母親虐待，怎麼的染了肺病，死的時候，怎麼的盼望他。說到傷心的地方，他每流下淚來，靜兒有時候也會陪他落些同情之淚。他在靜兒家裏進出，雖然還不上兩個多月，然而靜兒待他，竟好像同待幾年前的老友一樣了。靜兒有時候有不快活的事情，也都曾告訴他。據靜兒說，無論男人女人，有秘密的事情，或者有傷心的事情的時候，總要有一個朋友，互相勸慰的能夠講講纔好。他同靜兒，大約就是一對能互相勸慰的朋友了。

半月前頭，他也不知道從什麼地方聽來的消息，只聽說靜兒要嫁人去了。因為不願意直接把這話來問靜兒，所以嗣後他只是默默的在那裏觀察靜兒的行狀。心裏既有了一這一條疑心，所以他覺得靜兒待他的態度，比從前總有些不同的地方。有一天將夜的時候，他正在靜兒家坐着喝酒，忽然來了一個三十來歲的男人。靜兒見了這男人，就丟下了他，馬上去招呼這新來的男子；按理這原也是很平常的事情。靜兒走開了，他祇能同靜兒的母親說了些無關緊要而且是無味的閑話。然而他一邊說話，一邊却在

那裏注意靜兒和那男人的舉動。等了半點多鐘，靜兒還儘在那裏同那男人說笑，他等得不耐煩起來，就同傷弓的野獸一般，匆匆的走了。自從那一天起，到如今却有半個多月的光景，他還沒有上靜兒家裏去過。同靜兒絕交之後，他喝酒更加喝得厲害，想他亡妻的心思，也比從前更加沈痛了。

『能互相勸慰的知心好友！我現在上那裏去找得出這樣的一個朋友呢！』

近來他於追悼亡妻之後，總想到這一段結論上去。有時候他的亡妻的面貌，竟會同靜兒的混到一處來。同靜兒絕交之後，他覺得更加哀傷更加孤寂了。

他身邊摸摸看，皮包裹的錢祇有五元餘了。他就想把這事作了口實，跑上靜兒的家裏去。一邊這樣的想，一邊他又想起了『坦好直』(Tunhueser)裏邊的『蓋縣罷哈』(Wolfram von Eschenbach)來。

『千古的詩人蓋縣罷哈呀！我佩服你的大量。我佩服你真能用高潔的心情來愛』

『愛利查陪脫。』

想到這裏，他就唱了兩句『坦好直』裏邊的唱句，說。

Dort ist sie;—nahe dich ihr ungestoert!.....

So flicht fur dieses Leben

Mir jeder Hoffnung Schein!

(Wagner's Tannhauser)

(你且去她的裙邊，去算清了你們的相思舊債!) (可憐我一生孤冷!你看那鏡裏的名花，又成了泡影!)

念了幾遍，他就自言自語的說:

『我可以去的，可以上她的家裏去的，古人能夠這樣的愛他的情人，我難道不能這樣的愛靜兒麼?』

看他的樣子，好像是對了人家在那裏辯護他目下的行爲似的，其實除了他自家的良心以外，却並沒有人在那裏責備他。

慢慢的走到了靜兒家裏的時候，她們母女兩個，還剛纔起來。靜兒見了他，對他微微的笑了一臉，就問他說:

「你怎麼這許久不上我們家裏來？」

他心裏想說：

「你且問問你自家看罷！」

但是見了靜兒那一副柔和的笑容，他什麼也說不出來了，所以只回答說：「我因為近來忙得非常。」

靜兒的母親聽了他這一句話之後，就伴瞋假怒的問他說：

「忙得非常？靜兒的男人說近來你時常上他家裏走喝酒去的呢。」

靜兒聽了她母親的話，好像有些難以爲情的樣子。所以叫她母親說：

「媽媽！」

他看了這些情節，就追問靜兒的母親說：

「靜兒的男人是誰呀？」

「大學前面的那一家酒館的主人，你還不知道麼？」

他就回轉頭來對靜兒說：

『你們的婚期是什麼時候？恭喜你，希望你早生一個又白又胖的好兒子，我們還要來吃喜酒哩。』

靜兒對他呆看了一忽，好像要哭出來的樣子。停了一會，靜兒問他說，『你喝酒麼？』

他聽她的聲音，好像是在那裏顫動似的。他也忽然覺得淒涼起來，一味悲酸，彷彿像暈船的人的嘔吐，從肚裏擠上了心來。他覺得一句話也說不出口，祇能把頭點了幾點，表明他是想喝酒的意思。他對靜兒看了一眼，靜兒也對他看了一眼，兩人的視線，同電光似的閃發了一下，靜兒就三腳兩步的跑出外面去替他買下酒的菜去了。

靜兒回來了之後，她的母親就到廚下去做菜去，菜還沒有好，酒已經熱了。靜兒就照常的坐在他面前，替他斟酒，然而他總不敢抬起頭來再看她一眼，靜兒也不敢仰起頭來看他。靜兒也不言語，他也只默默的在那裏喝酒。兩人呆呆的坐了一會。靜兒的母親從廚下叫靜兒說：

『菜做好了，你拿了去罷！』

靜兒聽了這話，却兀的不動身體，老是在那裏。他不知不覺的偷看了一下，靜兒是在落眼淚了。

他胡亂的喝了幾杯酒，吃了幾盤菜，就歪歪斜斜的走了出來。外邊街上，人聲嘈雜得很。穿過了一條街，他就走到了一條清淨的路上。走了幾步，走上一處朝西的長坡的時候，看看太陽已經打斜了。遠遠的回轉頭來一看，植物園內的樹林的梢頭，都染了一片絲黃的顏色。他也不知是什麼緣故，對了西邊地平綫上溶在太陽光裏的遠山，和遠近的人家的屋瓦上的殘陽，都起了一種惜別的心情。呆呆的看了一會，他就回轉了身，背負了夕陽的殘照，向東的走上了長坡。

同在夢裏一樣，昏昏的走進了大學的正門之後，他忽而聽見有人在叫他說：

『Y君，你上那裏去！年底你住在東京麼？』

他仰起頭來一看，原來是他的一個同學。新剪的頭髮，穿了一套新做的洋服，手裏拿了一隻旅行的籐篋，他大約是預備回家去過年去的。他對他同學一看，就作了笑容，慌慌忙忙的回答說：

『是的，我什麼地方都不去，你預備回家去過年去麼？』

『對了，我是預備回家去的。』

『你見你情人的時候，請你替我問問安罷。』

『可以的，她恐怕也在那裏想你咧。』

『別取笑了，願你平安回去，再會再會。』

『再會再會，哈……』

他的同學走開了之後，他一個人冷冷清清的在薄暮的大學園中，呆呆的立了許多時候，好像瘋了似的。呆了一會，他又慢慢的向前走去，一邊却自言自語的說：

『他們都回家去了，他們都是有家庭的人。Oh, home! sweet home!』

他無頭無腦的走到了家裏，上了樓，在電燈底下坐了一會，他那昏亂的腦髓，也把剛才在靜兒家裏聽見過的話想了出來：

『不錯不錯，靜兒的婚期，就在新年的正月裏了。』

他想了二會，就站了起來，把幾本舊書，捆作了一包，不慌不忙的將那包舊書拿

到了學校前邊的一家舊書鋪裏。辦了一個天大的交涉，把幾個大天才的思想，僅僅換了九元餘錢；有一本英文的詩文集，因為舊書鋪的主人，還價還得太賤了，所以他仍舊不賣。

得了九元餘錢，他心裏雖然在那裏替那些著書的天才抱不平，然而一邊却滿足得很。因為有了這九元餘錢，他就可以謀一晚的醉飽，並且他的最大的目的，也能達得到了。——就是用幾元錢去買些禮物送給靜兒的這一個宏願——

從舊書鋪走出來的時候，街上已經是黃昏的世界了，在一家賣給女子用的裝飾品的店裏，買了些麗綳 (Erbion) 犀簪同兩瓶紫羅蘭的香水，他就一直的跑上了靜兒的家裏。

靜兒不在家，她的母親只一個人在那裏烤火。見他又進來了，靜兒的母親好像有些嫌惡他的樣子，所以問他說：

「怎麼你又來了？」

「靜兒上那裏去了？」

『去洗澡去了。』

聽了這話，他就走近她的身邊去，把懷裏藏着的那些麗綉香水等拿了出來，對她說：

『這一些兒微物，請你替我送給靜兒，就算作了我送給她的嫁禮罷。』

靜兒的母親見了那些禮物，就滿臉裝起笑容來說：

『多謝多謝，靜兒回來的時候，我再叫她來道謝罷。』

他看看天色已經晚了，就叫靜兒的母親再去替他燙一瓶酒，做幾盤菜。他喝酒正喝到第二瓶的時候，靜兒回來了。靜兒見他又坐在那裏喝酒，不覺呆了一呆，就向他說：

『啊，你又……』

靜兒到廚下去轉了一轉，同她的母親說了幾句話，就回到了他的面前。他以為她是來道謝的，然而關於剛纔的禮物的話，她却一句話也不說，只呆呆的坐在他的面前。儘一杯一杯的在那裏替他斟酒。到後來他拚命的叫她添酒的時候，靜兒就紅了兩

眼。對他說：

『你不喝了罷，喝了這許多酒，難道還不夠麼？』

他聽了這話，更加大口痛飲了起來。他心裏的悲哀的情調，正不知從那裏說起纔好，他一邊好像是對靜兒已經復了仇，一邊又好像是在那裏哀悼自家的樣子。

在靜兒的床上醉臥了許久，到了半夜後二點鐘的時候，他纔踉踉跄跄的跑出了靜兒的家。街上岑寂得很，遠近都洒滿了銀灰色的月光，四邊並無半點動靜，除了一聲兩聲的幽幽的犬吠聲之外，這廣大的世界，好像是已經死絕了，跌來跌去的走了一會，他又忽然遇着了一個賣酒食的夜店。他摸摸身邊看，袋裏還有四五張五角錢的鈔票剩在那裏。在夜店裏他又重新飲了一個盞量。一霎時他覺得大地高天，和四周的房屋，都在那裏旋轉的樣子。倒前衝後的走了兩個鐘頭，他只見他的面前現出了一塊大的空地來。月光的涼影，同各種物體的黑影，混作了一團，映到了他的眼裏。

『此地大約已經是女子醫學專門學校了吧？』

這樣的想了一想，神致清了一清，他的腦裏，起了痙攣，他又不是現在的他了。

幾天前的一場情景，便同電影似的，飛到了他的眼前。

天上飛滿了灰色的寒雲，北風緊得很。在落葉蕭蕭的樹影裏，他站在上野公園的精養軒的門口，在那裏接客。這一天是他們同鄉開會歡迎W氏的日期，在人來人往之中，他忽然看見了一個十七八歲的女子，穿了女子醫學專門學校的制服，不忙不迫的走來赴會。他起初見她面的時候，不覺呆了一呆。等那女子走近他身邊的時候，他纔同夢裏醒轉來的人一樣，慌慌忙忙地走上了前去，對她說：

『你把帽子外套脫下來交給我罷。』

兩個鐘頭之後，歡迎會散了，那時候差不多已經有五點鐘的光景。出口的地方，取帽子外套的人，擠得厲害。他走下樓來的時候，見那女子還沒穿外套，呆呆立在門口，所以就又走上去問她說：

『你的外套去取了沒有？』

『還沒有。』

『你把那銅牌交給我，我替你去取罷。』

『謝謝。』

在蒼茫的夜色中，他見了她那一副細白的牙齒，覺得心裏爽快得非常。把她的外套帽子取來了之後，他就跑過後面去，替她把外套穿上了。她回轉頭來看了他一眼，就急急的從門口走了出去。他追上了一步，放大了眼睛看了一忽，她那細長的影子，就在黑闇的中間消滅了。

想到這裏，他覺得她那纖軟的身體似乎剛在他的面前擦過去的樣子。

『請你等一等罷！』

這樣的叫了一聲，上前衝了幾步，他那又瘦又長的身體，就橫倒在地上了。

月亮打斜了。女子醫學校前的空地上，又增了一個黑影。四邊靜寂得很。銀灰色的月光，洒滿了那一塊空地，把世界的物體都淨化了。

(下)

十二月二十六日的早晨，太陽依舊東方昇了起來。太陽的光線，射到牛込區役所前的揭示場的時候，有一個區役所的老僕，拿了一張告示，貼上了揭示場的木板。那

一張告示說：

行路病者，

年齡約可二十四五之男子一名，身長五尺五寸，貌瘦，色枯黃，顴骨頗高，髮長數寸，亂披額上，此外更無特徵。

衣黑色嘩嘩舊洋服。衣袋中有 Ernest Dowson's Poems and Prose 一冊，五角鈔票一張，白綾手帕一方，女人物也，上有 S. S. 等略字。身邊留有黑色軟帽一頂，穿黃色滾皮鞋，左右各已破損。

病爲腦溢血。本月二十六日午前九時，在牛込若松町女子醫學專門學校前之空地上發見，距死約四小時。因不此死者姓名住址，故爲代付火葬。

牛込區役所示

煙影

每天想回去，想回去，但一則因為咳血咳得厲害，怕一動就要發生意外；二則因為幾個稿費總不敷分配的原因，終於在上海的一間破落人家的前樓裏住下了的文樸，這一天午後，又無情無緒地在秋陽和暖，灰土低翔的康腦脫馬路上試他的孤獨的慢步。

以節季而論，這時候晚秋早已過去，閏年的十月，若在北方，早該是冰霜嚴寒，朔風狂雪在橫施暴力的時候，而這江南一廓，却依舊是秋光澄媚，日暖風和，就是道旁的兩排阿葛西亞，樹葉也還沒有脫盡。四面空地裏的雜草，也不過顏色有點枯黃，別緻的人家的籬落，還有幾處青色，在那裏迎送斜陽哩！

然而時間的痕跡，終於看得出來，道路兩旁的別墅前頭的白楊綠竹；漸離市塵，漸漸增加起來的隙地上的衰草斜陽；和路上來往的幾個行人身上的服飾，無一點不在表現殘秋的凋落。文樸慢慢地向西走去，轉了幾個灣，看看兩旁新築的別莊式的洋房漸漸稀少起來了，就想回轉脚步，尋出原來的路來，走回家去。

回頭轉來，從一條窄狹的，兩邊有一丈來高的竹籬夾住的小路穿過，又走上一條

斜通東西的大道上的時候，前面遠遠的忽而飛來了一乘蛋白色的新式小汽車。文樸拿出手帕來掩住口鼻，把身子打側，穩穩的站在路旁，想讓汽車過去，但是出乎他意料之外，那乘汽車，突然的在離他五六尺路的地方停住了。同時從車座上『噢，老文，你在這裏幹什麼？』的叫了一聲，文樸平時走路——尤其是在田野裏散步——的時候，總和夢遊病者一樣，眼睛凝視着前面的空處，注意力全部內向，被吸收在漫無聯絡的空想中間；視野裏非有印象特別深刻的對象，譬如很美麗的自然風景，極雅緻的建築或十分嬌豔的異性之類，斷不能喚醒他的幻夢的，所以這一回忽而聽到了汽車裏的呼聲，文樸倒吃了一驚，把他半日來的一條思索的線路打斷了。

『噢，你也在上海麼？幾時出京的？』

文樸的清瘦的面上同時現出了驚異和欣喜的神情，含了一臉寂寞的微笑，急遽地問了一聲；問後他馬上搶上前去，伸出手來去捏他朋友的一隻套着皮手套的右手。

『你怎麼也到上海來了呢？聽說你在××，幾時到這裏的？現在住在什麼地方？』
文樸被他朋友一問，倒被問得臉上有點紅熱起來了。因為他這一次在××大學教

誓，係受了兩三個被人收買了的學生的攻擊，同逃也似的跑到上海來的。到上海之後，他本來想馬上回北京去，但事不湊巧，年年不息的內戰，又在津浦沿線勃發了。姦淫擄掠，放火殺人，在在皆是，那些匪不像匪，兵不像兵的東西，惡毒性成，決不肯放一個老百姓，平安地行旅過路的。況平日裏講話不謹慎的文牒，若冒了烽鏑，往北進行，那這時候恐難免不爲亂兵所殺戮。本來生死約問題，由文牒眼裏看來，原也算不得一回什麼了不得的大事。但一樣的死，他却希望死在一個美人的懷裏，或者也應該於月白風清的中夜，死在波光空與的海上。被這些比禽獸還不如的中國軍人來砍殺；他以爲還不如被一條毒蛇來咬死的時候，更光榮些。因此被他的在上海的幾位窮朋友一勸，他也就貓貓虎虎的住下了。現在受了他半年餘不見的老友的這一問，提醒了他目下的進退兩難的境况，且使他回想起了一個月前頭，一個兇惡的學生趕他的情形，他心裏又覺得害羞，又覺得難過，所以只是默默的笑著，不回答一句話。他的朋友，知道他的脾氣，所以也不等他的回話，就匆促地繼續問他說：

『你近來身體怎麼樣？怎麼半年多一點不見，就瘦得這一個樣兒？我看你的背脊

也有點駝了。喂，老文，兩三年前的你的鬪酒的元氣，上那裏去了？」

文樸聽了他老友的這一番責備不像責備，慰問不像慰問的說話，心裏愈是難過，喉舌愈覺得乾硬了。舉起了一雙潮潤的眼睛，呆看着他朋友的很壯健的臉色，他只好仍舊維持着他那一臉悲涼的微笑，默默地不作一聲。他的朋友，把車門開了，讓他進去同坐，他只是搖搖頭，不肯進去。到後來他的朋友沒有方法。就只好把車攔在道旁跳下來和他走了一段，作了些懷舊之談，漸漸地引他談到他現在的經濟狀況上去。文樸起初還不肯說，經他朋友屢次三番的盤詰，他纔把『現在一時橫豎不能北上，但很想乘此機會回浙江的故里去休養休養；可是他的經濟狀況，又不許可』的話說了。他的朋友還沒有把這一段話聽完之先，就很不經意地從褲子袋裏摸出了一個煙盒子來獻給他看：

『你看這盒子怎麼樣？』

一邊說着，一邊他就開了盒子，拿了一枝香煙出來。隨即把盒子蓋上，遞給文樸之後，他又從另外的褲腳袋裏摸出一個石油火盒來點火吸煙。文樸看了這銀質鑲金的

煙盒，心裏倒也很覺得可愛，但從吐血的那一天起，因為怕咳，不十分吸煙，所以空把盒子玩了一回，並不開起蓋子拿煙來吸，又把這盒子交還了他的朋友，他朋友對他笑了一笑，向天噴了一口青煙，輕輕地對他說：

『這煙盒你該認得吧？是密斯李送我的。現在她已經嫁了，我留在這裏，倒反加添我的懊惱，請你爲我保留幾天，等下次見面的時候，你再還我，或者簡直永久地請你保管過去也好。』

文樸手裏拿了煙盒，和他朋友一邊談話，一邊走回汽車停着的地方去。他的朋友因爲午後有一位外國小姐招他去吃茶，所以在這時候一個人坐汽車出來的。外國小姐的住宅，去此地也不遠了。到了汽車旁邊，他朋友又強要文樸和他一塊兒去，文樸執意不肯，他的朋友也就上車向前開了。開了兩步他朋友又止住了車，回頭來叫文樸說：

『煙盒的夾層裏，還有幾張票子在那裏，請你先用——』

話還沒有說完，他的汽車却突突的向前飛奔開走了。文樸呆呆的向西站住了腳，

只見夕陽影裏起了一層透明灰白的飛塵，汽車的響聲漸漸地幽了下去，汽車的影子也漸漸地小下去了。

二

文樸的朋友，本來是英國敦倫大學的畢業生，回國以後，就在北京××銀行當會計主任。朋友的父親，也是民國以來，許多總長中間的一個。在北京的時候，文樸常和他上胡同裏去玩，因此二人的交情，一時也很親密。不過文樸自出京上××城以來，半年多和他還沒有通過一封信；這一次忽漫相逢，在夕陽將晚的途中，又在人事常遷的海上，照理文樸應該是十分的喜悅，至少也應該和他在這十里洋場裏大喝大鬧的玩幾天的，但是既貧且病的文樸，目下實在沒有這樣的興致了。

文樸慢慢地走近寓所的時候，短促的冬日，已將墜下山去了，西邊的天上，散滿了紅霞。他高所附近的街巷裏，也滿擠着了些從學校裏回家的小孩和許多從××書局裏散出來的賣智識的工人。天空中起了寒風，從他的脚下，吹起了些泊拉丹奴斯的敗葉和幾陣灰土來，文樸的心裏，不知不覺的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就在街上的寒風

裏站住了。過了一會，看見對面油酒店裏上了靈柩，他也就輕輕地摸上他租在那裏的那間前樓來，想倒在牀上，安息一下，可是四面散放在那裏的許多破舊的書籍，和遠處不知何處飛來的一陣嘈雜的市聲，使他不住地回憶到少年時候的他故里的景像上去。把懷中的鐵錢拿出來一看，去六點鐘尙有三刻多鐘，又於無意之中，把他朋友留給他的銀盒打開來看時，夾層裏，果然有五十餘元的紙幣插在裏頭。他的平穩的腦裏忽而波動起來了。不待第二次的思索，他就從牀上站了起來，換了幾件衣服，匆促下樓，一雇車就跑上滬甯火車站去趕乘杭州的夜快車去。

三

在刻版的時間裏夜快車到了杭州，又照刻版的樣子下了客店，第二天的旁午，文樸的清影，便在倒溯錢塘江而上的小汽船上逍遙了。

富春江的山水，實在是天下無雙的妙景。要是中國人能夠稍爲有點氣魄，不是年年爭賦互殺，那麼恐怕瑞士一國的買賣，要被這杭州一帶的居民奪盡。大家只知道西湖的風景好，殊不知去杭州幾十里，逆流而上的錢塘江富春江上的風光，纔是天下的

絕景哩！嚴子陵的所以不出來做官的原因，一半雖因為他的夫人比陰麗華還要美些，然而一大半也許因為這富春江的山水，夠使他看不起富貴神仙的緣故。

一江秋水，依舊是澄藍澈底；兩岸的秋山，依舊在嬾娜迎人。蒼江幾曲，就有幾簇葦叢，幾灣村落，在那裏點綴。你坐在輪船艙裏，只須抬一抬頭，闖面就有江岸烏柏樹的紅葉和去天不遠的青山向你招呼。

到上海之後，吐血吐了一個多月，豪氣消磨殆盡，連伸一個懶腰都怕背脊骨脫筵的文樸，忽而身入了這個比圖畫還優美的境地，也覺得胸前有點生氣回復轉來了。

他斜靠着欄杆，舉頭看看靜肅的長空，又放眼看看四面山上的濃淡的摺痕，更向清清的江水裏，吐了幾口帶血的濃痰，就覺得當年初從外國回來的時候的興致，又勃然發作了。但是這一種童心的來復，也不過是暫時的現象，到了船將要近他的故里的時候，他的心境，又忽而灰頹了起來。他想起了幾百年來的傳習緊圍着他的家庭，想起了年老好管閑事的他的母親，想起了鄉親的種種麻煩的糾葛，就不覺打了幾個寒噤，把頭接連向左右搖了好幾次。

小汽船停了幾處，江上的風景，也換了幾回，他的在遠地的時候，總日夜在想念，而身體一到，就要使他生出恐怖和厭惡出來的故鄉近在目前了。汽笛叫了一聲，轉過山嘴，就看得見許多縱橫錯落緊疊着的黑瓦白牆的房屋，沿江岸圍聚在那裏。計算起來，這城裏大約也有三四千家人家的光景。靠江岸一帶，樣子和二三十年前一樣，無論那一塊石頭，那一間小屋，文樸都還認得。雖則是正午已過，然而這小縣城裏，彷彿也有幾家遲起的人家，有幾處午飯的炊烟，還在晴空裏繚繞。

文樸臉上，仍復是含了悲涼的微笑，在慢慢的跟着了下船的許多人，走上碼頭，走回家去。文樸的家，本來就離船碼頭不遠，他走到了家，從後門開了進去，只有他的一位被舊式婚姻所害，和他的哥哥永不同居的嫂嫂，坐在廚房前的偏旁起坐室裏做針線。

「啊，三叔，你回來了麼？」

她見了文樸，就這樣帶着驚喜的叫了起來。文樸對她只是笑笑，略點了一點頭，輕咳了一聲，他纔開始問嫂嫂說：「我娘呢？」

『上新屋去監工去了。』她一邊答應，一邊就站起來，往廚下去燒茶和點心去。文樸坐着的這間起坐室，本來就在廚房前頭，只隔了一道有門的薄板壁，所以他嫂嫂雖在起火燒茶，同時也可和文樸接談。文樸從嫂嫂的口中，聽得了許多家裏的新造房屋等近事，一邊也將他自己這幾個月的生活，知病狀慢慢的報告了出來。

『北京的三嬸好麼？』

這係指去年剛搬出去住在北京的文樸的女人說的，她們妯娌兩個，從去年不見以後，相隔也差不多有一年了。文樸職了他嫂嫂的這一問，忽而震驚了一下。因為他自從××大學被逐，逃到上海之後，足有兩個多月，還沒有接到他女人的一封信過。他想到了在北京的一家的開銷，和許久沒有錢匯回去的事情，面上竟現出了一層慘澹的表情來。幸而他嫂嫂在廚下，看不出他的面色，所以停了一會，他纔把國內戰爭劇烈，信息不通的事情說了。

半天的興奮，使文樸於喝了幾口茶，吃了一點點心之後，感到了疲倦，就想上樓去睡去。那樓房本來是他和他女人還住在家裏的時候的臥室。結婚也在這一間房裏結

的。他成年的飄流在外頭，他的女人活守着空閨，白天侍候他的母親，晚上一個人在燈下抱了小孩洒淚的痕跡。在灰黑的牆壁上，坍塌的器具上，和龐大的木牀上，處處都可以看得出來。文樸看看這些舊日經他女人用過的器具，和壁上還掛在那裏的一張她的照相，心裏就突然的酸了起來。他癡坐在牀沿上，儘在呆看着前面的玻璃窗外的午後的陽光，把睡魔也驅走了。他覺得和他那可憐的女人是永也不能再見，而這一間空房，彷彿是她死後還沒有人進來過的樣子。一層冷寞的情懷和一種沉悶的霧圍氣，重重的壓上他的心來了。

四

文樸在那間臥房裏呆呆的坐在那裏出神，不曉得經了好久，他纔聽見樓下彷彿是他母親回來的樣子，嫂嫂在告訴她說：

『三叔回來了，睡在樓上。』

文樸聽了，倒把心定了一定，嘆了一口氣，就從他的淒切的回憶世界裏醒了過來。上面裝着他特有的那種悲涼的笑容，他就向樓下叫了一聲『娘！』這時候他纔

知道冬天的一日已經向晚，房內有點黝黑起來了。

走下了樓，洗了手臉，還沒有坐下，他母親就問他這一回有沒有錢帶回來。他聽了又笑了一笑對她說：

『錢倒是有的，可是還存在銀行裏。』

『那麼可以去取的呀！』

『這錢麼，只有人家好取，而我自家是取不動的，哈哈……』

『文樸強裝的笑了半面，看看他母親的神氣不對，就沉默了下去。』

晚飯的時候，文樸和他的母親，在洋燈下對酌。他替母親斟上了幾杯酒之後，她的脾氣又發了。

『樓吓樸。你自家想想看，我年紀也老了……你在外邊掙錢掙得很多，我那裏看見你有一個錢拿回來過？……你自己也要做父母的，倘使你培植了一個兒女，到了掙錢的時候把你丟開，你心裏好過不好過？……你爸爸死的時候……你還只是軟頭貓那麼的一隻！……你這一種情節這一種情節大約大約總不在那裏回想想看。』

的吧！……』

文樸還只是含了微笑，一聲也不響，低了頭，拚命的在喝酒，一邊看見他母親的酒杯乾了，他就替她斟上，她一邊喝，一邊講的話更加多起來了：

『樸吓樸，我還有幾年好活？人有幾個六十歲？……你……你有對你老婆的百分之一的心對待我，怕老天爺還要保佑你多掙幾個錢哩！……』

文樸這時候酒也已經有點醉了，臉上的笑容，漸漸的收斂了起來，臉色也有點青起來了。他額上的一條青筋漲了出來，兩邊臉上連着太陽窩的幾條筋，儘在那裏抽動。他母親還在繼續她的數說：

『樸吓樸，你的兒子，可以不必要他去讀書的，……我在痛你吓，我怕你將來把兒子培植大了之後，也和我一樣的吃苦吓！……你的女人……』

文樸聽見她提起了他的女人來，心裏也無端的起了一種悲感，彷彿在和他對酌的，並不是他的母親，她所數說的，也並不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只覺得面前有一個人在那裏說，世上有怎樣怎樣的一個男人和怎樣怎樣的一個女人，在那裏受怎樣怎樣的

生離之苦。將這一對男女受苦的情形，確鑿的在心眼上刻畫了一回，他忽而哇的一聲哭了出來，被自家的哭聲驚醒了醉夢，他便舉目看了他母親一眼。從珠簾似的眼淚裏看過去，他只見了許多從淚珠裏反映出來的燈火，和一張小小的，縐紋很多的母親的歪了的臉。他覺得他的老母，好像也受了酒的燻蒸，在那裏哭泣。從坐位裏站了起來，輕輕走上他母親的身邊，他把一隻手按在她的肩上，一隻手拍着她的背，含了淚聲，繼續地勸慰她說：

「娘！好啦，……好啦，飯……飯冷了，……您吃飯，……您……您吃飯吧！……」

這時候他們屋外的狹巷裏，正有一個更夫走過，在擊柝聲裏，文樸聽見銅鑼鐃鐃的敲了兩下。

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六日。

離散之前

房外的蕭索的秋雨，愈下愈大了。檐漏的滴聲，好像送葬者的眼淚，儘在嗒嗒嗒的滴。壁上的掛鐘在一刻前，雖已經敲了九下，但這間一樓一底的屋內的空氣，還同黎明時一樣，黝黑得悶人。時有一陣涼風吹來；後面窗外的一株梧桐樹，被風搖撼，就淅淅瀝瀝的振下一陣枝上積雨的水滴來。

本來是不大的樓下的前室裏，因為中間亂堆了幾隻木箱子，愈加覺得狹小了。正當中的一張圓桌上也縱橫排列了許多書籍，破新聞紙之類，在那裏等待主人的整理。丁零零後門的門鈴一響，一個二十七八的非常消瘦的青年，走到這亂堆着行裝的前室裏來了。跟在他後面的一個三十內外的娘姨（女傭），一面倒茶，一面對他說：

『他們在樓上整理行李。』

那青年對他含了悲寂的微笑，點了一點頭，就把一件雨衣脫下來，掛在壁上，且

從木箱堆裏，拿了一張可以折疊的椅子出來，放開坐了。娘娘回到後面廚房去之後他呆呆的對那些木箱書籍看了一看，眼睛忽而紅潤了起來，輕輕的嚔了一陣，他額上漲出了一條青筋，頰上湧現出了兩處紅暈，從袋裏拿出一塊白手帕子來向嘴上揩了一揩，他又默默的坐了三五分鐘。最後他拿出一枝紙煙來吸的時候，同時便面朝着二樓上叫了兩聲：

『海如！海如！鄺！鄺！』

銅銅銅銅的中間扶梯上響了一下，兩個穿日本衣服的小孩，跑下來了。他們還沒有走下扶梯，口中就用日本語高聲叫着說：

『于伯伯！于伯伯！』

海如穿了一件玄色的作業服，慢慢跟在他的兩個小孩的後面。兩個小孩走近了姓于的青年坐着的地方，就各跳上他的腿上去坐，一個小一點的弟弟，用了不完全的日本語對姓于的說：

『爸爸和媽媽要回到很遠很遠的地方——去。』

海如也在木箱堆裏拿出一張椅子來，坐定之後，就問姓于的說：

『質夫，你究竟上北京去呢，還是回浙江？』

于質夫兩手抱着兩個小孩舉起頭來回答說：

『北京糟得這個樣子，便去也沒有什麼法子好想，我仍復決定了回浙江去。』
說着，他又咳了幾聲。

『季生上你那裏去了麼？』

海如又問他說。質夫搖了一搖頭，回答說：

『沒有，他說上什麼地方去的？』

『他出去的時候，我托他去找你同到此地來吃中飯的。』

『我的同病者上那裏去了？』

『斯敬是和季生一塊兒出去的。季生若不上你那裏去，大約是替斯敬去尋房子去子罷！』

海如說到這裏，他的從日本帶來的夫人，手裏抱了一個未滿週歲的小孩，也走下

了樓，參加入了他們談話的團體之中。她看見兩個大小孩都擠在質夫身上，便厲聲的向大一點的叱着的：

「倍嬈，還不走開！」

把手裏抱着的小孩交給了海如，她又對質夫說：

「剩下的日子，沒有幾日了，你也決定了麼？」

「噯噯，我已經決定了回浙江去。」

「起行的日子已經決定之後，反而是想大家更在一塊多住幾日的吶！」

「可不是麼？我們此後，總是會少離多。你們到了四川，大概是不會再出來了。

我的病，經過冬天，又不知要起如何的變化。」

「你到還好，霍君的病，比你更厲害哩，會君爲他去尋房子去了，不曉得尋得着尋不着？」

質夫和海如的夫人用了日本語在談這些話的時候，海如抱了小孩，儘瞪着兩眼，在向戶外的雨絲呆看。

『啓行的時候，要天晴纔好哩！你們比不得我，這條路長得很呀！』

質夫又對鄺夫人說。夫人眼看看戶外的雨脚，也拖了長聲說：

『啊啊！這個雨真使人不耐煩！』

後門的門鈴又響了，大家的視線，注視到從後面走到他們坐着的前室裏來的戶口去。走進來的是一個穿洋服的面色黝黑的紳士和一個背脊略駝的近視眼的穿羅罷須軋的青年。後者的面色消瘦青黃，一望而知爲病人。見他們兩個進來了，海如就問說：

『你們尋着了房子沒有？』

他們同時回答說：

『尋着了！』

『尋着了！』

原來穿洋服的是會季生，穿羅罷須軋的是霍斯敬。霍斯敬是從家裏出來，想到日本去的，但在上海染了病，把路費用完，寄住在會季生鄺海如的這間一樓一底的房子裏。現在會鄺兩人受了壓迫，不得不走了，所以寄生的霍斯敬，也就不另尋房子

搬家。于質夫雖在另外的一個地方住，但他的住處，比會鄺兩人的還要可憐，并且他和會鄺處於同一境遇之下，這一次的被迫，他雖說病重，要回家去養病，實際上他和會鄺都有說不出的悲憤在心的。

二

會鄺于，都是在日本留學時候的先後的同學。三人的特性家境，雖則各不相同，然而他們的好義輕財，傾心文藝的性質，却彼此都是一樣。因為他們所受的教育，比別人深了一點，所以他們對於世故人情，全不通曉。用了虛偽卑劣的手段，在社會上占得優勝的同時代者，他們都痛疾如仇。因此，他們所發的言論，就不得不動輒受人的攻擊。一二年來，他們用了死力，振臂狂呼，想挽回頹風於萬一，然而社會上的勢利，真如草上之風，他們的拚命的奮鬥的結果，不值得有錢有勢的人一拳打。他們的雜誌著作的發行者，起初是因他們有些可取的地方，所以請他們來，但看到了他們的去路已經塞盡，別無方法好想了，就也待他們苛刻起來。起先是供他們以零用，供他們以衣食住的，後來用了釜底抽薪的法子，把零用去了，衣食去了，現在連住的地方也生

問題了。原來這一位發行業者故鄉，大旱大水的荒了兩年，所以有一大批他的同鄉來靠他爲活，他平生是以孟嘗君自命的人，自然要把會鄺于的三人和他的同鄉的許多農工小吏，同排在食客之列，一視同仁的待過他們。然而一個書籍發行業的收入，究竟有限，而荒年鄉民的來投者漫無涯際，所以會鄺于三人的供給，就不得不一日一日的減縮下去。他們三人受了衣食住的節縮，身體都漸漸的衰弱起來了。到了無可奈何的現在，他們只好各往各的故鄉奔。會是湖南，鄺是四川，于是浙江。

正當他們被逼迫得無可奈何想奔回故鄉去的這時候，却來了一個他們的後輩霍斯敬。斯敬的家裏，一貧如洗，這一回，他自東京回國來過暑假，半月前暑假期滿出來再赴日本的時候，他把家裏所有的財產全部賣了，祇得了六十塊錢作東渡的旅費。一個賣不了的年老的寡母，他把她寄在親戚家裏。偏是窮苦的人運氣不好，斯敬到上海——他是于質夫的同鄉——染了感冒，變成了肺炎加答兒。他的六十塊錢的旅費，不消幾日，就用完了，會鄺于與他同病相憐，四五日前因他在醫院裏的用費浩大，所以就請他上那間一樓一底的屋裏去同住。

然而會鄺于三人，爲自家的生命計，都決定一同離開上海，動身已經有日期了。所以依他們爲活，而又無家可歸的霍斯敬，在他們啓行之前，便不得不上別處去找一間房子來養病。

三

會鄺于霍四個人和鄺的夫人小孩們，在那間屋裏，吃了午膳之後，雨還是落個不住。于質夫因爲天氣冷了，身上沒有夾襖夾衣，所以就走出了那間一樓一底的屋。冒雨回到他住的那發行業者的堆棧裏來，想睡到棉被裏去取熱。這堆棧正同難民的避難所一樣，近來住滿了那發行業者的同鄉。于質夫因爲怕與那許多人見面談話，所以一到堆棧，就從書堆裏幽腳幽手的摸上了樓，脫了雨衣，倒在被窩裏睡了。他的上床，本只爲躲在棉被裏取熱的緣故，所以雖躺在被裏，他終不能睡着，眼睛看着了屋頂，耳朵聽聽窗外的秋雨，他的心裏，儘在一陣陣的酸上來。他的思想，就飛來飛去的在空中飛舞：

『我的養在故鄉的小孩！現在你該長得大些了吧。我的寄住在岳家的女人，你不在恨我麼？啊啊，真不願意回到故鄉去！但是這樣的被人虐待，餓死在上海，可也是

不值得。……」

風加緊了，灰膩的玻璃上橫飄了一陣雨過來，質夫對窗上看了一眼，嘆了一口氣，仍復在繼續他的默想：

『可憐的海如，你的兒子妻子如何的養呢！可憐的季生斯敬，你們連兒女妻子都沒有，啊啊，兼有你們兩種可憐的，仍復是我自己。全家都在秋風裏；九月衣裳未剪裁。……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着鞭。……啊啊。黃仲則當時，還有一個畢秋帆，現在連半個畢秋帆也沒有了！……今日愛才非昔日，莫拋心力作詞人。……我去教書去罷，然而然而教書的時候，也要卑鄙齷齪的去結成一黨纔行。我去拉車去罷！啊啊，這一雙手，這一隻祇剩了一層皮一層骨頭的手，那裏還拉得動呢！……嗟嗟，……嗟嗟。嗟嗟嗟嗟嚇……』

他咳了一陣，頭惱倒空了一空，幾秒鐘，後他聽見樓下有幾個人在說

『樓上的那位于先生，甚麼還不走？他走了，我們也好寬做些！』

他聽了這句話，一個人的臉上紅了起來。樓下講話的幾個發行業者的親戚，好像

以爲他還沒有回來，所以在那裏直吐心腹，又誰知不幸的他，却巧聽見了這幾句私語。他想作掩耳盜鈴之計，想避去這一種公然的侮辱，只好裝了自己是不在樓上的樣子。可憐也現在喉嚨頭雖則癢得非常，却不得不死勁的忍住不喀出來了。忍了幾分鐘，一次一次的喀嗽，卻被他壓了下去。然而最後的一陣喀嗽，無論如何，是壓不下去了，反而同防水堤潰決了一樣，他的屢次被壓下去的喀嗽，一時發了出來。他大喀一場之後，面漲得通紅，身體也覺得倦了。張着眼睛聽了一忽，他就沈沈的沒入了睡鄉，啊！這一次的人睡，他若是不再醒轉來，那是何等的幸福呀！

四

第二天的早晨，秋雨晴了。雨後的天空，更加藍得可愛。修整的馬路上，被夜來的雨洗淨了泥沙，雖則空中有嗚嗚的涼風吹着，地上却不飛起塵沙來。大約是午前十點鐘的光景，于質夫穿了一件夏布長衫。在馬路上走向鄺海如的地方去吃飯去。因爲他住的堆棧裏，平時不煮飯，大家餓了，就弄點麥食吃吃。于質夫自小就嬌養慣的，麥食怎麼也吃不來。他的病，大半是因於這有一頓無一頓的飲食上來的，所以他甯願跑

幾里路——他坐電車的錢也沒有了——上鄺海如那裏去吃飯，并且鄺與會幾日內就要走了，三人的聚首，以後也不見得再有機會，因此于質夫更想時刻不離開他們。

于質夫慢慢的走到了靜安寺近邊的鄺會同住的地方，看見後門口有一乘黃包車停着。質夫開進了後門，走上堂前去的時候，只見鄺會和鄺夫人都呆呆的立在那裏。兩個小孩也不聲不響的立在他們媽媽的邊上。質夫闖進了這一幕靜默的啞劇裏與他們招呼了一招呼，也默默的呆住了。過了幾分鐘，樓上仆通仆通的霍斯敬提了一個籐篋走了下來。他走到了四人立着的地方，把籐篋擺了一擺，灰灰頹頹的對鄺會等三人說：

『對不起，攪擾了你們許多天數，你們上船的時候，我再來送。分散之前，我們還要聚談幾回罷！』

說着把他的那雙近視眼更睜了一眼，回轉來向質夫說：

『你總還沒有走罷！』

質夫含含糊糊的回答說：

『我什麼時候都可以走的。大家走完了，我一個人還住在上海幹什麼？大約送他

們上船之後我就回去的。』

質夫說着用臉向鄺會一指。

霍斯敬說了一聲「失敬」，就俯了首慢慢的走上後門邊的黃色車去，鄺夫人因爲下了眼淚，所以不送出去，其餘的三，和小孩子都送他的車子出馬路，到看不見了方纔回來。回來之後，四人無言的坐了一忽，海如纔幽幽的對質夫說：

『一個去了。啊啊！等我們上船之後，祇剩了你從上海乘火車回家去，你不怕孤寂的麼？還是你先走的好罷，我們人數多一點，好送你上車。』

質夫很沈鬱的回答說：

『誰先走，誰送誰倒沒有什麼問題，只是我們二年來的奮鬥，却將等於零了。啊啊！想起來，真好像在這裏做夢。我們初出季刊週報的時候，與現在一比，是何等的懸別！這一期季刊的稿子，趁他們還沒有付印，去拿回來罷。』

鄺海如又幽幽的回答說：

『我也在這樣的想，週報上如何的一個啓事呢？』

『還要什麼啓事，停了就算了。』

質夫憤憤的說。

海如又接續說：

『不登啓事，怕人家不曉得我們的苦楚，要說我們有頭無尾。』

質夫索性自暴自棄的說：

『人家知道我們的苦楚，有什麼用處？還再想出來弄季刊週報的復活麼？』

只有會季生聽了這些話，却默默的不作一聲，儘在那裏摸臉上的療粒。

吃過午飯之後，他們又各說了許多空話，到後來大家出了眼淚纔止。這一晚質夫

終究沒有回到同牢獄似的堆棧裏去睡。

五

會勵動身上船的前一日，天氣陰悶，好像要下雨的樣子。在靜安寺近邊的那間一樓一底的房子裏，於午前十一時，就裝了一桌魚肉供菜，擺在那張圓桌上，上首尸位裏，疊着幾冊叢書季刊，一網週報和日刊紙。下面點着一隻足斤的巨燭，會勵于霍的四人，

喝酒各喝得微醉，在那裏展拜。海如拜將下去，叩了幾個響頭，大聲的說：

『詩神請來受饗，我們因爲意志不堅，不能以生命爲犧牲，所以想各逃回各的故鄉去保全身軀。但是藝術之神們喲，我們爲你們而受的迫害也不少了。我們決沒有厭棄你們的心思。世人都指斥我們是不要緊的，我們只要求你們能了解我們，能爲我們說一句話，說「他們對於藝術却是忠實的。」我們幾個意志薄弱者，明天就要勞燕東西的分散了，再會不知還是在這地球之上呢？還是在死神之國？我們的共同的工作，對我們物質上雖沒有絲毫的補益，但是精神上却把我們煨煉得同古代邪教徒那樣的堅忍了。我們今天離散之前，打算以我們自家的手把我們自家的的工作來付之一炬，免得他年被不學無術的暴君來蹂躪。』

這幾句話，因爲他說的時候，非常嚴肅，弄得大家欲哭不能，欲笑不可。他們四人拜完之後，一大堆的叢書季刊週報日刊都在天井裏燒毀了。有幾片紙灰，飛上了空中，直達到屋檐上去。在火堆的四面默默站着的他們四個，只聽見霍霍的火燄在那裏

響。

(一九三二年九月)

采石磯

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杜甫）

自小就神經過敏的黃仲則，到了二十三歲的現在，也改不過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來。他本來是一個負氣殉情的人，每逢興致激發的時候，不論講得諱不得的話，都漲紅了臉，放大了喉嚨，抑留不住的直講出來。聽話的人，若對他的話有些反抗，或是在笑容上，或是在眼光上，表示一些不贊成他的意思的時候，他便要拚命的辯駁，講到後來他那雙黑晶晶的眼睛老會張得很大，好像會有火星飛出來的樣子。這時候若有人出來說幾句迎合他的話，那他必喜歡得要奮身高跳，他那雙黑而且大的眼睛裏也必有兩泓清水湧漾出來，再進一步，他的清瘦的頰上就會有感激的眼淚流下來了。

像這樣的發洩一回之後，他總有三四天守着沉默，無論何人對他說話，他總是噤口不作回答的。在這沉默期間內，他也有一個人關上了房門，在那學使衙門東北邊的

壽春園西室裏兀坐的時候，也有青了臉，一個人上清源門外的深雲館懷古臺去獨步的時候，也有跑到南門外姑熟溪邊上的一家小酒館去痛飲的時候。不過在這期間內他對人雖不說話，對自家却總一個人老在幽幽的好像講論什麼似的。他一個人，在這中間，無論上什麼地方去，有時或輕輕的吟誦着詩或文句，有時或對自家嘻笑嘻笑，有時或望着了天空而作嘆惜，竟似忙得不得開交的樣子。但是一見着人，他那雙呆呆的大眼，舉起來看你一眼，他臉上的表情就會變得同毫無感覺的木偶一樣，人在這時候遇着他，總沒有一個不被他駭退的。

學使的朱笏河，雖則非常愛惜他，但因為事務煩忙緣故，所以當他沉默幽鬱的時候，也不能來爲他解悶。當這時候，學使左右上下四五十人中間，敢接近他，進到他房裏去與他談幾句話的，只有一個他的同鄉洪稚存。與他自小同學，又是同鄉的洪稚存，很了解他的性格，見他與人論辯，憤激得不堪的時候，每肯出來爲他說幾句話，所以他對稚存比自家的弟兄還要敬愛。稚存知道他的脾氣，當他沈默起頭的一兩天，故意的不去近他的身。有時偶然同他在出入的要路上遇着的時候，稚存也只裝成

一副幽鬱的樣子，不過默默的對他點一點頭就過去了。待他沈默過了一兩天，暗地裏看他好像有幾首詩做好，或者看他好像已經在市上酒肆裏醉過了一次，或在城外孤冷的山林間痛哭了一場之後，稚存或在半夜或在清晨，方敢慢慢的走到他的房裏去，與他爭論些離騷或批評些韓昌黎李太白的雜詩，他的沈默之戒也就能因此而破了。

學使衙門裏的同事們，背後雖在叫他作黃瘋子，但當他的面，却個個怕他得很。一則因為他是學使朱公最鍾愛的上客，二則也因為他習氣太深，批評人家的文字，不顧人下得起下不起，只曉得順了自家的性格，直言亂罵的緣故。

他跟提督學政朱笥河公到太平，也有大半年了，但是除了洪稚存朱公二人而外，竟沒有一個第三個人能同他講得上半個鐘頭的話。凡與他見過一面的人，能了解他的，只說他恃才傲物，不可訂交，不能了解他的，簡直說他一點兒學問也沒有，只仗着了朱公的威勢愛發脾氣，他的聲譽和朋友，一年一年的少了下去，他的自小就有的憂鬱症，反一年一年的深起來了。

二

乾隆三十六年的秋也深了。長江南岸的太平府城裏，已吹到了涼冷的北風，學使衙門西面園裏的楊柳梧桐榆樹等雜樹，都帶起鵝黃的淡色來。園角上荒草叢中，在秋月皎潔的晚上，嚙嚙唧唧的候蟲的鳴聲，也覺得漸漸的幽下去了。

昨天晚上，因為月亮好得很，仲則竟犯了風露，在園裏看了一晚的月亮。在疏疏密密的樹影下走來走去的走着，看看地上同嚴霜似的月光，他忽然感觸舊情，想到了他少年時候的一次悲慘的愛情上去。

『唉唉！但願你能享受你家庭內的和樂！』

這樣的嘆了一聲，遠遠的向東天一望，他的眼前，忽然現出了一個十六歲的伶俐的少女來。那時候仲則正在宜興沈里讀書，他同學的陳某龔某都比他有錢，但那少女的一雙水盈盈的眼光，却只注視在瘦弱的他的身上。他過年的時候因為要回常州，將別的那一天，又到她家裏去看她，不曉是什麼緣故，這一天她只是對他暗泣而不多說話。同她癡坐了半個鐘頭，他已經走到門外了，她又叫他回去，把一條當時流行的淡黃綢的汗巾送給了他。這一回當臨去的時候，却是他要哭了，兩人又擁抱着痛哭了一

場，把他的眼淚，都揩擦在那條汗巾的上面。一直到航船要開的將晚時候，他纔把那條汗巾收藏起來，同她別去。這一回別後，他和她就再沒有談話的機會了。他第二回重到宜興的時候，他的少年的悲哀，只成了幾首律詩，流露在抄書的紙上：

大道青樓望不遮，年時繫馬醉流霞，風前帶是同心結，杯底人如解語花，下杜城邊南北路，上闌門外去來車，忽忽覺得揚州夢，檢點閑愁在鬢華。

喚起窗前尚宿醒，啼鴉催去又聲聲，丹青舊誓相如札，禪榻經時杜牧情，別後相思空一水，重來回首已三生，雲階月地依然在，細逐空香百遍行。

遮莫臨行念我頻，竹枝留滌淚痕新，多緣刺史無堅約，豈視蕭郎作路人，望裏彩雲疑冉冉，愁邊春水故粼粼，珊瑚百尺珠千斛，難換羅敷未嫁身。

從此音塵各悄然，春山如黛草如烟，淚添吳苑三更雨，恨惹郵亭一夜眠，詎有青烏緘別句，聊將錦瑟記流年，他時脫便微之過，百轉千回祇自憐。

後三年，他在揚州城裏看城隍會，看見一個少婦，同一年約三十左右，狀似富商的男人在街上緩步。她的容貌絕似那宜興的少女，他晚上回到了江邊的客寓裏，又做成了

四首感舊的雜詩。

風亭月榭記綢繆，夢裏聽歌醉裏愁，牽袂幾會終絮語，掩關從此入離憂，明燈錦
檻珊珊骨，細馬春山剪剪眸，最憶頻行尚回首，此心如水只東流。

而今潘鬢漸成絲，記否羊車並載時，挾彈何心驚共命，撫孤底苦破交枝，如馨風
柳傷思曼，別樣煙花惱牧之，莫把鷓鴣弦彈昔昔，經秋憔悴爲相思。

柘舞平康舊擅名，獨將青眼到書生，輕移錦被添晨臥，細酌金卮遣旅情，此日雙
魚寄公子，當時一曲怨東平，越王祠外花初放，更向何人緩緩行。

非關惜別爲憐才，幾度紅箋手自裁，潮海有心隨穎士，風情近日逼方回，多時掩
慢留香住，依舊窺人有燕來，自古同心終不解，羅浮塚樹至今哀。

他想想現在的心境，與當時一比，覺得七年前的他，正同陽春暖日下的香草一樣，轟
轟烈烈，剛在發育。因爲當時他新中秀才，眼前尚有無窮的希望，在那裏等他。

『到如今還是依人碌碌！』

一想到現在的這身世，他就不知不覺的悲傷起來了。這時候忽有一陣涼冷的西風，吹

到了園裏。月光裏的樹影索索落落的顫動了一下，他也打了一個冷瘧，不曉得是什麼緣故，覺得毛細管，都竦豎了起來。

『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於是他就稍微放大了聲音把這兩句詩吟了一遍，又走來走去的走了幾步。一則原想藉此以壯壯自家的膽，二則他也想把今夜所得的這兩句詩，湊成一首全詩。但是他的心思，亂得同水淹的蟻窠一樣，想來想去怎麼也湊不成上下的句子。園外的圍牆裏，打更的聲音和燈籠的影子過去之後，月光更潔練得怕人了。好像是秋霜已經下來的樣子，他只覺得身上一陣一陣的寒冷了起來。想想窮冬又快到了，他筐裏只有幾件大布的棉衣，過冬若要去買一件狐皮的袍料，非要有四十兩銀子不可，並且家裏他也許久不寄錢去了，依理而論，正也該寄幾十兩銀子回去，爲老母輩添置幾件衣服，但是照目前的狀態看來，叫他能到何處去弄得這許多銀子？他一想到此，心裏又添了一層煩悶。呆呆的對西斜的月亮看了一忽，他却順口念出了幾句詩來：

『茫茫來日愁如海，寄語羲和快著鞭，』

迴環念了兩遍之後，背後的園門裏忽而走了一個人出來，輕輕的叫着說：

『好詩好詩，仲則！你到這時候還沒有睡麼？』

仲則倒駭了一跳，回轉頭來就問他說，

『雅存！你也還沒有睡麼？一直到現在在那裏幹什麼？』

『竹君要我爲他起兩封信稿，我現在剛擱下筆哩！』

『我還有兩句好詩，也念給你聽罷，似此星辰非昨夜，爲誰風露立中宵？』

『詩是好詩，可惜太衰颯了。』

『我想把他們湊成兩首律詩來，但是怎麼也做不成功。』

『還是不做成的好。』

『何以呢？』

『做成之後，豈不是就沒有興致了麼？』

『這話倒了不錯，我就不做了罷。』

『仲則，明天有一位大考據家來了，你知道麼？』

「誰呀？」

「戴東原。」

「我只聞諸葛的大名，却沒有見過這一位小孔子，你聽誰說他要來呀？」

「是北京紀老太史給竹君的信裏說出的，竹君正預備着迎接他呢！」

「周秦以上並沒有考據學，學術反而昌明，近來大名鼎鼎的考據學家很多，僞書却日見風行，我看那些考據學家都是盜名欺世的。他們今日講詩學，明日弄訓詁，再過幾天，又要來談治國平天下，九九歸原，他們的目的，總不外乎一個翰林學士的銜頭，我勸他們還是去參注酷吏傳的好，將來束帶立於朝，由禮部而吏部，或領理藩院，或拜內閣大學士的時候，倒好照樣去做。」

「你又要發癡了、你不怕旁人說你在妒嫉人家的大名的麼？」

「即使我在妒忌人家的大名，我的心地，却比他們的大言欺世，排斥異己，光明得多哩！我究竟不在陷害人家，不在卑污苟賤的迎合世人。」

仲則！你在哭麼？」

「我在發氣。」

「氣什麼？」

「氣那些掛羊頭賣狗肉的未來的酷吏！」

「戴東原與你有什麼仇？」

「戴東原與我雖然沒有什麼仇，但我是嫉惡如仇的。」

「你病剛好，又憤激得這個樣子，今晚上可是我害了你了，仲則，我們爲了這些無聊的人嘔氣也犯不着，我房裏還有一瓶紹興酒在，去喝酒去罷。」

他與洪稚存兩人，昨晚喝酒喝到鷄叫纔睡，所以今朝早晨太陽射照在他窗外的花壇上的時候，他還未曾起來。

門外又是一天清冷的好天氣。紺碧的天空，高得渺渺茫茫。窗前飛過的鳥雀的影子，也帶有些悲涼的秋意。仲則窗外的幾株梧桐樹葉，在這浩浩的白日裏，雖然無風，也蕭索地自在凋落。

一直等太陽射照到他的朝西南的窗下的時候，仲則纔醒，從被裏伸出了一隻手，

擦開帳子，向窗上一望，他覺得晴光射目，竟感覺得有些眩暈。仍復放下了帳子，閉了眼睛，在被裏睡了一忽，他的昨天晚上上的亢奮狀態已經過去了，只有秋蟲的鳴聲，梧桐的疏影和雲月的光輝，成了昨夜的記憶，還印在他的今天早晨的腦裏。又開了眼睛呆呆的對帳頂看了一回，他就把昨夜追憶少年時候的情緒想了出來。想到這裏，他的創作慾已經抬頭起來了。從被裏坐起，把衣服一披，他拖了鞋就走上書棹邊上去。隨便拿起了一張棹上的破紙，和一枝墨筆他就又手寫出了一首詩來：

絡緯啼歇疏梧烟，露華一白涼無邊，纖雲微蕩月沈海，列宿亂搖風滿天。誰人一聲歌子夜，尋聲宛轉空臺榭，聲長聲短鷄續鳴，曙色冷光相激射。

三

仲則寫完了最後的一句，把筆擱下，自己就搖頭反覆的吟誦了好幾遍。呆着向窗外的晴光一望，他又拿起筆來伏下身去，在詩的前面填了『秋夜』的兩字，作了詩題。他一邊在用僕役拿來的面水洗面，一邊眼睛還不能離開剛纔寫好的詩句，微微的仍在吟着。

他洗完了面，飯也不吃，便一個人走出了學使衙門，慢慢的只向南面的龍津門走去。十月中旬的和煦的陽光，不暖不熱的灑滿在冷清的太平府城的街上。仲則在藍蒼的高天底下，出了龍津門，渡過姑熟溪，儘沿了細草黃沙的鄉間的大道，在向著東南前進，道傍有幾處小小的雜樹林，也已現出了凋落的衰容，枝頭未墜的病葉，都帶了黃蒼的濁色，盡在秋風裏微顫。樹梢上有幾隻烏鴉，好像在那裏讚美天晴的樣子，呀呀的叫了幾聲。仲則抬起頭來一看，見那幾隻烏鴉，以樹林作了中心，却在晴空裏飛舞打圈。樹下一塊草地，顏色也有些微黃了。草地的周圍，有許多縱橫潔淨的白田，因為稻已割盡，祇留了點點的稷草根株，靜靜的在享受陽光。仲則向四面一看，就不知不覺的從官道上，走入了一條衰草叢生的田塍小路裏去。走過了一塊乾淨的白田，到了那樹林的草地上，他就在樹下坐下了。靜靜的聽了一忽鴉噪的聲音，他舉頭却見了前面的一帶秋山，劃在晴朗的天空中間。

『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山。』

這樣的念了一句，他忽然動了登高望遠的心思。立起了身，他就又回到官道上來。

了。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過了一條小橋，在橋頭樹林裏忽然發見了幾家泥牆的矮草舍。草舍前空地上，一隻在太陽裏騎着的白花犬，聽見了仲則的脚步聲，嗚嗚的叫了起來。半掩的一家草舍門口，有一個五六歲的小孩跑出來窺看他了。仲則因為將近山麓了，想問一聲上謝公山是如何走法的，所以就對那跑出來的小孩問了一聲。那小孩把小手指頭含在嘴裏，好像怕羞似的一語也不答，又跑了進去。白花犬因為仲則站住不走了，所以叫得更加厲害，過了一會，草舍門裏又走出了一個頭上包青布的老農婦來。仲則作了笑容恭恭敬敬的問她說：

「老婆婆，你可知道前面的是謝公山不是？」

老婦搖搖頭說：

「前面的是龍山。」

「那麼謝公山在那裏呢？」

「不知道，龍山左面的是青山，還有三里多路啦。」

「是青山麼？那山上有墳墓沒有？」

『墳墓怎麼會沒有！』

『是的，我問錯了，我要問的，是李太白的墳。』

『噢，李太白的墳麼？就在青山的半腳。』

仲則聽了這話。喜歡得很，便告了謝，放輕脚步從一條狹小的歧路折向東南的謝公山去。謝公山原來就是青山，鄉下老婦只曉得李太白的墳，却不曉得青山一名謝公山，仲則一想，心裏覺得感激得很，恨不得想拜她一下。他的很易激動的感情，幾乎又要使他下淚了。他漸漸的前進，路也漸漸窄了起來，路兩旁的雜樹矮林，也一處一處的多起來了。又走了半個鐘頭的樣子，他走到青山腳下了。在細草簇生的山坡斜路上，他遇見了兩個砍柴的小孩，唱着山歌，挑了兩肩短小的柴擔，鬮頭在走下山來。他立住了腳，又恭恭敬敬的問說：

『小兄弟，你們可知道李太白的墳是在那裏的？』

兩小孩好像沒有聽見他的話，儘管在向前的衝來。仲則讓在路旁，一面又放聲發問了一次。他們因為儘在唱歌，沒有注意到仲則，所以仲則第一次問的時候，他們簡

直不知道路上有一個人和他們鬪頭的走來，及走到了仲則的身邊，看他好像在發問的樣子，他們纔歇了歌唱，忽而向仲則驚視了一眼。聽了仲則的問話，前面的小孩把手向仲則的背後一指，好像求同意的似的，回頭來向後面的小孩看着說：

「李太白？是那一個墳罷？」

後面的小孩也爭着以手指點說：

「是的，是那一個有一塊白石頭的墳。」

仲則回轉了頭，向他們指着的方向一看，看見幾十步路外有一堆矮林，矮林邊上果然有一穴前面有一塊白石的低墳躺在那裏。

「啊，這就是麼？」

他的這嘆聲裏，也有驚喜的意思，也有失望的意思，可以聽得出來。他走到了墳前，只見了一個雜草生滿的荒塚。並且背後的那兩小孩的歌聲，也已漸漸的幽了下去，忽然聽不見了，山間的沉默，馬上就擴大了開來，包壓在他的左右上下。他爲這沉默一壓，看看這一堆荒塚，又想到了這荒塚底下葬着的是一個他所心愛的薄命詩人，心

裏的一種悲感，竟同江潮似的湧了起來。

『啊啊，李太白，李太白！』

不知不覺的叫了一聲，他的眼淚也同他的聲音同時滾下來了。微風吹動了墓草，他的模糊的眼淚，好像看見李太白的墳墓在活起來的樣子。他向墳的周圍走了一圈，又回到墓門前來跪下了。

他默默的在墓前草上跪坐了好久。看看四圍的山間透明的空氣，想想詩人的寂寞的生涯，又回想到自家的現在被人家虐待的境過，眼淚只是落落續續的流淌下來。看看太陽已經低了下去，墳前的草影長起來了，他方把今天睡到了日中纔起來，洗面之後跑出衙門，一直還沒有取過食物的事情想了出來，這時候却一忽兒的覺得饑餓起來了。

四

他挨了餓，慢慢的朝着了斜陽，走回來的時候，短促的秋日，已經變成了蒼茫的白夜。他一面賞玩着日暮的秋郊野景，一面一句一句的儘在那裏想詩。敲開了城門，

在燈火零星的街上，走回學使衙門去的時候，他的弔李太白的詩也想完成了。

『東髮讀君詩，今來展君墓。清風江上灑然來，我欲因之寄微慕。嗚呼，有才如君不免死，我固知君死非死，長星落地三千年，此是昆明劫灰耳。高冠岌岌佩陸離，縱橫學劍胸中奇，陶鎔屈宋入大雅，揮灑日月成瑰詞。當時有君無着處，卽今遺蹟猶相思。醒時兀兀醉千首，應是鴻濛借君手，乾坤無事入懷抱，只有求仙與飲酒。一生低首唯宣城，墓門正對青山青。風流輝映今猶昔，更有灞橋驢背客，

（賈島墓亦在側）此間地下真可觀，怪底江山總生色。江山終古月明裏，醉魄沈沈呼不起，錦袍畫舫寂無人，隱隱歌聲繞江水，殘膏賸粉灑六合，猶作人間萬餘子。與君同時杜拾遺，空石却在瀟湘湄，我昔南行會訪之，衡雲慘慘通九疑，卽論身後歸骨地，儼與詩境同分馳。終嫌此老太憤激，我所師者非公誰？人生百年要行樂，一日千杯苦不足，笑看樵牧語斜陽，死當埋我茲山麓。』

仲則走到學使衙門裏，只見正廳上燈燭輝煌，好像是在那裏張宴，他因爲人已疲倦極了，所以便悄悄的回到了他住的壽春園的西室。命僕役搬了菜飯來，在燈下吃了

一碗，洗完手面之後，他就想上床去睡，這時候稚存却青了臉，張了鼻孔，作了悲寂的形容，走進他的房來了。

「仲則，你今天上什麼地方去了？」

「我倦極了，我上李太白的墳前去了一次。」

「是謝公山麼？」

「是的，你的樣子何以這樣的枯寂，沒有一點兒生氣？」

「唉：仲則，我沒有一點小名氣的人，簡直還是不出外面來的好。啊啊，文人的

卑污呀！」

「是怎麼一回事？」

「昨天晚上我不是對你說過了麼？那大考據家的事情。」

「哦，原來是戴東原到了。」

「仲則：我真佩服你昨晚上的議論。戴大家這一回出京來，拿了許多名人的薦狀，本來是想到各處來弄幾個錢的。今晚上竹君辦酒替他接風，他在席上聽了竹君誇

聽你我的話，就冷笑了一臉說「華而不實」。仲則，叫我如何忍受下去呢！這樣卑鄙的文人，這樣的只知排斥異己的文人，我真想和他拚一條命。」

「竹君對他這話，也不說什麼麼？」

「竹君自家也在著『十三經文字同異』，當然是與他志同道合的了。並且在盛名的前頭，那一個能不爲所屈，啊啊，我恨不能變一個秦始皇，把這些卑鄙的僞儒，殺個乾淨。」

「僞儒另外還講些什麼？」

「他說你的詩他也見過，太少忠厚之氣，并且典故用錯的也着實不少。」

「混蛋，這樣的胡說亂道，天下難道還有真是非麼？他住在什麼地方？去，去，我也去問他個明白。」

「仲則，且忍耐着罷，現在我們是鬧他不贏的。如今世上盲人多，明眼人少，他們只有耳朵，沒有眼睛，看不出究竟誰清誰濁，只信名氣大的人，是好的，不錯的。我們且待百年後的人來判斷罷！」

「但我終覺得忍耐不住，雅存，雅存。」

「……………」

「雅存，我我……我想……想回家去了。」

「……………」

「雅存，雅存，你……你……你怎麼樣？」

「仲則，你有錢在身邊麼？」

「沒有了。」

「我也沒有了。沒有川資，怎麼回去呢？」

五

仲則的性格，本來是非常激烈的，對於戴東原的這辱罵自然是忍受不過去的，晚上和雅存兩人默默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走了半夜，打算回常州去，又因為沒有路費，不能回去。當半夜過了，學使衙門裏的人都睡着之後，仲則和雅存還是默默的背着了手在房裏走來走去的走。雅存看看燈下的仲則的清瘦的影子，想叫他睡了，但是看看

他的水汪汪的注視着地板的那雙眼睛，和他的全身在微顫着的憤激的身體，却終說不出話來，所以稚存舉起頭來對仲則偷看了好幾眼，依舊把頭低下來了。到了天將亮的時候，他們兩人的憤激已消散了好多，稚存就對仲則說：

「仲則，我們的真價，百年後總有知者，還是保重身體要緊。戴東原不是史官，他能改變百年後的歷史麼？一時的勝利者未必是萬世的勝利者，我們還該自重些。」

仲則聽了這話，就舉起他的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對稚存看了一眼。呆了一忽，他纔對稚存說：

「稚存，我頭痛得很。」

這樣的講了一句，仍復默默的俯了首，走來走去走了一回，他又對稚存說：

「稚存，我怕要病了，我今天走了一天，身體已經疲倦極了，回來又被那僞儒這樣的辱罵一場，稚存，我若是死了，要你爲我復仇的呀！」

「你又要說這些話了，我們以後還是務其大者遠者，不要在那些小節上消磨我們

的志氣罷！我現在覺得戴東原那樣的人，並不在我的眼中了。你且安睡罷。」

「你也去睡罷，時候已經不早了。」

稚存去後，仲則一個人還在房裏俯了首走來走去的走了好久，後來他覺得實在是頭痛不過了，纔上床去睡。他從夢中哭醒來了好幾次。到第二天中午，稚存進他房去看他的時候，他身上發熱，兩頰緋紅，儘在那裏講謔語。稚存到他床邊伸手到他頭上去一摸，他忽然坐了起來問稚存說：

「京師諸名太史說我的詩怎麼樣？」

稚存含了眼淚勉強笑着說：

「他們都在稱讚你，說你的才在漁洋之上。」

「在漁洋之上？呵呵，呵呵。」

稚存看了他這病狀，就止不住的流下眼淚來，本想去通知學使朱翁河，但因爲怕與戴東原遇見，所以只好不去。稚存用了溼手巾把他頭腦涼了一涼，他纔睡了一忽。不上三十分鐘，他又坐起來問稚存說：

『竹君，……竹君怎麼不來？竹君怎麼這幾天沒有到我房裏來過？難道他果真信了他的話了麼？我要回去了，我要回去了，誰願意住在這裏！』

稚存聽了這話，也覺得這幾天竹君對他們確有些疏遠的樣子，他心裏雖則也感到了非常的悲憤，但對仲則却只能裝着笑容說：

『竹君剛纔來過，他見你睡着在這裏，教我不要驚醒你來，就悄悄的出去了。』

『竹君來過了麼？你怎麼不講？你怎麼不教他把那大盜趕出去？』

稚存騙仲則睡着之後，自己也哭了一個爽快。夜陰侵入到仲則的房裏來的時候，稚存也在仲則的床沿上睡着了。

六

歲月遷移了，乾隆三十七年的新春帶了許多風霜雨雪到太平府城裏來，一直到了正月盡頭，天氣方纔晴朗，臥在學使衙門東北邊壽春園西室的病夫黃仲則，也同陰暗的天氣一樣，到了正月盡頭却一天一天的強健了起來。本來是清瘦的他，遭了這一場傷寒重症，更清瘦得可憐。但稚存與他的友情，經了這一番患難，倒變得是一天濃厚

似一天了。他們二人各對各的天分，也更互相尊敬了起來，每天晚上，各講自家的抱負，總要講到三更過後纔肯入睡，兩個靈魂，在這前後，差不多要化作成一個的樣子，二月以後，天氣忽而變暖了。仲則的病體也眼見得強壯了起來。到二月半，仲則已能起來往浮邱山下的廣福寺去燒香去了。

他的孤傲多疑的性質，經了這一番大病，並沒有什麼改變。他總覺得自從去年戴東原來了一次之後，朱竹君對他的態度，不如從前的誠懇了。有一天日長的午後，他一個人在房裏翻開舊作的詩稿來看，却又看見了去年初見朱竹君學使時候的一首『上朱笥河先生』的柏梁古體詩。他想想當時一見如舊的知遇，與現在的無聊的狀態一比，覺得人生事事，都無長局。拿起筆來他就又添寫了四首律詩到詩稿上去。

抑情無計總飛揚，忽忽行迷坐若忘，遁擬鑿塚因骨傲，吟還帶索爲愁長，聽猿詎止三聲淚，繞指眞成百鍊鋼，自傲一嘔休示客，恐將冰炭置人腸。

歲歲吹簫江上城，西園桃梗託浮生，馬因識路眞疲路，蟬到吞聲尙有聲，長鋏依人遊未已，短衣射虎氣難平，劇憐對酒聽歌夜，絕似中年以後情。

奮肩火色負輪囷，臣壯何會不若人，文倘有光真怪石，足如可析是勞薪，但工飲
啖猶能活，尚有琴書且未貧，芳草滿江容我采，此生端合付靈均。似綺年華指一
彈，世途惟覺醉鄉寬，三生難化心成石，九死空嘗膽作丸，出郭病軀愁直視，登
高短髮愧旁觀，升沈不用君平卜，已辦秋江一釣竿。

七

天上沒有半點浮雲，濃藍的天色受了陽光的蒸染，蒙上了一層淡紫的晴霞，千里
的長江，映着幾點青螺，同逐夢似的流奔東去。長江腰際，青螺中一個最大的采石山
前，太白樓開了八面高窗，倒影在江心牛渚中間；山水，樓閣，和樓閣中的人物，都
是似醉似癡的在那裏點綴陽春的烟景；這是三月上巳的午後，正是安徽提督學政朱筠
河公在太白樓大會賓客的一天。翠螺山的峯前峯後，都來往着與會的高賓，或站在三
台閣上，在數水平線上的來帆，或散在牛渚磯頭，在尋前朝歷史上的遺蹟。從太平府
到采石山，有二十里的官路。澄江門外的沙郊，平時不見有人行的野道上，今天熱鬧
得差不多路空不過五步的樣子。八府的書生，正來當塗應試，聽得學使朱公的雅興，

都想來看看朱公藥籠裏的人材。所以江山好處，蛾眉燃犀諸亭都爲遊人佔領去了。

黃仲則嘗這青黃互競的時候，也不改他常時的態度。本來是纖長清瘦的他，又加以久病之餘，穿了一件白裕春衫，立在人叢中間，好像是怕被風吹去的樣子。清癯的頰上，兩點紅暈，大約是薄醉的風情。立在他右邊的一個肥矮的少年，同他在那裏看對岸的青山的，是他的同鄉同學的洪稚存。他們兩人在采石山上下走了一轉回到太白樓的時候，柔和肥胖的朱笥河笑問他們說：

『你們的詩做好了沒有？』

洪稚存含着了微笑搖頭說：

『我是閉門覓句的陳無已。』

萬事不肯讓人的黃仲則，就搶着笑說：

『我却做好了。』

朱笥河看了他這一種少年好勝的形狀，就笑着說：

『你若是做了這樣快，我就替你磨墨，你寫出來罷。』

黃仲則本來是和朱笥河說說笑話的，但等得朱笥河把墨磨好，橫軸攤開來的時候，他也不得不寫了。他拿起筆來，往墨池裏掃了幾掃，就模模糊糊的寫了下去：

紅霞一片海上來，照我樓上華筵開，傾觴綠酒忽復盡，樓中謫仙安在哉？謫仙之樓樓百尺，笥河夫子文章伯，風流彷彿樓中人，千一百年來此客。是日江上彤雲開，天門淡掃雙蛾眉，江從慈母磯邊轉，潮到燃犀亭下回，青山對面客起舞，彼此青蓮一坯土。若論七尺歸蓬蒿，此樓作客山是王。若論醉月來江濱，此樓作主山作賓。長星動搖若無色，未必常作人間魂，身後蒼涼盡如此，俯仰悲歌亦徒爾！

杯底空餘今古愁，眼前忽盡東南美，高會題詩最上頭，姓名未死重山邱，請將詩卷擲江水，定不與江東向流。

不多幾日，這一首太白樓會宴的名詩，就喧傳在長江兩岸的士女的口上了。

一九二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午前

散文

絕秋的大場，祇留上一道金堤，冷風在煙霧中，吹得海相。本來是黃昏的時分，

這日的空，你你有情，月的餘情。

意，若入人的心，清涼的月光，女作不，入人的淚眼。

草是。

以上

電

薄 奠

(上)

一天晴朗的春天的午後，我因爲天氣太好，坐在家裏，覺得悶不過，吃過了較遲的午飯，帶了幾個零用錢，就跑出外面去逛去。北京的晴空，顏色的確與南方的蒼穹不同。在南方無論如何晴快的日子，天上總有一縷薄薄的纖雲飛着，並且天空的藍色，總帶着一道很淡很淡的白味，北京的晴空却不是如此，天色一碧到底，你站在地上對天注視一會，身上好像能生出兩翼翅膀來，就要一揚一擺的飛上空中去的樣子。這可是單指不起風的時候而講，若一起風，則人在天空下眼睛都睜不開，更說不到晴空的顏色如何了。那一天午後，空氣非常澄清，天色真青得可憐，我在街上夾在那些快樂的北京人士中間，披了一身和暖的陽光，不知不覺，竟走到了前門外最熱鬧的一條街上。踏進了一家賣燈籠的店裏，買了幾張奇妙的小畫，重新回上大街緩步的時候，我忽而聽出了一陣中國戲園特有的那種原始的鑼鼓聲音來。我的兩隻腳就受了這

聲音的牽引，自然而然的踏了進去。聽戲聽到了第三齣，外面忽而起了烏烏的大風，戲園的屋頂也有些兒搖動。戲散之後，推來讓去的走出戲園，撲面就來了一陣風沙。我眼睛閉了一忽，走上大街來雇車，車夫都要我七角六角大洋，不肯按照規矩折價。那時候天雖則還沒有黑，但因為風沙飛滿在空中，所以沈沈的大地上，已經現出了黃昏前的急景。店家的電燈，也都已上火，大街上汽車馬車洋車擠塞在一處。一種車鈴聲叫喚聲，并不知從何處來的許多雜音，儘在那裏奏錯亂的交響樂。大約是因為夜宴的時刻逼近，車上的男子，定是去赴宴會，奇裝的女子，想來是去陪席的。

一則因為大風，二則因為正是一天中間北京人士最繁忙的時刻，所以我雇車竟雇不着，一直的走到了前門大街。爲了上舉的兩種原因，洋車夫強率昂價，原是常有的事情，我因零用錢化完，袋裏只有四五十枚銅子，不能應他們的要求，所以就下了決心，想一直走到西單牌樓再雇車回家。走下了正陽橋邊的步道，被一輛南行的汽車噴滿了一身灰土，我的決心，又動搖起來，含糊糊的向道旁停着的一輛洋車問了一句，「噯！四十枚拉巡捕廳兒胡同拉不拉？」那車夫竟恭恭敬敬的向我點了點頭說：

『坐上罷！先生！』

坐上了車，被他向北的拉去，那麼大的風沙，竟打不上我的臉來，我知道那時候起的是南風了。我不坐洋車則已，若坐洋車的時候，總愛和洋車夫談閒話，想以我的言語來緩和他的勞動之苦，因為平時我們走路，若有一個朋友，和我們閒談着走，覺得不費力些。我從自己的這種經驗着想，老是在實行殘薄的社會主義，一邊高踞在車上，一邊向前面和牛馬一樣在奔走的我的同胞攀談些無頭無尾的話。這一天，我本來不想開口的，但看看他的彎曲的背脊，聽聽他嘿嘿的急喘，終覺得心裏難受，所以輕輕的對他說：

『我到不忙，你慢慢的走吧，你是那兒的車？』

『我是巡捕廳胡同西口兒的車。』

『你在那兒住家吓？』

『就在那南順城街的北口，巡捕廳胡同的拐角兒上。』

『老天爺不知怎麼的，每天刮這麼大的風。』

『是啊！我們拉車的也苦，你們坐車的老爺們也不快活，這樣的大風天氣，真真是招怪吓！』

這樣的一路講，一路被他拉到我寄住的寓舍門口的時候，天已經快黑了。下車之後我數銅子給他，他却和我說起客氣話來，他一邊拿出了一條黑黝黝的手巾來擦頭上身上的汗，一邊笑着說：

『您帶着吧，我們是街坊，還拿錢麼？』

被他這樣的一說，我倒覺得難爲情了，所以雖祇應該給他四十枚銅子的，而到這時候却不得不把盡我所有的四十八枚銅子都給了他。他道了謝，拉着空車在灰黑的道上向西邊他的家裏走去，我呆呆的目送了他一程，心裏却在空想他的家庭。——他走回家去，他的女人必定遠遠的聞聲就跑出來接他。把車斗裏的銅子拿出，將車交還了車行，他回到自己屋裏來打一盆水洗洗手臉，吸幾口烟，就可洋燈下和他的妻子享受很健康的夜膳。若他有興致，大約還喝一二個銅子的白乾。喝了微醉，講些東西南北的廢話，他就可以抱了他的女人小孩，鑽進被去酣睡。這種酣睡，大約是他們勞動

階級的唯一享樂。

『啊啊！……』

空想到了此地，我的傷感病又發了。

『啊啊！可憐我兩年來沒有睡過一個整整的全夜！這倒還可以說是因病所致，但
是我的遠隔在三千里外的女人小孩，又爲了什麼，不能和我在一處享樂吃苦呢？
難道我們是應該永遠隔離的麼！難道這也是病麼？……總之是我不好，是我沒
有能力養活妻子，啊啊，你這車夫，你這向我道謝，被我憐憫的車夫。我不如你
吓，我不如你！』

我在門口灰闇的空氣裏呆呆的立了一回，忽而想起了自家的身世，就不知不覺的
心酸起來，紅潤的眼睛，被我所依賴的主人看見，是不大好的，因此我就復從門口走
了下來，遠遠的跟那洋車走了一段。跟牠轉了灣，看那車夫進了胡同拐角上的一間破
舊的矮屋，我又走上平則門大街去跑了一程，等天黑了，纔走回家來吃晚飯。

自從這一回後，我和我的洋車，竟有了緣分，接連的坐了牠好幾次。他和我也漸

漸的熱起來了。

(中)

平則門外，有一道城河。河道雖比不上朝陽門外的運河那麼寬，但春秋雨霽，綠水鄰鄰，也儘可以浮着錦帆，乘風南下。兩岸的垂楊古道，倒影入河水中間，也大有板渚隨堤的風味。河邊隙地，長成一片綠蕪，晚來時候，老有閒人在那裏調鷹放馬。太陽將落未落之際，站在這城河中間的渡船上，往北望去，看得出西直門的城樓，似煙似霧的，溶化成金碧的顏色，飄颻在兩岸垂楊夾着的河水高頭。春秋佳日，向晚的時候，你若一個人上城河邊上來走走，好像是在看後期印象派的風景畫，幾乎能使你忘記是身在紅塵十丈的北京城外。西山數不盡的諸峯，又如笑如眠，帶着紫蒼的暮色，靜躺在綠蔭起伏的春野西邊，你若叫牠一聲，好像是這些遠山，都能慢慢的走上你身邊來的樣子。西直門外有幾處養鵝鴨的莊園，所以每天午後，城河裏老有一對一對的白鵝在那裏游泳。夕陽最後的殘照，從楊柳陰中透出一兩條光線來，射在這些浮動的白鵝背上時，愈能顯得這幅風景的活潑鮮靈，別饒風致。我一個人渺焉一身，寄

住在人海的皇城裏，衷心鬱鬱；老感着無聊。無聊之極，不是從城的西北跑往城南，上戲園茶樓，娼寮酒館，去夾在許多快樂的同類中間，忘却我自家的存在，和他們一樣的學習醉生夢死，便獨自一個跑出平則門外，去享受這本地的風光。玉泉山的幽靜，大覺寺的深邃，並不是對我沒有魔力，不過一年有三百五十九日窮的我，斷沒有餘錢，去領略牠們的高尙的清景。五月中旬的有一天午後，我又無端感着了一種悲憤，本想上城南的快樂地方，去尋些安慰的，但袋裏連幾個車錢也沒有了，所以只好走出平則門外，去坐在楊柳陰中，盡量地呼吸呼吸西山的爽氣。我守着西天的顏色，從濃藍變成了淡紫，一忽兒，天的四圍又染得深紅了，遠遠的法國教會堂的屋頂和許多綠樹梢頭，剎那間返射了一陣赤赭的殘光，又一忽兒空氣就變得澄蒼靜肅，視野內招喚我注意的物體，什麼也沒有了。四周的物影，漸漸散亂起來，我也感着了一種日暮的悲哀，無意識地滴了幾滴眼淚，就慢慢的真是非常緩慢，好像在夢裏遊行似的，走回家來。進平則門往南一拐，就是南順城街，南順城街路東的第一條胡同便是巡捕廳胡同。我走到胡同的西口，正要進胡同的時候，忽而從角上的一間破屋裏漏出了幾聲

大聲來。這聲音我覺得熱得很，少微用了一點心力，回想了一想，我馬上就記起那個身材瘦長，臉色黝黑，常拉我上南城去的車夫來。我站住靜聽了一會，聽得他好像在和人拌嘴。我坐過他許多次數的車，他的脾氣是很好的，所以聽到他在和人拌嘴，心裏倒很覺得奇怪。看他的樣子，好像有五十多歲的光景，但他自己說今年只有四十二歲，他平常非常沈默寡言，不過你和他說話的時候，他却總來回答你一句兩句。他身材本來很高，但是不曉是因為社會的壓迫呢，還是因為他天生的病症，背脊却是彎着，看去好像不十分高。他臉上浮着的一種謹慎的勞動者特有的表情，我怎麼也形容不出來，他好像是在默想他的被社會虐待的存在是應該的樣子，又好像在這沈默的苦中間，在表示他的無限的反抗，和不斷的掙扎的樣子。總之他那一種沈默忍受的態度，使人家見了便能生出無限的感慨來。況且是和他社會的地位相去無幾，而受的虐待又比他更甚的我，平常坐他的車，和他談話的時候，總要感着一種抑鬱不平的氣，橫上心來，而這種抑鬱不平之氣，他也無處去發洩，我也無處去發洩，只好默默的悶受着，即使悶受不過，最多亦祇能向天長嘯一聲。有一天我在前門外喝醉了酒，往一

家相識的人家去和衣睡了半夜，醒來的時候，已經是下弦月上昇的時刻了。我從韓家潭雇車雇到西單牌樓，在西單牌樓，換車的時候，又遇見了他。半夜酒醒，從灰白死寂，除了一乘兩乘汽車飛過，攪起一陣灰來，此外別無動靜的長街上，慢慢被拖回家來，這種悲哀的情調，已儘夠我承受的了，況又過着了他，一路上聽了他許多不堪再聽的話……他說這個年頭兒真教人生存不得。他說洋價漲了一箇兩箇銅子，而煤米油鹽，都要各漲一倍。他說洋車出租的東家，真會挑剔，一根骨子彎了一點，一箇小釘不見了，就要賠許多錢。他說他一天到晚拉車，拉來的幾箇錢還不夠供洋車租主的絞榨，皮帶破了，弓子彎了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說他的女人不會治家，老要白化錢。他說他的大小孩今年八歲，二小孩今年三歲了。……我默默的坐在車上，看看天上慘澹的星月，經過了幾條灰黑靜寂的狹巷，細聽着他的一條條的訴說，覺得這些苦楚，都不是他一箇人的苦楚。我真想跳下車來，同他抱頭痛哭一場，但是我著在身上的那件竹布長衫，和盤在腦裏的一堆教育的繩矩，把我的真率的情感縛住了。自從那一晚以後，我心裏就存了一種怕與他相見的思想，所以和他不見了半箇多月。這一天

日暮，我自平則門走回家來，聽了他在和人吵鬧的聲音，心裏竟起了一種自責的心思，好像是不應該躲避開這箇可憐的朋友，至半月之久的樣子。我靜聽了一忽，纔知道他吵鬧的對手，是他的女人。一時心情被他的悲慘的聲音所挑動，我竟不待回思，一脚就踏進了他住的那所破屋。他的住房，只有一間小屋，小屋的一半，却被一箇大炕占據了去。在外邊天色雖還沒有十分闇黑。但在他那矮小的屋內，却早已黑影沈沈，辨不出物體來了。他一手插在腰裏，一手指着炕上縮成一堆，坐在那裏的一箇婦人，一聲兩聲的在那裏數罵。兩箇小孩，爬在炕的裏邊，我一進去時，只見他自家一箇站着的背影，他的女人和小孩，都看不出來。後來招呼了他，向他手指着的地方看去，纔看出了一箇女人，又站了一忽，我的眼睛在黑闇裏經慣了，重復看出了他的兩箇小孩。我進去叫了他一聲，問他爲什麼要這樣的動氣，他就把手一指。指着炕沿上的那女人說：

『這臭東西把我辛辛苦苦積下來的三塊多錢，一下子就化完了。去買了這些細屍體的布來。……』

說着他用脚一跌，地上果然滾了一包白色的布出來。他一邊向我問了些寒暄話，一邊就簇緊了眉頭說：

『我的心思，他們一點兒也不曉得，我要積這幾塊錢幹什麼？我不過想自家去買一輛舊車來拉，可以免得那車行的租錢呀！天氣熱了，我們窮人，就是光着脊肋兒，也有什麼要緊？她却要去買這些白洋布來做衣服。你說可氣不可氣啊？』

我聽了這一段話心裏雖則也爲他難受，但口上只好安慰他說：

『做衣服倒也是要緊的，積幾個錢，是很容易的事情，你但須忍耐着，三四塊錢是不難再積起來的。』

我說完了話，忽而在沈沈的靜寂中，從炕沿上聽出了幾聲暗泣的聲音來。這時候我若袋裏有錢，一定要全部拿出來給他，請他息怒。但是我身邊一摸，却摸不着一個銅銀的貨幣。呆呆的站着，心裏打算了一會，我覺得終究沒有方法好想。正在着惱的時候，我裏邊小掛袋裏唧唧響着的一個銀表的針步聲，忽而敲動了我的耳膜。我知道若在此時，當面把這銀表拿出來給他。他是一定不肯受的，遲疑了一會，我想出了一

個主意，乘他不注意的時候，悄悄的把表拿了出來。和他講着些慰勸他的話，一邊我走上前去了一步，順手把表攔在一張半破的桌上。隨後又和他交換了幾句言語，我就走出來了。我出到了門外，走進胡同，心裏感得的一種沈悶，比午後上城外去的時候更甚了。我只恨我自家太無能力，太沒有勇氣。我仰天看看，在深沈的天空裏，只看出幾顆星來。

第二天的早晨。我剛起床，正在那裏刷牙漱口的時候，聽見門外有人打門。出去一看，就看見他拉着車站在門口。他問了我一聲好，手向車斗裏一摸，就把那個表拿出來問我說：

『先生這是你的吧！你昨天晚上掉下的吧！』

我聽了臉上紅了一紅。馬上就說：

『這不是我的，我並沒有掉表。』

他連說了幾聲奇怪，把那表的來歷說了一陣，見我堅不肯認，也就沒有方法，收起了表，慢慢的拉着空車向東走了。

(下)

夏至以後，北京接連下了半個多月的雨，我因爲一天晚上，沒有蓋被睡覺，惹了一場很重的病，直到了二禮拜前，才得起床。起床後第三天的午後，我看看久雨新霽，天氣很好，就拿了一根手杖，踏出門去。因爲這是病後第一次的出門，所以出了門就走向西邊，依舊想到我平時所愛的平則門外的河邊去閒行。走過那胡同角上的破屋的時候；我只看見門口立了一羣人，在那裏看熱鬧。屋內有人在低聲啜泣。我以爲那拉車的又在和他的女人吵鬧了，所以也就走了過去，去看熱鬧，一邊我心裏却暗暗的想著：

『今天若他們再因金錢而爭吵，我却可以解決他們的問題。』

因爲那時候我家裏寄出來爲我作醫藥費的錢還沒有用完，皮包裹還有幾張五塊錢的鈔票收藏着在哩。我踏近前去一看，破屋裏並沒有拉車的影子，只有他的女人坐在炕沿上哭，一個小一點的小孩，坐在地上他母親的腳跟前，也在陪着她哭。看了一會，我終摸不着頭腦，不曉得她爲什麼要哭。和我一塊兒站着的人，有的唧唧的那

裏嘆息，有的也拿出手巾來在擦眼淚說『可憐哪，可憐哪！』我向一個立在我旁邊的中年婦人問了一番，纔知道她的男人，前幾天在南下窪的大水裏淹死了。死了之後，她還不曉得，直到第二天的傍晚，由拉車的同伴，認出了他的像貌，纔跑回來告訴她。她和她的兩個兒子，得了此信，冒雨走上南橫街南邊的屍場去一看，就大哭了一陣，後來她自己也跳在附近的一個水池裏自盡過一次，經她兒子的呼救，附近的居民，費了許多氣力，纔把她撈救上來。過了一天，由那地方的慈善家，出了錢把她的男人埋葬完畢，且給了她三十觔麵票，八十吊銅子，方送她回來。回來之後，她白天晚上，只是哭，已經哭了好幾天了。我聽了這一番消息，看了這一場光景，心裏只是難受，同一兩個月前頭，半夜從前門回來，坐在她男人的車上，聽他的訴說時一樣，覺得這些光景，決不是她一個人的。我忽而想起了我的可憐的女人，又想起了我的和那在地上哭的小孩一樣大的兒女，也覺得眼睛裏熱起來，癢起來了。我心裏正在難受，忽而從人叢裏擠來了一個八九歲的小孩赤足袒胸的跑了進來。他小手裏拿了幾個銅子躡手躡腳的對她說：

『媽，你瞧，這是人家給我的。』

看熱鬧的人，看了他那小臉上的嚴肅的表情，和他那小手的滑稽的樣子，有幾個笑着走了，只有兩個以手巾擦着眼淚的老婦人，還站在那裏，我看看周圍的人數少了，也就踏了進去問她說：

『你還認得我麼？』

她舉起腫紅的眼睛來，對我看了一眼，點了一點頭，仍復伏倒頭去在哀哀的哭着。我想叫她不要哭，但是看看她的情形，覺得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默默的站着，眼睛看見她的瘦削的雙肩一起一縮的在抽動。我這樣的靜立了三五分鐘，門外又忽而擠了許多人擁來看我。我覺得被他們看得不耐煩了，就走出了一步對他們說：

『你們看什麼熱鬧？人家死了人在這裏哭，你們有什麼好看？』

那八歲的孩子，看我心裏發了惱，就走上門口，把一扇破門關上了，喀丹一響，屋裏忽而暗了起來，他的哭着的母親，好像也爲這變化所驚動，一時止住哭聲，舉起眼來看她的孩子和離門不遠呆立着的我。我乘此機會，就勸她說：

『看養孩子要緊，你老是哭也不是道理，我若可以幫你的忙，我總沒有不爲你出力的。』

她聽了這話，一邊啜泣，一邊斷斷續續的說：

『我……我……別的都不怪，我……只……只怪他何以死了那麼快。也……也……不知他……他是自家沈河的呢？還是……』

她說了這一句又哭起來了，我沒有方法，就從袋裏拿出了皮包，取了一張五塊錢的鈔票遞給她說：

『這雖然不多，你拿着用吧！』

她聽了這話，又止住了哭，啜泣着對我說：

『我……我們……是不要錢用，只……只是他……他死得……死得太可憐了……他……他活着的時候，老……老想自己買一輛車，但是……但是這心願兒終究沒有達到……前天我我到真衣鋪去定一輛紙糊的洋車，想燒給他，那一家掌櫃的要我六塊多錢，我沒有定下來。你……你老爺心好，請你請你老爺去買一輛好

好的，紙車來燒給他吧！」

說完她又哭了。我聽了這一段話，心裏愈覺得難受，呆呆的立了一忽，只好把剛纔的那張鈔票收起，一邊對她說：

『你別哭了吧！他是我的朋友，那紙糊的洋車，我明天一定去買了來，和你一塊去燒到他的墳前去。』

又對兩個小孩說了幾句話，我就打開門走了出來。我從來沒有辦過喪事，所以尋來尋去，總尋不出一家冥衣鋪來定那紙糊的洋車。後來直到四牌樓附近，找定了一家，付了他錢，要他趕緊爲我糊一輛車。

二天之後，那紙洋車糊好了，却巧天氣也不下雨，我早早吃了午飯，就雇了四輛洋車，同她及兩個小孩一道去上她男人的墳。車過順治門內大街的時候，因爲我前面的一乘人力車上祇載着一輛紙糊的很美麗的洋車和兩包鏡子，大街上來往的紅男綠女只是凝目的在看我和我後面車上的那個眼睛哭得紅腫，衣服襤褸的中年婦人。我被衆人的目光鞭撻不過，心裏起了一種不可抑遏的反抗和詛咒的毒念，只想放大了喉嚨向

着那些紅男綠女和汽車中的貴人狠命的叫罵着說：

『豬狗！畜生！你們看什麼？我的朋友，這可憐的拉車者，是爲你們所逼死的呀！你們還看什麼？』

一九二四年八月十四日作於北京

歡迎會

最後列車

張天翼文選

(共三篇)

蜜蜂

歡迎會

為通告事茲定於本日下午二時在大禮堂排演還我河山第二幕凡我
演員務希準時出席為荷特此通告

編劇兼導演兼後台主任趙國光印

注。意。奉

校長李面諭缺席者以曠課論

全校都起勁地忙着。那位編劇兼導演兼後台主任趙國光先生更比別人緊張。他相信這回出演包得定是成功的。

「我這劇本是理想派的，也就是未來派，」他指着這油印的冊子給李校長看。「情節完全是理想的。噯，唔，當然是理想，不必說。而且——而且，李先生你看看，這也是寫未來的事實的——因此俺未來派的戲在外國非常之的通行，像英國，像美國，還有——還有……不錯，還有意大利……」

可是李校長忙着叫校役請庶務主任來，眼睛一直沒釘到那油印冊子上去。

那個擎着油印冊子的手有點發酸。

「我這劇本……唉，唔，不曉得李先生對於……對於……不曉得我這劇本有要改的地方沒有。

……」

等了那麼一分鐘才落下了那雙校長的眼睛：

「那個……那個……那個還可以不要改。很好。對的，很好……不過趙先生你要叫他們快點錄

習，萬巡視員說不定會提早來。對的，那個應當要快一點……」

趙國光先生把那雙紅眼睛儘量地張大起來，湊過腦袋去，壓緊着嗓子問：

「提早來……不是先到汶縣巡視了再來麼，不是麼？先到汶縣巡視，是不是，是不是？」

「昨晚游縣長對我說，說不定會提早，那個……那個……至於……總之我們什麼都已經預備好了，提早來也不怕。對的，不要緊。不過你的戲……那個那個……對的，最好不要臨時抱佛腳，萬一萬巡視員提早來的話……知道吧。」

拿着那油印冊子的手掛了下去：

「是的。」

校長眼睛也沈瞧着他，祇點一點腦袋，擦擦下巴，搖頭晃腦地走了開去。

剩下的那個撈了會兒，就把油印冊子在肋窩裏一揞，搖着胸脯回到了自己房裏，嘴角上掛着微

笑。他料定自己這回準有個新出路。萬巡視員準會賞識上他的藝術天才。這麼着他就得跟那位大物回省裏去發迹，再也不在這師範學校當什麼體操教員了。

「噫，唔，一定的，不必說。」

可是這麼想着的不祇是他一個。全縣的一二等人物都在打這個主意，譬如像游縣長，李校長，師梁校長，王舉人，吳局長，諸如此類。

他們籌備個歡迎會，打算把會址放在師範學校——這是全縣頂漂亮的地方。校舍新的，校園寬敞又好看。

「諸位，本縣長聽大帥身邊一位秘書告訴我，說是……這位秘書是本縣長的至友，他特地關的。他說萬巡視員是新派人，叫我們最好是……所以歡迎會的節目最好是從新派。歡迎會最好是……」

就這麼議決。歡迎會的節目都是從新派。不放爆竹，叫保衛團臨時組織個軍樂隊。遊藝是跳舞，新戲。晚上擺酒席。

於是體操教員趙國光先生就有了發展他那藝術天才的機會。

他興奮得全身都癢起來。

「噫，萬巡視員是新派人，不必說。」

那位大人物總得過了六七天才能來。趙國光先生已經跟第一舞臺打過交道，到那時候問他們租佈景。在這五六天裏——還我河山頂少還能排三次。

可惜有些事是會叫人料不到的。

縣長忽然來告訴李校長，剛接到電報，萬巡視員改了主意——不先巡視汶縣，就馬上到本縣來，不是今天就是明天上午。

『糟糕！』

六七天的事得擠在一個下午完工。

李校長和教員們趕着全校學生和校役動手大掃除，寫歡迎的布旗子，掛燈籠結綵。庶務主任督促工匠在校園搭舞臺。趙國光先生還得教學生們那些歡迎的禮節。

『立正！行禮！……』

還我河山的第二幕沒排演成。

萬巡視員是第二天上午十一點鐘來的。

歡迎會的籌備人臨時邀來了各團體代表，還有那位駐在本縣的豐營長。一面女師校長就派全校的童子軍去放步哨，打小火輪碼頭起，一直到男子師範校門口。此外，女生就排着隊在碼頭上唱歡迎歌。

保衛團的臨時軍樂隊——一共六位樂手，就把僅有的四把號吹起來，沒命地打着小鼓大鼓。誰也不知道他們吹的是什麼調子。於是跟在歡迎的隊伍後面走着。他們前面是女師學生。再呢——許多代表。再前面是二三十輛轎子——黨魁視員的打頭。開路的是保衛團和兵。

這麼着就到了師範學校的歡迎會。

天氣一點不熱，也沒風。你祇要抬起腦袋一瞧：那片沒底的藍色空氣裏乾乾淨淨的，沒留半點渣子。

可是趙國光先生怎麼也安靜不下來。他滿臉的汗。他不能專心顧着演戲的事，別的許多方面也得管。

「真糟糕，當體操教員真麻煩，真太……」

「趙先生，表演的時候要到了，快準備！」

趙國光先生用手額揩額頭。

「還我河山要放在頂後面演，唔，自然是先表演跳舞那些，不必說。」

「為什麼？」

「為什麼？我們這齣戲是壓臺戲！他把胸脯挺了一下，可是馬上又縮了進去。『真糟糕，沒有得及排演，不必說。』演員連情節都不知道哩。總得講一下這個……」

女師裏幾個表演跳舞的可還沒到。

校長又派校役來催了一次。

「他媽媽的！」趙國光先生咬緊着牙。「好，上演就上演……上裝，你們快……梁先生呢？」

那些要上演的學生們就往梁先生跟前擠，搶着叫梁先生把些橘紅色的油塗到臉上。

趙國光先生衝到化裝室外面，馬上就回了進來，他手擋着汗，嘴裏罵着。他有點事要回到化裝室裏，一衝進人堆裏可又忘了。於是頓一頓腳又往外面跑——自己也不知道要往哪兒去。

「我在這裏做什麼？」他停了步。

有才幹的人總得鎮靜自己的，不管事情怎麼忙，着一搭一搭的來。別慌。譬如說，第一就要關照提示人，叫他快點……

「嚴俊！嚴俊！」

他交代着嚴俊幾句話，一面可又想起借不到佈景——第一舞臺自己要用的。一會兒他又打定主意找歷史教員老陳做他的幫手。

「韓福，快去找陳師爺來，說趙師爺請他幫忙。快去……他媽媽的這死東西，聽見沒有快去……快……」

屋子裏亂七八糟的，演員們嚷着跑來跑去，一會兒在找木炭，一會兒叫着不見了膠水，還有一個

在嘴上沾着黑鬍子，下巴上可膠着白毛。大家都開出了笑聲。

趙國光先生覺得腦袋都得爆破，他就又走了出去。

那位歷史教員像一位歷史上的人物似的——用着八字步于疲倦地走來。

還沒走過那個亭子，趙國光先生就銜過去一把抓住他。

「老陳，幫幫忙幫幫忙。」他喘得上氣不接下氣。「你在北京常過票友的，你是……真糟糕，我一個人太……不必說，總而言之，請你幫幫忙。在後台照拂照拂……」

「我不懂你的戲呀，可是我連情節都不知道。」

「告訴你就是，告訴你就是。來來來！」

使勁把老陳一拖，兩個人在亭子裏坐着。老陳閉上眼睛，趙國光先生掏出手絹來揩着汗，舐舐嘴唇。他拚命鎮定着自己。他打算用頂簡單的幾句話把這情節說出來。

「這是理想派的……噫，唔，我說情節罷。大概是有一個大國——很弱，常常受強國的欺侮。有一個小國很強，搶了這大國許多地方，於是這大國裏……」

於是這大國裏出了個大英雄，叫醒了全國的人民。這是第一幕。

「噫，唔，當然的，不必說。第二幕是那很強的小國打來了，這位大英雄就抵抗，抵抗，抵抗，自然是勝了。敵人就躲在桌子底下討饒，這是……這是……」

說故事的人在這裏就大笑起來

「噫，還有一點是非常之的要緊的，就是強小國——噫，唔，這國的名字就叫做強小國。那個呢——弱大國不必說。強小國就買通了弱大國的一個賣國賊。這是第三幕的伏線，不必說……呢，老陳，你聽呀。」

「說罷，」那個還是那麼閉着眼睛像在打瞌睡。

「你聽着第三幕非常之緊張的。強小國大舉來攻，叫那個賣國賊來殺弱大國的百姓。噫，那位大英雄就領着男男女女的老百姓去打——跟強小國打之後就……」

之後就——當然打勝仗，於是——

「弱大國萬歲！弱大國從此就強起來了……」

趙國光先生接着就囑咐陳先生叫他指示一下演員們的動作。嘴裏說着，手就把陳先生往化妝室那兒拖。

校長又派校役來催，叫馬上就表演。

「你們快點名，」這位後台主任拍拍桌子。「讓我先到台上去講一下大意。快點名快誰也不許走開！」

「我要去大便，」一個扮白鬍子老頭的叫起來。

「不許！為什麼不早點去……」

「我突然肚子疼，怕要瀉哩！」白鬍子老頭哭喪着臉。「讓我去出個恭罷，現在我真……」

「不許！」——第二個字還沒叫人聽明白，趙國光先生已經走上了臺。

拍手觀衆的眼睛都釘着那站在幕布前面的大導演。他穿着藏青色的西裝，腿上一條麻黃的獵褲，黑襪子，淡藍色的籃球鞋。

臺上的人也瞧着觀衆。頂前面橫放一張大菜桌，整整齊齊擺着雞蛋糕之類，還有茶。一圍的藤椅上坐着本縣的大人物，萬巡視員和豐營長面前的東西真多：一大堆瓜子花生米，十來塊牛乳糖，七八塊雞蛋糕。

後面就是一排排椅子，像普通的戲院：坐着些團體代表，各學校的教員，然後是男女學生。這些人可吃不到雞蛋糕。頂後面就站着保衛團和兵。右邊角落裏歇着那隊六個樂手的軍樂隊。

趙國光先生一點不着慌，挺着胸脯，用教操的嗓子說着：

他先告訴別人他是編劇兼導演兼後臺主任。然後他說到這還我河山是未來派兼理想派的劇本，同時也就是愛國派的。於是又敘述這劇本的情節：強小國壓迫弱大國，弱大國出了個英雄。

「這位大英雄的名字叫做艾國魂。這位大英雄就是代表我們的……」他認為現在的姿勢得莊嚴點兒，他就舉起了一隻右手，「這是代表我們的……」

突然——那六個樂手的軍樂隊吹打起來。這回大家都聽得出他們奏的是孟姜女。

趙國先生可楞住了。他閉了好一會兒嘴，揩了好一會兒汗。他擺擺手叫軍樂隊停止吹打，別人可沒在意。他祇好嘟囔一句『報告完結』，鞠了個躬，鑽進幕布裏去。

軍樂把孟姜女奏完了十二個月才打住。接着舞臺一聲吹哨，給拉開了幕布。

靜默。祇有游縣縣長磕瓜子響。

萬巡視員拿起一支煙捲，李校長就趕着擦一根火柴給他點着。於是他們隔着一層煙霧瞧着臺上。

臺上空的佈景是淡綠色的布。

聽着後臺低聲吵了會兒，就有二十多個人上了臺：穿着不同的衣裳，排隊似地走着。那哭喪着臉的白鬍子老頭排在第十四。

他們站在臺上，搖着腦袋，歎着氣談着。

『唉，我們弱大國的老百姓好苦呀。』

『唉，我們弱大國被外國人欺侮得好苦呀。』

『唉，我們被強小國……被強小國……被強小國……』

旁邊的一個對淡綠色布低聲叫：

有個高個子弛緩地往前面跨了一步，對白鬍子老頭鞠個躬：

「老翁之言極是。但我有一言不得不為諸位告者，即我們弱大國需要一個英雄是也。唉，斯人不出，奈……奈……奈唱聖河。因此……因此……有一個愛國之英雄，我們便可以跟他去打強小國矣。不知各位愛國同胞高見以為如何。」

「極是，極是。」二十來個同胞同聲說。

於是大家——嘴也不動，身子也不動。臺下的觀眾都伸着頸子等臺上起點兒變化。

變化起在後臺——有個粗嗓子大叫着：

「大英雄艾國魂來了！大英雄艾國魂來了！大英雄艾國魂來了！」

接着打後臺走出八個人，手裏拿着手槍，馬刀。他們站定了好一會，就讓一條路給大英雄艾國魂走出來。

英雄上了場。臺上弱大國的百姓都喝采，臺下的觀眾也打雷似的拍着手。

扮這位英雄的是全校的足球隊長，身子又高又大，膀子有別人腿子那麼粗。趙國光覺得選上這

個學生當他的主角是再合式沒有。

所有的眼睛都釘在那大個子身上。導演在後臺輕輕地叫着：

「快站到桌子上，快站到桌子上。」

「哪裏有什麼桌子？」那位大英雄小聲兒說。

「真糟糕！」

兩個校役把一張方桌子抬上臺的時候，臺上的人已經靜默過七分鐘。

觀眾的腦袋正要不舒服地動起來，臺上那位大英雄艾國魂可跳上了桌子，伸出個食指在演說了。

「親愛的同胞呀，此何時乎！」他的食指指着臺下。「我們弱大國被外國如此之欺侮，被強小國如此之宰割，親愛的同胞呀，好苦呀好苦！因此我們主張大家同胞一齊趕快愛起國來，不愛國的人就是亡國奴，五分鐘熱度的也是亡國奴！我艾——艾——艾國魂！我發起了一個自衛會，大家要打強小國！大家速速跟我來，你們速速跟我來，不愛國的人就槍斃他！不打強小國的就槍斃他！我是華盛頓的後身，我是俾斯麥的後身，我是拿破倫的後身，我是……但不知各位同胞的高見以為如何。」

「贊成，贊成！」二十來個羣衆叫了起來。

「好，通過。」

這位艾國魂食指臨空着沉默了好一會兒。

羣衆裏面那個白鬍子老頭忽然往後臺走去。

趙國光先生在後臺裏着了急：

『不許走開，不許走開！』

『我要大便，實在漲得太急！』老頭兒停了步，敲起臉來低聲說。

『不許！你一走開——我就叫訓育處扣你品行分數……不准走！』

臺上那位扮大英雄的忽然就給驚醒了似地，猛可裏叫道：

『不許走！』

白鬍子老頭急了，大聲嚷着：

『我要拉屎。我肚子疼。我要瀉了。漲得什麼似的，你不能叫我拉在褲子裏……』

後面的提示人把嘴呀眼睛的都張得大大的。趙國光先生的臉成了灰色。前台的艾國魂咬一下牙，就臨時杜撰出一句台詞來：

『你走老子就揍死你！』

趙國光先生用拳頭在捶自己的腿：『這個戲演糟了，這個戲演糟了！』

他頭髮上冒着熱氣，他拿自己的帽子扇着。嘴唇一動一動地在嘟囔些什麼，連堆着汗顆的鼻尖牽動起來。他覺得……

『趙師爺，校長請你去！』一個校役走來恭恭敬敬地。

「我怎麼走得開！」

「校長說是萬巡視員吩咐的……」

「什麼！」趙國光先生跳了起來。馬上理一理領結。

怎麼岔戲演糟了要聽教訓麼？不然就是——那位大人物賞識上他的藝術。

他心臟差點沒翻出嘴裏來。可是他得鎮靜。他四面瞧了會兒，沒瞧見老陳。到了化裝室才知道老陳仆在桌子上打盹。

「老陳老陳……唉，要命……老陳，後台的事拜託你了，不必說。俺，我有點事去……老陳你醒了沒有，聽見沒有？」

「啊啊啊——哦哦……唔，你放心去好了。」

趙國光先生一掉臉就走，他一面在考慮一個問題：見了萬巡視員的時候——到底應該三鞠躬還是一鞠躬？

可是白操心還沒見着萬巡視員就被校長在半路裏截着。校長很快地告訴他：萬巡視員談起很愛看國技，因此演完新戲之後頂好叫學生表演點拳術給看看。

「那個……那個那個……這是我意思……你頂好馬上就預備起來……」

「國技」趙國光先生咬咬嘴唇——給汗醃得有股鹹味兒。「平常祇教過十二路潭腿，一套青

龍拳」

「這就行很好，唔。」

「不過不過——他們早就忘記了。」

「趕快練習練習。馬上。那個……對，來得及的。」

兩個匆匆忙忙地分了手。趙國光先生就祇好撇下了後台的事。

這時候後台正熱鬧着。女師那些表演跳舞的全到了。她們的跳舞教員跟這裏的庶務主任交涉着。請他撥一間屋子給她們上裝，她們不能跟男學生共一個化妝室。可是化妝室祇有一間，於是有一個女生就堵着嘴扭着身子：

「唷，唷！我們不表演了，看他們怎麼辦！」

「不要生氣不要生氣。」庶務主任笑嘻嘻地說。接着又挺溫和地請還我河山的演員讓出那間化妝室。因為演員們反正已經全裝好了，這是一二呢——女師的幾個人總是客人，得待她們客氣點兒。庶務主任說話向來是這麼有條有理的。

那位仆在桌上打盹的陳先生也給請了出去，他就又用八字步子疲倦地拖回自己臥室裏去，還不斷地打呵欠。他昨晚在他妹丈家裏打了一晚牌，覺老是睡不夠。

這麼一亂，嚴俊可忘了他那油印劇本丟在什麼地方。等着第二幕要開幕，可老找不着。

「怎麼辦怎麼辦，找不着：連誰先上場都不知道了……」

「你媽的！怎麼一回事呀！你！」

「你罵人！」嚴俊早已經煩躁得要跳起來，就更容易動火。

「罵你……連自己手裏的書都管不住——不該罵！」

「你配罵我！你……」

「呃呃呃，別耽誤了演戲！」別人勸着。「誰也不能怪……趕快想法子罷！再找一本來……」

「再找一本往哪找？我們那三冊劇本都在宿舍裏！」

外面保衛團的軍隊在奏樂，無錫景吹打了十五遍，台上還沒拉幕。

可是嚴俊到底找着了。他那本油印的書，他在化裝室門外挺有禮貌地請她們看看屋子裏有沒有，她們跳舞教員才打地下檢着，開開兩寸半寬的門縫塞給嚴俊。

「嗚呀，有了。謝天謝地！」

不過那本子一個銅釘也沒有了，一頁一頁的紙散亂着，有幾頁給踹得成了黑色。嚴俊就捧着這摞紙往佈景後面直奔。

「唔——拉開了幕，還是沒綠的布，還是一張桌子。」

英雄艾國魂和那八個拿手槍馬刀的上了場。他們靜靜地聽着嚴俊在後面提，他們就把提的台

1.5
9.8
11.0
8
9.60
33
2.88
9.6
2.9
11.5

詢在台上放大咬字的輕重和腔調也全是跟着嚴俊的。要是嚴俊偶然咳嗽一聲，演員也就大聲咳一下。

頂先開口的是那位英雄。

「現在大家都信仰我艾國魂了。那是如何的高興哦，高——高——高興哦。你們八位……八位……意以為如何。」

「會長呀，」那八個人一齊叫。『天下事大定矣。愛國同胞都加入——加入——咳！加入自衛會了。』

「會了，」——有一個說得慢了點兒。
那位英雄把胸脯挺出來，莊嚴着臉子。

「唉，想當初我們弱大國之同胞——自己打自己，自己破壞自己，如此之事，不勝枚舉。不——不勝備載。那是如何的糊塗哦……今我振臂一呼，同胞都信仰我艾國魂，便可以打強小國矣。這乃是——千載一時，千載一時，千載一時——時——他媽的下面看不清楚！」

台下那位萬巡視員輕輕敲一下眉毛，拿起一支煙來。
舞台上的九個人不言語，也不動。

忽然後台大聲響了起來——
「叮咚叮咚，叮咚！」

舞台上的九個人還是不言語，也不動。

又是甸、甸、甸、甸、甸、艾國魂到底開了口。

「啊呀，破聲隆隆，強小國進攻矣。我艾國魂誓死與你拚個你死我活。豈非——豈非——豈非破

聲……破聲……你們八位意下如何？」

「極是極是。極為贊成。」

沉默。

嚴俊在佈景後面急得想上吊。他這提示人簡直兼了導演，可是劇本上的字瞧不明白。要是讓演員們出了醜——他嚴俊可挨不起這頓揍，足球隊長那對拳頭不是玩意兒。

他不能老叫那九個人釘了樁子似地楞着呀。他把那捲紙亂翻着，汗滴到那些模糊的字上。一個不留神，濕着的那塊給搯了個窟窿。

又過六分多鐘，他找着了辦法：強小國的軍隊上場。

「嚴俊，我什麼時候上場呢，我？」

「你演什麼的？」

「賣國賊。」

在這捲紙裏翻着，怎麼也找不到賣國賊什麼時候上場。頁數全給弄亂了，第二幕的末了幾頁插

觀衆們的臉動了起來。這兒那兒都在小聲嘟囔着。

不知怎麼一來，這強小國的軍官在罵人似地吵着。吵呀吵的，忽然又對桌子下的艾國魂笑嘻嘻的——

「依我的辦法最好，我給你二十五萬。若不——若不——若——不——不依我，必致汝死地，必……必……咳呼！」

「惟命是聽。那是如何的快樂哦。」

「你務必聽令聽令……咳呼！你必須殺你們弱大國之人民，殺你們之……之……之……」

那位艾國魂還蹲在桌子下面，點着腦袋答：

「極是極是。從今而後，我遂為賣國賊矣。想我為賣國賊，當——當當——咳呼當……」

忽然提示人住了嘴，沒往下提。

「糟透！」嚴俊肚子裏叫。

他不管頁數，祇管往下念。這是強小國軍官和賣國賊的對話，可是演賣國賊的沒上場，他的台詞讓艾國魂說去了。他求救似地四面瞧瞧，勁抓住自己的衣襟。他那張皺着的臉發了青。

「怎麼辦怎麼辦，錯了糟透！」

戲總得往下演。台詞總得往下提。

這麼着演賣國賊的就一直默在後台沒上場，那脚色讓艾國魂演了下去。

台下的觀眾沒先那麼靜。這兒那兒的常有兩個三個三個腦袋擠在一堆談着什麼。

游縣長沒磕瓜子，祇把圍着大菜桌子的幾張臉瞧一轉。各人的臉有各人不同的顏色。李校長的頂紅，直紅到額子上，眼角在一動一動的。

放在萬巡視員面前的蛋糕什麼的還是沒動。這位大人物的腮巴上隆起一條筋，像在緊咬着什麼。有時候臉發白，有時候臉發灰。時不時跟旁邊的豐營長面對面瞧一眼。於是豐營長就咬咬嘴唇，把手插到袋子里去。

一個孤零零的蒼蠅在雜蛋糕上玩了一會，又飛到李校長鼻子上停着。李校長把牠扇開，就怕失了禮似地偷偷把眼睛睜那位大人物一下，一面在懊悔着——沒有把那劇本仔仔細細看一遍。他怕看台上，可是又不知道看着什麼好。他視線沒有地方可以給他擱。

舞台上放下了幕，軍樂隊又吹起小調子來。

後台裏可吵得厲害。演員們都圍住了嚴俊。

『怎麼回事呀？』

『我怎麼知道呢。』嚴俊苦着臉說。『我祇是照着這上面念的。』

那位大英雄把別人推開，擠到了嚴俊跟前。

「劇本上是這樣的麼？那個英雄做了賣國賊麼？」

嚴俊用袖子揩揩額頭，臉紅得像生牛肉：

「這上面的字看不明白，看不明白……」

「我就一直沒上場。」演賣國賊的叫。「裝得好好的，躲在後台裏，這算什麼！」

外面的六個樂手在使勁地吹打着，似乎催這第三幕快點動手。

觀眾也等得有點撐不住勁。要照往日的習慣——他們就得拍手頓腳。可是今天有大人物在這兒，來這麼一手似乎不大那個，就祇撮着嘴輕輕噓着。

誰也想着看來了這幕是怎麼回事。剛才是那位大英雄艾國魂做了賣國賊，話還沒說完就閉了

幕。這下面怎麼交代呀？

「你猜下面怎樣？」

「誰知道！」

「我們先不該拍手的。」

「噓，噓，噓！」

「噓，開幕了！」

開了幕台上的佈景和陳設還是老樣子。

沒人上場。後台在吵着。

『人齊了沒有？——快上台呀！』

這回是弱大國那二十來個老百姓先上場，可是不見了那白鬍子老頭。

『他呢？』

『拉屎去了，一直沒回來。』

『少他一個不要緊……快上台，你們！』

於是這些老百姓出了場。嚴俊又坐在淡綠色的布後面捉着他們，

『哈哈，快樂呀，快樂呀。我們弱大國之英雄出世矣。那是如何的快樂哦。』

『哈哈快樂呀，快樂呀。我們弱大國皆愛國，跟艾國魂英雄去打強小國……打強小國……咳！咳！』

『哈哈，快樂呀，快樂呀。但願——但願——但——但——但願……』

說話的人楞着沒往下說。觀眾看着他，他也看着觀眾。

突然他又大叫起來：

『但願大家加入自衛會，以……以……不是咳！咳！哦，羣策羣力，羣——羣！』

『同胞呀，這乃是衆志成城，快樂呀哈哈。』

二三十支槍就對着弱大國的老百姓。

全場靜悄悄的，顯然是觀衆都給那緊張的場面吸去了注意力。只有後面化裝室裏隱隱約約漏出了尖銳的笑聲吵聲。

「阿呀不好了！」台上那些弱大國老百姓叫。

「阿呀如何是好！」

「阿呀，想我輩手無寸鐵，如何是好。唉，那是如何的着急哦。」

「阿呀事急矣。看他們——看他們——咳呼！看他們支支槍對着我們，就要開槍矣。那是……那定……咳呼！不知各位同胞高見以為如何。」

「極是極是。」

「有理有理。」

對面強小國的軍隊還拿着槍——緊張地對着他們。

觀衆看看這羣老百姓，又看看敵國那隊軍隊，祇要那些槍動一動可就……

弱大國那羣人裏有個帶瓜皮帽的往前面踏出兩步，然後掉轉身子來對他同胞們鞠一個躬：

「親愛的同胞呀，彼橫蠻之強小國軍隊若開了槍——開了槍——我命休矣。事已萬急……萬急……萬萬急……十萬火急……請各位少安毋躁，要從容以……以……以……以……咳呼！據兄弟的

意思，以為我們可慢慢商量，再作道理。但不知各位高明以為如何。」

『贊成，贊成！』

『通過。』

那隊擎着槍的軍隊一動不動，等着對方慢慢商量。

『親愛的同胞呀，』帶瓜皮帽子的說。『現在兄弟有一妙策，不得不為諸位告者：即馬上去請我自衛會會長艾國魂先生親自出馬，率領我們，殺得強小國小鬼片甲不留是也。』

『極為贊成，極為贊成！』

『哈哈，想你強小國之小鬼末日到矣。』

『哈哈，我弱大國要滅你強小國……強小國……咳呼！』

『哈哈，那是如何的痛快哦。』

那強小國的軍官大叫起來：

『呸，不得妄自誇大……誇大……本大將獨不屑親自殺你們，你們……你們……咳呼！我命你貴國之賣國賊殺你們也可……賣國賊，速速出來！』

台上台下的人都瞧着後台。

『賣國賊速速出來！』——又喊一遍。

沒答。三分鐘之後：

「賣國賊速速出來！」

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

十分鐘過去了。於是十一分鐘，十二分鐘。

怎麼回事呀？

唔，這一場可有點問題。

「誰上場呢，這回？」演大英雄的那位足球隊長問。

嚴俊抓着腦頂——頭髮裏濕漉的全是汗。

「先是弄錯了的，」他皺着臉說。「這回再錯下去就太笑話，還是叫……叫……」

他四面瞧着找那原來是演賣國賊的那位同學。

那位賣國賊坐在一張三腳櫈上，拿一張皮紙在擦臉上的彩油。

「怎麼，你？」嚴俊沒命地揩着汗，壓着嗓子直嚷。「怎麼就下裝：這一場是……是……是……」

那個瞅他一眼，滿不在乎似的：

「用不着我上場末。」

「糟透！」嚴俊頓頓腳，就往大英雄跟前直奔。楞了會兒又跑過去，可是站也沒站定就又衝過來。

『怎麼辦怎麼辦，糟透呢，糟透！』

後台裏的人都楞着。前台上一個勁兒在催『賣國賊速速出來。』

『誰出場呢？』

『誰出場呢？』大英雄像應聲虫似的。

演賣國賊的往這邊瞧了會兒就走了過來，手裏拿那團皮紙打着手勢：

『我第二幕沒出場，這一幕當然不能出場。第二幕裏賣國賊是誰演的當然還是誰演。』

『那……那……咳，哼，那……』

『你想想上一幕是他，這一幕忽然換了個我，那才是個大笑話哩。』

『可是——可是——上一幕是弄錯的呀。』

『那有什麼辦法呢！』手一揚走了開去。

又楞了好會兒。

『還是我去！』那位足球隊長毅然決然地。『他的話對，這幕換了人那真是笑話……這沒辦法。』

我去！

『你去麼？』

可是嚴俊還沒答允，那個就去上了台。

可是嚴俊却放了心。

『是他自己要去的，出了笑話可不能怪我。』

於是他揩揩汗，又坐到淡綠色的布後面去提台詞。

那個強小國的軍官挺着肚子：

『賣國賊聽令！你去殺你們貴國之人民，不得有誤！』

『噓！』

台上動起槍刀來。後台的人拿棍子敲着板子，當做槍聲。

『好苦呀，好苦呀！』

『強小國之小鬼真可惱呀！』

『賣國賊真乃喪盡天良呀！』

這緊張的場面可還壓不住觀眾。有人走了開去。那位豐營長離開那張大菜桌，跟萬巡視員互相
瞧了一眼，就到最後排對一位軍官說了幾句什麼，走出了這裏。

許多腦袋動着，低聲談着話。萬巡視員和游縣長就靠得緊緊的在說着什麼事。

舞台上還在繼續那個場面。大英雄艾國魂和那軍隊站在一邊，對那邊的二十來個人揮動着刀
呀槍的。後台裏使勁在敲板子。

這要打到什麼時候為止？嚴俊可沒了主意。

這下面本來是趙國光先生自己認為頂精彩的地方。整齣戲的頂點也就在這裏。這位天才藝術家把這弄成個非常緊張的場面：先是強小國跟那賣國賊打弱大國的老百姓——許多傷的死的。於是在那十二萬分危急的時候，觀衆都給弄得挺憤怒的時候，嚇，大英雄艾國魂領兵來了。當然是打了勝仗。當然是——強小國求和，把槍去的地方還給了弱大國。還不算，另外還割了點地給他。然後科三聲萬歲——幕。

可是現在——

『糟透，演不下去了！』

演大英雄的錯成了賣國賊：叫誰去救呀？

台上已經打了二十多分鐘。

弱大國那羣人給打得一個個倒下去。在地上躺了好一會，瞧瞧沒別的下文，只好又爬起來，對方可還一個勁兒在開槍，就又裝着死。可是全躺下之後，別人還是不住手：沒一個活人還打誰？——就又爬起來。

這麼倒下又爬起——每個人總輪到了不止二十次。

看戲的人可不把這項點當作回事。他們想瞧瞧這下面怎麼發展，可是沒等着。

『怎麼回事呀，死了又活！』

『為什麼打不累的？』

有幾個人嘴裏噓着，輕輕頓着腳。

『走罷。』

『看看下面罷。』

『要是一直打下去呢……走罷，明天再來看也不遲。』

走了不少的人。

大菜桌子邊也少了兩個人，萬巡視員和游縣長。下面還有國技也不看，甚至於——連女學生的跳舞都不看。

台上還在開槍，死過二十幾次人們又活了過來——爬起身來讓別人打。

觀眾發見那位大人物不在這兒，他們就放心地拍手頓腳，嘴裏也大聲噓着叫着。

李校長那雙腿彷彿是跟一個鬼失鬼在換了一付，一會兒闖到這裏，一會兒闖到那裏。整個身子都發紅，連眼珠也塗上了血絲。他想到萬巡視員，五臟六腑就那麼一蕩。

『那個……那個那個……他不高興了麼，他……他……那個那個……』
說是跟縣長去有點兒事當然是託詞。

「陳先生呢？走了麼……這位仁兄……戲演得怎樣？嚴俊，你是不是在……」

「趙先生這不能怪我，這個……這個……咳，哼，這個……」

那位大導演等着嚴俊的下文，可是這小伙子祇拿袖子沒命地揩着臉上的汗。

「嚴俊，到底怎樣？出色不出色？」

嚴俊沒開口，那邊化裝室裏可開了口：那些女學生在吵着叫着，聲音裏帶着哭腔——一聽就知道是出了一個了不起的大悲劇。

這邊的人就緊張地沉默着聽着。

「簡直是看我們不起！看我們不起！」

「唉，這真是一樁極其不幸的事！」——跳舞教員的聲音。「我們一片熱誠，趕到這裏來預備表演，萬巡視員說也不說一聲就走了。這不但是你們的不幸，也是我的不幸，也就是——也就是本校的不幸。現在我們當然不用表演了，你們也……你們也……」

「我受不了他那種……那種……」

有幾個似乎打算要哭一場。

趙國光先生聽了會兒，又想到了自己的戲劇。他把那翻落的黑襪子拉上來，把臉對着嚴俊。

「我這劇本是理想派兼未來派，也就是愛國派的，不必說。噫，那個——那個——那個——那個到底好

不好，那個……」他這裏拚命在記一個術語，結里結巴說了老半天才想了起來：「噲，唔，那個——那個——效果有沒有效果？」

那個一下子摸不着頭腦，就隨嘴說：

「效果……效果……咳，唔，效果當然總有點兒的。」

「唔，效果當然總有一點兒的。」

於是這師範學校忽然被軍隊包圍了起來，抓走了一些人。李校長，趙國光先生，還我河山的演員們。

全校給搜了一遍，又第二批抓走了些教員學生——都是留長頭髮的人。女師也給搜了一遍，跟男師的正相反。全校祇有一個教員和兩個學生剪了髮的，就帶走了這三個。

趙國光先生眼珠成了紫色，襯衫上的汗也更多，嘴唇老顫着。

「這是——這是這是——什麼道理呢，什麼……噲，噲……我是……我是……我是……」

萬巡視員可沒那回事似的，在靜靜地等着大帥的回電。他打過一個電報到省裏給大帥，詳細細把歡迎會的情形敘述了一下。他想到大帥準得親自回電，還得嘉獎幾句——表示以後更信任他。

回電在半夜兩點多鐘就接到，不過是督署的軍法處長拍的。關於大帥的話祇有這幾句：「奉帥座密諭：着將趙國光等六十七名解省，交軍法處嚴辦……」

· 選自移行 ·

最後列車

都市在喘息，大地的脈搏在急跳。

臭虫似的鐵甲車，榴霰彈，四十二生的礮口，轟炸機。殖民地民族的血與肉，驕傲的旗，那圖樣像隻橫剖面的鹽鴨蛋。

六工廠門口有十來個大字：

『……………入……………射殺……………』

中間夾着些三點水，人傍一豎帶一點，那些個怪字。

大街上堆着尸。溝渠裏滾着血。風挾着血腥溜到每個城市，每個鄉村。老百姓預備逃。老總們的臉，
翻着。

『媽勒巴子咱們幹麼不跟鬼子幹一傢伙！』

『你不幹他幹北大營的弟兄可不是全給打了乾！』

『操你哥哥，這回瀋陽的老百姓死得可不善。』

他們知道世界上有些好人，也有些壞蛋。可是他們並不憤怒。願自己都來不及，誰有這閒心，為
別人生氣！

「鬼子還得上咱們這兒來哩。老疙瘩（註）你信不信？」

老疙瘩開槍似地一口唾沫吐到了牆上，慢慢往下流，像條虫涎。

「唔來。」

鬼子準得上這兒來，這兒離瀋陽不過二百多里。

「老趙你怕麼？」

「怕操你哥哥，老子不是什麼小舅子，怕烏。小舅子才怕哩。」

這天晚上刮風，刮起的沙子差不離有鷄蛋那麼大。

「哩，刮風啦……聽說鬼子抄了幾萬萬兩金子去他姐兒的，幾萬萬兩！」

「梁桂堂說話老上氣不接下氣的，」老趙磕睡着聲音。

「老趙你要是有那麼些金子你先幹什麼……明兒得下雪……嘿，風刮得不善……老趙，他們

那麼些個金子哪兒來的，你說？」

老趙可呼啦呼啦睡着了。

半夜，突然吹緊急集合號。

（註）大爺，二爺，於是老疙瘩，最小的那位，猶「桃園三結義」之張飛三爺也。

「怎麼啦？」

大家一個勁兒起了床：這成了種本能了。

號聲給風刮得一高一低。

「什麼時候？」

「誰知道！」

「三點鐘吧。」

「媽糟糕！」

他們罵是罵着，可是半夜裏行軍並不算回事。

風刮得臉子疼：不知道是因為沙子打着疼，還是因為冷。手沒有知覺。腿子發麻。手跟腳都不是自己的東西了。

又吹號。顫着個嗓子叫口令。做夢似地怎樣一來，大家把腿子抬起來走。

「操你哥哥，別蹣着老子腳。」

什麼全瞧不見。脚步声。身上懸燈似地掛着那些撈什子叮冬叮冬響。急促的呼吸。你這兒要是不用耳朵，你就得落了隊伍，也許你一個人會走到火星上去。他媽的誰還認得路！天更黑了，黑得空氣都凝成了固體，你嘴一張就得咬下一塊空氣來。

『老疙瘩，咱們給誰打敗了？』

『打敗了？』那個不耐煩地。

『不打敗幹麼半晚上退兵？』

另外一個人插了進來：

『怕鬼子兵。』

『老趙麼……幹麼站住了？』

『不知道。』

『有誰掉了鞋。』

他們聽見前面有跑步的聲音，他們也就跑着。

『Hey，別推！』

誰也不知道推着了誰：跑着跑着，忽然胸脯子就撞着別人的背脊了。前面那麽一歲，後面才恢復了常步。

到天快亮的時候，他們到了個小鎮的車站上。車站給這一團人的腳擠得滿滿的。

每個人鼻孔耳朵全被沙土塞住。要是有人牙齒碰牙齒，你老遠地就得聽見他嚼着沙子響。格拉格拉地像吃小米。

站裏沒有車，全給退却的軍隊搬走完了。

團長跟營長們跟些參謀什麼的，坐在站長室，弄些什麼在燒着。

『前面的車子怎麼啦？』團長皺着眉問站長，臉子興奮得成了白色。

『朝好了就開。』

『要多少時候？』

『開了車，三十四分鐘可以到。』

團長還想問什麼，可是沒說出來，只咕嚕了一句：『妨妨礙！』

營長們跟那些參謀張着空洞的眼，瞧瞧那矮個兒的站長，又瞧瞧那野牛般一大胚的團長。要是在往日，他們也許得暗笑站長的矮，可是這時候誰也沒這心情。他們神經脆得可以敲響，隨便怎麼一來就得斷的。外面的風聲老叫他們想像到是大批的軍隊跟臭虫似的鐵甲車——車上畫個鹽鴨蛋黃。

那位團長把他那大胚軀體在屋子裏移來移去。腦袋俯着，在賞鑒自己那對八字腳……

『怎麼啦！』

誰的呼吸都給停止，血也給凝住。

『老百姓的屋倒了。』

『妨妨雄！』報復地罵了一句，又輕鬆地踱了起來。

屋子裏的人沉默着，有種不幸的預感在他們肚子裏跳動。過不一會兒團長又問站長，車子幹麼還不開來。

『再打個電話去問問看，車子怎麼着。』

老實說，定得上車，而且車子進了關內，才有把握說：『死不了。』

可是見了鬼，車子老不來。

團長肚子裏滴溜着，幹麼上面偏偏揀這麼刮風的一天，下命退却，幹麼一到站就聽見倒屋子的事？妨妨雄的可彀扭許是個什麼預兆。

他停住步子，獨白着：

『倒得好，倒得好，活該！』

別人都把眼睛裏裝上了『？』，瞧着他，可不敢問他。

接着團長又來一句——

『九月裏就那麼冷！』

團長是山東人，山東沒關外那麼冷。

站長室外面那些弟兄們在嘈雜着。團長想叫他們別吵。可是又想聽聽他們談些什麼。可是聽不明白。屋子裏沉默着。團長聽聽鐘。

『幹麼車子還不來……貽誤軍機，妨礙……再打電話……叫他們別吵！』

弟兄們漸漸閉住嘴，像一陣風慢慢地遠去。他們也小心地聽着不知哪間屋子裏的電話。他們知道全團的性命全掛在這電話上。

『車怎麼還不來？』低聲的問。

沒答的。

『操你哥哥。還是調車調了那麼些時候！』

『老是退媽勒巴子退到這兒等車。』

『幹麼不打？』

『誰知道。許是捨不得打……梁桂堂給你爺爺抽一口。』

梁桂堂把抽着的煙捲給了那個。

『只許抽一口……小舅子幫小舅子，還打……抄去幾萬萬金子，兩萬萬還是三萬萬，老趙？』

老趙用手把臉子抹了一下。

『誰知道。反正夠發五百年的餉。可是咱們一子兒也沒撈着他媽的倒送給了鬼子。反正什麼全』

送給鬼子得啦。一面送，一面要咱們別打，反正鬼子只殺老百姓。」

「是啊，你瞧咱們聯主席，他可沒給打壞。」

他們談着，像談到秦檜似地生着氣。只是生生氣，沒有別的，因為秦檜跟他們沒什麼直接關係。他們背靠背坐在地上，睫毛跟眉毛上堆着沙土，像花上釘着的朝露。

梁桂堂揉着眼，可把手上的沙揉進了眼裏，越揉越蹩扭，娘們兒似地淌下了淚水。他使勁雲着眼，小着嗓子問：

「現在咱們聯主席在哪兒？」

「聽說做了鬼子的官。」

「媽糕操，他們到哪兒都有官兒做，有子兒賺……得啦，老疙瘩，你抽狗了沒？」

從老疙瘩手裏搶下那截煙捲，弄熄了裝到自己口袋裏。

老趙閉上眼。老趙是怎麼也睡不夠的。

「他媽的火車要多蹩來？」

這個等待可真蹩扭。誰也想不到別的，只望着車子快點來，得在車上好睡。他媽一覺，他們都幻想這掛火車有幾十輛，是有板凳的三等車，有盒子似的貨車。他們忘了那沒遮沒蓋的煤車。

梁桂堂想着二萬萬還不知是三萬萬的金子，想着老疙瘩說的北大營的三個營長對弟兄們跪

着的事——他有點信不過。

「老疙瘩，你說的真跪着麼？」

「什麼？」

「北大營的營長。」

「唔。」

「嘿，跪着。」

老疙瘩伸個懶腰，滿不在乎地說：

「事情關緊扭啦，管不着官長不官長，不跪怎麼着。」

又伸第二個懶腰：

「弟兄要打，上面有命令不叫打。營長怕違抗命令也得給斃了，當然只得對弟兄跪着叫別打，服從命令。」

另外有個磕睡的聲音插了進來：

「孫你哥哥，可是三營弟兄還是給鬼子打了靴。反正總是死打也死，不打也……不打也死……
孫你哥哥！」

他們便談着打不打的事。老疙瘩說要是他早打了。老疙瘩那勁兒很像在談一齣戲。

「幹麼不打？」梁桂堂問。

沒人答。梁桂堂。梁桂堂就咕嚕了一句：

「車子還不來！」

大家又聽見電話響。怎麼着，前面一站已把車子開來了吧。可是並沒。

所有的人都打寒噤似地一冷。大家望車子來，可是老不來。他們疲倦，可又興奮。他們這回沒開過一槍，沒砍殺一回，可是都有吃了敗仗樣的心情。那麼緊急命令退却，半夜裏喝着風沙跑腿，那麼急地等車子來。

車子直到這時候還見不着影子。

「操你祖宗，前面上車子總不止一掛，隨便開一掛來不就得了麼。」

有幾個弟兄沿着鐵路往北走，聽着，瞧着，又伏到鐵軌上去聽，雖然自己也知道這是傻玩惹兒。

「來了沒？」

「沒。」

於是又去第二次。

團長是把心提得高高地放不下來，嘴裏老迸出『妨妨礙礙』，肚子裏想槍斃了這矮站長。

『來了沒？』

『沒。』

這是第十來次聽鐵軌了。沒勁兒地問，沒勁兒地答，彷彿問這『來了沒』只是應應景的。大家這麼急盼車子來，可是因為他們有點兒怕？

不是怕。只是事前一點不知道，突然地要在半晚上行軍，一口氣走到這車站，忙亂得使人沒工夫去想下一秒鐘的事，也沒工夫去理解這整個的事件。這麼急急忙忙一來，把他們的世界縮小了，他們只能想到目前的事，等車子來。他們連憤怒的時間都沒有。他們像做夢似地在號聲和口令下面活動。他們不知道自己在活動着些什麼，也從沒想要去知道。現在他們在幹麼？在等火車？等火車就只是等火車。他們只望火車馬上就來。

『媽糕操，還不來！』

大家都像老趙似的疲倦，眼皮老要掉下來。他們都半睡半醒地，只當自己是吃了敗仗，跟從前敗了一樣，連夜地奔，擠上火車，遲點兒就得沒命。現在正是這麼個勁兒。於是本能都彷彿覺得後面敵人正追着，在喊殺，說不定一會兒就追到車站裏來，他們也許得全給……

他媽的火車若沒影子。

那幾個傻瓜又把耳朵貼到鐵軌上去聽了個什麼七八次。別人懶得再張嘴問，只用眼睛向他們

探消息。他們老是搖腦袋。

『究竟怎麼岔？』

『媽勒巴子！』

他們想站長室裏烤着火的那些人也許知道怎麼岔，他們眼釘着站長室門，似乎希望跑出個把人來告訴他們。

『他媽的你爺爺屁股都坐麻啦，』老疙瘩慢慢站起來。『可壞啦，腿子也麻。啊呀，這可麻得不善。』

老疙瘩一個手扶到老趙背上。老趙給嚇醒了。

『怎麼啦！』

老疙瘩把腿子伸伸，把手指彎彎，可是手指不聽話，手指僵得不能動。

『煙。』

梁桂堂懶懶地掏煙給他。

『你先抽着罷……他姐兒的，車子也許還得等六十年……』

突然——東一堆西一堆地浪起急促的低語，每個人都繃着一張恐怖的脸子。額上有塊大青疤的老李，在人堆裏奔來奔去，告訴一些什麼消息。

「田。老李，什麼毛病？」

「毀啦！」

「什麼毀啦？」大家的瞌睡醒了一半。

老李把腦袋俯下來，用了壓着的小聲說：

「前面站上就只一掛車子啦，只有……」

「為什麼？」

「為什麼，其餘全給鬼子扣去啦！」

「全給鬼子扣去！」——其實這句話下面只用一個感歎符號是不夠的，要描出他們的語氣跟臉部上的蹙扭，即使用一百四十四個感歎符號也不嫌多。

他們幾十隻眼睛全釘着老李，像要把老李吞下去。

「就只有一掛車子？」又問。

「是啊。」

跟着來了沉默。

老李的話總有點兒來由。老李雖然有那麼塊大青疤，人可不壞，不胡說八道……老李是順風耳，又是千里眼，豈在關外，可是爪哇國的事他都知道。

老李跑了開去，幾十隻眼睛送着他跑開去。他們相信老李。

「操你姥姥，車子給鬼子扣去啦，只有一掛車子！你姥姥，咱們……」

「媽糕，咱們幹一傢伙！」老趙張大一雙眼，盛睡不知道逃到了哪裏了。

「幹麼叫咱們退？咱們……」

他們陡然一下子記起他們並不是打了敗仗，敵人的烏影子也沒見着的就退了。他們幹麼奔到這兒來等他媽的火車？

老趙臉發紫，把說過的話又說了一遍：

「反正總是死，打也死，不打也死……頂好現在鬼子就來，操你哥哥，咱們幹！」

「小舅子不叫幹怎麼辦？」梁桂堂試探地問。可是馬上又覺得問錯了。

「傻瓜！有誰罵梁桂堂，梁桂堂那句話可問得傻。想要告訴梁桂堂一點理由什麼的，可是只心裏知道，嘴裏說不出。」

老疙瘩也同樣感到，他可拚命地想解釋出來：

「小舅子是……小舅子可什麼可……你瞧瞧，咱們是……咱們是……操你哥哥，咱們……」

操你哥哥，還是說不出。老疙瘩就狠狠地吐口唾沫，連嘴裏的沙也吐了些出來。

「不幹鬼子，咱們活不了！」

『咱們幹』梁桂堂改了口。『弟兄要是齊心，管他什麼小舅子叫不叫幹，咱們幹咱們的。』
他們現在有了同樣高低的血壓，有了同樣急促的呼吸，有種同樣燙燙的東西在他們肚子裏作怪。他們覺得這些事不只是別人的事，世界上的那些個好人，那些壞蛋，都跟自己有點直接的關係，對這全是自己的事。

『媽勒巴子小舅子跟鬼子是打通一氣的，他們做鬼子的官，一樣的抽，嗚，撈子兒，他們……』
『Hey!』撮着嘴指指站長室。

『怕他!』

幾十雙眼睛不約而同地釘着了站長室的門。

站長室裏的人似乎沒工夫管到弟兄們的談話。團長像在澡堂裏似地感到氣悶，嘴裏反復着句話：

『妨妨雄，就只一掛車子!』

他咬着嘴唇，咬得嘴唇發白。

『扣車子……日本人……就只一掛車子。』

打了個寒噤，他老覺得今天是個壞日子。他拚命去記着今天是幾月幾日，星期幾。在肚子裏又老念着這個鎮名。怎麼，他準得在今天死去麼？這是怎麼回事？這一輩子，一點福也沒享着就死啦!

風更大了，刮得這車站左右地幌。

團長站起又坐下，坐下又站起。他耳比往日尖，眼也比往日亮：這可苦壞了他，動不動他就得想到有些什麼蹩扭要來。他瞧瞧其餘的人，其餘的人沉默着，在痛苦地等着什麼：可不一定是等火車風裏面只要夾一點什麼別的聲響，他們就得送出一句話。

『來啦！』

他們都彷彿瞧見一些人拿四十、二生的砲口對着他們，從那張黑嘴裏吐出個寶塔似的紅東西，那可完了。不過也許像七劍十三俠裏所說的差不離，剛到極危險時候有了救星，譬如他們剛追到那掛火車就來了。

可是那掛火車老不來。

『我可就這麼完了麼，妨妨雄？』團長咕嚕着。就這麼完了可真不甘心。有許多事他都沒做成功。要阻旅長沃陞，要在青島買塊地皮沒買，賽芙蓉的身價要給沒給。這是三樁大的。還有幾百件小事，茲從略。

『幹麼火車還不來，出了岔誰擔當，妨妨雄？』

外面弟兄老在哇啦哇啦，團長心煩得想把自己的腦袋挖破。他努力想抹去那些蹩扭的幻想，可是辦不到。許多眼張着，許多耳豎着……

砰!! 嘩啦!!

房裏的人跳了起來。

『來啦!』閃電似地瞥一下這句話。

房外的人聲突然寂靜下來。

一秒鐘後團長想起他該做什麼。他飛似地奔到房門口。

『什麼事?』啞着嗓子尖叫。

沉默。

『報告窗子給打下了。』

『窗子給打下了!誰?』

『風刮的。』

『奶奶雄!』

團長還站在門口，似乎還打算說什麼，可是只站了會兒就跑了進去，喘着氣。窗子假如是個人，那不用說，當然是『奶奶雄，槍斃你!』

他腿子像發癱子似地抖索，手抓個拳頭，手是冰冷的。

『聽!』一位參謀壓着嗓子叫。

團長張了雙紅眼注意地聽。

風捲來了一些不幸的聲音，許多人的腳步響，叫哭。

房裏的人面對面傻瞧着。

聲音越來越近。

「誰？」團長尖聲問。

嘩——像潮似地，一批難民沒命地向車站裏擠了進來。

他們一瞧見滿車站的老總，都楞住了。可是他們也得趕火車。他們躊躇了一下才擁到車室跟月台上。

梁桂堂他們吃了一驚：他們當是自己的家裏人跑來了，這裏面說不定有他們自己的媽，爹，自己的媳婦兒。

「老鄉，你們打哪兒來的？」

老鄉們頃聲吵着回答，一句也聽不明白。娘們兒的淚水在臉上沙土堆裏開了兩道河。孩子們恐怖地哭着。

老疙瘩吐了口唾沫站起來：

「操你哥哥。老鄉你們坐。」

一個四十歲上下的娘們兒一把拖住老疙瘩：

「老總，你瞧見我們大虎兒沒？……大虎兒有這麼高……誰也不知道大虎兒上哪兒去了……」

……

「老總，可有沒有車？」

「走了三天三晚啦，一點兒也……」

「弟兄們可動了火。」

「不幹一傢伙活不了：他們不幹咱們幹！」

他們都想到了他自己的往日：往日他們像面前的老鄉們一樣，一有什麼岔，總第一個臨到他們身上。

「媽糕操，鬼子軍隊打來只是咱們死。」

「鬼子打了天下，小舅子還是有子兒撈咱們可沒活的。」

梁桂堂插進來：

「小舅子不肯打就是為的這個。」

「小舅子發他姐兒的洋財，咱們可給打了乾。」

「瞧瞧老百姓，不也全給鬼子打了乾？」

『苦的是咱們』

『幹一傢伙』

老鄉們拚命地瞧着弟兄們，恨不得把弟兄們一個個撲抱一下，哭他媽一場。他們也像弟兄們一樣，臉上滿是土，腳跟手是麻木的，拿手到有光的地方一照，沒有血色，只有灰色，還有點透明，像一塊翳玻璃。

『全家給燒了……鬼子殺人像割高粱似的，』咬着牙說。

『那些個血呀……』

『我們大虎兒你瞧見沒有……誰也不知道……』

電話鈴忽然急促地叫了起來……

『喂……喂……』

『什麼，？』

團長咆哮着：

『叫他們別吵！誰再吵就槍斃他！』

大家閉了嘴。

『喂，喂，什麼！』喘得上氣不接下氣地問。

弟兄們都用了全付精神瞧着站長室。

電話裏急促地尖聲說着：

『你們要趕快退！——趕快……那列車被日本軍隊佔去了……我們這裏……』

『什麼！』聽電話的人一跳，幾乎把耳機摔到了地上。

『我們這裏只有一列車，給日本軍隊……』

『什麼！』除了這兩個字再也沒別的話可說了。

『你們要趕快退！日本軍隊正向你們那兒開……趕快退！』

『什麼！』

電話裏沒了回答。

一陣難堪的靜寂。

團長差點兒沒暈倒。沉默了不過一秒鐘，團長用了種不像人類的嗓子叫：

『趕快退！』

接着帶種反抗性的沉默。

『咱們不退！』

『咱們要打！』

「誰說的!？」團長獅子似地吼着。「是誰……誰敢違抗命令!……」團長掏出了手槍，眼珠紅得發紫，臉發青，營長們也全把手槍抓在手裏。難民們都縮成一團，連逃都不敢逃。娘們兒發抖。

弟兄們本能地去拿了自己的槍。

「集合!」團長叫。

號兵迎着風吹集合號。

「咱們不走!」

誰說了這麼一句，大家就又吵起來。

「幹一傢伙!」

「幹也死，不幹也死，咱們幹!」

團長拿手槍口對着弟兄們，左右地移動。眼睛突出，眉皺着，腰有點彎，視線像手槍口似地向弟兄們掃來掃去。

「誰說的?……這話誰說的……」

黑臉子的劉連長跑到團長跟前。

「報告：士兵不肯退!」

「誰不肯退？」團長噴着唾沫星子。

「全體。」

「奶奶的，你這連長烏用！」——拍！一槍，劉連長胸部給打穿了。難民裏面的娘們兒失聲尖叫了出來。男子們兩手抱着腦袋。

老趙大叫：

「咱們反正活不了，幹了小舅子再跟……」

拍！——老趙倒在血泊裏。這槍是一個營長放的。

「操你哥哥，着！」老疙瘩舉起步槍對那營長就是一槍，打個着。

團長正預備要把槍口對着老疙瘩，可是高排長已經向他撲了過去。團長的槍掉落了地。高排長左手沒命地又着團長的賴子。

弟兄們一奔就擁了上去。

還有位營長想溜，才跨了兩步就給拖了口氣。

「幹了他小舅子！」

「鬼子的火車就得來了，準備！」

「砍樹砍樹！——做障礙物！」

「大家準備……他姐兒的幹他一傢伙！」

「工兵連，工兵連……」

「炸鐵路……」

「老鄉，快走！」

「反正跑不了，咱們也幹……」

「不行不行，快走……娘們兒快走，操你哥哥，不是玩惹賬……」

「咱們也幹……娘們兒可得快走……」

他們緊緊抓住槍，躲在砍倒的樹後面。他們忘了風沙，忘了瞌睡。他們靜靜地等着敵人的列車來。他們第一次了解這「敵人」兩個字的意義。

「媽糕操，來啦！」

……拍拍拍拍……

於是開始……

蜜 蜂

姊姊，今天你的信來了。恰巧我就跟王寅生回來了。

王寅生就是虎哥。王寅生比我大兩歲。王寅生就十三歲了。還有陳福泉也是十三歲。陳福泉就是小和尚。

姊姊，你叫我把天天的事都寫信給你，我要聽你的話了。我恰巧就寫信給你了。我回了家放了書包，我就去小使。我小過了使，恰巧我就來寫信了。

現在我們要儲蓄了。方老師說一個人儲過了蓄，一個人就是好人了。方老師寫了兩個字：「儉德」——這兩個字真難寫呀。

方老師說：

「一個人總要有儉德。日本有個大副翁，有許多許多的錢。有人問他：『你怎樣副起來的？』他說：『我是儲蓄起來的。』錢不要亂花，把錢存起來，就是儉德。」

恰巧方老師就說：我們要半一個儉德會了。我們大家一個星期要存幾個錢，過了幾十年幾百年就很副了。方老師說：

「你們贊成不贊成？」

「我贊成。」

「贊成！」

「方老師，我不贊成。」

「爲什麼不贊成？」

「我沒有錢，媽不給我錢。」

「你對你母親說，儲蓄是很好的事情。一個人總要有儉德。你家裏錢少，你可少儲蓄一點。」

我跟王寅生跟陳福泉一個星期存一個同子。昨天恰巧我跟王寅生跟陳福泉就拿一個同子去儉德了。我儉過了德我真快活呀。姊姊你儉過德沒有？方老師說一個人總要儉一點德的。儉過了德就是好人了。岳飛一定儉過德的。

馬俊跟莊克襄說：

「他們一個星期只存一個同子，他們真丟面。我們一個星期存四毛錢哩，不是麼？」

馬俊就是鷄屁股。馬俊頂壞。虎哥說馬俊一天要舐一次莊克襄的屁股。莊克襄是大頭鬼。莊克襄恰巧就說道：

「我們一個星期存四毛錢。他們一個星期只存一個同子。我爸爸給我存了三千塊錢哩。」
王寅生就叫起來了。

「不希汗，不希汗！」

「你們沒有錢。你們……」

馬俊牽住大頭鬼的手：

「我們還有氣車哩，不是麼。氣車走起來像跑一樣。」

我恰巧就說道：

「馬俊毆大頭鬼的屁股。」

大頭鬼爸爸頂壞。大頭鬼的爸爸就是老大頭鬼。大頭鬼的爸爸就是蜜蜂老板。大頭鬼的爸爸的

蜜蜂吃我們的稻漿。

王寅生巴的跳到椅子上：

「大頭鬼家裏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打倒意大利蜜蜂！」

「哼，你打不倒。我們有一萬二千箱意大利蜜蜂。我們在上海有三個氣車。」

說呀說的陳福泉就巴的跳過來了。陳福泉跑過來就說道：

「我們也有屁車。我們有一百個一千個一萬個屁車。我們的屁車是裝大頭鬼裝狗用的。」

「我們的屁車還裝老大頭鬼。」虎哥說。

恰巧大家就哇啦哇啦叫起來了。

「還裝老大頭鬼，還裝鷄屁股的爸爸。」

「裝老大頭鬼，裝蜜蜂老板。」

叫呀叫的黑牛就跑進來了。黑牛比我們大，黑牛比我們高兩級。黑牛就跑到講臺上去了。

「大頭鬼的爸爸養意大利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我們打倒大頭鬼。」

「打倒大頭鬼！」

大頭鬼說：

「你們敢！」

鷄屁股跟大頭鬼說道：

「我們叫鮮長抓他們！」

「我爸爸跟鮮長是好朋友。我爸爸叫鮮長抓你們爸爸。我爸爸有一萬二千箱意大利蜜蜂！」

「你們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打倒意大利蜜蜂！」

「打倒大頭鬼！」

「打倒鷄屁股的爸爸，鷄屁股的爸爸是老鷄屁股。老鷄屁股在振華養蜂場做事，他是那老大頭鬼的。」

鬼的。

王寅生叫道：

「老鷄屁股被老大頭鬼的屁股呀。」

黑牛恰巧就在黑板上各落各落寫起來了。

打倒一切大頭鬼

黑牛敬書

恰巧我們就叫起來了。

「打倒一切大頭鬼！」

打過了倒我們就哇哇唱起來了。

「大頭鬼

喝涼水：

扳倒缸

軋壞腿！」

唱呀唱的我就去小便起來。小過了便我就回來了。後來方老師來了。方老師說：

「你們以後不准說打倒莊克襄的父親。他的父親是很好的人，他這種蜜蜂的十業是要提倡的。他養蜜蜂很有成績。」

「他們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

「振華養蜂場本來在九里松。九里松靠着田，是要吃稻漿的。現在牠搬和尚橋去了，怎麼還會吃稻漿。」

「我哥哥說蜜蜂現在還是吃我的稻漿。」

「好了好了，不准多說了。」

方老師頂壞。方老師和大頭鬼。我們不愛方老師。我們恰巧愛羅老師。聽說羅老師要跟徐老師結婚了。徐老師和恰巧到青倒去了。徐老師和恰巧後天就要回學校來了。

方老師說意大利蜜蜂是頂好的蜜蜂。我們大家就說意大利蜜蜂是頂壞，頂壞頂壞，是最最不好的蜜蜂。方老師說意大利是個很大的國。姊姊，意大利很大麼——有沒有五里路？大意大利比北京，比江蘇，比和尚橋都大麼？方老師說意大利現在有個大英雄。姊姊，大英雄是不是就是梅蘭芳？

說呀說的我們就上體操了。下了課我就回家了。我恰巧就看見田上有許多蜜蜂。大頭鬼的蜜蜂又來吃我們的稻漿了。

古時候振華養蜂場在九里松，大頭鬼的蜜蜂恰巧就吃我們的稻漿了。古時候恰巧爸爸跟哥哥

跟大家的爸爸哥哥跟羅老師跟徐老師跟師範生跟許多許多人，一千一萬個人，到鮮長牙門那裏請
怒，要振華養蜂場搬走。請呀請的振華養蜂場就不在九里松了，恰巧振華養蜂場就搬到和尚橋了。現
在大頭鬼的蜜蜂又來吃稻漿了。

爸爸跟哥哥說：

「今年又糟了，糕稻漿一吃完，我們全家就完了。完不了租，四太爺又得叫老磨來必我們了。」

哥哥咬咬嘴唇：

「一定要想法子。」

「蜜蜂搬到和尚橋還是不行，蜜蜂還是吃稻漿。」

說呀說的松伯伯來了。松伯伯是虎哥的爸爸。他們就談起來了，恰巧就談到蜜蜂了。恰巧二哥就
叫我睡了。

不寫了。我要小便去了。小過使我就要睡了。姊姊你也早點睡呀。

第二信

姊姊。今天徐老師回來了，我真快活呀。我們大家叫道：

「歡迎徐老師！歡迎徐老師！」

徐老師比古時候更美麗了。徐老師真像姊姊，所以徐老師是姊姊的好朋友。徐老師愛我，恰巧徐老師就送我六雙東西了。這是有用的東西——這個字我寫不出。這東西是長的，給腳穿的，是黑的，不是鞋子。姊姊你知道麼？我再說一扁長的，黑的，給腳穿的，不是鞋子。

大頭鬼跟鷄屁股沒有那雙東西。徐老師不愛大頭鬼跟鷄屁股，徐老師不送給大頭鬼跟鷄屁股那雙東西。

大頭鬼說：

「這有什麼希汗，我姊姊有一百雙。我姊姊有絲的。」

我道：

「你姊姊有死的。我有活的。」

陳福泉恰巧把一個手舉起來了：

「大頭鬼家裏的東西都是死的。大頭鬼家裏的蜜蜂也得死的，我們的谷子就好了。」

「我們殺死大頭鬼的蜜蜂！」

「你敢！」大頭鬼說。「馬俊，他們不敢。對不對？」

鷄屁股就把頭靠大頭鬼耳朵上去了。靠呀靠的鷄屁股就說道：

「我們叫鮮長抓他們！」

大頭鬼恰巧就要哭了。雞屁股對大頭鬼說：

「我們不要理他們。我們走罷。」

大頭鬼不理雞屁股。

雞屁股恰巧又說：

「他們都是壞人。我們叫鮮長抓他們。我們家裏有一萬二千箱意大利蜜蜂哩。」

大頭鬼道：

「羞呀，意大利蜜蜂是你家裏的麼？意大利蜜蜂是我爸爸的。」

「你不跟我好了麼？」

「羞！」

黑牛巴的巴的跑來了。黑牛恰巧就說：

「羞呀，羞呀，馬屁股拍不上給馬打一腳。」

我們大家恰巧就叫起來了：

「羞呀！羞呀！」

「啊呀，羞呀！」

「哈哈，羞死了！一二三！」

「一面羞，

兩面羞，

中間一根老骨頭。」

我們大家就唱起來了。

唱呀唱的「哇！」雞屁股恰巧就哭了。雞屁股從古以來是哭死寶。我們大家恰巧就哇啦哇啦唱起來了。

「哭死寶，

賣稻草，

「賣賣到和尚橋……」

黑牛唱道：

「一賣賣到和尚橋……」

你們的老師來了。

大家快快跑。

一二三，

快快跑！」

大家就巴的巴的跑了。

方老師問：

「什麼事，什麼事。」

後來方老師對我們說道：

「你們大家都欺五莊克裏，跟馬俊，這是很不好的。同學都要和好。你們要愛全校的同學，將來你們才會愛全國的同胞，所以同學都要相愛。」

「方老師，是他們欺五我們，他們笑我們沒有……」

「方老師，他們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

「方老師，也們說要瓜我們。」

「好了好了，」方老師說。「你們都是小孩子話，不許說了。以後你們不許再欺五他們。」
方老師是邦大頭鬼的呀。

我們恰巧跟徐老師說：

「方老師頂壞。徐老師不要跟方老師好。」

徐老師笑起來了。徐老師的手放我頭上。徐老師說——

徐老師沒有說話。

我問：

「肯麼以後你不要跟方老師好？」

「好，我一定聽你們的話。」

後來恰巧就上國語了。上過了國語陳福泉恰巧就說：

「我看見徐老師跟方老師說話。」

「真的麼？徐老師說過不跟方老師好的呀。」

我恰巧就巴巴的跑到徐老師房裏。

「徐老師，楊老師說的一個人總不要失信。你失信。」

徐老師笑道：

「我怎麼失信呢？」

徐老師還笑哩！

我道：

「你說過不跟方老師好的。後來你又跟方老師說話。」

「說話不是要好。話總要說的，不過我不跟他要好。快回去罷：爸爸在家裏等你。」

我說：我們不要好的人是不說話的。我恰巧就跑出來了。我恰巧就跟虎哥回來了。

我們看見許多蜜蜂了。田裏有許多蜜蜂，幾千幾萬！

我們叫道：

「打倒一切大頭鬼！」

第三信

姊姊，徐老師把你的信給我看了。

「穢」字真難寫呀。

「恰巧」兩個字用錯了麼？黑牛的作文有許多「恰巧」得了一個「甲上」哩。要是不對黑牛，為什麼有「甲上」呢？

「古時候」三個字也用錯了麼？羅老師說「古時候」就是「從前」。「古時候有個國王」就是「從前有個國王」。

姊姊，我看到你的信真快活呀。我有點不快活。我看見田裏有幾千幾萬蜜蜂——嗡嗡，嗡嗡，嗡嗡！爸爸跟哥哥也不快活了。爸爸跟哥哥怕今年收不到谷子，要吃官司了。

今天天晴了，大頭鬼的意大利蜜蜂飛呀飛的來吃稻漿了。蜜蜂真多呀！走一步路蜜蜂就碰到面上來了。嗡嗡，嗡嗡，嗡嗡。天上是蜜蜂，地上是蜜蜂。蜜蜂堆在田上。蜜蜂把我的鼻孔都色住了。我沒有鼻子了。幾千幾萬，幾萬萬蜜蜂把天都當黑了，像吃過晚飯一樣了。幾千幾萬，幾萬萬蜜蜂嗡嗡，像打雷一樣了。蜜蜂真是壞東西呀。大頭鬼真頂壞呀。大頭鬼為什麼要養蜜蜂呢？大頭鬼為什麼不養蝴蝶呢？蝴蝶真好看呀。今天我跟黑牛跟陳福泉跟王寅生捉了一個大蝴蝶，最大最大，真好玩呀。蜜蜂最不好看。羅老師說大頭鬼家裏養蜜蜂是要站錢。大頭鬼就是蜜蜂老板。大頭鬼賺了許多許多的錢。

黑牛說：

「大頭鬼站他的錢，我們不管他。大頭鬼的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我們是要打倒大頭鬼的。」

「打倒大頭鬼！」我們就叫起來了。
打過了倒我恰巧就回家了。姊姊不用「恰巧」兩個字很不接氣哩。這個「恰巧」有沒有用錯。

呢？

田上都是蜜蜂呀！嗡嗡！

爸爸跟哥哥跟二哥跟老牛跟長伯伯跟許許多多人都去打蜜蜂了。

哥哥說：

「比皇蟲還利害。」

嗡嗡 嗡嗡，打走了幾萬個蜜蜂，又有幾萬來了：嗡嗡 嗡嗡。打死一千個，來一千個。爸爸跟哥哥快

要哭了。

爸爸說道：

「皇蟲是天裁，沒有法子。現在蜜蜂老板養了空蜂來吃我們稻漿，我吵你的祖宗！」

說呀說的就哇啦哇啦罵起來了。大家都恨蜜蜂老板了。大家都不愛惹大利蜜蜂了。

後來我就吃晚飯了。吃過晚飯松伯伯跟長伯伯跟良哥哥跟還有幾個人來了。他們來了，爸爸就叫

做功課了。松伯伯跟長伯伯跟良哥哥跟爸爸跟哥哥就哇啦哇啦談起來了。

松伯伯炭氣。松伯伯的臉上快要哭了。松伯伯說道：

「我年已老了，我扁扁看見這樣一個世界。我們都運氣不好，都要糟結。往年只有皇蟲，現在倒有人養蜜蜂來吃稻漿，哪裏是吃稻漿，實在是吃我們的血，吃我們的肉。」

說呀說的松伯伯又炭氣了。炭呀炭的大家都說不說話了。爸爸也不說話了。爸爸抽了煙，打煙屁股，巴的巴的響。

長伯伯說道：

「我們一定要想個方法。」

「再到鮮長牙門裏請諸怨看，」良哥說。

哥哥把個嘴必起來了。必呀必的就說道：

「要是鮮長不肯呢？」

「我看不會不肯，」爸爸又抽煙了。四驢四驢的響。「蜜蜂要緊，谷子要緊？」

松伯伯說：

「這是天意。」

過會松伯伯又道：

「人總是沒有法子的。什麼事情都有天意。前年有皇虫，今年有蜜蜂。請怨請怨，我看還是沒法子的。鮮長怎麼有法子。這都是天意，都是天意。」

說呀說的就炭氣起來了。

後來我就算學。算過了學我就又聽松伯伯跟長伯伯跟爸爸說話了。

爸爸跟松伯伯說：

「讓蜜蜂吃我們的稻漿麼？」

松伯伯就不說話了。松伯伯就炭氣起來了。松伯伯快要哭了。

良哥跟哥哥生氣了。哥哥說：

「法子總要想的。」

爸爸說：

「再跟大家商量一下，到牙門裏去請怨。」

良哥拍一下桌子，叫道：

「我吵他的祖宗！」

吵呀吵的大家就走了。

吵呀吵的我就要睡了。

再會再會。明天見，明天見。

今天爸爸跟哥哥跟松伯伯跟羅老師跟長伯伯跟黑牛的爸爸跟許多人的爸爸跟許多人哇啦哇啦說起話來了。許多人明天大家要到鮮長牙門請怨去了。

黑牛說

「明天大家要去請怨。」

小三子問

「為什麼要請怨？」

「大頭鬼的蜜蜂吃我們稻漿。我們叫鮮長叫振華養蜂場搬走。」

「打倒蜜蜂！」小三子叫道。

叫呀叫的黑牛又說：

「明天怕會出亂子。」

陳福泉就問黑牛為什麼要出亂子。

「我不知道。」黑牛說。「常常出亂子的。明天一定要出亂子。我們要寶又我們的爸爸。」

我道：「我們要黑牛做我們的體操老師。」

王寅生就叫起來了：

「擁護黑牛！」

大家就擁護黑牛了。

「擁護黑牛！」

擁過了護就拍起手來了。拍過了手黑牛就數數看我們有多少人：一，二，三，四，五，六……一共有二十七個人。

黑牛說：

「吃了晚飯大家到栗子山去。」

「要不要告訴媽媽？」

「不要。」黑牛說，「不要告訴媽媽爸爸，告訴了媽媽爸爸，媽媽爸爸就不許我們了。」

後來黑牛又道：

「我們還要一個軍師。」

我說叫王寅生做軍師。

「贊不贊成？」

「贊成贊成！」

「王寅生做軍師！」

「擁護王寅生萬歲！」

擁過了護王寅生就軍師起來了。

說呀說的大頭鬼跟雞屁股跑來了。
黑牛唱道：

「剪子剪，

雞屁股。

哭死寶。

不要臉。」

雞屁股說：

「你敢再唱。」

「老子再唱。」

「剪子剪，

雞屁股。

哭死寶，

不要臉。」

「我去告訴老師。」

黑牛學鷄屁股的話道：

「我去告訴老師。」

「真去告訴。」

鷄屁股就走了。大頭鬼也走了。鷄屁股跟大頭鬼告訴老師去了。

「再會。」黑牛就走了。

後來我上算學了。下了算學我就回家了。今天蜜蜂比昨天還多了：嗡嗡，嗡嗡，嗡嗡。蜜蜂真壞呀。明天就要請怒了。我就去小了便就吃飯了。吃了飯我巴的跑到栗子山了。爸爸跟哥哥跟松伯伯跟良哥跟羅老師都哇啦哇啦起話來了。爸爸跟哥哥不知道我到外面來了。我恰巧就走到栗子山了。

小三子在栗子山了。黑牛跟陳福泉在栗子山了。王寅生跟還有許多人在栗子山了。

「萬歲！萬歲！」

叫呀叫的小三子給我一塊粽子糖，我就吃起糖來了。小三子的粽子糖是咸的，吃呀吃的就甜了。姊姊，小三子的粽子糖為什麼是咸的呢？粽子糖上面放了鹽麼？我問過了小三子，小三子不知道。

黑牛說：

「開會了。」

「丁狼，丁狼，丁狼。」

「擁護黑牛擁護王寅生！」

黑牛說道：

「不要吵，不要吵。」

大家就不說話了。後來大家商量了。明天大家要跟大人去，寶父我們的爸爸。

陳福泉說：

「我們大家要帶一支棍子。」

恰巧我們就把樹枝採下來了。大家就都有棍子了。

王寅生說：

「還要小石子，小石子是我们的子蛋。子蛋都放到口袋裏。」

我們大家都真快活呀。我們能夠寶父爸爸了。我們有體操老師了，我們有軍師了。真快活呀。蜜蜂吃我們的稻漿，我們就用子蛋打牠。誰都不可以欺五我們了。

我對黑牛說：

「爸爸叫我了，我要回去了。」

「好，大家都可以回去了。」

「黑牛萬歲！」

「大家萬歲！」

「立正！散隊！」

我就巴的巴的跑回來了，

明天，明天，姊姊呀，明天！

再會！立正！給姊姊行李。

第四信

今天我住在徐老師房裏了。

今天有許多事情呀。

徐老師說明天送我回去，爸爸跟哥哥要明天才回家。

今天有許多許多事情，今天請過怨了。

今天早上上了算術。後來上了手工。後來上了自然。後來上了國語。後來就巴的巴的吃飯了。吃過

了飯大家恰巧就進城了。人真多呀！爸爸跟哥哥跟二哥跟良哥跟松伯伯長伯伯跟徐老師羅老師跟大家的爸爸哥哥跟許多許多師範生，就巴的巴的進城了。

黑牛說：

「我們不要排隊走。我們要是走在一起我們的爸爸要趕我們跑的。」

陳福泉就叫道：

「拿石子。」

大家就在地上拿石子了。拿過了石子就放在口袋裏了。我們拿了竹子跟樹枝跟棍子跟子子跟木棒跟樹枝。

「打倒大頭鬼！」

「不准叫！」

王寅生對我的耳朵說道：

「今天一定要出亂子。」

我說不怕，有我們。

黑牛巴的巴的跑過來了：

「城門口有兵由子。我們的棍子不要給兵由子看見。兵由子要叫我們的戒。」

松伯伯炭氣道：

「不成功呀。」

城門口兵由于拿着槍。兵由于的槍頭子上有一把刀。兵由于真多呀。兵由于都真很兇呀。他們還有一個體操老師，在兵由于前面巴的巴的走來走去。兵由于的體操老師肚子中間掛一把很長很長的裁紙刀。

「戒鹽呀！」

「不要緊，我們又不犯法。」

「我們是請怨，有什麼要緊。」

「進城的時候不准亂說。」

我就走進城了。我的樹枝不給兵由于看見，我們不給兵由于叫戒。大家就進了城了。城門裏面就有街上了。街上就有兵由于了。這一個街上人真多呀。

大家叫道：

「請鮮長把振華養蜂場搬開去！」

「趕走振華養蜂場！」

「請大家主持公道！」

叫呀叫的就到鮮長牙門了。大家就站在操場上了。牙門門口兵由于更多了：兵由于真多呀。兵由于就有兩個體操老師了。兩個體操老師肚子上掛長裁紙刀。

「我們要見鮮長。」

羅老師也巴的巴的向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走去了。羅老師跟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說起話來了。我就巴的巴的跟過去了。

有一個兵由于說：

「我叫人去請。」

說呀說的兵由子的體操老師就叫一個人進去了。

羅老師對大家道：

「他們去請鮮長了。請大家等一等。」

大家就等了。等呀等的不見鮮長出來。大家就哇哇吵起來了。

「為什麼還不出來？」

「再不來我們跑進去！」

說呀說的縣長沒有出來。

「等了一個鐘頭了哩。」

「我們自己進去！」

「冲進去！」

「請鮮長快出來！」

「還不出來！」

有一個人小聲說道：

「頭還不申出來呀。」

等了許多許多時候了。等了許多許多年了。鮮長還不出來。

「再不來我們就不容氣了。」

等呀等的鮮長不出來。又過了許多許多年，等呀等的大家就叫道：

「好了好了出來了！」

鮮長出來了。鮮長就跑到牙門口了。

鮮長說：

「你們請什麼怨，對我說，我一定銜明鮮長。」

「啊呀，不是鮮長呀！」

「我們要鮮長親自出來！」

那個人說：

「鮮長現在有公事。你們對我說，是一樣的。我馬上就銜明鮮長。」

「不要不要，我們一定要見鮮長。」

「我們跑進去！」

「我們自己去見鮮長。」

「你們見了鮮長也不過是這幾句話。鮮長總是銜公半里的，所以你們對我說了，我銜明鮮長，是一樣的。」

「我們不見到鮮長我們不走。」

「我們自己進去見鮮長。」

那個又說了：

「鮮長現在有公事。你們等到明天也是沒有用的。」

「滾！」

「去你的！」

「誰跟你說話！」

羅老師跟良哥恰巧就跟那個人說道：

「總要請鮮長見我們。」

羅老師又說：

「你叫我們對你說你去餅明鮮長，就請你說我們要見他。」

那個人站了一會兒，那個人就跑進去了。

大家就等起來了。等呀等的鮮長就不出來了。大家恰巧就叫了起來：

「怎麼又不出來了？」

「真要命！」

「限他馬上出來！」

等了許多許多年，鮮長出來了，鮮長跑到門口來了。鮮長說：

「鮮長說的叫你們派幾個代表去見鮮長。」

大家說：

「真麻煩！」

黑牛跑過來跟我的耳朵說：

「小心！」

我也告訴小三子叫小三子小心。陳福泉說怕要出亂子了。

大家就叫羅老師叫良哥叫哥哥做代表了。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就巴的巴的跑進牙門裏去了。
見鮮長去了。

「羅三，一定要請鮮長答應我們！」

「你們好好的說。」

羅老師的爸爸走過來了。羅老師的爸爸說：

「你們見了老爺要恭敬。你們要說得他答應我們。你們要說得可憐一點。」

羅老師的爸爸說呀說的草鞋帶子散了。羅老師的爸爸就把草鞋帶子計起來了。計呀計的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就進牙門了。

大家又等了。

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沒有出來。

大家再等。

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還不出來。

我跟黑牛跟王寅生就跑到牙門口看。

看不見。

「走開！一個兵由于說。」

「屁！」

我們又跑過來了。

王寅生說：

「我們大家數一二三四五，數到一百他們不出來，就有亂子了。」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八十七九十九一百。
不出來！

有亂子了。

陳福泉道：

「我們數得太快了。我們再數一百。」

一二三……九十九一百！

再數一二三……

後來又數。

真奇怪呀。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還不出來。

我恰巧又數了一百一百一百一百一百。

「啊，來了！」

沒有亂子呀！羅老師跟良哥跟哥哥出來了。

「鮮長說明天回答我們。鮮長又說……」

「不行！」

「請鮮長今天答應！」

「我們大家進去！」

「進去進去！」

「大家去見他！」

大家就巴的巴向牙門門口跑去了。

哥哥說：

「鮮長沒有說多話，只說了一句明天回答我們，也不說准不准……」

「跑進去！」

兵由子站在門口不叫大家進去。

哥哥叫道：

「我們一定要請鮮長答應。蜜蜂吃完了我們稻穀我們反正也活不下去。」

「對的，反正沒有谷子收也只好死。」

嘩啦！大家就冲進牙門了。

牙門門裏是個很大很大的操場，大家就站在操場裏了。

「見鮮長！」

「請鮮長出來見我們。」

兵由子就跑進操場裏了。兵由子就拿了槍站在操場裏面了。

羅老師跟兵由子的體操老師說道：

「請你再去說一聲：現在大家都要見鮮長。」

兵由子的體操老師就叫一個人進去了。

我跟小三子數到八十七鮮長就出來了。鮮長道：

「鮮長現在很忙。你們已經派代表見過鮮長，鮮長已經說道明天回答你們。你們現在大家又跑

來做什麼？」

「我們不要見你。我們要見鮮長。」

「請你去請鮮長出來。」

那個人說：

「鮮長自己出來也是一樣的。鮮長說過明天回答你們的。」

「我們一定要請鮮長出來！」

後來那個人說道：

「好，我去請請鮮長看。」

大家就又等呀等的。今天大家等得真多呀。等呀等的鮮長就出來了。鮮長有胡子。鮮長屁股後面有四五個兵由子。鮮長生氣了。鮮長說：

「本鮮已經對你們的代表說過了。本鮮明天答福你們……」

「請鮮長今天答應我們。」

「遲一天，蜜蜂多吃許多稻菜。」

「不許多嘴！」鮮長道。「本鮮長什麼事都可辦公半里。你們的苦處本鮮是知道的。但是振華養蜂場也有牠的苦處。上次你們請怨要振華搬出九里松。牠就搬出九里松到和尚橋。這總是依你們的請球的了。為什麼現在又來請怨。你們要知道一個大養蜂場搬一次很不容易。現在叫牠搬到什麼地方去呢？而且……」

「振華養蜂場要是不搬，今年的谷子就一立也沒有了。」

「不許多說！」鮮長過一會恰巧又說了。「而且養蜜蜂也是農業。羊讀半是很提倡農業同十葉的，本鮮奉到羊讀半的命令叫本鮮寶父振華養蜂場的，所以你們不得故意胡鬧。羊讀半上次有個電

報說如有人胡鬧就把他當吃糖抓起來……」

姊姊，羊讀半比鮮長還大麼姊姊，吃糖是犯法的麼？

良哥道：

「我們不是吃糖。我們是到鮮長這裏來請怨的。」

「別多嘴！等本鮮說完你們再說！規矩都不懂！」

大家就不開口了。

鮮長說：

「你們派的代表我已經對他說過了，本鮮明天答福。為什麼你們都跑來倒亂本鮮向來害民奴子的。但是你們如果要胡鬧呢，本鮮也故不得許多了。」

「不是胡鬧。我們要請鮮長給我們想個半法。我們的谷子要一立都收不到了。」

「不錯，本鮮還有一句話。本鮮是知道蜜蜂的。蜜蜂其實是不吃稻漿的。」

「怎麼不吃稻漿，請鮮長老爺到田裏去看看。」

「還多嘴！」鮮長眼張得很大很大了。鮮長說：「再多嘴就抓起來！」

黑牛小聲道：

「少你祖宗，只許你說不許我們說。少你祖宗！」

吵過了祖宗鮮長又說道：

「蜜蜂是不吃稻漿的本鮮是讀書人，比你們明白。蜜蜂不吃稻漿，蜜蜂吃的只是露水。蜜蜂只吃露水。所以你們不要吃大金小怪。蜜蜂到田裏來只是好玩的，牠只吃露水。」

哥哥生氣了。哥哥恰巧就說：

「蜜蜂既然只吃露水，那頂好把蜜蜂都搬到這院子裏來。這院子很大，露水一定多。」

鮮長面紅了。鮮長的眼睛又大了許多許多了。鮮長大叫道：

「你木無長官吃糖……抓住他！」

兵由子就來抓哥哥了。

鮮長又說道：

「抓吃糖！」

說呀說的鮮長就跑進去了。鮮長就不見了。

兵由子要抓吃糖，大家恰巧就生氣了。

「敢抓！」

大家寶父哥哥了。

一個兵由子把槍對住大家。

「放手不放就開槍！」

我跟黑牛跟陳福泉跟我們許多同學就拿出石子來了。嘩啦嘩啦打呀！我們的石子打過去了。

松伯伯給兵由于打倒了。

「爲什麼要抓人！」

「不許抓！」

「我們命不要了！」

兵由于吹叫子噓噓噓兵由于就又多起來了。兵由于把我推開。兵由于把爸爸跟松伯伯跟哥哥都抓住了。我打一個石子在一個兵由于頭上，兵由于頭上皮破了。兵由于把大家推開，兵由于把許多人抓進去了。

「放！放！」

「放！放！」

大家要冲到裏面去。

「敢冲！」

「走走不走開槍！」

「開槍不怕！一定要你們放人！」

「走開！」

兵由子的體操老師叫道：

「沖散他們！」

「走走！」

兵由子就拿槍頭子打大家，拿棍子打大家。大家恰巧就向門口走了。大家恰巧就出了牙門了。

「想法子！」

「吵他祖宗！」

大家面都紅了。

「出城去再說！」

巴的巴的大家就都跑出城了。

「到和尚橋去！」

「弄死他們的蜜蜂！」

我們也叫道：

「打倒大頭鬼！」

「打倒蜜蜂！」

「打倒一切大頭鬼！」

「還有鷄屁股！」

「軍師那哪裏去了？」

軍師沒有了。

小三子說：

「軍師給兵由于拿去了。」

大家都吃起驚來了。

「怎麼軍師給……！」

「到大頭鬼家裏去！」

我們大家就舉起棍子跟樹枝跟竹子。我們大家拾了幾個幾百個小石子，我們把小石子放到口袋裏。我們的口袋就胖起來了。我的心巴的巴的跳起來了。大人都生氣了，大人的面都紅起來了。世界上的人都恨蜜蜂了。大家哇哇哇哇叫起來，巴的巴走起來。大家說要吵大頭鬼的祖宗，大家就到了和尚橋了。

「到了！」

「把蜜蜂趕出去！」

振華養蜂場把鐵門關起來了。

「吵他祖宗，門關着！」

振華養蜂場的鐵門裏面有許多兵由于。兵由于拿着槍。

大家叫道：

「冲呀！」

「開門！」

「不開門我們就把門打破！」

大家向鐵門冲了。

「不許冲！」兵由于說。「冲的就抓起來！」

黑牛道：

「一二三，打石子！」

我們大家把石子拿出來了。我們的石子打進去了。兵由于不怕。有一個兵由于笑道：

「小鬼！」

「大鬼！」

黑牛說：

「大虎大，
眼巴巴。

我吵你媽！」

唱呀唱的碎——一個石子打進去了。

「大頭鬼，跟雞屁股到哪裏去了？」

「沒有看見哩。」

大人都沖鐵門。沖呀沖的鐵門就動起來了。鐵門要倒了。

兵由子叫道：

「再沖就開槍！」

「沖呀！」

鐵門就要倒了。兵由子不開槍。

「哈哈，他們是沒有子蛋的。」

沖呀沖的鐵門要破了。

「快走！」

「後面有兵由子來了！」

後面有幾十個幾百個兵由子巴巴的跑來了。兵由子的槍上面有一個裁紙刀，兵由子向大家沖來了。

怕怕！兵由子對天上放槍了。

兵由子的醜操老師叫道：

「沖散他們！」

大家打了。大家叫了。大家跑了。兵由子用裁紙刀打人了。兵由子對天放槍了。兵由子抓人了。真亂呀。亂極了！比上次曹操跟趙雲打架還要亂。姊姊王寅生說趙雲的力氣頂大，趙雲比黑牛比曹操比孔子比劉老師比岳飛力氣還要大。趙雲要是幫我們就好了。趙雲是不是住在上海。我們要是請他當軍師那真好呀。

兵由子打呀打的就把大家打散了。大家都跑散了。大家跑不出了。跑到東。兵由子。跑到西。兵由子。兵由子抓了許多人了。

羅老師把我跟陳福泉跟小三子跟黑牛拖住，拖到竹林裏面去了。

爸爸跟哥哥都不見了。這真不好呀。我難過起來了，我就哭起來了。小三子也哭起來了。

羅老師說：

「別哭別哭。爸爸跟哥哥明天就可以回家了。」

後來我就不哭了。

逃了。
後來我們在竹林裏等了許多許多時候。天黑了。振華養蜂場門口人都沒有了。有人抓去了，有人

羅老師說：

「我們走這條小路罷。」

黑牛說要到振華養蜂場門口去看看。羅老師不許黑牛去。

「不許去。跟我們一起走。」

黑牛不聽羅老師的話。黑牛恰巧就跑了出去。

我跟陳福泉的巴的跑了過去，躲在竹子裏看黑牛。

我看見黑牛跑出去。我看見大頭鬼跟一個大人出來了。我看見一個兵由子站在那里。

大頭鬼跟那個大人說：

「這是黑牛。」

大人叫道：

「抓住他——小吃糖！」

「抓個暖子！」黑牛就巴的巴的逃起來。

「他想放火，抓住他！」

兵由于就追黑牛了：不好了，要追上了。黑牛快跑呀！快跑呀！啊呀，追的人跑得更快了，就要追上了！我熱起來了，我流汗了，黑牛不見了，追的人不見了。

過了一會，啊呀不好了，追的人跟黑牛一起來了。那個人抓住黑牛了。一個兵由于把黑牛代走了。怎麼半呢？黑牛不見了！

後來天黑了。羅老師把我跟陳福泉跟小三子代到學校裏了。

怎麼半呢？爸爸哥哥都不見了。我急起來了，恰巧我就哇的哭起來了。

徐老師說：

「爸爸哥哥明天就回來的。羅老師進城去看爸爸哥哥去了。不要哭不要哭，再哭我不愛你了。」

陳福泉說：

「不要哭。我們想法子。」

小三子道：

「我們叫大英雄邦我們，叫梅蘭方，叫關公，叫華盛頓都邦我們。我爸爸也不見了。不要哭呀。我們

「吁，趙雲也拜我們，趙雲力氣頂大哇！」

小三子說呀說的自己也哭起來了。

後來我不哭了。後來徐老師叫老李把小三子跟陳福泉送回小三子的家跟陳福泉的家了。

後來羅老師回來了。羅老師說爸爸哥哥明天回家。

今晚我就要睡在徐老師房裏了。

爸爸跟哥哥要明天才回家。

第五信

姊姊，爸爸跟哥哥為什麼還不回來呢？

姊姊，羅老師說要我叫徐老師叫姊姊了。羅老師說我以後要天天住在徐老師房裏了。羅老師說徐老師有一封信給你，是真的麼？

昨天羅老師跟徐老師在房裏說話。說呀說的我就跑進去了。羅老師跟徐老師就不說了。

羅老師跟徐老師看我，後來徐老師摸我的頭了。徐老師有眼淚呀。這樣大一個人哩，真羞呀。她還是老師哩。

徐老師道：

「你還是怨恚在我這里，還是怨恚到姊姊那裏去？」
我說我不知道。我說爸爸跟哥哥回來就好了。我就哭了。

羅老師炭氣了。

嗡嗡，嗡嗡，有許多蜜蜂呀。

徐老師抓住我的手了。徐老師說：

「你就住在我房裏，好不好。」

說呀說的徐老師手中揩眼睛了。徐老師說眼睛痛。

羅老師不要我哭。就講一個故事給我聽了。這故事真好玩呀。姊姊，你知道麼？那個洋燈真好玩呀。我們是有那個洋燈，我們就叫木鬼來打倒一切大頭鬼了。

徐老師要代我玩了。我們要是那個洋燈就好了。有了洋燈爸爸跟哥哥就可以回來了。木鬼的力氣比趙雲還大呀。

嗡嗡，嗡嗡，蜜蜂又叫了。

爸爸哥哥不見了。黑牛跟王寅生不見了。許多人不見了。

要是有洋燈真好呀。我恰巧就不哭了。

要去玩了，不寫了。再見再見。

・天翼選集・三〇六

・運自蜜蜂・

祈雨

印空

紅夢

王統昭文選

(第八卷)

柳識者

生與死的一行

霜痕

湖畔兒語

警鐘守

四

五

六

七

九

祈雨

這一夏的乾旱使得農夫們夜夜裏望着天河歎氣。

從四月到六月底只有幾場小雨，當然不會溼潤了烈日下曝乾的土地。僥倖將麥子收穫之後，一切小苗子類的長成大感困難。每年到了這個時候，高粱已經可以藏人了，現在却只是枯黃的，有尺多高，滿野中半伏着無力（）披葉。豆苗出生不久，便遇到酷熱如焚的天氣，過於乾燥的空氣抑塞住初生的生機，一對對的小圓莢的邊緣，變成焦黃的色彩。農人早已用不到下力的鋤，掘，因為在這乾旱之下，田中的茅草也一樣是不能爭着生存。一片片土地上裂着龜紋，正同冬日的嚴冷後現象相似。壞一點的河邊礫質地，更多上一層白質，由土中滲出。除却田野的農作物之外，村莊旁邊的菜園與成行的果子樹，也受到這同等的影響。本來這是一帶有名的雪梨的產區，今年在樹葉中間，却沒掛住多少梨。顆有的又十分癯小，沒得到充分的水分的養力。瓜地更可憐，大葉子與細瘦的長蔓表露出難於結瓜的憔悴狀態。雖然瓜地的主人還可從井裏提水澆灌，那有甚麼用處。艱難的人力，笨的法子怎能救濟這樣的荒象。何況無邊的旱田，田邊原沒有灌溉的設備，一切全憑每年的運氣去碰，豐收與歉收。他們終

年縱然手足不閒的勤動，不過是按着久遠久遠傳下的方法分做春地秋地的換耕，與一鋤一鑿的努力，一遇到連朝的大雨，幾個月的大旱，蟲災，農作物的病狀，只可仰首看天，恐了自然的變化斷定他們這一年的生活的投機成功或失敗。

陳家村的全村子中屬於他們所有的土地合起來也不過七十畝有餘，然而其中就有百分之四十是給人家佃租的，其餘有幾十畝歸他們自有。譬如陳莊長家有將近二十畝，他是這小村子中惟一的富裕人家，其次都是幾畝多的，不足十畝的一家便是奚大有。其餘的農家有完全是佃租的，而佃租與自耕的家數為最多。不論如何，由春末的乾旱延到現在，那一家都受到這種不情氣候的懲罰了。存糧最多的陳莊長家中已經是喫高粱米與玉蜀黍兩樣的雜和麵，輕易不見有白麵的食品，至於大多數的人家都攪上米糠研餅子做食料。各家雖然還有點養糧，因為他們對於以自己的力量辛苦獲得的糧粒是比甚麼都貴重的，眼見秋天的收成不知在那一天，他們都不肯浪費那少數的存糧。他們寧肯用些難嚥的東西充塞於腸胃之中，坐待好日子的來臨。各個鄉間都充滿了憔悴的顏色，與怨嗟的聲音。當着酷熱的天氣，大家望着空中偶有的片雲，沒得活作，他們充滿了活力的筋骨一開下來分外感覺得沒處安放的不舒適。這多日的乾旱不止是使他們為着未來的失望，有精神上的惶恐與恐怖，肉體上也像沒了着落。六月中的熱風由遠處的平原中吹來，從一個鄉村到一個鄉村，由一個人到一個人的將薰蒸與乾燥盡量地到處傳布。每天由黎明時起，如火的太陽映照着血一般的顏色去焚

燒着一切的生物陳家村東頭的河流本是這數縣的大水，經過不少的鄉村與田野，河的兩岸，以年代之久遠生發出一簇簇的小樹林子給牠點綴上美好的景色，但現在却有些地方可以完全看見白沙的河牀了。窄窄的用泥土與高粱秸搭成的小橋，在每年一過春日，雨水大，往往不到夏季便會沖壞，直待到十月間的重修。這時却還好好的彎伏在差不多沒有水流的乾河上，像一個消失了血肉的骨架，躺在一無所有的地上，那些和成泥的黃土多已曝乾脫落下來，剩下高粱秸的粗根，如一排死人的亂髮。偶然有從上面走過的生物，更恰像是乾癟過的屍體上的蟲子蠕蠕行動。離河不遠的一片柞樹林子，每一個夏季，濃陰下是村子中的公共水浴後的遊息地。如今却只有乾黃的簇葉在不很潤澤的弱枝上煎熬着大災中的苦難。陰影不大，那些稀葉中間晶明的小石砂熱得可以多手，因為沒法灌溉，連接的平原中除却焦土之外，就只有那些垂死的可憐的植物了。

自然生活於沒有人力制服自然的變化與靠天喫飯中的農民，他們當這少有的災難的降臨，只能從絕望裏激發起求助於天的宗教上的靈力。相傳的老法子是乞雨會，誦經，紮紙龍取水，他們不是一無所知的動物，他們却又是對一切並不甚明白的人們。他們不肯在這樣情狀之下白坐着等待天災的毀滅，在危急的無從展手的困難之中他們只能誠心團結起來以籲請天意的挽回。

然而時代却不許他們能夠安心去從容地乞求了。

並不是十分稀奇的事，鄉村中的中年人都能記得，有幾回對於天災的對付方法照例的是那些

事，縱然無靈，然而至少可以略減他們精神上的紛擾。記得前六七年，有一回因為積雨的關係，洪流暴發，河身從沙灘下面暴漲起來淹沒了一些土地，甚至將村子中的茅屋沖壞了不少。他們却能夠在不斷的雨聲中跪在龍火廟的天井裏，崩着響頭虔誠禱祝。眼看着自己手造的房舍漂倒，他們還是咬着牙關安分乞求龍王的心回意轉！但是相隔不多年之後這樣的老文章已經變了筆法了。因為在較為安靜時候的官府紳士，雖然一樣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是偽善者，然他們却總以為他們還是對於這些地方上的一切事是應該負責任的。如同乞災，禱雨，種種的一無所能的會集，正是那般嚼過經書的善人所樂於倡導的。他們覺得自己當然是農民的先覺，一切事便作了領導人。於是往往對於團集辦法，儀注，款項，都很有次序地做去。而鄉民便容易安然地在他們後面追隨着，而且稱贊官府與紳士的熱心。現在這些官府紳士，他們的本身已經變了，他們的意識，却已比從前的鄉民統制者更見得伶俐與學得多少新的方法。他們在自己的能力中儘着想去收穫——金錢的剝取，責任的意義他們早已巧妙的給牠改變了顏色。自然他們批評他們的前身不是迂腐便是拙笨，不是無識便是呆子，因此除却有他們的收穫之多，甚麼能夠激動他們呢？也因此鄉民在不自覺中彷彿失了領導，也像失了保障，然而這樣的變化却擴大了他們求知的意識，與漸漸破壞了他們的虔誠的安分心了。

再一層，便是生活的艱難支持了。本來鄉民是極容易在簡單的欲望下討生活的，他們即使沒有多少蓄積，然還能忍着苦痛去接受一切，以求未來的安定。何況以前他們在節衣縮食之下每年總有

存糧的可能。近來呢，這可怕的近來，爲了種種的關係，他們幾乎沒有很大的蓄積，更不知爲了甚麼他們的心是容易焦灼着，蠢動着，再不能像前時的安然度過任何時候的苦難了。

這一個夏季在陳家村左近的人民都搖動了他們的心，他們的足腿在厚重的土地上似乎不很容易站得穩當。

陳莊長與吳大有家的自種地也一樣受着災難，然而陳莊長的地還有在略遠的村子中與人分租的，那裏在春天多了兩場雨水，所以還可以樂觀，而大有在春間辛苦耕種的田地中不高的高粱穀子却已乾死了一半。他自從在家用十分拮据中埋葬了他的永遠記住了債務賣地的痛心事，而死去的爹，他對於田地上的盡力已見疲乏了。不知怎的，他漸漸學會了喝酒。在重大的打擊之後，完全復現了他的爹的遺傳。他寧肯每天多化費十個銅板在烟酒雜貨店裏去買得一霎的痛快。自從四月以來，他成了這村子中惟一的雜貨店的常主顧了。雖然銅板不能預備得那末現成，這有甚麼呢，善做生意的老板向來是不向他伸手要酒費的。

家裏是想不到的寂寞，在從前他並未覺得到，好說閒話的，老是計算着喫糧的妻，與終天被逐出去拾柴草拾牛糞的孩子，因爲大有的性格漸漸變成無謂的暴怒，都不敢跟他多說話。那頭不容易喫一頓好飯的大瘦狗，有美二叔時，常時隨着老主人身後搖着尾巴各處去的，現在牠也不願意與少主人爲伍了。牠怕牠的大聲嗚叫，與重蹠的足力，牠只好跑到街中與野外去尋找牠自己的食物。大有覺

得寂寞是每天在自己的左右增長，而他的脾氣似愈變愈壞。對於死去的父親說是追念却也不見得有甚麼追念的表現？那座在村北頭自家地內的土壤，除却栽上三四棵小松樹之外，他不是為了土地的事，並沒特意去過一次？對於家庭的不滿，他根本上沒從着想，本來是很能作活的，妻與不很頑皮的孩子，他也沒有厭惡的念頭。然而這匆匆的光陰中間，並無他人的引誘，而大有竟然有點變態。雖然對耕種的本分事，他還不懶，一樣是按着時候同鄰人操作，不過他的一顆心却似乎被甚麼壓住了！總不如從前的平靜與舒適。

他向來是不大對於過去的事加以回念的，過去的取辱與痛苦，他十分樂意將牠拋出記憶之外。不過他是因此惹起了難於遏抑的苦悶！

早象已成的期間，他也如他人一般地焦憂未來的生活恰像一個尖銳的鐵鉤鉤在心頭。眼看見手種的小苗子被那不可知的神靈要完全毀壞，他覺得分外憤怒了！在這寂寞與無聊的壓壓之中，比較着認為快活的事是想到辛苦的收穫。然而這預想顯然是變成了水中的月影，於是在各種的不高興的情緒中又加上一層重大的失望！

於是雖在奇熱的夏日，他的每天的酒癮並不曾減少。

正是六月的末後的一夜，大有蓋着布單在院子中的大棗樹下睡。昨天晚上從恆利雜貨店中回來的時候已經在家中人喫過晚飯之後了。他怕熱，便拉了一領蓆子放在樹下。過度的白乾的疲醉，一覺

醒來已經聽見雞屋內的喔喔的啼聲。一個大蚊子正在他的右拇指上得着空兒吸他的血液。他即時光了背膊坐起來，用蒲扇將蚊蟲撲去。黑暗中嗡嗡的蚊聲還似向他作得意的譏笑。一會聽見院子中東南角落的糞坑內的母豬噲噲的叫着。他摸一摸被單上有些潮溼，看看空中只有遠近稀密的星，星下耀着暗空中的微光，一定明天又是一個晴熱的天氣。遍村子中的樹上可以聽得見知了的夜鳴。他們在高的有蔭蔽的地方吸着清露，向着這些在黑暗與失望中的人唱着宛轉得意的高調。這在大有聽來十分煩厭的確，比起偷吸人血液的蚊蟲來還要令他憤恨！他的小小的蒲扇在高空的四處鳴聲中失却了效力，這並不是一擊之下可以中止那些可惡的東西的鳴聲的。他向東方看去，仍然是黑沈沈的沒見有何亮光。他盡力地看在那一顆大星之下似是映耀的有點明光，或者距天明不遠吧。他不能再睡了，突然記起今天是全村的第二次祈雨會。昨天陳莊長還囑咐自己明天就要到龍火廟裏去同着那個道士布置一切。他因此覺得有點心事不能再繼續睡下去，但是他明明記得頭半月時舉行的那一次祈雨會，到現在並沒有甚麼效果。現在據說是聯合了相距五里地以內的小村子中的人一同祈雨，人多了，或許有效，這是他這時的疑問。看看明星炯炯的空中，他自己也不敢相信這疑問的可靠。上一次的印象分明如擺在眼前，那些有鬍子的老人含着眼淚的在烈日下跪求，他們忍受着灼熱的苦痛，在香紙磚爐旁不願烟氣的薰暈。道士的高聲誦經，自然也出自真誠。雖然平日這道士是不甚安守清規，因為他一樣也有土地，在作法事的餘閒還得耕種，這不是為別人的事，他也有分。大有再推

測出去，凡是需要土地喫飯的人誰沒有分呢！誰肯騙着自己！——騙着自己與他們家中人的口腹呢！但有一件事，他微微感到奇異了。怎麼到會的幾乎全是老年人，年輕的纔兩三個，再就是老人領去的童男，難道這也是必需麼？記得十幾年前的祈雨，祈晴，却不是這樣，年輕的人一樣也有跪求的應分，怎麼現在變了？他想到這裏微微皺着眉頭，不能判別這是年輕人的躲懶，或是他們另忙別的事。

由祈雨聯想到春天的鼔二唱的魚鼓詞，真的，那些豐收與農家的快活光景簡直是成了過去的夢似的東西了！自從自己過了二十歲，以後在這偏僻的農村中眼見得是無論誰家只有年年的向下去，除掉偶爾來有幾個從關東發財回來的人以外，土地的交易不常見有人提起。更奇怪的是地裏的產物不知怎的總覺得也是一年比一年來得少。按照自己在田地裏用的力量，與一切應辦的事，不是比以前減少，糧米老是在兩塊大洋左右一斗，還是繼續向上升漲，怎麼家家却更貧窮了呢？大有懷抱着這個疑問却沒得答復，偶然與鄰舍家說起來，他們的斷語不是「年頭兒刁狡」便是「穀貴，百物都貴」，或者「化錢多了」這一類的話。大有在前幾年也是一個對一切事不求甚解的鄉下人，所以任憑這難於思議的自然法則所支配，不能有進一步的質問。但是自從去年冬天到現在，他的生活有些變異，他的一顆誠樸的心也不像前此對一切完全信賴，自己永遠是不去問難的了。尤其是鼔二叔忍受着難言的痛苦，攢着拳頭死去之後，這一幕的生活映片過於刺激大有的精神，他也從此失去了在他的環境中由小時候起積漸養成的忍耐力。

雖然心裏躊躇着預備天明後的祈雨會，然而在這將近黎明時的靜默中他是有另一種的動念在中心閃耀——他很有力地斷定他的未來的生活，怕不能永久靠着那些土地了！

紅的微光剛從東方耀出，地上一切的景物方看見了一個新的輪廓。大有早已用井水洗過臉，並不告訴家裏人，便跑到村子西北角的木棚門外。

村子中起身外出的人很少，但是柵門已經開了鎖。一個輪班守夜的十七八歲的青年正在門旁揹着鎗防守。這一夏天的槍劫綁票事情如同天天聽到喜鵲叫的平常，左近的每個村莊雖在白天也加緊了防守。像陳家村是沒有土圩的，防守的連絡很不容易，只好從各家土牆連接的空處，伐了陵上的松樹與其他樹木結成柵欄。從鎮上買來的大網的鐵蒺藜交纏在木頭的中間，在要緊的柵門旁堆上土障，由村中的年輕人輪流防守着。這自然不是完全無慮的設防，而且更沒有幾支新軍器——步鎗，可是這一筆化費與人力的空耗，已經是他們拮据辦成的。幸而招鎗，土炮還是舊的存餘，這些笨拙的軍器用土造的火藥加上碎鐵，瓦片，小石塊，放一響雖不能有很遠的火線，四散出去就像一個小炮彈的炸裂，用在堅守上還較易為力。而且不知從那裏來的傳受，鄉村中有些極笨的鐵匠現在也會利用洋鐵筒與空的罐頭造成重量的炸彈，這是較好點的村莊必備的武器。

那個青年斜披了布小衫倚着柵門，看見大有跑來便跳過來道：

「真大叔起來的早，陳老頭剛纔到廟裏去了。」

「早啊，我覺得我是到會的第一個哩。」大有將一雙赤足停留在柵門裏的鋪石道上。

「陳老頭倒是認真，他還穿着粗夏布大衫，到這裏我向他說不如脫下來，到燒香時穿上纔對，免得出差。現在各村子的聯莊會還沒到，他穿着長衫怕不教土匪帶了去！」青年武士將步鎗從肩上卸下來。

「還是你想的週到，怪不得陳老頭老是好派你守夜的差事，土匪太多，誰也料不定不出亂子。」

「瞧着吧，我看今天就得小心，到會的人多，各村的首事都來……」

「怕甚麼！不是早調好聯莊會來保護嗎？」

「奚大叔，你猜能夠來多少人？一共六七個村子，人家還能不留下人自己看門，這是在外面，不同於村裏，要個頂個，哼！土炮怕不及盒子鎗中用呢！」

「這可是善事……」大有意思還沒說完。

「啊好，奚大叔，這是善事不差，凡是莊農人家誰還不願意天爺快落雨，不落，今秋甚麼都完了！然而土匪還是土匪呀，他們還等得大家好好的祈下雨來再辦事，那可太善良了……」

青年武士從他的紫黑色的臉上露出了判斷的勝利的笑容。

「大有點點頭，顯現出躊躇的態度。」

「照你猜，豈不是今天還得預備打仗？」

「這也不是奇事呀，那個村子在這一夏季裏不是天天預備打仗！」青年爽然地答復。

「我太大意了，甚麼傢伙沒預備。」

「一會咱這裏還去十多個人，可是沒有大用，只有兩桿快鎗，這不是一桿——」青年順手將鎗橫托過來。

「好吧，現在咱們辦一下，你帶這桿去，連子彈帶，我另找桿土炮在這裏站崗。」

就這樣，大有緊緊腰帶將灰布縫的子彈帶斜繫在肩上，把那桿漢陽造的步鎗用左手提起。

「小心點！已經有頂門子了，只要拉開保險機就行。裏邊有四顆子彈，記住！」青年對於這武器的使用很在行。

大有不再說甚麼，肩起鎗走出柵門。

經過他們的談話與換鎗的時間，村外的郊原中已經全被鮮明的陽光照遍了。柔弱的植物幸而得到夜間的些微的露滴，乍呈滋潤的生態，被尚不十分毒熱的太陽曬着，頗有點向榮復蘇的模樣。

龍火廟是這村子的久遠的古蹟，據說縣志上曾在古蹟門裏有牠的一個位置。也是這些小村落中間的惟一的舊建築物。除去四周的紅色粉牆之外，山門兩旁的鐘鼓樓，內裏的龍王閣子，都是青磚砌成。那些磚比現在普通的燒磚大得多，似乎也還堅固。不過上面全被苔蘚封滿了，斑駁的舊色足能代表這野廟的歷史。廟的南面是一帶松林，稀稀落落的連接到村西那片陵阜上去，其他三面雖也有

不少的楓樹，榆樹與高個兒好作響的白楊。却不如正面松樹的密度。廟北頭有幾畝大的一片義地，不知是甚麼年代與甚麼人家的施捨地了，裏面却盡是些貧苦人家的荒塚。有的已經塌壞，露出碎磚，斷木，有的土塚已經夷為平地，在上面又有新塚蓋上。這片地方已經有不可計數的死人得到他們的長眠，而左近鄉村的看家狗子也是常到的常客。再遠處便是些人家的農田，一片青黃，看不到邊界了。

廟的面積不小，其中的建築物却也毀壞的不少。有幾座樓閣已經成了幾堆瓦礫，上面滿生着蓬蒿與一些蔓生的植物，石碑也有卧在院子中間做了道士的坐櫈的，總之，這雖然是一所偉大古舊的廟院，現在也隨着年代漸漸凋落，與那些鄉村的過去的安榮相比，恰好是相對的比照。

因為牠們都只存留着古舊的空殼，任憑風雨的毀滅了！

大有穿過松林走到廟門裏面，靜的很，一個人沒遇到。直到正殿看見陳莊長正與鄰村的一位老首事在供桌前分配香紙。道士還沒穿起法衣，光着頭頂，一件圓領小衫，乍看去正如一個僧人一樣。

「好！到底是年紀輕，好玩，居然先抗起鎗來了。」陳莊長說。

「這是小豬仔告訴我的防備，防備不壞，不是聯莊會還要來？」大有走入了正殿門。

道士方抱着一抱香向外走，他的短密的繞腮鬍子並沒刮剃，雖在清早，額角上的汗滴映着日光，很明顯的見出他的職務的忙迫。他聽見人語，抬頭看着大有左手的鎗口正對準他的胸口，便下意識地向側面一閃。

「這東西可開不得玩笑！走了火咱可幹了！」

「怎麼沒膽氣！看着鎗口便嚇丟了魂，你終天在野廟裏住呢？」大有已經將鎗倚在門側。

「老大，你說話也要留點神，別不三不四的，今天是大家給龍王爺求情，那裏野不野的……終天在這裏有神人的保佑，那些野東西來幹麼。今天可連我都有點膽虛，到的各村的首事總要小心……」

「做好事，願不得這些了，——怕者不來！來者不怕！」

吸水煙的鄰村王首事從容的插語。

「即使來也沒法，橫豎這底下是沒有好日子過。咱們那能眼睜睜的看着甚麼都乾死，不想個法子，——這只好求求神力了！」陳莊長究竟還認識得一些字，對於這完全信賴神靈的法力的念頭本來就認為是另一回事，然而他既有身家，又有莊長的職責，在無可如何中這樣按照古傳的方法來一回「神道」，這也是多少讀書人辦過的事，不是由他開端。經過這番虔誠的儀式之後，他至少尚能減却良心上的譴責，也許「神而明之」就有效力化育的奇怪力量本來不是人們能夠參贊的。多末渺小的人類，只能在自然的偉力之下低首傾服，再不然便是祈求，除此，他與他的鄰居們能夠幹甚麼呢？所以他用「只好」兩個字表示在一無辦法之中的惟一的盡力。

王首事將長水煙筒向供桌上一擱道：「管他的，咱弄到現在怎麼還不是一個樣，果然該死的向

這邊找事，拚一下，省得年輕的閒得沒事幹！今天咱預備的不差，甚麼合起來怕不到二百人……」

「不見得吧！」陳莊長對於人數頗有疑問。

「多少一樣揍，老陳，不要滅了自己的威風。」王首事的脾氣很急暴，雖然上了年紀，還有當年跟着鄉團打搶匪的勇敢。

他們各自整理着種種東西，還有王首事帶來的幾個有武器的農民一齊下手，沒到八點，一應的陳設供品以及灑掃屋子等等都已停當，而各村來祈雨的人衆到的也不少了。

照例是先行鋪壇念經，這時獨有道士的驕傲，在神像前挺身立着指揮一切了。龍王的長髯與細白灰塗成的神面，被神龕上的幾手變成黑色的黃網簾遮住看不清他的真像，殿內的武士與文官的侍立像，雖然顏色剝落了不少，而姿勢的威武與優雅還能在永無言語與行動之中保持住他們的尊嚴。紅色的大木案前方磚地，與廊下石階下的鵝卵石地上很整齊地直跪着七八行的虔誠的祈求者。一條彩紙糊成的瘦龍放在東廊下面，有一大盆清水在龍的旁邊。院子中間的香爐從四個小磚窗中放散出很濃厚的香煙。

不出大有的預料，跪在地上的人就有過半數的，老人有三分之一的，中年人，三十歲以下的，却沒有一個。他們被熱太陽直曬着，黧黑與黃瘦的臉上誰都是有不少的摺紋，汗滴沿着衣領流下來，濕透了他們的汗臭與灰土髒污的小衫褲。他們在這一時中真有白熱以上的信心，對於冥冥中偉大的力

量——能以毀滅與重生的顛倒一切的神靈，他們甚麼也不敢尋思，只將整個的心意與生活的稱量全交與「他」。

這一羣祈求者中間却沒看見吳大有，也沒有王首事帶來的那幾個武裝農民。原來大有被陳莊長分派出去帶領了本村的人與列村子來的聯莊會在廟的四周布防。因為他有一桿步鎗，便沒用到。在偶像的前面跪倒，而成了「綠林」中的英雄。

近幾年中鄉村的聯莊會完全是一種無定規的民衆的武力組織。雖然有規則，有賞罰，然而所有的會員全是農家的子弟，有了事情丟下鋤頭，拾起鎗桿，就拚着性命向搶掠劫奪他們生活的作戰，沒有事，仍然還得在田地中努力作業。不過他們為了自己的一切，為了防守他們的食糧與家庭，以及青年農民好冒險的習性，所以聯莊會的勢力也一天比一天的膨漲。不過等到他們的有形的敵人漸漸消散下去，他們這種因抵抗而發生的組織也就鬆懈了。因為原來只是一種簡單的集合，並沒有更深的意識，所以他們的興衰是與那些掠奪者的興衰相比例的。

陳家村左近都是少數人家的小鄉村，鎮上雖然有常川駐的軍隊，器械，服裝都整齊的民團，却不大理會這些農村中的事。有時那些新武裝者下鄉來，還時時要顯露他們的招牌給小村莊的人看，因此無形中便分做兩截了。

這一天他們因為在護這些信心的祈求者，事前便由各小村的首事用十分周到的布置調派年

輕的農民，在八點左右已經到了一百五十多個。他們因為沒有大集鎮的富有，所以武器是不很完備。不到人數十分之一的步鎗，還是由各種式樣湊合來的，類如日本的三八式鎗，漢陽與俄國舊造的尤連燈鎗（這是鄉間的名字），其餘的便是些扣鉤的火鎗與大刀，紅櫻長鎗。鐵的明亮都在各個的武士頭上閃耀着。然而驟一看來如同賽會的這一羣鄉民自動的防護者，散布在紅牆青松的左近，是一種古舊的爭戰的趣味。各村的首事雖是花白鬍子的老人也有自帶小小的手鎗，掛在衣襟旁邊的，這都是他們出賣了土地忍痛買來的武器，雖沒常常希望用牠，然而有這個響把的黑亮的小怪物在身上，也像在瘟疫流行時貼上硃砂花符似的，自信的勇敢心以為可以戰勝一切邪祟。近幾年來這樣已成為很平常的現象。鄉間的人民對於步鎗的機構與兵士一樣熟練，而膽大的企圖也使他們對於生命看得輕的多，比起從前的時代顯見得是異樣了。

形成一個相反的對比，古老的剝落的紅牆裏面是在土偶的威靈之下祈求他們的夢想，迷漫的香紙煙中有多少人圍成的一個信心，雖然在鵝卵石上將膝蓋跪腫，他們仍然還是希望龍王的法力，能給予一點生活上的灌溉，而古舊建築物的外面，在松陰之下却活躍着這一百五十多個少年農民的「野心」，健壯的身軀，充足的力量，尖利的武器，田野中火熱的空氣的自由，他們也正自圍成一個信心，預備着用爭戰的方法對待與他們作對的敵人！兩個世界全是為了一個目的，——那便是生活的保障，甚而可說是為生活的競存，神力與武力兩者合成一種強固的力量，他們便在炙熱的陽光

下面沈默而勇敢地等待着。

大有加入這樣的武裝集會這不是第一次了，然而除却一年中一二次的練習打靶之外，他沒有自由放射步鎗子彈的機會。鄉間對於子彈的珍貴比甚麼都要緊，他們由各地方或者兵士們以高昂的價值將子彈買到，自然放掉一個便是防上的一種損失，也便是他們的生活少一分保護。所以火鎗可以隨意扣放，而新式的武器子彈却要嚴密的保守着。大有從站崗人身上取過來的子彈帶，他曾數過一次，不多，那只有五十顆。在灰布的九龍帶中看不出高凸的形樣來。然而他統率的一小部分的本村子中的農民惟有他是抗着這一桿僅有的步鎗。他自然感到自己的力量的充足，也像是夠有統率那些同伴們的資格。他沒曾對準敵人放射過一回鎗，然而這時也不恐怖，的確沒想到真會有敵人的攻擊。他以為這不過是過分的預備着爭鬪，原不會有事實的發生。

他這一隊武士正被指定在西南方面的斜坡上面，密簇簇的青松到這裏已是很稀疏了，坡上有一片土堆，相傳是古時的塚子。除去幾叢馬蘭草之外一點墳墓的樣子也沒有。再向上去有一個矮小的土地廟，比起鄉間極小的茅屋來還小得多，塌落了碎磚的垣牆裏面探出兩顆如傘的馬尾松，從樹幹上看去，可知這難生的植物的光陰的熬鍊。大有這一隊的十幾個穿了藍白布小衫的青年，就在這斜坡上形成一個散兵線。大有坐在土地廟前已是側倒的石碑上面，他的大眼睛老是向着去村子西南方的高陵阜上望着。別的身影在坡下的，在廟內的牆缺處的，還有四五個肩着火鎗在稀疏的松樹間

來往走步。他們佔的地勢較高，可以俯看龍火廟裏面跪在院子中的人頭，尤其是那個尖圓頂的香爐，更看得清楚。風向很準，那一陣陣的濃煙常是向着北正殿那方向吹去。道士的法器聲響聽得分外響亮，而廟前後的防守的同伴，都隱約的看得到。惟有南門外的松林中的武士遮蔽得很密，只有幾支明晃晃的紅纓鎗尖從那些松針中閃出光亮來。

大有根本上想不到打仗的事，雖然在柵門口聽了那個站崗的小夥子的話，到廟中來又看見大家這樣鄭重的預備，像是警戒着要馬上開火的神氣，他樂得在綠林中裝一回臨時的英雄。然而這有甚麼呢，多平靜的青天白日，又有這麼多的人，難道他們肯來送死！他過於迷信他同他的夥伴的武力了。他雖不從神力的保佑方面想，也斷定沒有這樣的事。他呆坐在石碑上面，初時還努力要作出一個統率者的樣子，正直地向前注望，表示他正領着兄弟孩子們在幹正事。過了兩個鐘頭以後，看看日光快近東南晌了，夜裏睡眠的欠缺與天氣的毒熱，漸漸地使他感到疲倦了。廟裏的祈雨者已經換過一班，道士的法器不響了許久，再過一會大家都要喫午飯。好在都是自帶的乾糧，等着廟裏送出煮好的飯湯來，便可舉行一次野餐。時間久了，疲乏的意態似乎從田野的遠處向人身上捲襲過來。有的忍不住腸胃的迫促，坐在地，上乾口嚼着粗餅。大有這時已經半躺在石碑上，那桿步鎗橫放在他的足下。

「老頭子們真膽怯，上一次祈雨也沒這些陳張……」一個黑臉高個兒的農人站在大有身旁焦躁地說。

「到底甚麼時候完事？」這玩藝更壞，幹嗎！還不如跪在石頭地上哩。」另一個的答語。

「不要急，停一會有事也說不定。」年紀較大的瘦子半開玩笑地道。

「真不如開開火熱鬧一回，火熱的天在這裏支架兒更不好過！」

大有本來想說幾句，然而他的眼臉半合着不願意聽他的心意的支配，方在矇矓中靜聽這幾個夥伴的閒話，突然在東方破空而起的有連接着兩聲鎗響。很遠，像在陳家村的東河岸，這是一個電機的爆發，即時驚醒了這野廟周圍的防護者。大有下意識地從石碑上滾下來，摸着鎗桿迅疾地跳上土地廟的垣牆頂，向東望去，那十多個農人不自覺地喊一聲全集合在土地廟的前面。

「那裏來的子彈？」

「河那面……截劫！」

「廢話！我聽明白了，這兩顆子彈是向咱這面飛過來的。」

「沒有回響？」

「怕是真土匪到了！」

他們從經驗與猜測中紛紛亂講，同時可以看見龍火廟裏已站滿了院子。道士的法器早已止了聲響，而大門外的松林中有多少人影也在急遽的移動。大有竭盡目力立在高處，向東看，甚麼也沒有，還是那一些繞在村子後面的半綠樹與微明的河流。他雖然笨，而在匆促的時間中也有他的果斷力，

即時他喊那個玩話的瘦子到下坡的大隊中間問情形。

經過沒有三分鐘的快度，很清楚的密排的鎗聲全在村東面砰拍的響起來。無疑的顯見陳家村要有何變故，大有與他的這一羣夥伴不用商量都拿着鎗要跑回去。他們顧念村子中的婦女孩子，平板黃黑的面目上都變了神色。然而下坡的人還沒跑到紅門外面，奇怪，由廟的西北兩面連接着飛過十幾顆子彈從他們頭上穿過去，這犄角式的攻擊出乎他們的意外。大有原來立在土牆上面斷定這是土匪去攻他的村子，有這一來，他纔明白今天的祈雨會是真遇到勁敵了！隨着鎗聲他跳下牆來向大家發命令道：

「走不的！土匪真要從兩面來，回去更辦不了……！唔！大家散開點，都在廟門上可危險！」守土圩與柵門的經驗曾告訴過他躲避子彈的方法，即時這十幾個人在樹後，牆邊，找到了各人的防禦物，顛顛的將鎗托在腋下。大有仍然跑到石碑後頭，半伏着身子將步鎗的保險機扭開，推動機一送之後，他的右手指在小鐵圈中放好，預備作第一鎗的放射。臉上的汗滴從眉毛直往下落，已忘記了擦抹。

松林中的聯莊會的大隊也向西北方放了十幾響火鎗，接着就是有人吹着單調的銜鋒號，淒厲的聲音由下面傳出，同時步鎗也在無目的的向遠處回禮。

於是他們的野戰便開始了。

大有只叫他們隔幾分鐘放幾響火鎗，意思告訴敵人這斜坡上果有人預備着他們過來。他手裏

的步槍隔一歇纔放射一回，他每次放槍時手頭上覺得很輕鬆，然而遇到這一次的勁敵，他的粗手指把住鎗桿自己也覺得驚顫。東面的西北兩方的此住彼起的向村子與野廟中愈打愈近的密集鎗聲，可以知道土匪的人數不少而且他們的子彈是頗為充足。這時兩方都彼此看不見身影，龍火廟的地勢窪下，西北方的農田接連着東面河流蜿蜒過來的土岸，向下面射擊，是居高臨下而大有這一羣佔住的斜坡，較好也較為危險。因為由斜坡上去，樹木多，農田只是幾段豆地，容易望遠。

大有在初開火時他只是注意着向前方看，還可以靜聽鎗聲從那方射來，懸念着村子中的情形與廟裏的那些少有武器的老人。他並不十分害怕。然打過十幾分鐘以後，戰況更緊急了，先在陳家村東面響的鎗聲倒不很多，只不過似作警戒的很稀疏的放射，而從西北兩面逼過來的子彈愈打愈近。拍拍……的響聲聽去像不過半里地。聯莊會的人初下手還能沈住氣，吹號放鎗，經過這短短的時間後，顯見得軍器優劣與攻守的異勢了。他們在廟門外樹林子中，沒有甚麼憑藉，明明知道土匪一定是小苗子的田地裏與土岸旁邊，然回打起來不知那裏有人。而敵人的鎗彈却一律向廟門外的松林中很有範圍的往下射擊。尤其是西面的鎗響，圍着土地廟前後儘着放。情形的危急，很容易看得出他們不敢向廟裏跑，恐怕被人圍住，又不敢向陳家村去，那一段路上怕早已埋伏住人，經過時一定要橫死多少人，而當前的守禦，既無土牆，又沒有及遠的好多步鎗……這自然使他們想不到土匪會來怎麼些錢支一定要收全功！

沒有辦法，大有已經放過兩排子彈，在石碑後面粗聲喘着氣竭力支持。他知道他的鎗若不努力使敵人不敢近前，這一角的局面一定要被人搶去。他向那裏退，下面只有幾棵小樹，大約用不到跑入松林，子彈已可穿透他們的脊背。他聽明了，有十幾支盒子鎗在對面的土阜下頭專來對付他自己，有時從石碑的側面似乎可以看見土阜下的人頭，相隔不過二百步，比初聽時由西面來的槍聲近得多了。他的左手緊緊握住鎗身，彷彿如握着一條火熱的鐵棍，子彈帶着了汗濕緊束在胸前，呼吸分外不利便。然而他把一切都忘了，家庭，老婆，孩子，田地，恥辱，未來……在這一時中他聚集了全身的力量使用他的武器，整頓起所有的精神作生命的爭鬪。雖然事情是完全出於他的預想之外，而他的當事實到了面前却絕不退縮的堅定性，在這個炎熱與飢餓的時間中得到充分的發展。

他知道在土阜後面的敵人要從斜坡上衝過來，直奪龍火廟的大門，這是一條要道，若有疎失，自然關係他們全份的失敗。自己萬不肯教鬆，且是沒有退路，下面的夥伴們急切分不出幾桿步槍跑上來打接應。這些沒有指揮者的農民，只知把守住廟門向外亂放子彈與火藥，沒想到這一面的危急。大有一邊盡力抵禦，又囑咐身旁那個黑高個滾下坡去趕緊叫人。黑高個身子很靈活，抱了火槍即時翻下坡去，到了平地，他起身的太快了，恰好一個流彈由背後穿過來，打中他的左脅，他尖銳的叫了一聲，倒在一棵老松樹下面，作了這次戰爭的頭一個的犧牲者。

這一聲慘叫驚壞了斜坡上面與松林中的防守者，不曾料到這好打拳棒的高個兒便應該死在

這裏，從亂雜的還擊的槍聲中可以知道他們的憤怒與急速了！

命令沒有傳到反而葬送了這一個好人，大有從石碑後面被慘叫的聲音叫轉過來，看清在血泊中翻滾的受傷者，他不自覺的呆了，雙手中的步槍幾乎丟在地上。受子彈傷死在戰場上，這是第一次的經驗，何況這高個兒是去傳達自己的話而死呢！他無論如何勇敢都沒有看死人一點不覺驚訝的習慣，他正在慌張與急躁之中，手上少放了兩槍，對面一陣喊聲，從土阜後跳出七八個漢子，手裏一色的短槍，射過來，槍彈在空氣中連接振動的聲響，如同若干鬼怪在他們身邊吼叫。大有的那些夥伴也喊着放了數鎗，速度既差，又無準頭，在曠野中那些舊式的裝藥火鎗那能與連珠放射的盒子鎗抵抗，他們沒曾管領，便爭着往斜坡下跑。只這一陣亂動，已經被對方打倒三四個。大有儘了所有的力量連射去一排子彈，居然使那羣不怕死的凶漢傷了兩個，略略緩和了一步，他知道站不住，也學着那高個兒的滾身方法翻下去，更顧不得那些夥伴們是怎樣逃走的，惟有躺在土地廟前的一個，傷在胸口的年青人，瞪着眼從絕望中看了大有一眼，在這一瞬中，大有已經滾到坡下。

加入松林的大隊，與由廟裏出來的那些老年人，他們一面竭力頂着打，一面卻急促着商定趕緊退回陳家村，因為這野廟中沒法守禦，怕有被敵人完全繳械的危險。

衝過這條半里路的空地却不是容易的事，而一百六七十個農夫與一羣狼狽的老人，以及廟裏原來的任人，連合起來作成三隊。一共有將近二十支的步鎗，施放開僅有的子彈，由松林中向四面射

擊，同時那些避難的與武器不完備的防守者從他們中間急速地跑。大有偏偏是有步鎗的一個，在這危險的時間他不能逃避，也不能將武器交付他人，自裝弱蟲。他不願滿身的泥土與像澆水似的汗流，他又同那些大膽的青年由松林中衝出來。當然從西南方攻下來的敵人也拚了性命努力於人的獲得，由斜坡上往下打，據着非常便利的形勢，北面農田中的匪人早已逼近。這已不是為了財物與保護地方的戰爭，而是人與人的生命的爭搏。兩方都有流血的死傷者，在逆警的槍聲中誰也不能作一秒鐘的躊躇與向後的顧念。大有餓了半日而且原來的瞌睡未退，恰好來作這樣的正面的防戰，分外喫力。然而他這時咬緊了牙齒，似乎乎漆上不少的力量，那斜坡上兩個受傷的一堆血痕在他的眼前變成火團，颼颼拍拍的鎗聲似炸碎了自己的腦壳，他隨着那些勇士跳出密蔭之外，響着腰且打且走。果然是他們拚命的效果，相距半里地的敵人終於沒敢靠近，及至他們退到陳家村的柵門邊時，又與在近處的幾個埋伏者打過一次。

其結果，他們的大隊究竟跑回村子去，大有在一邊只聽見自己這一羣中不斷的喊哭的聲音，傷了多少他來不及查問。幸而敵人的子彈經過在松林中一陣急烈的圍打之後，似乎已經不多了。四周的喊聲中射過來的子彈已稀少得多，然而他到柵門外時，斜拖在腰上的子彈袋除却布皮也是一點分量沒有了。

這一羣勇敢的農民雖然也有受傷的，他們却掙扎着跑進了柵門。大有——看見自己村子中的鄰

人迅速的拉開木栓開門，將他們納入，他心頭上一鬆，同時脚步略緩一緩。後面敵人的追擊又趕上來。幸虧木柵外只是一條小路，兩旁有不少的白楊作了逃避者的天然保障。所以敵人沒敢十分近逼，不幸的大有剛從一棵樹後響了身子轉過來，右腿還沒擡起，在膝蓋上面有一個不大的東西穿過，他趁勢往前一跳，却已倒下來。臉前一陣昏黑，全身的力量像被風完全吹散了。只是大張開口伏在土地上喘着，跑在他身前的兩個人回過身來絕不遲疑地一齊拖着他塞進柵門去。

稀落的來往槍聲中，大有只覺得天地完全是傾陷了似的，他卧在他人汗濕的肩頭上並不覺痛，右腿像是離開了自己。

。節選自山雨。

印空

連翹花的清香散在四月的綠槐陰下；寂寂的草徑中，印空法師正一個人在那裏彳亍着。槐枝上隱藏着一對不知名的小鳥，一遶一聲地和鳴，宛轉地唱着牠們芳春的戀歌。真所謂豔陽的天氣哩！柔柔的風，遲遲的日影，綠陰下只有留人沈醉的花香。印空法師因為天時熱了，將大藤笠提在左手裏，右肩上用輕木杖背了一個小小的黃包，赭色綿綢的長衣，潔淨的青布鞋子，慢慢地在這個地方行走。簡直是展開了一幅古代的圖畫。

印空法師從清早出了霧鎮，起了二十多里的路，雖是在五十歲左右的人，然而並不覺吃累，只是在道中搏動着心中的新奇與備足，使得他幾乎忘了對於道中一切의 注意。誠然，柔的，軟的，冶蕩的，眼光與圓白的顫膚，宛轉朦朧中的聲音，尤其是白羅帳上那個淡紫色的花毯——不能不說是學佛法以來的初次經驗了。他——印空法師，究竟不曾明白摩登女是有種甚麼法術會將釋迦的大弟子阿難弄到「女難」的困難地步？這是他多年以來讀楞嚴經的一個疑團，現在可說是解釋了一半。真的，印空法師不是那種酒肉和尚，他對一切經義，至少說有三十年以外的長功，他最曉得了「相分」

須先經「見分」；他又明曉一切「唯識」，須先由於一切「種識」，因此他是常常主張佛法及佛法的經驗皆須實證，絕不是口頭上參禪能以得到圓滿的分解的。所以他在平日教導弟子們總以為天台宗的「離垢真如」是不徹底的野狐禪，他以為一切人一切法，只要是本體清淨，便會得到真正涅槃的地位。因此他從霧鎮走回本寺的道中，正沈惘在「見分」與「種識」的分析之中。

雖是本體健朗，然到底是上了年紀的僧人，又是新經過異界的實證之後，走了二十里外的道路，不自覺地有些疲憊了。況且花香鳥語中的春午，更使他覺得身體有些不能聽從自己的意志了。轉過這片幾里長的槐樹林子，已是亂石犖确，快近平山的入口。一道細流上面輕泛著細瀑，在石齒中潺潺地流着。石堆中有探合抱的古樹斜伸着天矯的長臂，散出青翠的深陰。山坡上時有倦卧的山羊，芊芊地鳴着，四圍沈寂，彷彿被靜的綠色包住了，這所清幽的世界。印空法師到此，恰好有個火夫在殿角上踏著去收石竹與剪秋羅的花種兒。那是一個三十多歲的壯年人，他沒有家室，是多年前山下小村中人家的一個孤子，老法師從十幾歲將他帶上山來，藉他的勞力吃一碗佛門現成飯的。他是壯健而誠實的一個少年，他的天真的憨態，與對於一切的朦朧，也與印空法師的奇秘與深邃的心思恰相反的。庭中的日影已經斜在簷角了，將近開殘的砌旁小花都現出憔悴的零落之色。這壯年的火夫踏在一邊正做作他的工作，老法師靜靜地走過來立在他的身後，呆呆地看着。

「阿留，你來採些種子做甚麼用？」

丈夫突然吃驚似地回頭來看了法師一眼，頓時他那黧黑的面容上泛出慰悅的笑容，粗粗的回聲從他那厚的嘴唇中迸出。

「師傅！咱寺裏的花種不是很夠用的了，——我知道不用再打出來，但我是……是人家要的，也是好事啊！還能不給人一些……？」

簡直是風雅的相談了，老法師也微笑道：「誰跟你要這些小的花種兒？」

「山下樺村的王三。」

「啊！他是終天出外打鐵的人，我竟不相信他還有這些閒心去種花？」老法師有點不信任這天真少年的話。

阿留已經用破報紙將種子包了一包往懷裏一塞，深怕被老和尚發見不准他拿走似地，便赤紅着面孔答道：

「是王三的妹子教王三向我要的，她說：『你們廟裏的花種兒很多，何苦不給俗人家一點點兒？』還說：『沒得見住廟念經的師傅們偏好養花兒！』師傅！這正是笑話哩！你不會生氣罷……？」阿留說完還是將花種兒一手一手地採下。

老法師的機智是能以燭照一切的一切的性，一切的諦，在平常人看了是平凡，而在他的心目中却能有悟與覺的重要成分在內，他雖是有多年的修持工夫，然而以無漏慧來去對治煩惱，他時時參

到極處却每時中感到不滿；自然這不滿的來源，就使他自己也分辨不出。這時他聽了癡愁的阿留的語，却又不知在他那靈慧的心中證到那裏去了。一點點兒的花種，偏好養花兒的，肩上的黃包放在窄窄的石梁上，從袖中取出蘇布手中來，蘸着清流抹了抹臉上的汗珠，一邊坐下肩着籐笠，向前面凝望。富有佛學研究的印空法師對於世間味，——自然也可以說是法味，有了夜來的經驗，他的堅定的心情在這青山坐對的時間裏，不是動搖，不是追悔，更不是沾戀，他似乎是更清徹的了。他三十年的學佛工夫，每每自己轉定，非有此一番體認，到底不能清楚。他不是好色的僧人，不是青年的動慾者，他這次墜入，——不能這樣說，只是試入溫柔之夢的舉動，這實在是他多年前的預定計畫。他究竟是有道行的，雖是在他的意識中的確能夠作到體性全空的地步，然而甚麼是衆生心，根本性？這是他常在參與悟中迷離而不能把捉得住的。自然，這男女間的勾當，是人間生理與心理第一支配的力，也是三千大千法界中任是甚麼有機物不可少的體驗，他所以寧願在規矩上犯了淫戒，而為實證這等所明法。他是大慧大勇的法師，絕不為了拘守尺墨而不能真知世間味的，但這新奇的經驗在任何人第一次確有研究的味道，況且是久矣心如死灰的老年法師！

他懶懶地坐在清流的巨石上，用冷冷的水抹過臉上的汗珠之後，方才覺得風涼了好多。這靜靜的空間與時間中，他在休息中便開始了他的研究與回憶與實證。

女性的色體的誘惑在他雖不能將法體的根本動擾，然他為了實證與所明上自己也是極度將

莊嚴的面容舉動變成浪子少年的嘻笑與活潑。同時在肉感的遊戲中他又從那二十餘歲的異體中發現了有情世間的第一奇蹟——也是他第一次的認識。又以那少婦的口舌中聽到許多關於世間的秘密與自然的奇事，又知道了一個經驗過愛的拘束困苦的婦人的懺悔與興奮。所以這樣的熏習使他本無一物的心覺悟了不少，所謂人間的生活與悲慧的確解。

從肉顛與色擾的經過中走出來到了這自然幽潔的境界裏，他體認了不少的趣味；但在這久有定力的老法師的心中對於的「一切世間諸行盡是無常」以至於「遍體顛慄，泪下如雨」的心境，與佛祖當初見了許多生老病死的現象後正端思惟的情形相同。不是好奇，不是驚訝，更說不到迷戀，因為這老法師對於這些「結」早已解開了，但是究竟人生的最初悲趣充滿他那堅定的心懷，使他到了這一個春午才把那生命的奧秘扶破。同時由於最高的智慧與了解上而流出的泪痕便滴滴的濕透了他的襟袖。似乎一個少女的天機悟到了流年似水的情形，又似乎勇猛的戰士由血與骨的沙場的掙扎回來重復見到家中人的感動，非苦非樂，然而他三十年佛理的研究，確沒有這一次受感的重大，而不是追悔，不是憎惡。

他回想到自己在黃昏的旅店中改變服裝；在狹巷的燈光下摹仿浪子的行程；以至粉光肌肉的擁抱，極度奮興的疲弛，嬌柔的低語，苦情的聲訴……他想着，尋索着，眼淚從他那那和大而清明的眼中流出。

林中的百舌鳥住了啼聲，晚日照着峯巒的迴光，映在澗流上，四圍的綠陰漸漸變成暗色。印空法師方才由過分的感動中，搖起沈重的身體，入了山口，轉上山腰的寺院中去。

迅逝的光陰已經過去五年了。平山上禪悅寺中的印空法師已是快近六十歲了。雖以他堅定的修養，而也有了蒼然的鬚髯，光明而富有智慧的頭頂上，却禿了前半部。這時他已不甚主持寺中事務，將瑣屑繁雜的院務多交付了他那幾個弟子。他的修行的程度愈高，而在垂老的心胸中所蘊藏的苦悶却如一條永久纏繞的蛇一樣，時時來咬他。他那光明無礙的心。

正是一個楓丹露冷的晚秋，山上的樹木有少半數已經枯黃了，他們應該收落的秋葉，那山東側面有名的鑑生泉也漸漸的清澄，每到夜間遍山的秋蟲同時唧唧地唱着不眠的秋曲，使得和尚們在空山夜覺後同起一種莫能言說的興感。印空法師有一天在少時間的午膳之後，拖了芒鞋穿着輕薄的長衣，從臥室中踱了出來到彌勒殿上。彷彿是去看看山上的秋光。彌勒殿是寺中最後而佔地最高的一個處所，小小的院子中有兩株可以合抱的青桐，挺直的樹幹如同殿上的兩位守衛一樣。如圍扇大的葉蔭，罩在石砌的道上，幾乎漏不下些日影。當老法師懶洋洋踱過來的時候，彷彿識刺與警告。這暫有的一個山村女孩子的要求，却將從少生彼的老和尚的心攪動了。他靜看着桐蔭在織成一片大的暗花席，在佛殿庭中，這光與影的眩然的認識，這象與覺的淆然的紛觸眼前，如同那些久已存蓄的生之力在思念中重複翻動，又似乎在他記憶的網中忽然有摸不到邊際的苦悶。情與欲，苦與樂，去與

往，超絕與執着，老法師在這一瞬時如同重歷過未生與有生以來的種種經驗。因為他少年的感覺原伶俐於他人，他對於佛法上種種道理處處都用實證來體會，誠然在一般和尚中他生活的豐富絕非那些只知以念禪院的所知道，可是他因修習而苦悶，而實證，而追思，而感知，這其中的心境的起伏，顛動，也絕不是一個近代心理學家可以為他剖析清楚的。

彌勒殿的後面石壁上蔓生着許多青蔥的小葉植物，沿着後牆外的窄狹石徑上去，攀緣着可以爬到平山的峯頂。印空法師因為阿留幾句話的聯感，使他蕭然的心情忽而不自怡悅起來，便背着手悄悄地向殿後的側門走出。

阿留呆看了他一眼，莫明所以地懷着花種兒也從前面溜了出去。

是秋光爛漫的秋山了。老法師喘着氣，攀援着些緣壁而生的葛蘿走上去，看去覺着石徑中的莎草與蒿艾還正生長得密茂，然而沒有很綠縟的色態了。樟松之類的大樹都還不失牠們的青翠，惟有翻葉的白楊被風吹動牠們淡銀的葉兒，與幾株微綠色的楓樹相掩映，便覺出秋の意味來。

如何的寂靜罩住了很高大的全山！遠望山前的盤蹊似常有人馬的踪影。老法師在一株大松根上偏倚着坐下，又在將最高的靈性的評判，一結一結地引解到現實的生活方式中來。利用他那善感的與不安靜的心情去試驗，容納幽靜的境域中是給人一個最好的迴念的，也是引人能以證實一切的，老法師在溫習他的舊夢了。——自造的夢境，原是為了實證最大生活的起原與最大解脫的歸根。

的，然而記憶與揣測一般地使老和尚打破這個空關——這真是一個銅牆鐵壁的關隘！雖以四十年的高僧的道行，却仍在這煩苦的行徑中討生活。

清涼的風吹送着空山的各種天籟，金黃色的落日掛在林梢，而山下的晚景也朦朧地隱在淡蒼的煙靄裏。老法師癡坐在那裏，游離的心境正不知蕩向何方？忽而火夫阿留從小徑中急急地跑上來喊道：

「老師傅……現在廟裏有施團長從城中來進香，請師傅去招呼，他說還有事哩！」

施團長這三個字面上，在印空法師是很熟習的了。他是在數年前在本城中駐防的一個豁達的軍人，原是老法師的舊友。因為他下得一手精巧的圍棋，那時老法師是常常在山上與這位風雅的將官藉一枰的子兒消磨半月的光陰。及至他的軍隊移防他處，加入戰爭之後，雖不時也有信來，但是不恆有的了。後來這五年中只聞得他為了急促的軍行由城中走過一次，並且寄了一封道歉的信來，便不知這位軍官的生活。不意在這中秋的日暮時來到，使正沉在恍惚境界中的法師心意活潑起來。

「他自己來的？還是帶了馬弁和隨從來的？」

「不！」阿留擋着汗答：「都不是，他是同他的太太小少爺一同來的，沒有兵也沒穿軍裝，但是大主將總認得的。」

老法師便不再言語，沿着山徑仍從後門中走回寺裏來。不過他的靈感都在虛無的反應中似乎

告訴他這是一個不祥的預兆！也許他到山中舊友脫却了軍人的習慣吧？然而太太與少爺同來或是解職後的山遊？但這總是可疑的事。印空法師走到他自己的住房裏，正看見他的兩個大弟子在陪着施團長吃茶。但是沒看見太太與少爺。在老法師的眼中看出施團長的濃髭似是格外長了半寸，雖是不過五十歲的人，而紫中黝黑的面部，濃高的眉，堅定與文雅的姿勢還和從前一樣，不過風塵損掩了八年前面上的光彩，而他的態度却似乎沒有以前面部上時常表達出的愉快。他們久不見面的老友，在不期中相晤，自然不免先說了寒暄。然後施團長用他那沉重而清朗的聲音，打着河南的腔調道：「印師，想不到這次的拜謁罷！上一回由城中經過霧鎮，僅僅住了兩宿，那時實在太忙，因為我正在督運後方的軍需，還兼負着急促到前線督戰的事，僅僅兩天呵！沒曾得工夫來下一枰棋，真真對不起！哈哈……」

這為解釋與道歉而附帶上的笑聲，一聽來，在老法師的經驗中確是勉強與敷衍的語尾了！這已經使老法師生了驚訝，但是團長皺了皺眉頭道：

「當官不自由！況且我們這樣殺人的勾當！別後的事正是一言難盡，總之經歷是有的，苦難也受得夠了！幾年來的變化像你們這似乎桃源的地方是不知道的，我呢，怕是幾個月安閑也不得，每每記起以前當小軍官在這裏駐防時的快樂來，簡直是做夢了……一切事容後再說。這次我又回來了！自然地方不近，可是四五年來多了一個景贊，你知道我自從亡妻故後是沒再續的，現在……却有了

人也算得是太太吧。哈……本來在這個年頭兒正式不正式沒有分別，已經隨我過了五年了。」

「五年了！」老法師很有興味地聽去，重復念了這一句，似乎是無意識的隨語。「可得恭喜呢！不是已經有一位小少爺嗎？」

這句話是一種提示了。

施團長微笑了，「因為在這鎮上還有三五天的勾留，所以我帶了內人與小孩子特來燒香進謁，還有拜託的事兒！想來看老朋友的臉面上一定可以邀許的……因為上山乏了，所以我也不客氣，已託付於令弟子招呼她，到客堂中休息去，明天絕早再來叩見吧。」

施團長的話在感喟中帶有淒涼與傷懷的情調，而在老法師聽來也是覺得有深深的悲念咽在心頭。

這是相互的靈感，也是他們都改變了！

這許多話說過之後，接着這位飽經世變的軍人方一段段地敘述他近幾年中的行踪與事業。他到過了許多許多的城市與鄉村，經過幾次肉搏的劇烈戰爭，曾被他的仇敵幾次的傷害，總之他是從硝煙彈雨中做過不少的犧牲與競爭的事業的，現在他為了奉得長官的命令又到本省的邊境上去佈防。因為這是顯然的戰爭，在中國幾乎是年年的慣例了。當軍人的並沒有怕上前敵的絲毫意念了！況且這施團長雖是高級軍官，却也是為傀儡似的東播西戰，處處受了他的更高威權的嚴令，更是莫

明自己之將來的一個人物。

這豐富的種種談話之後，直到黑影罩滿了院宇，小沙彌將油燈燃上，他們吃過晚飯。

這決定的山中的一宿，却像是有許多更重要的話蒙在施團長的胸臆未曾說出似的。晚飯之後，位軍官到客堂中看過他的妻子，重復由弟子引導回到老法師的禪室中來。

清秋的黄昏後，在這禪悅寺裏，真是寂靜得如置身墟墓。他們在一盞高座的油燈下，對坐着矮的蒲團，守着一個烏漆的小檯，一壺清茗，一爐妙香，正在那裏深談。院子中的金莖竹刷刷的勁葉兒拂着蒼牙，帶出秋夜的聲來。除此外只有正殿上印空的弟子們的梵唄連續聲，在做着讀經文的晚課。

施團長在這極靜的境中，臉上的容色也不似白天的倉黃與浮動了。他是怎樣的一個善於體貼女子的武人！他因為興趣與誠心起見，將隨從的人安置在山下，他是同了妻子，一步步走上山來的；幾點鐘的疲勞，他恐怕他的妻與子不能支持，便先讓他們安憩了，預備明天絕早便去禮佛——這是他夫人的幾年前的志願。因為平山是近處有名的靈山，而禪悅寺的住持者又是精研佛理的高僧。就是屢經戰場趣味的施團長，雖是自己受過最新軍事經驗的教育，對於神佛這類宗教儀式的崇敬向來是不曾有所依傍，但這次的朝山却有些不同。不但是順從愛好的夫人的要求，而且在這以鐵以血織成他的生命的軍官不自禁地心也動蕩起來。這可以說是宗教力的最高活動開始。在施團長的豪爽與堅硬的心中逗引出一點靈機來，也許在滅絕普通情感的生活中，會有最偉大奇秘的靈感出現。如

果這不是形而上學的欺人話，那末，施團長在自身生活的變化與暗示中，已經是在這個網中來了。他們談着，有時喝一口清茶。印空法師從他的憂鬱的智慧城市中早已斷定這次軍官攜眷朝山確有其他更重要的目的，絕不是只為松風下的一局棋，燈影中的一夕話。尤其是施團長沉憂的面貌彷彿內蘊着無邊無際的深思與呈礙，這在老法師的眼中看出不禁有很重大的感慨了！從前他的灑落與勇武的精神，幾年中變為這等不自信與執着的態度。兩個不同的心對照起來，老法師也自己在心絃上動着略帶慷慨之意的悲鳴音調。

「老師傅……這次到寶剎來拜佛，固然是內人的願望……但是我還有可笑的要求……」在一刻的沉默之後，施團長終於不能再忍似地慢慢地拋着半黃的下巽懦懦的說。

「老施……你一來我便猜得有些異事了。我們相熟多年，自然用不到客氣。」印空數着袖中的念珠從容地答。

「是啊！如講客氣的時候，我早就到我所經過的別處院剎去了……我這要求還是內人的原動力。可是我也有此心。你聽來好笑吧，簡單的很，我們想將那個五歲的小孩，他媽好容易同我替携着將他背上山來，就是這一點為了兒女的真誠——這一份又傻又糊塗的心情，請鑒納！——我們想請求你收納這孩子做個寄名的法外的兒子……」團長這段吞吞吐吐的話聽那微顫的口音，的確是從肺腑中流溢出的摯情與熱烈的希求。他止住了不往下說大的眼睛中彷彿含有暈痕仰望着這巖

髮蒼然的老和尚。

過分的意外的要求，使富有機會的老法師一時竟含笑而又微怒地答不出迅捷的回語來。在世俗的佛門中拜領兒子雖是常事，然而以教律與精研而著名的老法師卻從沒有過這類事。

「你是甚麼意思？」是打不定主意的延宕回語。

「啊啊！難道你老師傅竟不懂得這點道理？一是爲了我這五十歲的人雖是娶過數房，但兒子却是第一次不能免俗的肉人是想託託大和尚的清福，寄名來長養他。其次呢，咳——這話太難說了……」

施團長顯見得是着重在此，而心意感動得利害，遲疑了一會，繼續他沉着微帶悲切的語調。

「混了十幾年的軍人生活，其中的滋味簡直說不清。以師傅的鑒照，雖是終天禮佛唸經，但是知道的，——我不怕災難，不怕血與死，更不計算將來如何了局，胡亂着，誰又曾得過了局——不過有了拖累自然不同了！實話得從頭說起。這個內人是——就是我後來的側室，雖說是不出自有教育的人家，她自從跟我以來，是我平生遇到的第一個良好女子。這不用多說，你曉得我是怎樣破棄了七八年的獨身生活要了她來？這段姻緣很迅速的成立了。當初我不過爲了一時的豪俠意義，然而不料後來却還有這樣的好結果！總之這都是過去的話了。師傅不是俗人，當然不必追根究底地問——現在這便是我的第二個理由與希望：像我若沒有一點牽累，真的在沙場上裹了屍算不得榮耀，可也沒甚

麼放不下，但近幾年爲了內人，爲了小孩子，這種苦與樂的循環趣味，已經將我的心用碎了。這次從南陽調回，須過河北去，恐怕大戰期不過半年中的事……我真不敢想將來！我是一個軍人，年輕時便混入這紛複的生活中來，福與罪過沒處提了，可是像我總是無家可歸的，只在飄泊的行程與野草荒沙的戰場上。我這一次怯得很！不是怯將來的敵人——敵人這是個假定的名詞，而是對於心靈的恐怖。所以我也同了內人的意見將這個小孩子請師傅寄個名兒，或者可以給他添點福慧，就是將來如果有甚麼危難的時候，有一個世法外的，有道德的大和尚做義父，也許可以庇護他……不倫類的話就來惹人發笑，莫說我是無膽量的軍人，一顆心究竟是可以相通的，這是情願在這個重經貴處的機會，給我們一點真誠！所以便這樣上山來面懇……」

這是一篇口述的詩歌。是一段動人深感的演辭。平日莊嚴的軍人竟有這樣懇切而委婉的話。老法師坦然在對面蒲團上聽着，這一點無明的火鏡已經在他的心裏燃燒出同情的光輝。這未來的因果，因靈的接應使他沒有拒絕的遲疑。早已爲人間化的老法師忽然在秋山清夜中接受了這樣偉大而動人的要求，不能免俗的似乎也在作了信仰者的傀儡了！

老法師沒有拒絕的話，只是從他那深鬱的臉上表出苦悅的同情來，點着白髯的下頷。

軍官又接着說了許多話，以前的軍人經驗，與對於世事失望煩苦的態度，以及明天禮拜與行軍名禮的事。

老法師不多答言，只時聞他的微喟，與為同情而露出愛悒的微笑。夜半了，一庭細雨在黑暗中催他們各自尋覓其過去與未來的夢。

秋雨後的次日絕早，軍官同了他那將近三十歲的夫人與穿了小海軍服的五歲孩子，在正殿上禮佛之後，便即時行了將孩子寄官拜老法師為寄父的禮節。在法器的響動中，老法師披了如水田樣樣的袈裟，高坐着受了禮，簡單而莊嚴。他們將孩子伏在法師膝下摩頂受記的時候，老法師看見孩子清秀而頗帶寺相的面貌，不禁吃了一嚇！同時又感到忽然給人家的孩子做父親這件事，是有些蹊蹺與不安的！

軍官的夫人溫良而活潑，恰是個時代的女子。當她與老法師行禮的中間，老法師因為孩子起見不禁向她注視了一下。彷彿曾經相識，而又迷離似的，然而心上跳動了！這樣心理的微妙作用實在難於索解與捉摸，而記憶却給人以太不完全的認識，這便是宇宙中幾多罪惡與因果的變幻與錯迤了。

軍官的夫人也向着這鬚眉蒼然的老法師敬重，而若有深恩，但這不過一瞬間的狀態，而軍官對這莊嚴與希望達到的法門禮節，十分歡喜！他過於相信老友與愛他的兒子了！甚至眼角上噙着淚痕。但因為軍務的息忙，還沒來得及吃過早飯，他的勤務兵已經上山來與他報告緊要公事了。所以在九點鐘以後，他們急急地享過法師預備的素食之後，便重復攜着孩子歸去了。

他們都愴然！尤其是軍官，再三執着孩子的小手，遞給老法師，悽惶地希望有此一來能以免除了。

孩子未來的災難！秋山疎翠裏他們匆匆的別去。

老法師眼望着他們下了崎嶇的小道，在他們的長睫毛下落有寧濕的感動淚。

時間是予人以休息與變化的。有時因為年光的關係將人間一切幕後的戲劇顛倒開演出來，將人與事的紛複雜奇妙的因果偶合地自然地湊泊出來。這是宇宙中最能永把持住的最高威權，一切的變化都在聽時間之神的支配，運用搏合分解。

真的，平山的山色自春徂秋仍然是舊有的狀態；禪悅寺也是聳立山巖與叢林中不失其尊嚴，然而老法師現在呢？不但老了，簡直是殘年了！離去他永做那涅槃之真夢時屈指可數了！

冬令也像是一人之殘年似的，沈冷而黯淡，朔風密密彌漫住山峯澗谷，禿林、蒼石道上行人本來稀少，何況在這冬日的山中。一切生物都闕藏了牠們的踪跡，只有三兩隻野兔在雪窟中奔躡，這又是個黃昏時，禪悅寺中的燈光遠射不出，從負雪的疎疎的林中不時透出幾點黃淡的明光。印空法師自去歲以來常常在外病着，龍鍾的軀體，雖有健適的修養也敵不過自然的演化，更抵擋不了心頭上迷惘的悲哀。他的智力誠然可以決定了全宇宙的根本問題，然切身的牽掣與年俱來的疾病無能排遣，無可消解。他左腿的癱瘓，一年以來管束他只能倚在高的枕頭上仰看淡黃色的天花板與窗外單調的風景。很奇異，除了身體的痛苦之外，他的精神煩擾直是有生以來一個稀有的期間。不曉得是他修養後的靈悟，也不知是老來神經的過度衰弱，在他本來澄明無一物的心中總似乎有個沉重的東西在

壓拖着；又似乎有一件未了的因業在等待着，使得他常常在歎息與不安中空虛地度過。他有時念着佛號，時時將類於明心見性的禪門至理自戒備着，然而無效。待到將這些幾乎是做功課般的道理放下的時候，胸中的雲翳與疑團便重行展布起來。總之，他似乎在期待甚麼，而常常的煩苦着。

正是一個大雪的夜裏，大地都披上了晶潔的白衣，全山都沉默着。印空法師在不眠的病中口渴了，便將伺候他的小和尚喊起，叫嫩蓮子羹與他吃。一盞油燈一跳一跳地默在桌上，雪花拂拂地在紙窗的木格中作出微響。在法師蒼瘦而枯斂的臉兒彷彿一個古神的形像，危坐着在想，外間的炭火泥爐中爆的炭聲漸漸聽到。小和尚披了肥袖的棉衣，瑟縮着蹲在一邊，正是一幅古雅的繪圖，然而有裂痕了。忽而一陣急迫的敲門聲傳來，這在不睡的和尚們一聽便知有人在敲本寺的山門。

印空法師在病中感覺分外靈敏，便吩咐小和尚去喊長工開門，小和尚睡眼朦朧着走出，約過了二十分鐘以後，便聽見幾人腳步聲踏在雪上，都停在窗前了。依然是小和尚進來道：

「長工都不願意開門，說這時候不定有甚麼歹人，況且城裏正在鬧革命，殺了好多人。還是我說師傅的命令，他們從鐘樓上看清楚了。是一個叫化子，便開了。」奇怪！本來想留他到火房裏住一宿，行個方便，但這叫化子指名說要求師傅，非見不可！不要見他，他寧願死在山洞裏，又不肯說甚麼事，現在還回長工在窗外等着呢……」

印空法師這時垂盡的心思，忽然沉靜起來，便點點頭叫他將這不速之客的叫化子叫進來，命長

工去休息。他很安然地，倒像是預期着的。

一個披了破絮襖與濕重麻衣的十八九歲的少年，立在暗暗的燈影下。沒有帽子，却紛披著長髮，面色凍得紫腫了，而一雙大的堅定的眼睛却仍然保持着嚴重與有智力的神情。看他的形態，額骨很高，柔白的皮膚與沉毅的精神。足以表明他絕不是常做沿門叫化的生意的，而且尤其奇怪是他上身穿得如此不堪，下面却是粗呢的洋服褲，一雙全為雪水浸透的黃皮鞋，這算是新式的叫化子了。

小和尚在門外靜看着這一場怪劇。而少年叫化子與病態的老法師互相凝視着，他們可以說是從不相識，但在神情的交換中，少年的記憶中，老法師的期待與智力的預料中，全認識了！所以在這突然的相見之下，反而沒得言語。

老法師昏眊的眼中忽然放出奇麗與光明的色彩，彷彿三月中清明而溫潤的池水。他臉上雖略有驚奇的表情，然即時歸於自然，便柔和的道：

「呵呵！——你終於來了……！」

少年叫化子出乎意外地答：「呵！你竟先知嗎？我是誰，我還沒說出……！」

老法師立時苦笑了一笑道：「難為你，却也難為我了！這在我是知道的，在一切人或者不知道，好吧，你的經歷可以說說……！」

少年得了室中的暖氣，將麻衣卸在地上，看了看旁邊侍立的小和尚還沒說話。

老法師不屑似的使命小和尚去睡了蓮子羹方盛上一盞，在案上擱着。小和尚雖然看得有些疑，却禁不住磕睡，便到那一間自己的床上去溫他的童心之夢去了。

室中只有這兩個奇異的人！只有這兩個為因果命運所顛倒的兩個如枯柳如春雲的人物，於是在少年的一陣傾談之中，果然是印空法師的期待到了！

是這樣的：少年是當年到這寺裏來的施團長的兒子，也就是印空法師的寄名兒子。施團長自從那次帶了妻兒，由秋林中下山去後，駐防他處不到半年便調了前敵，加入討逆戰爭，幾十天的苦戰，結果是在江邊的一個蘆洲上犧牲了！餘下的寡妻孤兒，便流落在未有戰事的縣城中。回家麼？沒了，再嫁吧？還有這小孩子，還是少年母親的賢明，她從苦痛忍耐中做着手工，居然在服淚的生活中過了十年以外的日月。後來她並且在那遠處的縣城內與美國的女傳教家熟識了，受了洗禮，因此這軍官的孤兒居然得受過教會中學的教育。

不幸勤苦愛傷的生活使這軍官夫人去年的秋日死去了！到她臨終的時候，她纔將這十六歲的孩子切實告說了些他從前一字不知的異聞。不但是說他在五六歲時在這個山上有一個印空寄父，並且說這個寄父其實就是他的真父！十六年的秘密從她垂危的深痛懺悔中說了出來。她那年到這禪悅寺中來一見印空法師便完全認識，其實在上山時她是茫然的，她又最曉得自己兒子的激烈性格，她是真切的懺悔！而囑她兒子如有過不去的時候，只有到禪悅寺中的一條路。

但是這次他所以於雪夜中來到，却不出那為命運播弄的母親所預料。他自從母親死後，便加入革命黨的激烈派，這次隨了軍隊攻入這境的縣城，已經有些日子了。却不道忽而有黨派的清分，於是他這小首領便立時在被緝之列。事情是如此緊急，然而他和距城幾十里地的禪悅寺，為了生命，為了母親的遺言，為了多年秘密的發現，他所以從苦難的雪夜中跑來。

在深深的雪夜中，他用吃吃的口音說明一切，老法師用清明炫彩的眼光注視着，終沒動，也沒言語。窗外的朔風，狂吹起來，似是將人間的晶潔被悲號吹散了！青暗的燈光下，正對坐着這奇異的兩個。

盞中的蓮子心已爛了，沒有苦味。然而誰也沒有吃得下！雪落深山後的三日，最以佛法聞名的印空法師圓寂了！隆重的佛家入塔禮儀，莊嚴而歡悅，雖然在他那乾萎的屍體中也許藏着人類的一點留連的悲哀！

但這深夜中來討宿的少年叫化子同時也不知去向。

又過了三日，縣中的保安隊中捉到一名C黨員，因為用重典，簡直是梟首，並且就懸在這平山的後山麓的大楓上，據說是在一個山洞中被鄉民告發而捉獲的。

這可憐的少年生物的頭顱，圓瞪的卵石般的眼光，在高處正對着印空法師遺骨的上層塔頂。

・王統照選集・八〇

・選自文學・

紀夢

雖是初秋的節候，然在北方已經是人人都穿袷衣的天氣了，早晚間分外清冷，獨有午後的陽光，溫暖柔暖使人仍有疲倦與困乏的感覺。P. P. 女子中學的一個教室內，這時正是可愛的陽光佈施他的魔力的機會。學生們在上午自從日光未出之前，忙到吃過中飯以後，梳洗、穿衣、鉛筆、書包、道中的飛塵、枝門口的喧嚷、鈴聲、異樣的教員的口音、形態、讚賞與責斥、*My P. P.* 式的玩意、*Fa Chi* 的拚字記憶、吃飯、盥洗，她們全體中沒有一刻的安閑。熱鬧的時候過了，弱小的胃量充滿之後，便不自覺地有倦意的來襲；況且國文教員兩點鐘方到校上課，早呢，還沒有到一點半。尚微有暖意的秋風將明熱的陽光送進玻璃窗內，一陣不能解析的倦之力即時佔有了這所寬五英尺長十二英尺的教室。書本縱橫地拋在案上，胡亂寫的字紙壓在各種色彩的袖口下面，她們的垂髮也似先知這個不可抵抗的消息，都安靜地不動，任其在寂靜的空氣中從容地自然地散布夜來枕畔的氣味。有幾個還在勉強地溫習文章，然而小聲低誦着「世中遙望空雲山」的句子時，也覺得模模糊糊地彷彿有許多雲霧在眼前出現似的。

「玉青姐，哼……我沒有氣力了，好歹讓我在你身上躺一回兒吧……一回兒吧……一回兒吧！」一個梳着紫色夾有銀錄的辮把的，將身子斜在她的同學的左臂上，裝着小孩子樣兒這樣說。

她的同學——玉青素來就好頑皮，這時呢，也正自覺得兩目有些發痒，癩癩地抬不起頭來，恰巧有個人來歌在自己身上，便趁勢用左臂將那一個的額頭攬住，自己的上半段身子也向左俯了下去，將腮頰貼住她的額髮，睜縫着沉沉的眼臉道：「好孩子！來睡到我懷中來吧！」

她們在癩靜之中，驟聽得玉青這一句話，卻不約而同的縱聲笑了起來。有的將首枕在臂上，有的拍着手兒向着空中，都笑得掩不住口。更有在玉青前面正在玩弄着缺襟半臂的珠扣，這時卻回過臉來笑道：「呸！真不害羞，多大呀！就想做小母親呢。」沒曾說完，她自己也笑得伏在案上了。

於是一陣喧笑聲，變為帶有快樂而玩諷的語聲。「小母親」「小母親」的摹仿與驚奇的口音，開滿了全室。更有幾個要居心看熱鬧的學生，立在講臺上說：

「玉青……你倆個還不起來同小球算賬，她真會說俏皮話兒……」

「得啦，要使我……一定格支得她要死……」又一個帶有挑戰的意味輕蔑地說。

果然這兩句話同時激起了玉青同她的伴侶的報復思想，便一同起來，一邊一個將剛纔說「小母親」的小球拉着，四隻纖柔的手指便向她的脅下亂插。小球原來笑的已沒了氣力，如何禁得住這兩個報復者的擺佈。她一面護着頭後的雙鬟，一面用右手亂攔，口裏儘管說告饒的話。玉青那裏饒得

過她，連喘帶笑的說『好呵，當面挖苦了人，過後只會說幾句輕巧話兒……有那末便宜的麼！』說着仍然不曾任手。球呢，實在無力抵抗了，便高呼着『好吧！連姐姐，譬如，你們難道看見我被人欺負，不說句公道話麼……我還和你們好啦！』這句話的結果是從後座上過來了兩位穿着絳紫色的衣裙的，差不多的模樣兒的姊妹兩個來給她們調解。

幾分鐘的光景之中，將全課室內的空氣變了；笑的，說的，埋怨的，交手的……將方纔的倦意都打消了。不多時這場不意之戰也結束了，室中融滿了暖意，只餘下大家互相嘲笑互相指責的語聲。她們都如春日園林中的小鳥似的，一切都是隨意的，自然的，沒有拘束也沒有恐怖的。然而在這一群的少女中，獨有坐在南牆側第三排柵子上的，一個，彷彿在獨立於歡樂譏笑的領域之外，側着面部低向着淡綠色的牆紙發呆。自然，同教室的人不大打理她，而在她看來這些玩意也沒曾在她的中心種下一點愉快的種子。她穿得很淡樸，淺藍色的竹布褂上沒有好多的緣飾，即連鈕扣也是用布結成的。鬆鬆的梳了一條辮子垂在細弱的項下，連個珠花夾子也沒有帶，不過在髮根的一邊用一個白色骨質作成的，小梳斜攏着一些散髮。她髮細而長，但並不十分油黑，她的額髮也沒用火剪燙過，很自然的罩住了左右額角。她面色確是潔白的，而看去竟像帶有病色，因為她並不像其他的女孩子有紅潤的腮頰。她的鼻骨很平，有一雙彎綫而明麗的眼光，卻愈顯得她的穎秀的精神。她似是寡於言語，又似是懶於語言。她每天來到教室，安閑地從容地絕不似他人的忙迫與紛亂。有時連上着四班的功課，她可以

一次也不離開坐位；然而她的功課卻不見得答得完全。有時教員問她答得極清晰，而且不同於他人；但有時卻茫然地答非所問。教員的告誡，同學們嗤嗤的暗笑聲，她曾不煩惱也不報復。她終日這樣，所以別的女孩子自然不大肯同她說話。大家都譏笑她，有時卻又帶有猜忌的意思，暗地裏批評她。末後，大家共同送了她一個譯名字，叫做活亞吧，但不過是在背後拿這三個字作她的代名罷了。在教室中，操場中還沒有人好意思這樣叫她；然而她終是在一羣歡樂的女孩中是孤寂的，落漠的，如同從遠處遠處跑來的一個陌生的人。人家不大理會她，她也從不多事。平常多是默默地坐着，緩緩地行着，呆呆地側看着綠色的牆壁。

照例，每逢來教課的教員在講臺上嚴肅的立着的時候，提起霍君素的名字，她便立了起來，然而從不向教員直望着，或匆迫地向四周的同學笑視。她都是低着头撥弄一枝絳色細而長的帶有白銅作帽的鉛筆，回答教員所問的問題。這枝鉛筆似乎是她三年來朝夕親近的伴兒，因為她到 P. P. 女子中學來三年了，也曾用過幾種鉛筆，但是獨有這一枝鉛筆只是上課、下課、書包、懷內陪伴着她，而她卻輕易不肯用牠。這一點的小故事，同學知道的不少，不過大家都說她有幾分呆氣罷了，卻說不出她為甚麼不用這枝鉛筆，而又時刻不離的道理出來。好在同學們的課業、遊戲，整天裏忙得不開交，又有誰來理會這樣的小事。

在喧笑談話的聲中，壁上掛的時鐘已敲過兩下，突然室內靜了一靜，女孩子們有的出去的，有的

打開本子重新用功的，而君素仍然呆望着綠色糊的牆壁。

十分鐘過了，帶着近視眼鏡的黃教員，從對面的休息室中出來，便有幾個好說話的學生，嚷着黃先生來了，黃先生來了，說時現出很有趣味的期待的神氣。及至黃教員推開紅漆的玻璃門進來之後，學生還有各自忙着找坐位的，打書包的，黃先生微笑着從一邊走過來，到了講臺左邊，將一包書往桌上一擱，先說道：

「我前二十分鐘便到了，聽得你們喜笑的利害，為甚麼……我也同你們喜歡，假如你們有說得出為甚麼原因。」黃先生滑稽地質問，像是要從她們口中探點甚麼秘密一樣。於是一時沉靜的室內，又起了一陣笑聲，有些性情活潑些的女孩子，想起了剛纔大家所開的笑話，便將記憶引回，笑的不敢抬頭，有幾個莊重點的，本想板着面孔將書本鋪得正正的，無奈別人的笑臉，灣曲的眼角，顫動的額髮，老是向着自己作「笑呵……笑呵」的誘惑，就也不自禁的口邊的曲線聚成彎形，眉痕也向髮際擴張了。黃先生也莫名其妙，隨同大家笑了起來，因為這樣愉快的同情的擴大，絕不是故作莊嚴所能禁止的。

笑了一回，她們究竟敵不住黃先生的考問，便有個嘴快的學生，彎着腰站起來，指手畫腳地將「小母親」問題一五一十的說出。黃先生兩片嘴唇也不由得不張了開來，末後，只好說一句「你們真淘氣」的話，而各個坐椅上還是遏不住笑聲。

時鐘已指在一點二十分了，黃先生一手執着書本，一手拿着半段的粉筆，時時向黑板上寫畫，如細雪似的粉末，沾了一身。一會兒將一段書講完之後，他便命大家將紙本、毛筆取出，說在這半點鐘及連續着下一點內須要作文。他說完，使用板擦將黑板上的粉字擦去，很鄭重地向黑板正中寫了兩個大字「紀夢」。他剛剛寫出，下面都凝着眼兒向黑板出神的女學生們，不禁都微笑了。因為這兩個字的確是有趣味的，裏面當然包含着些豐富的聯想，與連綿的回憶。且只此二字即教員不加解釋，也是能以引起她們的注意來的。她們正如同方在學飛的雛燕，方從山谷中流出的活泉，她們活躍與舞動的生命正在翱翔於雲表，自由自在的醞釀着，尋求着，希望着許多許多的好夢，所以她們瞥眼中見了這樣的一個新鮮題目，怎能不打中她們嫩弱的心蕊。就在這頃刻之中，她們心理上由激動而聯想所起的變化，記憶及想像過去的、未來的、悲喜、愛、樂、交織成的心網，單上重複卸下的不可測的狀態，不但出題的教員不知，即她們自己也把握不到。然而最微細、最柔膩、最深幽的情緒的幻境，都一一地被這兩個有魔力似的有幻光似的字喚起了。

黃先生自然自己也很感興趣的，將夢與人生有何關係，夢究竟是怎麼作成的理論一方的話，向學生略略解釋。但這並不在她們心上，她們雖是側耳靜聽，而從她們的眼光上就可以看出她們只在尋味夢境的真實的經過，類如甚麼心理、生理、意識、生活這些抽象的話，她們那裏有關心思再去領會。黃先生又將各人的夢如何紀法，文字的修飾如何等等告訴過了，便向她們前後左右的注視了一回，

看見學生們都將十分鐘前的嬉笑態度改換，換開有一二人面上微微的，笑然而這是想着真實的夢境之後重復回思的愉快的餘賸，比起前時為笑話而來的大笑顯見得大不相同。

黃先生趁這個時候便向牆角上伸了個懶腰，彷彿在這一羣女孩子凝神構思的當兒，他可以將一日的辛勞暫為休息一般。他立在講臺的左側，向那些作文的學生們細細看她們的姿態，與作文的形式。黃先生他向來是好在無意中觀察人家的動作的，在街道上，在家庭之中，在課堂，在賓朋的聚會的時候，他總好向人家的狀態與言談中注意，況且這次他出的作文題目，知道與這些女孩子的心理的表現上很有關係，於是觀察的習慣，便使得他自然的去注意她們的動作。托着腮頰的手形，低頭蘸墨時緩緩的舉動，並不是發癢而故意地用小牙梳爬着項心的濃髮，或者折弄着內袖口的白花邊。至於面部的表情，雖有沉鬱，愉適的不同，然而都是很莊重的，沉實的，在那裏追想，尋求過去的舊影的迷戀或感歎。黃先生留心的注視她們，而且更加以比較，但在心中卻很不自在想，何苦出這個趣味太深的題目，令她們從回念中去感到苦惱。夢境果然是悲苦的，自不必說，即使是歡樂的，其實是一夢呢。她們十八九歲的人，難道還不會尋味這過去的空空的歡喜，是如秋雲似的，在太空中終不能常留的悽愴麼！教她們作文完了，何苦以自己好奇的心思去試驗她們，老實說可不算有點罪過……他正在與學生作同時構思的時候，忽然自己的目光從左而右落到第三排案上那個名叫若素的愛悒的女生身上。因為她在這時的樣子，很足以惹起教員的注意，她自見教員出題之後，便望了望黑板上的大字，仍

然將臉左嚮，側望着綠色的牆壁。實在教員如何解釋題目的時候，她是一個字也沒聽清的，及至她的同學們都在執筆構思的當兒，她又回頭望了那『紀夢』兩個字，便伏在案子上不動了。墨盒兒沒有開，毛筆還是安閑地放在一邊，然而她的肩背卻時時的在聳動。黃先生在此教書一年多了，對於學生的個性上研究得很詳密，他知道霍君素是個很特別的女生，她的文字、性情、舉止，有時與她的地，如風蝶、如飛花的同學們相差得太多，並且她除了功課之外，連在教員前也不肯多說一個字兒。平常已惹起黃先生的疑心，所以他曾向教務處調查過她的履歷，只知她住在北長街一條衚衕內，有母親，父親出在外省審判廳內辦事，她十八歲。除此之外，便一無所知了。又見她的同學們背後議論她，就時常禁止，而自己可也究竟猜不透君素是個甚麼樣——她的環境如何的一個女學生？

這時他突然看見她伏在案上，額前鬆垂下的頭髮時時顫動，彷彿是在哭泣的樣子，但這不過是在心裏的疑惑罷了，在這一時裏也難於將她教起。他注視她，卻也時時的看別個學生，有的尚在那裏尋思，有的卻已鋪下紙本寫了出來。黃先生很驚訝地無聊地在講臺左右踱來踱去，一回兒坐下，從大衣中取出一個袖珍本子的洋文書來自看。但他的目光總不期而然地向霍君素的坐位上前去。這時的學生們也看得出君素伏在案上的狀態異常，有幾個回頭看着她，又望望黃先生，便重復在紙上敷衍的寫起字來。

這樣下去，距離應該交文的預定鐘點不過還有十數分的時間，黃先生看看別的學生有的已將

文字交來，有的也快寫完，獨有那個奇怪的霍君素仍舊伏在案上不動。作完文字的學生們，都在坐位上唧唧喳喳的小聲在議論她。黃先生再不能忍住了，便走到她的身旁問她，同時又教了兩個學生命她們好好將她叫起問她，可是身上生病不是那知總拉不起她來，她只是小聲嗚咽地哭。黃先生到此也沒有辦法，將各人的文字一齊收起，看看君素還在抬不起頭來，便好好地和她說，教她將文字帶回去作。又吩咐兩個大幾歲的學生不要下課以後同大家走了，須好好地將她哄得不哭，送她回家去。於是在下課鈴聲重復響起的時候，黃先生因尚有他事，便不能不很不自在地夾了一包書籍，文字出課堂去了。

君素一個人才了着沿了北河沿的陰溼的道上走着，所有的女伴們都各人歡樂着回家去了。這麼長遠的街道，這麼悽悽的心境，在這夕陽將沉的時候，她是怎樣在尋思呢！

北河沿的兩旁都是刺槐與柳樹。因為連日西風吹得起勁，一堆堆的枯葉積黏在泥土的地上，也沒人掃除。不是夏日了，河內的水已是污淤的有種臭味。這黝爛的泥水，與對面高樓矗立的某國使館的屋頂相映照，很富有象徵的意味。君素雖在一步挨一步地走着，然而她並沒曾為這秋來的風景所引動，她只是在那裏作她那夢中之夢的文字。

她低着头，也有時覺得尚晚的尖風時時從單衣的袖口穿入，然而她並不因為衣服的單薄有所感動。她看到手腕以上時時起些皮膚的緊縮作用，她並不在意，她正在描寫，追憶她夢中的畫圖的一

片。

「你倒乖……吃飽了飯就抱起書本子來，牠好幹麼……那件事不是我來瞎操心……就是爲你們拉繮！我在張太太家輸的錢還沒有撈回本來，弄得我毛手毛腳的那裏也去不成，都是你舅舅說的，要你念書……天天打扮得齊整，跟站門子的人一樣討小子的歡喜……哼！你別忙，還有我呢！真是死氣擺裂（北平土語）的累我一個人……」梳着沒有平板的圓頂的旗頭的老太太，提着旱煙袋兒坐在堂屋的門上這樣數說着，格外還有記不清的這些話。

堂屋門的東角上一個小白爐子，煤球燒得通紅，上面坐着的鐵壺蓋子，時時乒乓作響。爐邊躺着一隻棕色的懶貓，前邊的左爪正在有意無意地播弄着一個茗帚的帚首。牠又似是很狡猾的時時用黃色的眼睛斜看着在這屋子中威權下低着頭兒含了淚珠滴不下來的不幸的牠。

她頭還沒有梳好，頭上的兩個髻兒只挽了一個，那一邊的頭髮尚握在手內，因為聽見老太太的喊聲，便從房間中跑了出來，呆呆地正立着聽教訓。

她原是一個旗人的女兒，她父親因爲從前世襲的雲騎都尉職，十年來已經失掉，薪水沒了，又沒有資產，她自下生以後便隨着她那可憐的父母過那幾乎討飯吃的的生活。她父親又要每天到茶館去吃茶，到朋友家去談天，手頭裏又沒有東西可以作生活的支持，一天天地捱下去，沒有方法了；母親因爲貧逼的關係也生了利害的胃脫痛的病，再不能出去爲人家作活，而父親更老了，每天吃茶的生活

還是不能不過。就是這樣，其結果只有出賣女兒——她是他們惟一的活動財產。

但人家雖窮了，面子卻不能不講，究竟是世襲雲騎都尉的家世，怎麼好將女兒賣給民國以來的闊人做姨太太，做婢女，作活動的器具。

也因為這等環境的威迫，後來她竟被她的父母將她當質押品一般的一半借物質錢，一半是親戚寄養的辦法，便進到這位陌生的老太太家中作養媳。

只有一張的契約，內中註明她的父母負有二十元的債務——對這位老太太說的。

那樣的閑言語在她聽來，已是常日的飲食，只是有酸、苦、辛辣的味道，沒有甚麼別的滋味，契約上的丈夫呢，是南橫街理髮舖中的學徒，老太太每見他之後，就非常生氣似的說：『不長進的畜類……不是我養的！』這類話因此他便輕易不回家來。獨有老太太的兄弟——一位在茶館說評書的滑稽而和祥的禍災老人卻時時在清早來談談。他力勸老太太將這位未圓房的媳婦送到學校裏去讀書。他的學說，是女子念好了書可以預備老太太的後事。本來她在家裏識得幾個字，名義上的舅舅就先請人教她一些功課，過了一年，以她努力的結果居然考得上P.P.的女子中學。

舅舅自然歡喜，她卻也是望外，而老太太每天怒罵的聲卻也更多。

可憐的無知的小動物，吃飽了主人的殘食，只有斜着黃色的眼睛向帶柄上亂抓，牠以為這是項好的消遣，而老太太的惡想也與此相仿，只要有消遣的方法，那裏能顧到含着眼淚握着頭髮的別人。

她這樣的夢境是常常作的，並且還時常有更凶惡更毒虐的夢，因為生活原是與夢境一樣，她自然因經驗的關係曉得這句話的意義，至於更奇怪或悲痛的夢，她也時時在做並不只是在昏黑的夜裏。父親的黃指甲，家裏階上的慘淡顏色的鳳仙花，母親在破絮中發出來的胃痛聲音，以及偶然如魔鬼逃走，瞥然一見，穿了粗藍布大衫的那個人，都是她在夢境中常見的。所以有這些種種的暗示，使得她在學校，在老太太的囚房中，在疎柳葉落的河沿上，皆如在夢裏。

她並沒有甚麼特別的夢可紀。

一瞬的短時中，這篇未成形尚未寫出的文字，已經在子在河沿旁的君素的受傷的腦子中打了幾個盤旋。但這幅曾經遇事實與想像合成的圖畫，雖深深嵌在她的中心，總難有抒寫出來的機會，而且她又那裏有勇力來寫她想自己的苦夢不知那天才做得完，又如何寫法？

但是她一眼看見河身內的水流，便不禁起了一個念頭。

眨眨眼第三個禮拜二又來了，P.P.的學校庭前秋風吹得幾株刺槐墮葉的聲音颼颼的不斷。教室內仍然有嘩笑喧騰的天真爛漫的一羣女孩子的聲浪。同一的鐘點又到了，小球圓瞪着眼睛還是同玉青鬮嘴。不一會黃先生也同樣的夾了書包從教員休息室中走來，態度很莊重地不似上次的和氣了。他坐下之後，便一本本的發作文的卷子，到了最末後的一本，黃先生便低頭重復看了一遍，輕輕地將卷子拍了一下，着力的喊出「霍君素」三字，喊過兩次之後，學生們互相注視着微笑，以為黃先

生的語聲是不會發生効力的。黃先生抬起頭來向教堂的四週看了一遍，只有霍君素的坐位空着。小球最愛說話，便道：『沒來，她兩天沒有到校中來了。』黃先生聽過這句話，詫異似的自己輪着指頭算道：

『禮拜一，二，四，恰好她這篇……是教務處星期五送給我的，她不是那天在班上沒有作好後來交代的麼！』

他一手握着這本文字，便立了起來，皺着眉頭口裏說：『怎麼好！怎麼好！』彷彿很惶急地同學生們說：

『你們看看她……她這篇紀……夢！』說着，將卷子交與一個坐位在前面的學生，便匆匆忙忙的出了教室，一面口裏喊着聽差道：

『李主任呢……快請來說……事情真麼……出了岔子……紀夢的事……』

以後的聲音學生們便聽不見了。

• 選自霜痕 •

相識者

這日是露生的出院期，自昨天晚上他就盤算着如同小孩子盼望聖誕節日的來到一般的迫切。固然，達克透艾的饒有趣味的長髯，以及他的那雙深深陷入的老花眼，與從他那粗重而柔和的聲中天天發出來的慰問的話，更有看護婦D姑娘的好笑好說的性情，與她那付幾乎與穿的制服的顏色一樣白的手，她那鬆鬆的帶有特別香味的散髮，都是露生在對着窗間陽光一分一分移動過日子的生活裏所喜歡見的。然而，悶臥在艾氏醫院中一個月來的生活如同隔離世界的孤島獨遊者似的。初時於痛苦之中感得懣悅，到後來簡直有些耐性不下。眼看着早住院的，或者同時來的，都被他們的親愛者絡繹着接了回去，自己卻仍然孤另另地在這個似乎與世隔離的孤島之中，雖然有老醫生的有趣味的黑髯，及D姑娘的纖手與有特別香味的雲髮，但即此也不能留戀得下一個活潑時時富有愛戀性因此却得了神經衰弱症的露生。他幾次用強硬的語氣要求出院，老醫生總似乎打着官話說：「尚欠營養，神經系的病症出院尚早。」這已經使他心懷遲疑。更加上有時D姑娘端着牛乳盃子進來微微地笑着輕輕地道：「你一個人老早的跑出院去，病還沒好又去工作，那里及得上在這里多休息

幾天……『這些話他自己有時也猜到這是看護婦的一種例語，不過他究竟沒有自決的能力。

好容易自從昨天下午經過老醫生一次詳細診查之後，允許他可以出院，他那時已不得早走一天，便一口說定『那就是明天早上吧。』

在他將就寢以前，D姑娘方知他要明早出院的消息，趕過來幫同他收拾衣服檢點藥物，他也藉此機會與她作一月的伴友的最後的談話。D姑娘彷彿不以此走得如此匆忙為然似的，說話之間，比平常好笑的輔頰冷斂了好些，他也覺得有點對不起她那富有女性的以前的告語，但又不能變更計畫，只索訕訕的道：『密司D，你看我就這樣出去了。一個月的光景，我不但覺得頭部的劇痛已止，並且從穿衣鏡裏看我的面上的肌肉，也增長半潤了。我不能說……但是一定我過日再有病的時候，一定……不上別家醫院裏去……』

『真正是小孩子話……』她正在替他將一瓶吃剩的藥水裝上軟木塞子，微哂着答覆。

『不……小孩子話麼……我這種病難保不再犯，再來時仍得煩勞你的……』

D姑娘正向着立櫃的大鏡，聽他說了這句話，便用左手從頭上取下一枝銅條髮押來，插在右手內瓶上的軟木塞裏，低低地說：『這個地方不是好常來的！我不願意你再來，即是你再來……誰還知道……』富有感情的D姑娘說到這里，左手一用力，碰的一聲，銅條髮押便有一半多折斷在小玻璃瓶塞裏了。那時D姑娘很不好意思地要去將那根押髮拔出，但被醫生將藥瓶取過來道：

『還有再來的時候呢！……』

D姑娘也幽幽地笑了一笑。

這一夜醫生何曾能夠安穩的睡去，有時快盼着天亮，恨不得將這個轉動太慢的地球，催着他加上速度；有時又想這種思想，有點負人的好意。這樣，當他熄了電燈臥在臨窗的床上，從玻璃窗的上層仰窺着五月之夜的澹月疎星，不禁在理想中有種悠悠沉沉說不出的微微的煩鬱！他久已沒有夜裏失眠的病症了，但這夜似又將開始，他想不如明天仍然住在這里，然而這個話又很難同老醫生說，於是沒有端緒的一層層的意像在腦中如流星的閃動。

第二天的早上，一輛馬車將他由達克透艾及D姑娘的立處——醫院的門首送走時，他回望着那鬆曲的黑鬚，那蓬鬆的鬚髮，那些灰白色磚牆上的朝光，不免有點惘然之感。他有許多朋友，但他不願將出院的時間通知他們，預備驟然的出來，好教他們出於意外，所以他就這樣悄悄的離開艾氏醫院了。這所醫院建於都會的郊外，恰與一片農事試驗場接近。更有古代遺留下的殘破的堡壘在農場後面。當他倚了軟衣包坐在敞棚的馬車之上，向前望着郊原的景色時，覺得自己好像另換了一個人一樣。這在久病初起的人往往有這同一的感想，也許在病後觀察一切的現象分外精細些，所以他覺得護城河流下來的曲溪的水聲，更聽得琮琤如響着的碎玉。道旁濃綠的柳色也似在內中滿藏着無限的幽密的意。麥穗在田中起伏，如同金黃色波浪的前倒後擁，而且從中間散布出一種特異的麥

穩的香氣出來。霧生在車上看着這些久在城市不得常常領略的景物，自然另有種深深的慰悅，忽然他向懷內取手帕出來要打去衣襟上的飛塵時，無意中手指觸着小藥水瓶塞上的半折的押髮，却又不禁默默地沉着，連前面的得得的馬蹄聲也聽不出來了。

引人入夢的溫風從叢林中穿過，時時拂上這位久病新愈的少年的面部。他從沉思中被溫軟的輕風喚回，頓時覺得思想上頗為紛亂。前幾夜夢裏的家鄉，與遠離的好友，或則是曾遊過的某處的湖光山色，曾讀過的新舊書籍，以及久已拋置在書架上自己未完工的著作，在圖書館裏參考某種學問所下的工夫，種種莫知所從來的亂思，都紛擾在腦子裏面，就在這個時候馬車已入了城門。

街市的繁華景况，突然擁出，將方纔他那些思想由外圍景象的變幻驟然壓下。映射在目光之中，與可以聽到的全是車輛的來往，行人的奔忙，放學歸來的兒童們在街上喧笑着爭鬪的種種聲音，更有提着鳥籠坐在舊式茶肆，門前閑談的遊逛者，不知那里的工廠汽笛發出尖銳的呼聲，與汽車通過時的警告行人的粗音，也有時若斷若續的劇場中送來的金鼓之聲。霧生在車上看見馬的後蹄分外行動的迅疾些，而穿了黑布白邊制服的馬夫，也不住地將鞅絲在空中舞動。這些舉動明明地表示紛忙的現象，頓時使得體氣尚虛怯的霧生也心慌起來，同時他將手伸入衣袋內試着玻璃藥瓶仍然在那里，便覺得放心好多。

正當轉過一條很寬的街道來的時候，突然看見街上的行人都擁塞住了，且是在冬家的店鋪門

首站住好多人，彷彿是瞧熱鬧來的，大家都談論着。醫生在車上也聽不明白，但是馬車却被前面的許多車輛及立在街心的人塞住不能往前再走了。過了一會，從對面來了約有百多人的步兵兵士，一半是肩着明亮剃刀的槍，那一半却是些黑衣白領章的司法巡警。在這些人的中間是一羣犯人，都一色的穿了白布坎肩，被繩子將雙手反縛着。但那些犯人有的穿着洋服，有的穿着很闊綽的皮衣，也有衣服破舊點的，却是居極少數，約有六七十個。同時醫生便聽得立在街旁看熱鬧的人都嚷着說：「賭犯真多！賭犯真多！」醫生聽了這纔明白是軍警破了大賭窟，而押解他們到各街市去示衆的。

醫生看見這等事在他的幽沉的心裏也不曾發生異樣的感動，他想這也不過是都市罪惡現象的一種罷了。這時前面的軍隊，和種種的犯人組成的這個奇異的行團，漸漸行近，醫生坐在馬車上便聽見自己的車夫同列的人力車夫談起，方知道這一羣賭犯是昨夜在某一個俱樂部同時拿獲的。醫生聽了，只有從自己的心底發生一聲咽住下的歎息。而越在這種熱鬧喧擾的街市之中，更引起他在醫院裏清靜生活的反映。在這一時中，他微微感到有點悔恨出院太早的意念。正在他尋思的時候，前面一羣的犯人已經很疎列地從馬車前面一個個的走過。在無聊的癡坐之中，醫生的目光便注意於那些奇異的面孔。醫生是個善於尋思的青年，他在車上看見這些帶了各色與形狀不同的帽子下面的犯人面部，覺得很感興趣。他想：夜間在一種奇異而具有魔咒般的引誘力之下，使得他們都將自己忘了，將一切忘了，完全掉在那個迷網之中。但他們在光嚴的日光之下，在這萬頭攢動的街道之中，如

同傀儡的遊戲被人從後面牽扯的一般。人們的生活的一片段就是這樣麼……他正在尋思時，忽然從犯人的層中閃露出一個特殊的面目，驟然使他將右手舉起，似乎從無意識中要招呼那個人似的，但又在無意識之中却又彷彿被甚麼暗力的指示將右手從上面放下。原來在犯人層中閃動出的那一個特別的面目，是頭髮很長，顴骨很高，枯黃的皮膚之中，含有些黧黑的色素，但那鼻尖凸出的睛光，還是如十年前自己在馬櫻樹下看見的一樣。因為那時，嚮生與他在某一個中等學校時，曾有一種無形的親密關係，所以雖隔開若干年，還依舊看得清楚。但這時在不意中遇到，反而使得嚮生一時不知如何方好。他只看見那個犯人神色蕭索而羞慚的面目，已不是昔年那樣美好豐潤了，覺得從前同時在校的種種狀況，宛如重演活動舊片似的，又行映現出來。但是那可憐的犯人，只是低頭向着平鋪的馬路上如同尋找甚麼東西似的，那里知道旁邊馬車上還有一位不相期而遇的舊日的同學在那里迴思過去的影片，就在這一剎那中，那些舊日的陳迹，沒有次序地在嚮生的腦子中通過。

在二年級時，每當在夕陽影中校園的一角馬櫻花樹叢中，人人都覺得這是一天中最有趣的時候。每當任甫吹着口笛，挾着一冊小說來得最後的時候，一羣人見了都笑着說：『幸運使者……！幸運使者來了！』任甫那時正是全校裏的天之驕子，穿的衣服總要華麗，而且生成的一副含有女性溫和而姣好的面目。因別人的推崇讚美，他更注意修飾與女性的摹仿，一面上去聽見講西洋文學史的教員說：英國詩人雪勃在校時生長得太美麗，而且身體柔弱不能運動，他無意中便得了這個摹仿

的暗示有時情願將器械標的分數拋却，去作刷頭拂衣的工夫。這樣更使得全校好事的同學注意，於是便共同送他一個『幸運使者』的別號。那時霧生比他還小二歲在低一年的級中，還不大明白任甫的行為，只知每每見他以為有趣的，每每隨着大家同他說笑。有一天仍然是在四月末日的夕陽陰中，那些好說好笑的少年都穿了短衣在校園的馬櫻花下談天。果然，在將近黃昏的時候，又見任甫穿了細呢的袷袍，攏了一枝小小的花朵，很得意的由外面進來。別的同学都向他問道：『今天下午出去又有甚麼幸運？』然而他彷彿不屑意地沒曾回答他們。及至晚飯以後，他獨獨將霧生領到風雨操場中低低地說了一句話是：

『你不要告訴他們！我到明天領你去看一個人去。』

霧生雖是比較任甫的年紀稍小些，但他自然也很明白這是椿新鮮而有趣味的事，再問任甫是到那個地方去與甚麼人相見。任甫却做然道：『你不但不能問這些事，並且去過之後，你須不向他們說，你若說了，仔細你……』霧生那時究竟還有些小孩子氣，並且他向來是同人對於然諾的信用不會破壞的，更不用任甫的恐嚇。一時被好奇心所引動，只待次日的趣劇開幕，自己也算得個配角的，一頁，就非常的滿意了。

次日正是一個星期日，任甫假託同霧生遠足到郊外繪畫的名義，從校內吃過早餐之後，便換了衣服帶着畫具出城而去。

霧生那時在K城入中校修業的地方，是在多山地的一個都會裏。K城的北門正對着黃河的支流，在春夏的時候，往往出城不遠，上那些多石的小陵阜上便可看見嫵娜的風帆順流而下。但北門外是往來的大道，且是因為交通的利便，所以也有汽車道及馬車道，縱橫畫列於斜坡及稻田之中。走路的人很多，所以也不很清靜。任甫同霧生很高興地從枝中出來，雇了兩輛人力車拉出北門外去，便由任甫付錢打發回去，却一聲不響地在前面走。霧生也不便問他，料想他也不肯答復，只索肩了三足的畫具，賞覽自然的風景，在後邊一步一步地跟着走。任甫在前面轉過一條通行的馬道，却不再走大路，從多生叢樹的小山上斜越過去，往S山的垂虹亭那面走去。霧生這纔明白他要去的目的地。但是往垂虹亭去的便道應該出K城的東門，不幾里可以達到S山，為甚麼他偏要轉走這許多路？也許他是恐怕別的同学遠遠地隨他來，所以借此掩蔽麼？這是當時閃在疑惑中的霧生的思想，到後來他究竟沒再告訴為甚麼要轉這許多路的理由。近日的天氣分外溫暖，小山下的柳塘中一片片的綠色的花錦，全是些浮萍化成的。已經啼熟了布穀，還在林中繼續着引吭而鳴。霧生隨在後面，被四週的景物引動起藝術的趣味，頗想就在這些地方支起畫架，隨意將景物的片段畫下幾幅來。但任甫疾行的脚步，與燥急的神色，那里有心於這些事上。

及至到了S山坳處的下臨清流的垂虹亭上，霧生方纔知道任甫來此為的甚麼事以及為甚麼要他同來。

原來任甫到這個幽靜少人來的亭上，是與一位女子商定婚約的。那位女子却也分外謹慎，所以要任甫同一位年幼而誠實的同學前來，免得被人知道有甚麼揣測的話。任甫本來不願意這樣辦，但是拗不過她，於是霽生便陪他同來，成爲這齣始爲趣劇而終成悲劇的配角。

霽生既然明白他爲甚麼事同任甫來的，自己以爲不應該這樣不問情由的同着任甫到這個地方。初時他只得同她與任甫在亭上說些閒話，過了一會，他便託辭繪畫，將三足架支起，在亭的下面約距有十五六步遠的橡樹陰下，他半坐在樹後的大石上，對着前面的削起的巖尖，便一筆一筆的畫了起來。任甫與那位青年的女子却在亭上談話。

自從霽生無意中似乎作了任甫與她的訂婚的證人以後，任甫永不向他再提此事，他也替任甫謹守着前次的約言，沒曾向別的同學說起。他幾次想要問明那位女子的名字，任甫不告訴他，他也不再追問，只知她是姓鄭罷了。

自此之後，學校中漸漸更少見任甫的蹤跡，除去幾門重要功課以外，任甫有時並不到教室。大家都有所忙，也漸漸地不大提起「幸運使者」四字來了。霽生因爲在校內服務甚忙，所以更不常與任甫見面，不過這次奇異的經驗時時的使他記起。

半年之後，忽然接得任甫與鄭女士結婚的通知，霽生方才明白春天在垂虹亭上的相晤，竟然有了結果。但是那時任甫早已轉入省城的某校，不在W城了。霽生只知任甫的叔父在省城充當某稅局

的委員，也就是任甫的主婚人；至於鄭女士是住在那里，在甚麼學校，如何能與任甫相識，霽生也無從探知；只是有時想起垂虹亭上的一晤，還能隱約想到她那雙明慧而流利的眼，以及穿的那身雪友夾絨衣裙，除此之外便有些模糊了。但他總記得鄭女士是說的一口很難懂的土音，也分不清是那裏的人，當時自己先有幾分不好意思，所以更沒有問訊完全，至於任甫卻始終並未曾介紹過。

直至霽生在K城中校卒業以後，方纔從一位很遠的親戚的無意的談話之中，少微曉得任甫及鄭女士的事，然而也是傳言，沒曾徵實。據他那位親戚說：在省城曾在一個餐館裏與任甫相遇，匆匆地一見，只知有三五個妓女，還有些少年同在一處飲酒，此外也就不得而知了。自從這個消息傳與霽生之後，他時時覺得替那位鄭女士憂慮，更覺得自己在二年以前與任甫上垂虹亭去的多事了。

自從與那位幸運使者任甫別後，這是霽生第一次知道關於他的事，再一次便是前兩年當霽生在S埠當商科專校的外國文教員時，遇見一個舊日的同學，因為數年的闊別，曾談到從前同在校內的事，以及任甫的事，後來那位同學曾說聽見別的同學說：任甫因為在京城交際許多人物，與人合股辦鐵廠的工業，過於勞碌，又因在外面終日的戕身，已經不是從前了……至於他那位鄭女士聽說已入了聖教，受過洗禮，與任甫已無形的離婚，便不知那里去了。

這些模糊難考究的話，在霽生的那位同學已經說不清楚……所以更無從向第三人去探問了。

但是霽生却時時記起在S山上的垂虹亭中的鄭女士，並且自己覺得難安！此外便感到十年來的變化，那時還梳着雙鬟不過十五六歲的鄭女士，如今想已常常跪在禮拜堂中向冥冥的遠處，深自懺悔。有時霽生想得如同親眼看見的真切，有時在讀書作事的時間之中不自覺的忽然想起，總要耽延幾分鐘的工夫。自己也頗以為可笑，而且太過於為人恥笑了，然而自己又無從抑制得住。

以前的這些經過在這一剎那的時間之中，都從似由舊日的夢境中將霽生喚起似的。他突然看到十年前的任甫的面目，第一次引起他的尋思的全是這些事。及至這一羣的軍警，賭犯，都走過了，街上的行人漸漸的移動，自己的馬車也往前走的時候，霽生方才想到「他怎麼也在這一羣人裏面？」但這個疑問尚容易自己答覆得出，但是同時連帶而來的第二個疑問又行提起，便是「他的夫人！——垂虹亭上的她向那里去了？不知她曾知道他也在這一羣裏否……」霽生想到這里，便想跳下車去上前拉住任甫問一問……然而終於不能……

霽生自從因為有了神經衰弱症進了艾氏醫院去療養以後，每日只是身體乏力，頭部昏痛，所以將一切的思想全都壓伏在玻璃杯及靜臥之下，不但以前所時常想及的任甫及鄭女士的偶然遇到又彷彿偶然消滅無從考究的事忘掉了，即連自己每天的工作的事也不能尋思。直至他出院以後，所有少少動他一點感想的，不過院中的D姑娘所給予他的一種細密的安慰罷了。但是在街市的一瞥之中，看到久已不復置念的任甫，便將舊日的聯想一一的提了起來，因此S山麓的垂虹亭，馬櫻花下

的幸運使者的稱呼，後來聽見的消息，與鄭女士那時的面貌、聲音、衣裙的顏色，都從久已存置的記憶中尋思出。

但馬車向前緩緩的走動時，忽有一個特異而似乎出於意外的猜測的思想，使得霽生驟然將雙手交握起來。「院裏的D姑娘，也不過二十多歲的人，她的面貌，現在想來怎麼同當年在垂虹亭上見到的鄭女士——任甫的妻——有些相似！不錯，明慧而流利的雙眼，只是稍微不大活潑罷了。她那蓬鬆的頭髮，也與鄭女士梳着雙鬟時髮色相似，從純黑中少帶幾根黃色的髮……她常常有種沉鬱的顏色在臉上，每每同她談起，她堅信上帝的存在，可以證明她是個真誠的教徒……是她……她何以在艾氏醫院中充當了看護婦……果真是她麼？相遇未免太巧……她或者已經知道我是當年在垂虹亭上的她與她的不幸的丈夫的證婚者麼……然而十年了……」

霽生從新見到的印象之中聯想起鄭女士，便又無意地將D姑娘證實她便是鄭女士的化身，這在霽生可說是個驚奇而出於意想之外的發現了。但是有一件事使他疑惑的，就是「當年聽她說的是一種很難懂的土音，現在的D姑娘，何以是說得很好的京話，不過還有時夾雜着幾個特別讀法的外省字呢……然而這沒有可以反證她不是鄭女士之處，十年的時間，語音改變了這也是常有的事……」但是這種斷定愈加真確，卻愈使霽生感到冥漠與感傷的感動。他不知想用甚麼方法去加以證實，更不知目前要如何辦。去躊躇與驚訝之中，他的右手無意地向衣袋中觸及帶有半截髮押的

藥瓶，突然覺得有種冷慄而欲哭的感情充滿了週身的纖維！

為這事的煩擾，使得露生第三天回到住所的夜裏未曾安眠，第二天他決計無論那里都不去，重復回到艾氏醫院裏去訪問老醫生及D姑娘。想去問明這其中的原委，並且要告訴她關於任甫的事。那知卻恰巧是老醫生同了D姑娘到城裏的一家人家中收產去了。露生悶坐了半天，只是望着接待室中所畫的壁畫出神。末後，只有將昨日所見的任甫的事寫在信箋上，並且在後面寫了垂虹亭三字，問道：D姑娘是否即是鄭女士並且認識自己否……他這時並沒有判斷思索的餘力，寫完之後，只好在將晚時驅車回城，及至在晚飯以後他忽然悔恨自己寫的這封信過於冒昧了，但是已來不及收回。第二天的正午，忽然收到艾氏醫院專人送來的一封信，素色洋紙的信，露生手指顫顫地拆開一看，只是幾個字：

「風戾重寒，冰懷難熱，一任他醉夢迷蝶，我只索蘸上心香，洒淚花懺拜當窗月！」

下面只署了三個字是「相識者」。露生反覆地念着這一行難以索解的文詞，低低地嘆口氣，自己說到「相識者」三個字時，而感動的目光却射在案頭上那個插有折斷的髮押的玻璃藥瓶上面去。

生與死的一行列

「老魏作了一輩子的好人，却偏偏不揀好日子死，……像這樣如落棉花灘子的雪，這樣如刀尖似的風，我們却替他出殯。老魏還有這口氣，少不得又點頭砸舌說「勞不起！勞不起！勞不起！」了。」

這句話是四十多歲鷹鉤鼻子的剛二說的。他是老魏的近隣，專門為人殯棺材的行家。他自十六七歲起首同了他的父親作這等代傳的事，已經將二十餘年的筋力，肩肉全消耗在死屍的身上。往常老魏總笑他是沒出息的，是專與活人作對的，——因為剛二聽見那裏有了死人，他便向煙酒店中先賒兩個銅子的乾酒喝。他在這天的雪花飛舞中，他却沒曾先向常去的煙酒店中喝這一盃酒。他同了同伴們由棺材舖中擯了一具薄薄的楊木棺，踏着街上的雪泥走的時候，並沒有說話，只覺得老魏的厚而成為紫黑色的下脣，藏在蓬蓬的短髻中間，在巷後的茅簷下喝玉米粥，——他那失去了烏色的凝住的眼光不大敢向着陽光睜視，在朔風逼冷的十二月的清晨，他低頭喝着賣零食的玉米粥，彷彿儘自向地上的薄薄霜痕上注射。——一羣乞丐似的槓夫，束了草繩，帶了穿洞的氈帽，上面的紅纓毛搖颺着，正從他的身旁經過，大家預備着去到北長街，為一個醫生抬棺材去。他居然喊着我們喝一碗

務再去，記得還向他說了一句「噢！老頭兒！回頭我要替你剪下鬍子了。」他哈哈地笑了。

這都是剛二同了三個同伴由棺材店中出來時走在道中的回憶與感想。天氣冷得利害，街上坐着明亮炫耀的包車的貴婦人的頭部全包在皮大氅的白狐毛的領子裏，汽車的輪迹在皚皚的雪上也少了好些。雖然聽到午炮放過，然而日影却沒曾由灰色布滿的天空中露出一點來。

當着快走近了老魏的門首，剛二沉默了一路，却忍不住說出這幾句話來，他那三個同伴，正如自己用力往前走，彷彿以先沒有聽明他的話一般。又走了幾步，在前頭的小孩子阿毛道：「剛二叔，你不知道魏老爺子不會揀好日子死的，設若他會揀了日子死，他早會揀好日子活着了！他活的日子，全是極壞，依我看來，——我媽也是這樣說呢。他老人家到死也沒個老伴，一個養兒子，又病又跛了一條腿，連博利工廠也進不去了，還得他老人家弄飯來給他喫。——好日子是呵，可不是他的……」這幾句話似乎使剛二聽了有些動心，便用破洞的袖口裝了口，咳嗽了幾聲，並沒有答話。

他們一同將棺材放在老魏的三間破屋前頭，各人臉上不但沒有一滴汗珠，反而都凍紅了。幾個替老魏辦喪事的老人婦女，便喊着小孩子們在牆角上燒了一瓦罐煤渣，讓他們圍着取暖。

自然是異常省事的，死屍裝進了棺材，大家都覺得寬慰了好多。拉車的李順暫時充當了木匠，將棺材的蓋板釘好……丁，丁……丁，一陣的斧子聲中，與土坑上蹣跚着跛足的老魏的養子蒙兒的哀聲，與鄰人們的嗟歎聲，同時並作。

棺殮已畢，一位年老的媽媽，便首先提議應該乘着人多手衆，趕快送到城外五里墩的義地裏去埋葬去。七八歲的李順的祖父，便同大家討論，五六個辦喪的人都不約而同的說：『應該趕快入土。』獨有剛二在煤渣的火邊，摸着腮兒沒有答應一句。那位好絮叨的媽媽拄着拐杖，一手拭着鼻涕，頭聲向剛二道：

『你剛二叔今天想酒喝可不成……哼！老魏待你也不錯，沒有良心的小子！』

『我麼……』剛二夷然的苦笑說，却没有續說下去，接着得了殘疾的蒙兒又嗚嗚地哭出聲來。

當着棺材還沒有抬出門首的時候，大家各人回去午餐之後，重復聚議如何處置蒙兒的問題。因為照例 蒙兒應該送他的義父到城外的義地上去，不過他的左足自去年有病，又被汽車軋了一次，萬不能有這樣的力量走七八里的路程。若是仍教他在土坑上嗚嗚的哭泣，不但他自己不肯，而李順的祖父首先不答應，理由是正當而明瞭的，他在衆人的面前，一手持着全白的鬚子，一手用他的銅旱煙管扣着白色的棺木道：『蒙兒的事……你們也有幾個曉得的，他是一個瘋婦的棄兒，十年以前的事，你們年輕的人算算他那時纔幾歲？』他說至幾歲二字，便少停了一會，眼望着圍繞他的一羣人。

於是五歲、八歲的猜不定的說法一齊響了起來，李順的祖父又將碩大的煙斗向棺木上扣了一下，似乎也要教死屍聽得見的說：『我記得那時他正正是七歲呢。』正在這時，在坑上的蒙兒從嘎咽的聲中應了一聲，別人更沒有說話的了，李順的祖父便如背歷史似地重復說下去。

「不知那裏來的瘋婦，赤着上身，從城外跑來，在大街上被警察趕跑，來到我們這個貧民窟裏，他們便不來干涉了。可憐的蒙兒還一前一後的隨着他媽轉着，走着小孩子身上那裏是有一絲綠，虧得那時還是七月的熱天氣。那時有些人以為這個瘋婦太難看了，也想合夥將她同蒙兒逐出……但終究被我同死的老魏阻止住了。不過三四天瘋婦死去，獨餘下這個可憐的孩子……以後的事，也不用再說了。我活了這大歲數，還是頭一次看見這個命運劣敗的蒙兒。就他現在說是這樣，將來的事誰還能想得定……可是論理他對老魏的死去，無論如何，焉能不去送到義地，看着安葬……」本來大家的心思，也是如此，更加上蒙兒在坑上直聲嚷着就算跪着走去，也是不在屋子裏的。於是又經過一番亂嚷的紛談之後，遂決定由李順攙扶着他走，而李順的祖父，因為同老魏有幾十年的老交情，也要穿了破黑羊皮襖隨着棺材前去。他是幼年當過鑼師的，雖有這等年紀，筋力却還強壯，他的性情又極堅定，所以衆人都不敢去阻止他。

正是極平常的事，五六個人槓了一具白木棺材用打結的藤繩網縛住，前面有幾個窮窳的狀況如同棺材的表示一樣的貧民先遮遮的走着。大家在沉默中，一步一步的足印踏在雪後的灰泥大街上，還不如汽車輪子的斜方紋印的深些；還不如載重的馬蹄踏得重些；更不如警察們的鐵釘的皮鞋走在街上有些聲響。這窮苦的生與死的一行列，在許多人看來，還不如一輛人力車上的妓女所帶的花綾結更光耀些，自然的他們都是每天每夜被罩在灰色的暗幕之下，即使死後仍然是用白色而不

光華的粗木匣裝起，或者用粗繩打成的葦蓆；不但這樣，他們的肚腹，只是用堅硬粗糙的食物渣滓磨成的牆壁；他們的皮膚，只是用凍僵的血與冷透的汗編織成的；至於他們的思想是空幻的，只有從黎明時看得見蒼白的朝光，到黃昏時走過的暗霧圍的網，他們那裏有花綵結的色彩，姿態；與沾染上的肉的味道，與女性之髮的奇臭。他們在街上穿行着，在他們沒有統系的思想中，自然也會有深切的感觸，他們也以爲是人類共同有的命運的感觸，但他們愚蠢簡單，却沒曾知道已被命運逐出於宇宙之外了。

雖是冷的冬天，一到雪停風止的時候，看熱鬧的人也有了，茶館裏的顧客又重複來臨。他們這一行列，一般人看慣了，自然再不會有考問的心思。死者是誰？跛足的小孩子是棺材中的死屍的甚麼人？好好的人爲甚麼死的？這些問題早逐出於消閑的人們的目光與思域之外。他們——消閑的人們，每天在街口上看見開腔的豬，厚而尖鋒的刀從茸茸的毛項下插入，血花四射的從後腿間拔出；他們在市口看穿灰衣無領的犯人蒙了白布被流星似的鎗彈由十餘步外打到腦壳上，滾在地下還微微舞動；他們見小孩子們強力相搏頭破血出哭號，這都是消閑的一種方法，也由此可以得到些許的奇異與快樂的愉慰。比較起來，一具白棺材，幾個貧民在雪街上走更何足一顧！不過這樣冷的天氣，一條大街，一個市場玩膩了，更沒有甚麼，所以站在巷口的人，坐在茶肆的人，帶了皮帽，穿了花緞的外衣，又在朱門前的婦人們，也有些將無所定着的眼光向這一行列的生和死者看去。

這一羣的行列，死者固然是深深地密密地將他終生的恥辱伏在木匣子內去了，而槨棺的人，剛二，李順，以及老祖父也似是生活着被裝在匣子以內，他們雖沒有不敢的思想，却也以為這是不必要的，無需的——抬起頭來似乎也不能更向着暗笑的蒼穹將生的恥辱潑盡，所以他們並不顧及還有些看熱鬧與消閑的人，以他們這一行列為有趣味可供玩賞的，實在他們也理解不到他們如同被命運支配着往前走，他們走着並不像那些爭命運的人要計算時間，與目的地的。

然而正當他們走過長街待要轉向西去出城門的時候，一家門口站住了幾個男子，與兩三個華服的婦女，還領着一個七八歲的小姑娘，而汽車的輪機，正將停未停的從覆蓋的狼皮褥下發出澀粗的鳴聲。忽地那位也穿了皮服的小姑娘橫撲着一位中年婦人的腿部說：『娘娘，害怕……』那位婦人向汽車看了一眼便撫着小姑娘的額髮道：『多大了，又不是沒見過過汽車。這點點響聲有甚麼可怕？』

『不是，娘，那街上的棺材，走着的棺材……』
『乖乖！傻孩子……』
『婦人便不在意的笑了。』

但是在相離不到七八尺遠的街心，這幾句話偏在無意中被提了銅旱煙管的老祖父聽見了他，也不揚頭看去，只是自己咕噥着道：『害怕……傻孩子……』說着便追上他那些少年同伴們出城去了。

出城後並不能即刻便到墓田，但冷冽的空氣，一望無際的曠野中，他們似乎是從死人的穴中甦醒過來，他們便自然地，不約而同地揚起頭來望望天空。三五槎枿的枯樹立在土隄上，噪晚的烏鴉羣集在枝上喳喳的啼着。有一羣羊兒從他們身邊一起一伏的走過，後面跟了個執着皮鞭的長髮童子，他看見從城中出來這一行列，却不禁愕然地立住了，而且質樸的問道：

「那兒去？是不是在五里墩的義地？」

「小哥哥，是的，你要進城……這樣天氣一天的活計很苦！」老祖父代表這一羣人鄭重的對答。牧羊的長髮童子有點疑惑的神氣道：「現在天可不早了，你們還是趕緊走吧，到了晚上城外的路不大方便……」他說到這裏又精細地四下裏看了看道：「灰色衣的人……要不得呢！」

老祖父獨自在後邊聽童子說完，不禁從有皺紋的眼角上露出一絲笑容來說：「小哥哥，真是像孩子，像我們還怕呢！」

童子自己也知道說的不很恰當，便笑了一笑，又轉過身去望了望前邊送棺材的一羣，就吹着口琴往對方而去。

老祖父的脾力，實使這一羣人吃驚！他也不用拐杖，走了幾步，便追上了棺材，而且他開始同他們說話。蒙兒黃皮裹了額骨的面，已現出紅暈的顏色，他的兩隻猶噙有眼淚的眼，確已表現出疲乏來，就連在一旁用右手扶住他的李順，似乎也很吃累，不過不敢說出來。獨有剛二既不寒冷，也不見得煩

累，只是很自然地交換着肩頭在前面橫了棺材走路。

老祖父這時從褲袋中裝了一煙斗的碎煙，一手籠住破襖的袖口上的敗絮，吸着煙氣說：

『這便是老魏的福氣了，待要安葬的時候，雪也止了，冷點，還怕甚麼。只要我們不死的，不裝在匣子中的先給他收拾好了，我們算是盡過心，對得起人……』

久不做事的剛二也大聲道：『是呵！我早上還說老魏叔死的日子沒揀過好的，現在想想這也難得。他老人家開了一輩子的笑口，死後安葬時沒雪沒風，也可算得稱心了……我今天累死，甚至三年沒有酒喝，也要表表心兒，替死人出點力。可是人生能有幾次這樣……』他說時平生第一次的泪痕在眼眶內慢慢地滾動，又慢慢地收回去。

老祖父接着歎口氣道：『人早晚還不是這樣結果，像我們更不知是在那一天？老魏我與他自從二十餘歲結鄰居，他三十多年的光陰，作過挑夫，茶役，賣麵條，清道夫，烈日的薰蒸，冷風的逼迫，他那天一天停住手脚……有幾個錢就同大家喝一壺白燒，幾片燒肉，這是這樣過活，不但沒有家室，就連冬夏的衣服，也沒曾穿過一件整齊的。現在很安穩的死去，他一生沒有累事倒也算了，不過就是有這個無依靠的蒙兒……咳！咳！我眼見過多少人的死，殯葬，却再也沒有他這麼平安而又無累無罣地走了。我們還覺得大不了，其實他在暗中還許笑着我們替他忙呢……』

堅定沉着的剛二急急地說：『我看得棺材裏裝着死人，一具一具的抬入，一具一具的抬出，總算

不了一回事。就是我們吃這碗飯也看慣了，如同泥瓦匠的天天搬運磚料一樣。孝子們在白布打成的單蓬下，像回事的低頭走着，點了胭脂却穿着白衣如同去賽會的女子們坐在送葬的馬車裏東望西望，在我們看來，太不足奇！不過……老魏這等不聲不響的死，我反而覺得了，自從昨夜晚上心裏似乎有點事了！老爹，你說不有點奇怪！」

老祖父從濕啞的喉嚨中哼了一聲，沒說出話來。

冬日的曠野中的黃昏，沉靜而帶有死氣。城外的雪一些也沒有融化過，白鴛鴦地墨過了寒林，土山，微露麥芽的田地。天空中若有灰翅的雲影來回移動，除此外更沒有些生動的景象了。他們在一角的陂陀下面的亂墳叢中，各人盡力的用帶來的鐵鍬掘開冰凍的土壤。老祖父蹲在一坐小墳頭的上，面吸着旱煙作監工人，而蒙兒斜靠在已停放下的白木棺材上無聊的用指畫木上的細紋。

簡單的葬儀就這樣完結，在朦朧的黃昏中白木棺材去了藤繩埋入土坑裏面，他們一面時時用熱氣呵着手，一面不停的工作，直至將棺材用堅硬的土塊蓋得很嚴密的時候，便不約而同的噓了一口氣。蒙兒只有呆呆地立着，被冷氣的包圍直使他不住的抖顫。眼淚早已在眶裏凍乾了，老祖父還是不住的用大煙斗輕輕地扣打着棺材上面的新土，彷彿在那裏想甚麼心事。剛二却忙的很，他方作完這個工作，便從腰裏掏出一捲粗裝的燒紙，藉了老祖父煙斗的餘火燃着起來力微的火光不多時便也熄了。而左近的樹木上的乾枝又被晚風吹動，颯颯刷刷如同呻吟着低語。

他們回路的時候，輕鬆得多了，然而脚步却越發遲緩起來，大家總覺得回時的一行列，不是來時的一行列了！心中都有點茫然，一路上沒有一個人能說甚麼話。但在雪地上的暗影中，他們離此無邊的曠野愈遠，忽地催晴的北風吹得更利害了，乾枯的碎葉，吹散的雪花，都追跡向他們逐去，彷彿來伴這回路的一行列的沉寂。

霜痕

十月下旬的天氣，在凌晨的時候，如一層薄薄玉屑鋪成的白絨氈子，罩在每家的屋頂之上。『霜痕的整明與潔白，在冬日裏雖不是罕見的東西，但是能夠領略到這種冷冽中清晨的趣味的人們，也可謂是有幸福的了！在暖暖的被褥中間，爐火熊熊的紅光，逼得人全身的氣力，如同用醉酒浴過似的，全行消盡，或者在枕畔嗅到熱烈的髮香做着幻美的好夢，只有沈沈地在昏睡中度過，像我在這個時候——賣報人正鵠立在印刷局門前，送牛乳人正牙子在道上的時候——却踏着欲待裂口的堅地，沿着河沿，數着髧了絲髮的冬柳，昂昂地又是無意味地走來領略人家屋角上霜粒明亮的趣味……總之，我比起他們——那些醉生夢死的人是有幸福的……』

他想到此處，薄呢的外套，禁不住朔風的嚴威，便連了兩個寒噤，同時身上覺得起了無數的膚粟，他借此便咬了咬牙，索性將插在衣袋內的兩隻手，伸出來在空中交握著。但那是很明白的事，他那隻深紫了的雙手，在這時候似乎沒有甚麼溫暖的感覺了！

沿着窄狹的河岸，盡是連根枯乾的黃草，挾着寒威的冷風，從水上吹過來，在沈寂中，微聽得刷刷

的細響。這個地方，本來偏僻，平常已少有人來往，況且在冬日的凌晨，只有對岸的高大鐘樓，矗立空中，那黑條下的白面，彷彿在太空中冷靜地微笑着，呆看着無量數的事物。他將兩手在空中交叉互握，驕傲而自負的思想，仍然在空虛的腦子中盤旋着。他在早上未黎明時即由床上起來，用一支禿了尖的毛筆，草草地寫封長信寄他的朋友。他向來不與人家多通信，且是因爲與他通信的人太少，所以郵局中輕易與他沒有來往的，不過他這封信確是急劇而非寄出不可。及至他呵凍在破紙的窗前寫好之後，忽而想起在自己的屋子以內，連半分郵票也沒有，所以微嘆了一聲，將這封待寄的長函，安放在衣袋裏，朝着因寫字凍僵的雙手，便無目的地踱了出來。

門外的景色，果然與狹巷中的寓所不同，而第一使得他愉慰的，便是凌晨的霜痕。一個一個的圓粒上，如同由玉液中提出的糖晶，有許多甜美與潔淨的感覺，立時嵌入他突突的心裏。暫時之內，他忘却了過去一切的煩憂，並且也洗冷顫的感覺，露出破布的絨鞋，踏着枯根的草地，似是去尋覓他所失去的東西。而他在這瞬間能以完全尋到的，只有在環境之下被逼出的那顆驕傲而強毅的『熱心』。

他正在冷冽的空氣中，遲回而無目的地獨行着，不隄防由後面來了一輛溺桶車。車輪含着薄薄的冰殼，放出軋軋的聲音，不過他沒曾聽見。車夫是個五十餘歲的鄉下人，這時正挽着油光閃閃而露出破絮的襖袖，失了光的眼睛，幾乎一瞬不轉地由車輻中間，拚命般的向前看他自己所走的前路。不在意地衝撞從少年的身邊擦過，寒氣凍麻了的身體，那能立得住。少年的左臂一扶，而車上沒有蓋子

的漏桶泛溢出來，他的薄呢的外套上已溼了一片。在突然的驚恐中，老車夫因有由經驗中得來的預想的恐怖，使得兩臂失却平均的力量……

於是車子倒了，黃色的潑水泛在地上，車夫也被肩斜拉倒，而少年的衣上濕痕越更加多。

不惹的驚恐，車夫曾經受過重大懲戒的原因，他吃吃地想着要說出求饒與萬分抱歉的話來，而一手扶住倒下的木桶却沒得言語。

黃瘦的少年，目光這時發出濕暈的同情的光來，兩隻手仍交互着，在空中握住，一面笑着道：『不寂寞……只是不寂寞呵……任何事都有趣味……呵呵！車夫，你的工作就完成了，省却你再走多去的路，我寂寞的過活中，有這一來，多少總有點臭味了，不……是味道總是好的……』他說完便興奮地舉起左臂來向鼻間嗅了幾次。其實他那鼻孔似乎早被冰冷的空氣塞住了，他這時的狀態似乎狂易，又似乎居心做作，然而敗運的老車夫索索地立在一旁，却不知如何辦法？

少年又大笑了幾聲，抬起脚步，迅速而有力量，一回兒狂嗅着衣袖上特異的味道向前走去。

沿着河沿，轉過一條較寬的巷子，正當他穿破牆角的日影，往前轉走的時候，那邊一個人對面走來，兩個幾乎沒曾撞倒。對過來的人，立，住看了一眼便喊道：

『噢……茹素……是你嗎？看你臉上皮都凍破了，這大清早要向那裏去……』他穿着極講究的中國式的華旗呢外套，面上顯出驚詫的狀態來這樣說。

『呵呵！你……你……呵！』
『呵呵！我今天沒有空空的出來，味道……一點味道，我嘗試過一點，雖是少些。』

蘊如素來知道他這位不幸的朋友，舉動奇怪，處處與別人不同，聽這一套話便知不曉得從那裏又去惹出事來，便拖住他的衣袖，用謹慎的眼光，看着他道：

『走……走，請你跟我到我家裏去，你這個人別這樣胡鬧了！弄出亂子來，你想……怎麼辦？走……走，我今天恰好沒有甚麼事，校內又放假，我暫時不用教書來，我們到家裏去吃酒去。』

蘊如也楞楞地隨了他那位懇切的朋友向前走去，半晌，他忽然笑道：『你聞一聞我左袖上是甚麼味？』說時便將那隻被溺水濕透的破外套袖子擽在蘊如，擦有雪花膏的鼻子上面。一陣奇臭，蘊如臉都漲紅了，忙離開他道：『你怎麼這等開玩笑……！噯！你這樣瘋癲的樣子，還是教人捉到瘋人院裏去好些……』
『蘊如仍是交握着赤紅的雙手，在空中搖動着道：』

『這是你所呈慮的事，亂子也會從這些事上鬧起，但我對於味道上，多少呵，嘗到一點。』他說着又向左袖上連嗅了幾嗅，蘊如到這時免不得笑了起來。

一間結構得嚴密的屋子，白布隔慢的後面，精銅鑲邊的爐子，火聲畢剝地正自響着。一隻明漆的茶几兩旁，短椅上正坐着蘊如與茹素。蘊如這時已很輕和地將外氅脫下掛在衣鉤上面，從衣袋內取出紙煙盒子檢出一支香煙來慢慢地吃着。茹素仍然穿了那身骯髒的衣服，坐在對面，沈默地思想，兩

隻手有時還不住地在空中交握着，是取暖或是成了冬日的一種習慣，連他自己也不知道。

蘊如同茹素是自幼年時的朋友，而且同時在中學校卒業，經這幾年的變化之後，蘊如已成了大學教授，而茹素却已變換了幾次職業，現在仍然是孑身客居，並且因了性格上，環境上的習染與逼迫，使得他同舊友蘊如相去日遠。不過他仍然知道他這位童時的朋友，對他是熱心的，並不因為職業上，主張上的不同便有更改的。他們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中，並不得時常會晤，一來因為各人的事忙迫，再則茹素的行徑古怪而且秘密，雖以最能諒解的蘊如，也不大敢時常同他在一起。

但在這日冷冽的霜晨，無意中使他們得了聚話的機會。

茹素由冰冷的河沿，遷入這所溫暖而帶有春意的屋子中，在他確也感不出甚麼愉慰來。他的為人，意志堅強的力量，遠不是一般人所能及得上的。他又受過苦痛的漂泊的生活，受過社會上尖利的刺激，受過愛之空虛的打擊，他幾乎變成一個無感覺者。不過無感覺只是對於那些飢寒飽暖上說，其實他心中豐富而急切的熱感，又誰能知道？

這些話是他的幾個知道他的性格的人的議論，然在他是不知道的，不計慮的。他惟一的思想，就是在這種永久紛擾，永久黑暗，而且永久沒有甚麼意味的浮生的淵泉裏，儘量地沈浮一下，儘量地多喝幾口奇臭與辣味的水。這種簡單而不知所以的思想，近來更變成他惟一的目標。除此外一切的希望，煩惱，快慰，愛戀，等等的事，他全不計較，並且也再不去批評。因為他平常覺得一切事沒有甚麼的成

切與失敗，生與死，愛與憎，喜與怒，這其間原沒有大分別，也並不奇怪。總是一個人愛嘗到甚麼味道，便須盡量的去尋覓，去嘗試。在別人以為他是由生活的逼迫，由環境的造成，由……種種失敗以後的憤氣，看他成了一個危險的人物，然在他却是全無成心的，全不計較的。他不知他是個造成時代的，抑或是個時代的造成者。

但他是喜歡那麼作去。他常常自由似地沒有何等目的，而別的人說他的話他也曾不在意。

這時蘊如從卷中將他這位奇怪的朋友，領回家中，預備在爐前同他暢談，不料先聞得一袖溺氣，蘊如又笑又惱，也無可如何。

在煙氣與酒味中間，茹素却不多言語。蘊如一手檢着日報看去，一面低頭向茹素說道：

「你若是這種樣子，我們雖不常往來，但關於你的事我全知道。你那種行為，到底如何了結？而且你孤另另地漂泊了這幾年，你難道不明白社會上的真偽？你為甚麼日夜的同那些人來往？你記得你換了幾次職業？你受過多少人的諷評？你身受的困苦，設使別人一天都忍不住。誠然，我佩服你這點毅力，我看明白你這顆赤熱的心，但又何苦來？你縱使一輩子這樣，又能生甚麼效果？我們是老朋友……我勸你早打點主意，你不知你是個危險的人物，差不多你那個假名字，在警察的耳中充滿了，左不過他們不甚知底細，能以使得你在這一時中平安過去，將來呢……茹素，你不必看我不起，我不錯是個自私的人，照你所想，但我們有酒可飲，有爐可圍，罷罷，在這等時候，這樣的社會中，你又不是不聰明，去

作那些事，白白地犧牲，可有甚麼……再一層說吧，你還記得當年我們同時在綠蒲灣一個小學校裏讀書的時候，那時，那個親戚朋友，同學，不說你是個天才？記得你家伯父死後，伯母常常在竹籬邊同我母親說她那苦命的悲哀，但每見我們挾了書包由白楊道中沿着灣頭走來的時候，她老人家微帶皺紋的面上就笑了，而且同我母親說：「我如今活着不過為這點點子罷了，幸而他還有出息，將來也不在我撫養他一場，過後果然有些上進，我死後也對得起……」噯！若素，若素，這場談話，分明尚在臉前，如今我們都已經快中年的人了，不要說你這樣，即使我記起伯母那樣生活，那樣壓住心下的悲哀來教育你，那樣沈痛的言語……我也不能再說了。現在呢，我是最知你不過的人，自從離開學校以後，不知為了甚麼我們相去日遠？你的生活，在我看來，實感到有無盡的憂慮！你倘使念到綠蒲灣外的伯母的墳，難道你就會忘記了竹籬下的老人家的苦語……蘊如說到此處，便將報紙放了，嘆了一口氣，神色惘惘地由案上取過酒杯來呷了一口滾熱的花雕。

若素聽了這位老朋友的白話，不禁地俯在案上連喝了三四杯的酒，面色頓時增加了紅暈，但他重新又將雙手交握着不言語。

蘊如又接續着道：

『我說的這些話，自問絕沒有居心挑撥老朋友悲感的意義在內，但為你自身起見，我不能不這樣說。目前我只問你一句話，你到底為甚麼如此？』

茹素一脚蹬着火爐的前簷，夷然地答道：「爲甚麼……怎麼講？誰曾知道。我覺得我願意，我便那樣幹去……母親呵！惟有你曾知我……呵……」他說着久久未曾着迹的眼淚，已流了滿面，而且下滴在灰色的外套上。然而立刻他又狂笑起來，一連便乾了幾杯，淚痕在他那枯黃的頰上，並未曾拭去。蘊如不曾想到他近來愈變愈奇怪，不可捉摸了，哭聲中雜以狂笑，詫異得瑞菜來的婢奴，都立住呆呆地向他注視。蘊如想他已是有了心疾，知道苦勸也無益處，緊皺着眉頭，望着指上縷縷的煙紋出神。

一回茹素將交握住的雙手放下，從衣袋中取出今晨所寫的厚函來，索性將封皮撕去，低頭看了半晌，猛然地念道：

「我生是浮塵，但浮塵須在光與氣中游泳……動的生活，是人間唯一的原力。只求其動罷了，更何必管牠是點在浮沉的萍花之上，或是黏附在柳花的中間……本是孤另另的，更何需人來憐我，只是弱者才有受人痛惜的資格。我想誰也是遊戲遊戲即動，只是靈魂的冒險，不能嘗到人生的真味。無感覺最好，不得已也要有一種任何感覺的提示。有天我看見園內的小孩子在綠桐蔭下盪着秋千，我想這是兒童的動呵，我已覺得替他滿足了；不料他盪得高興，從秋千架上跌了下來，頓時盡情的號哭……這樣，我更替他滿足……不論甚麼事有變化就好。有情感盡量可揮發的時候與處所，終勝過那平庸的生活……」

他讀到此處，用力地看了蓋如一眼，蓋如用手托住右腿，默默地不做聲，他臉上却現出快樂的顏色來，更往下讀去。

『猶憶昔年讀莊氏之書曰：「意者其有機織而不得已邪？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不能自己與不能自止，呵呵！這正是順乎天而應乎人，一句時代的話，就是盡其本能。我近來靈魂之冒險，——這自然是借字來形容的，固自由活動於我的意識界內，而同時身體上接觸着外界的風波給予我的一時的快感，也可使得我麻木的心上有一點「動」。」古人求其心之不動，但我為動，才有擾攪起我生活的潮……呵呵！只要動罷了……但你知道，我並非要立奇的人……』

他得意似的，又像是帶有感傷的情調似的，一手搖動着手中的毛紙短箋，臉朝着前面的綠色的窗格，說着這些話。他的狀態，似乎並不是為答復他的朋友的質問與勸解，只是向着無限的空處，申訴他的情願。

在這片刻中，恰巧一隻白毛帶有尾部的小貓，咪咪的從軟簾外躡進來，牠不知揀擇地跳上茶案，順着急遽的姿勢，用後爪將一碗雨前茶碰倒，流了滿案的茶汁。即時在軟簾外跟進一隻捲毛的黃狗過來，帶着凶厲與尋求的目光，兩隻前爪撲在地下，幾乎也要躡上案去的一般。主人在椅上不能安坐了，從屋角中提過橡木手杖，趕去上了衣架的小貓，回頭來又去追那條黃狗，同時又喊着定兒的喊聲，同時黏叫的咪聲，狗尾的搖動，手杖碰在地上的響聲，主人口中憤憤地叱聲，攪成一片。而

婢女定兒從後堂急促的跑入，無意地又撞到主人的膝骨上去。

短促的一瞬間，安然的屋子裏成了演電影般的景像，貓從窗子跳出，黃狗垂了尾把，掃拭着臀部，的傷痕，默默地走出，主人將手杖丟在地板上，揉着膝部，定兒臉上肅然，立在旁邊，一步也沒曾多走。

破空而起的狂笑聲，從如銀幕的幻夢上喚起人的注意，原來茹素在此得意的歡笑，一面點頭道：「動呵……這還不有趣些，破了皮血，流出紫色而明亮的血，喊出呼嘯的痛聲，好些好些，總比死沈在爐火旁邊……呵呵！」

蘊如懼喪地坐下，瞪了十三四歲的定兒一眼，他將兩手插在短布襖的裏面，惘惘然的走出，但放下軟簾時，分外放得輕緩。

蘊如暫時不說話，茹素在一邊慢慢地將那封長信疊起，重復裝入封內，送進已破了口的衣袋中去。

彷彿膝骨已沒有了繼續着微感的可能了，他——蘊如又重現出莊嚴而含有責備，期望的表情來向茹素說：

「你的那些怪話，我再用心也不明白；你的那種使人猜疑與迷惑的樣子，一輩子我總不敢相信。你總不在甚麼時候說甚麼樣的話，若是如此。我如今還同你說甚麼……但是我看你一樣是從強項之中，帶幾分免強的態度，你吃的困難，可不是以此為最大原因？你分明是含了淚珠兒來說笑話捧了

被嚙噬的心放在火鏡之上。這樣生活的表面之下，明明有溫軟的絨地，有花柔的芬香，有醇酒的沈醉，有無數的仙人的跳舞與歌唱，不過他們只待你自己去發現。況且你以那麼高出的才氣，要何施不可？偏偏要去受痛苦的包圍，作奴役的生活，時時同了那一般窮無聊賴的人去幹那種為人——受人迫脅與指使的勾當，他們自然有他們的目的，但却為你甚麼？」

茹素淡然的苦笑道：「為甚麼？你要為甚麼？你為甚麼成了現在的這樣？」

「你們會嘲笑我的，會不以為然，會說我是沒有志氣的為衣食打計劃的人，不過我自有的目的……」

「你有目的……我向來沒有甚麼……目的只懸在下不過幾分的睫毛之下罷了……唉！我也笨到十二分了！」

談了半晌，鬧出一齣滑稽的活劇之後，蘊如才知道他那位不幸而帶有半瘋狂的老朋友，到了現在的地步，不料却是沒有甚麼目的的人。這足以使他出於意外了，於是他便更逼近一步問道：

「無論你有何等的秘密，我敢以平生的交誼作保證，不會替你破露，你又何苦故意推諉，瞞着我來。」

這句話有點激怒茹素了，他立刻從胸前的內衣裏，掏出一枚三角紅色的鐵質徽章，一柄三尖形長有一尺的雪亮而窄刃的手刺刀出來，放在被茶汗漬透了的桌布上面。並且從熱切與飢餓般的眼

光中，射發出證明的火念，逼迫着他那隔閡的朋友來檢取證明。

驟然的嚇怖，使得羅如心上卜卜地跳起，同時感到右手有些麻木，脈搏如同將血管阻塞住地急促。——也許他拿過沈重的手杖，追打貓與黃狗的事——而同時他一眼瞥見，早已看到R. E.兩個字母交結在發出晶亮的鐵質徽章的中間。由這兩個字母的聯想起的恐怖，立刻他覺得如墜在冰冷的冰淵裏，從足踵上的筋抽搖着一直達到脊椎骨的上端而被洶力薰浸過的腦子，頓時也感到清醒。一切聞到與看見過的恐怖的事，如看見過的普法爭戰的畫片一樣，現在眼前。一年前曾從報紙上知道「紅花」二字的特異的標記，沒有過去三個月，他便記得兩樁殺人的新聞，而且都在殺人的地方留下R. E.二字的鐵質章在被殺的身旁。記得T地的警察長在某處被人暗算的時候，他正帶了銀行科的學生去參觀那處各種會社及交易所的組織。他走訪一個外國朋友，回來的時候，沿着赤日下有榆蔭的馬路上，正看見若干騎士與一些便衣的警察及醫院裏的人，抬簇着一個血色殷漬濕透了白色絨被的半死的身體，從他一邊走過。第二天報紙上便拍照出來說是「紅花」又實行找地方來培植種子了，那時R. E.的特別用名，作「紅花」的隱謎，已經為一般智識階級中的人談話的資料了。而當時他見過那種光景之後，在旅館中一夜並沒曾安睡。這時思想上一時的回憶，又親眼看得案上帶有R. E.二字的特異的如炸藥般的毒物，由茹素的懷中掏出放在案上，況且那精亮如在嘲笑弱者的三尖形的刺刀，更足證明「紅花」二字的威權。因為他知道那時社會中的談資，都以三尖形的傷痕與

「紅花」兩字併作一次說，這分明為每有牽涉「紅花」二字的刺殺案出現，大多數都有三尖形的傷口。『他們大多數用刀，這是他們顯本事的地方……』或是『他們總喜歡見血，親眼看見血光從被殺的身體上冒出，這非有刀傷是作不到的事。』像這類的談話，往往在茶肆與俱樂部的低聲談話中聽得到。這種種印象如蟹蟲釘咬的不安與不知所可的打擊，一會兒直向蘆如的皮膚外層的纖維中鑽來。

實在危險的想像，竟出乎他原來的意想之外。

一時室中沒得聲音，只有爐火在爐中畢剝地響着。

茹素臉上浮現出慘淡的苦笑，用紫色硬腫的手指，指着蘆如的肩頭道：『你以為太吃嚇了，不要怕！這是平常的事，也是平常的器具，在我看來，如小孩子玩着陀螺一樣。他們的目的，在得到遊戲的興趣的滿足，無論誰，自然也是如此。你烤着這樣……這樣熱的爐火，在屋子裏讀小說，或是調弄着嬰孩，看他牙牙的學語，是興趣的滿足，我也是如此。即使戰士在深壕裏，蹲立於沒蹀的泥水中，望着空中的星光，擦着槍上的刺刀，而一邊彈子如雨點的落下，眼看着同伍的伙伴，卧在地上，吐湧着鮮血，一樣的當時他也有其複雜的興趣的滿足……人們不能作同一的人。就像爐中的煤塊，沒有兩塊有同樣的角度一樣……蘆如，你那番言語，不用你說，我何曾忘却！綠蒲灣外竹籬下的影子，如現在眼前。但為了我母親那樣的期望我，作了官吏，當了大學教授，是可以使得她的靈魂歡喜，即使這樣，我究竟得到了

興起的滿足，無論如何，他的兒子生在世界上，不曾感得到肉體上的損傷，與精神上的不滿足，而且多少嘗到一種熱烈的奇怪的味道……可更何所求？我喜歡「紅的花」開遍了全世界，我就去隨意地去撒種。我喜歡黃狗撲捉貓的事，我使努力去造成牠。至於我是否為紅的花下面的洒血的土壤，或者是小貓被黃狗捉去，沒有關係。真的……我只過我的生活；我只從沈死的世界中去找我的生活……

：「乘彼白雲，返回帝鄉，」我的帝鄉，即在我泥黏的足下踏破了，我還去希望甚麼白雲的來臨！我只看見血一般的虹光，斜在天際。呵！你……你抖顫了嗎？我不願將這等虛空的恐怖，給予另一個尋求別種興趣的人身上。好了，或者門外的霜痕還沒有消盡吧……」

他說到這裏，便將刺刀，徽章，很安然的如同放手中在袋中似的裝了進去。一手將長髮拂了一拂。蘊如猛的一立起，顛顛地拉了他那隻左手，語音有點吃力了。

「我……我說不……出甚麼來，我一時有點麻木了，也或者吃酒吃得多些。你要到那裏去……衣袖上的濕潮，趁此時可以脫了下來，噫！他們烘乾再去吧！」他分明有點說話不自然了。茹素搖了搖頭，將被潮水沾濕的袖子重行舉起，嗅了一嗅，爽然的答道：「不須！」只此兩個字的重疊，使得蘊如幾乎覺得剛才放在案上刺刀的亮鋒，已經透入皮膚似的冰冷而且爽利。

末後蘊如到底拼出一句久存在心中的話來道：「你必竟要向那裏去？」

茹素悄然道：「去看門外屋上的霜痕！」

這場談話就此終結，兩個人都似各抱了一層要分離——遠的隔閡的分離的心，握手了。不過茹素的手仍然冰硬，而蘊如的確在手指上不能用力了。

最後茹素將出門時，忽地立住，又問蘊如要了幾分郵花貼在那封長函上，重行黏好，便微笑道：『機會，幸得你的助力，假使這封信發出後有何效果……』蘊如臉上有點蒼白，吃吃地道：『有關……嗎？』

茹素道：『我後面的字，讀出來時，恐怕你今天要挨餓了。』他說完這句話後，並不抬頭看看蘊如，狐疑而惶恐的面色，竟自癡了去。

他仍是沿着河沿，走向從來的方向去。這時枯柳枝上，人家的屋頂上，霜痕被初出的日光消化得不多，而他的面上，却平添了些霜痕似的東西。

• 選自霜痕 •

湖畔兒語

因為我家城裏那所向來很著名的湖上，滿生了蘆葦，和滿浮了無數的大船，分外顯得偪仄，湫隘，喧嚷，所以我也不很高興去遊逛。有時幾個朋友強約着去蕩槳湖中，每每到了晚上，便各種雜亂的聲音，一齊並作。鑼鼓聲，尖利的胡琴聲，不很好聽的唱聲，粉面光頭的妓女的調笑聲，更夾雜上小舟賣物的喊聲，便幾乎把靜靜的湖水，全起了大波。因此我有時即不得已，在湖中的時候，只有收視反聽地，去尋思我自己的事。不過也有時在夕陽明滅，反映着湖水的時候，我却常常一個人，跑到湖邊的僻靜處去乘涼。而且一邊散步，一邊聽着青蛙兒在草中奏的雨後之歌，看看小鳥啁啾的爭向柳枝上飛奔，自然還有些興致。而每在此時，一方引動我對於自然中的景物的鑒賞；一方却同時激發我無限的悠渺之思。

一抹紺色，兼以青紫色的霞光，近兼映着湖隄上的雨後的碧柳。某某祠廟的東邊，有個小小的荷蕩。這處的荷葉最大不過，高得幾乎比人還高。葉下的白潔如玉彫成的荷花，到過午之後，又是將花瓣閉起。偶然一兩隻蜜蜂飛來飛去，還似留戀着花香的氣味，不肯即行歸去。紅霞照在湛綠的水上，散為

金光，而紅霞中的欲下沉的日光，也幻成異樣的色彩。一層層的光與色，相蕩相薄，閃閃爍爍的都映現在我眼底。這時候我因昨天一連落了有六七個小時的急雨，今日天還晴朗些，便獨自順步走到湖的西岸來，看一看雨後的湖邊景色。斜鋪的石道上，滿生了萋萋，我穿的皮鞋印在上面，顯出分明的印痕來。

這時湖中正人聲亂嚷着，且是爭吵的利害。我便慢慢地踱着向石道的那邊走去。疎疎的柳枝，與頭頭的蘆葦旁的初開的蓼花，隨着微吹的西風，在水濱搖舞。這裏可謂全湖上最冷靜而幽僻的地方了。除了偶而遇到一二個行人之外，只有噪晚的小鳥，在樹上鳴着，而亂草中時有閤閤的蛙聲，與他們作伴。

我在這片時之中，覺得心上比較平時靜恬了一些。但對於這轉眼即去的光景，却也不覺得有甚麼深重的留戀。因為一時的清幽光景的感受，而又時時記起夕陽黃昏的話，也不禁淒淒地生出心底的歎息來。所以對於留戀的思緒，也有點怕去思索了。

低頭凝思着，很疲重的脚步，也懶得時時舉起。天上紺色，與青紫色的霞光，也越散越淡了。而太陽的光，也隨了片散的霞光，沈落在返映的水裏。我雖知時候漸漸晚了，却又不願即行回家，遂即揀了一塊湖邊的白石，坐在上面，聽着新秋猶噪晚的殘蟬，便覺得在黃昏迷濛的湖上，漸有秋意了。我一個人坐在幾株柳樹之下，看見漸遠漸淡的黃昏之光，從遠處返映過來的微茫的燈火。天氣並不十分煩熱。

而且到了晚上，微覺得有些嫩涼的感觸。同時也似乎因此涼意，給予我一些蒼蒼茫茫的寥廓；而不知着落的興感。

我自無意的感思着，忽然聽得柳樹的後面，有擦擦的聲音。在靜默中，我聽了彷彿有點疑懼。過了一會，又聽得有個輕動的脚步聲，在後面的葦塘裏亂走。於是使得我要搜尋的思緒，不能再按捺得住。便跳了起來，繞過柳樹，到後面的葦塘邊下。那時糝糝糊糊地已不能看得清楚。但在短的葦芽旁邊的泥堆上，却有個小小的人影，我便喊了一聲道：『你是誰？』

不料那個黑影却不答我。

本來這個地方，是很僻靜的，每當晚上，更是沒人在這裏停留。況且黑暗的空間，只有皎明的星光，在天上照着。而柳葉與葦葉，還時搖擦着作出微響來。於是我陡然覺得有些恐怖了！便接着又將『你是誰？』三個字，喊了一遍。正在我還沒有回過身來的時候，泥堆上的小小的黑影，却用細咽而無力的聲音，給我一個答語是：

『我是小順……在這裏釣……魚。』

他後一個字，已經咽了下去，且是有点顫抖。我聽這個聲音，便斷定是個十一二歲的男孩子的聲音，但我分外疑惑了！便問他道：『天已經黑了下來，水裏的魚還能在這時釣嗎？還能看得見嗎？』那小小的黑影，又不答我。

『你在甚麼地方住呵？』

『在順門街馬頭巷裏……』由他這一句話，使我聽到這個弱小的口音，彷彿在那裏聽過的。便趕近一步道：『你從前就在馬頭巷住嗎？』

『不。』那個小男孩子迅速的答：『我以前住在晏平街的。』

我於是突然將陳事記憶起來道：『哦！你不是陳家的小孩子……你爸爸不是鐵匠陳舉嗎？』

小孩子這時已將竹竿由水中拖起，赤了腳，跪下泥堆來道：『是……爸爸是做鐵匠的，你是誰？』

我靠近看那個小孩子的面貌，尚可約略分清。那裏是像五六歲時候的可愛的小順呀。滿臉上烏黑。不知是泥，還是煤煙，穿了一件藍布小衫，下邊露了多半部的腿。而且身上時時發出一陣泥土與汗濕的味來。連小孩子竟會有這樣快而且大的變化嗎？他見我叫出他的名，便呆呆地看着我。他的確不知道我是誰的，確他是不能記得了。我在這片刻中，回想到小順在四五歲的時候，那時我還非常的好戲弄小孩子；每從他家門首走過，看見他同他的母親坐在那顆古幹濃蔭的大槐樹的底下，他每每在母親的懷中唱出小公鷄的小兒歌來與我聽。現在已經相隔有六年多了，我也時常是不在家中，但是後來聽見人家說，前街上的小順家遷居走了。這也不過是聽自傳說，實在也不知道遷到甚麼地方住去。但是我每經過前街的時候，看看小順的門首，另換了人名的貼紙。我便覺得悵然！彷彿失掉了一件常作我的伴侶的東西一般。在這日的黃昏的冷清清地湖畔，忽然遇到他，那能不使我驚疑！而尤其使

人奇怪的，怎麼先時那個紅頰白手的小順，如今竟然同街頭的小叫化子差不多了。他父親是個安分的鐵匠，也還可以照顧得起小孩子。哦！如今竟至於這樣，使我驀然地在心頭上滿佈了疑雲？

我即刻將他領到我的白石上面，與他作詳細的問答。

我就先告訴他，他幾歲時我怎樣常常見他，並且常引逗也成笑。但他却懵然了。過後我便同他一問一答的作這個初秋之夜的談話。

『你的爸爸現在在那裏？』

『在家裏……』小順遲疑的答我。而且在暗中我從他呆呆的目光中，還見出他對於我這個老朋友有點奇怪。

『你爸爸還給人家作活嗎？』

『怎麼……他每天只是不在家，却也沒有……帶回錢來……作活……嗎？不知道。』

『你媽呢？』

『死了！』小順簡單而急速地說。

我驟然為之一驚，然而這也不是必然的，因為小順的母親，是個瘦弱矮小的婦人，而且據以前我曾聽見人家說過，她嫁了十三年，生過七個小孩子，到末後只剩了小順一個。然想不到時間送人却這樣的快呵！

「現在呢，家中還有誰？」

「還有媽，後來的……」

「哦！你家現在比從前窮了嗎？看你的……」

小順果然是個自小時即很聰明的孩子，他見我不客氣地問起他家「窮」的這個字，便呆呆地，看着遠處在迷漫中的烟水。一回兒低下頭去，半晌才低聲說道：

「常是沒有飯吃呢！我爸爸也常不在家裏……」

「他到那裏去……」

「我不知道……可是每天到早飯以後，纔來家一次……聽說在煙館中給人伺候……不知道在那裏？」

說這幾句簡單的話時，他低聲而遲緩地對我說，我便對於他家現在的情形，異常的明瞭了。我一時的好奇心，便逼迫我更進一步的向他繼續問道：

「你……現在的媽，多少年紀還好呵？」

「聽人家說，我媽不滿三十呢。他娘家是東門裏的牛家……」他說到這裏，在面上彷彿有點疑惡，與不安的神氣，我又問道：

「你媽還打你嗎？」

「她嗎，沒有工夫……」他決絕的答。

我以為如他家現在的狀況，一個年輕的婦女，來支持他們的全家的生計，自然沒得有好多的工夫。所以我又說：

「那末，她作甚麼活計呢……？」

「活計……沒有的，不過每天下午便忙了起來。所以也不准我在家裏……每天在晚上，這個葦塘邊，我只是在這裏……在這裏……」

「甚麼……？」

小順也會模仿成人的態度，由他小小的鼻孔中，哼了一聲道：「我家裏常常是有客人去的！有時每晚總有兩三個客人，有時冷清清地一個也不來上門。」

我聽了這個話，便有點驚顫！他却不斷地向我道：

「因此，我媽還可以有幾個錢做飯吃……但他們來的時候，媽便把我喊出來，不到半夜，是不叫我回去的。我爸爸他是知道的，而且他夜裏是再不回來的……」

哦！我聽到這裏，居然已經明白了小順現在是在一個甚麼環境裏了。彷彿有一篇小說中的事實告訴我：一個黃而瘦弱，目眶下陷，蓬着頭髮的小孩子，每天他只是赤着腳，在葦塘邊遊逛，忍着飢餓，去聽高朋友與水邊的姪朋友的言語。時而去聽出葦中的風聲，所響出的自然的音樂。但是父親是個何

候偷吸鴉片的小夥役。母親呢，且是後母；是爲了生活，去作最苦不過的出賣肉體的事。待到夜靜人稀的時候，惟有星光送他回到家中去。明日呵，又是同樣的一天。這彷彿是由小說中告訴我的一般。但我真不相信，我幼時常常見面的玉雪可愛的小順，竟會到這般的田地！末後，我就又問他一句：『天天晚上，在他家出入的是些甚麼樣的人？』

小順道：『我也不能常看見他們；然而有時也可以看得見。他們有的是穿了灰色短衣服，歪帶了軍帽的，有些身上盡是些煤油氣，每人身上都帶有粗的銀的鍊子的；還有幾個是穿長衫的呢。每天晚上常有三個和四個……可是有的時候一個也不上門來。』

『那爲甚麼呢？』我覺得這種逼迫的問法，太對不起這個小孩子了。但我的心思爲新奇的悲憫所充滿，又不能不問他。

小順笑着向我道：『你怎麼不知道呢？在馬頭巷那幾條街道上，每家人家，每天晚上都有人去……』他接着又笑了！彷彿笑我一個讀書的人，却這樣的少見少聞一般。

我覺得沒有甚麼再問他了；而且也不忍再教這個天真爛漫的孩子，告訴我這種命運的悲慘的歷史。他這時也如同正在那裏尋思甚麼一般，望着在黃昏淡霧的星光出神。我真實感到人間的萬有不齊，與變化無端的生活的運命，是極難抗違的。本來果使小順的親媽在日，恐怕還不至如此，然而以一個婦女過這樣的生活，他的現在的媽，自然也是天天在地獄中度生活的！

家庭呵！家庭的組織與所遇到的命運。墮落呀！社會的生計的壓迫。我本來在這個雨後的湖畔，為消閑來的，如今許多的煩擾而複雜的問題，又在我胸中打起圈子來。

你們試想一個忍着飢苦的小孩子，在黃昏以後，獨自跑到葦塘邊來，消磨一個半夜。又試想到他的母親，在家中因為支持全家的生活，而受的最大且長久的侮辱，是個非人的生活。現代社會組織下的貧民的無可如何的死路，到底是怎樣呵！我想到這裏，一重重的疑問與煩激，起於心中，而方纔湖上的晚景，所給予我的鮮明而且清幽的印象，早隨同了黑暗，沈落在湖水的深處了。

我知道小順不敢在這個時候回到家去；但我不忍遺棄這個孤無伴侶的小孩子，在夜中的湖岸上獨看星光。因此使我既感到悲哀，更加上躊躇了！我只索同他坐在柳樹下面。待要再問他，實在覺得有點不忍了。同時我靜靜地想到一個環境中造就的兒童，不由得使我對於眼前的小順以及其他在小順的地位上的兒童，全為之顛慄了！

正在這個無可如何的時候，突有一個尖呼而急遽的聲音，由對面傳過來。原來是喊的「小順……在這……裏呵？」的幾個字，即時將沈靜的空中衝破。我不覺得愕然的立了起來！小順也嚇得將手中所沒有放下的竹竿，投在水裏。由一邊的小徑上，跑了過去。我在迷惘中不曉得怎麼的事，突然發生。這時對面由叢樹下飛跑過來的一個中年人的黑影，拉了小順就走。一邊走着，一邊說道：「你爸爸今天晚上在煙館子被……巡警抓了……進去，你家裡……伍大爺正在那裏，誰敢去得……小孩子……」

……西鄰家李伯伯……叫我把你喊……去……」

他們的黑影，隨了夜中的霧，漸走漸遠。為那位中年男子說話的聲音，也聽不分明了。

我也就一步一步的踱回家來。在濃密的夜霧中，行人也少了，我只覺得胸頭沈沈地，彷彿這天晚上的氣壓度數，分外低了好多，而一路上導引我的星光，也模糊黯淡看不明亮！

十一，八日

· 選自春雨之夜 ·

警鐘守

沈黑角密雲之下，一片紅焰微吐的火光，在東北處一片房屋的彌滿的所在上，映着灰色的天空，下綴着遠望如散星嵌住的電燈中現出一個奇異而驚怖的色彩來！

死氣沈沈的冬夜，已是過去了一半。

都市中的犬，也喪失了他們守夜的天然的本能。因為白天的光與黑夜的光，白天的聲音與中夜的聲音，複雜，混擾，刺激，刺激，無知的家畜，更那裏有判別的能力。他們華美的，柔順的，只是供作紳士們與夫人們的手杖下，與長裙邊的有生機的玩物罷了。那些大的粗毛的猛烈而不馴順的野犬，却一樣也寄食在這個怪奇的大都會裏，和街口上的叫化子爭點殘食。然而他們總都是把在鄉野中單純的知覺與感動來喪失了。他們在這個朔風吹得勁烈的冬夜裏，各自尋他們飽食以後的生活去了，任街上巷裏，有什麼景色與聲音，也不能擾了他們安閑的，懶惰的，畜類的幻夢。

在古樸的鄉村中，若有夜中的火警，你必定聽得到鑼聲連響吧！你必定聽得到人們沿街跑着的急切而救助的喊聲吧！尤足以使你驚起的，必是無數的犬聲，由鄰舍的家中，不斷的吠出。

然而在這個大的都會之夜裏，正是各種聲音在繁盛的地方開始喧鬧的時候，而犬吠聲，却從聽不到。

遠處，很遠處的東北方的火光，漸漸升高起來，紅的火星，也往沈沈的天空中射得越多，從夜色迷茫中細看，可見烟氣的突冒。

一片大的廣場，場上已是蓋了一層白色的霜痕，在夜中也可看得出白白的細粒的光華。場的一角上，却有個木頭的高大的建築物，在一邊矗立着。這是最靜僻與最空閒的地方了。木頭建築物，的南邊，——相距約有半里的遠——却是一個枯葦遮住的小池塘。

正是遠處的火光射發的時候，這個地方是四無人語，也並沒有人從這裏經過。在靜默中，忽然有個急迫與匆匆的皮鞋聲音，踏破了這處的靜寂。黑影中現出一個人身，飄忽的越過廣場，他足下踏的薄薄的霜華，在極靜中有點細響。但不是聽得到的細響。他跑到木頭建築物的下面，由他的黑衣的袋中，取出一個粗大的鑰匙來，開建築物下面的木門，由鐵鎖的撞動聲中，可以見出他匆忙而着急的心思來。

不多時，他輕捷的身體，已在建築物中間，四面敞露的螺旋形的樓梯上面。他由木架的當中，可以一步一步的由高處遙望四圍的事物，但他在朔風吹動的本梯上，只是提起衣服，一直往上走去，並沈來得及將他的眼光，從黑暗中往別處看去。一層過了，二層，三層，登登的腳步聲音，越往上去，他腳底下

的音越為沈重。轉過第四層的梯子，只有五六級，他併步跳上去，已到了最高層的本頂之上。他喘息着立定，方往東北的方向看去。他不禁從氣顫的音中，道出一個「哦！」字來。他說這個字，急促而且沒有餘音，並沒有將這個字的後音說清。也或者是被半空中尖利的風，咽回去了。但是他為職務心與同情心的打擊，便不自知的緊隨着說出那個「哦！」字以後，就開始用顫抖的手指，扯動最高層的樓頂上面的警鐘。

原來他是一個守夜的警士，這個建築物，便是為火警而設的警鐘樓。

尖銳與悽動的鐘聲，在寒夜中含有混亂的聲音，響了起來，開始打破了這一片空地的沈寂與靜默。他一手扯動警鐘的繩索，一手扶住木架。自己覺得高處的風，從領口與袖子中穿入皮膚，不禁打了幾個寒慄。原來他自從用了自己青年的光陰，學習了警士的智識以來，關於這種事，還是第一次的經驗。他往火光明亮處，用盡眼力從暗中望去，看看那興奮的火光，從看不十分清楚的房子中噴出，從而煙氣散漫，忽而紅焰直吐。同時，他的耳中，也似乎聽得有些嘈雜與嘶啞的聲，從火光下面傳出。但是距離得仍是很遠，聽去如聽着隔了數層樓上留音機的微音一般。他呆呆地立定，雖在冷風裏，尚不甚覺得寒冷。只是一片感動與驚奇的思想，將他周身括遍了，圍住了。他似乎並沒有覺到他在什麼地方。忽地從火星亂迸的火光中，遙遙看得一塊大的東西，被無量數大的火星，與直冒的煙氣衝起，上升到空際。並且即刻沈了下去。而即時聽得火光下面的人聲，格外喊呼與騷動的聲音，也大了一陣。他在這

個警鐘樓的最上層的地方，陡覺得心上幾次的跳動，身子閃了一閃，幾乎沒有從上面滾得下去。左手的繩子，也不經意的放開。

突來的驚怖，使他在這時的思域，另換了一個境界，使他多年記憶的感覺，作出一片過去的幻影來。

鐘聲斷了，寂寂的廣場，又復歸平靜。但空中的黑雲，已是降得很低，似乎要將這個高大的警鐘樓，全行吞吸去。朔風吹着池塘一邊的枯葦，索索落落地響。他在這等景色與聲音中，便不覺的使他自己潛隱的意識，重復記憶起來。

明月的疏陰影下，單住一所臨着小小之溪流的茅屋，這所茅屋，在平坡之上，是孤獨的，四無鄰舍的。茅屋內四圍，用荆棘編成不整齊而紛插的籬笆。有些開敗了的野花，和枯落的黃葉，堆在籬笆下面。也從沒有人去打掃他。那時月光已從遠處的山峯射下，小小的天然的院落中，只聽見些在牆角邊的促織兒的鳴聲。半明的油燈之光，映住石頭築成的牆壁，從黯淡的影中，教人看去，格外有些陰森的感覺。屋子中用石堆隔為兩間，却似石窟一般。大石堆隔成的裏間，在當地上，正有個四十多歲的婦人，坐在那裏，含着泪，用手工機的紡車，在那裏紡績。那種手工機，是古舊的樣式。白線纏在上面，她雖無力的用右手去轉動把手，即這樣已經使得白色的線花與暗暗的燈光底下，成了奇異的圓形。燃燒着豆油的瓦燈，放在手工機的旁邊。而右邊却坐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姑娘，正在用她破了皮膚的手，將線放在

小小的木架上，鑲成直而有條理的形式；而右壁的外間，月光照的當地上，正橫放了一口棺木。白色的木紋，映着月光尚可見。並且棺木的尺寸並不很大。

無盡的曠野，全籠在神秘的靜默之上，獨有這所茅屋中的燈光，與婦人的歎聲，及紡車的嘶啞的聲音，各個單調的音和成淒咽的聲調，來破這個秋夜的寂寥。這個四十餘歲的婦人，穿的很單薄而補綴的粗衣。面上被燈光照着，已是黃瘦的不堪了！她與她的女兒，各自工作着，各自照常的沈默。她的女兒，自從極幼小的時候，便已過這種清寂生活，過的慣了，自然以這種勢力，養成她的沈默的習慣。況且她們對於命運的不幸，任管如何，也非常明瞭，是到了無可希望，沒些須光明，足能引導她們這個窮苦而慘淡的家族的地位。所以更是含了沈憂的泪痕，往心靈上藏貯。而三日前新遇的大不幸事的發生，更把牠們的心打碎了！

在沒有言語的屋子中，突然有小孩子的哭聲，由牀上喊了出來。這可是一點生機呵！彷彿在墟墓中的陳死人，有復活的希望的一般。生之衝動！中年婦人的一線希望，對於全世界說，也只在此天真的幼稚的哭聲中！她還沒來得及起身，那個姑娘早已從蒲子編成的圓形的坐位上，輕捷的立了起來，到牀邊將一個小孩子抱在我的膝上。一面用手拍着他道：『弟弟……弟弟！你做夢呀……』她的母親，却微繼將頭擡起，從紡車的音中，歎了口氣，便又不住手的工作起來。她的女兒膝上的小孩子，就是他的惟一的七歲的男兒。他從甜靜的夢中驚醒，坐在他姊姊的膝上，兩隻小的眼睛，看着他母親手底

下的綠花，綻成一個圓形。在他幼弱而未曾有深的經驗的心靈中，以為是個奇異不可思議的魔法；在他眼前亂轉。他不知他母親手底下的工作，為的是支持他全個家族的生活的工作。他更不知這幾日裏他的親愛而和藹的父親，是上那個地方去旅行去了！不過他在前天，也曾有幾個穿了短服的人，擠進一個大的木匣子來，也曾聽見鐵與木相撞打的不調和的聲音；更看見他平日常含着笑容的母親，也哭了起來。他在那時，不知他怎麼的事發生，跑到裏間，去找姊姊，却見他姊姊已經暈倒在牀上的破被中間。

從那日起，他照常的在山下的平坡中跑，照常的往樹林中去，同着遠處來玩的小孩子，去捉促織；照常的在樹林中一到了早上，過午，遙遙的看見那個龐大如飛行的鐵車的烟痕，在半空中馳逐。什麼事與昔日一樣，完成的世界中，似乎並沒有什麼東西的損失與缺少。不過他每到遠處小小的車站上的電光明亮的時候，却不見他父親背着黑布的包子，拿着笨重的鎚子，勇敢的步履，沈重的沿着鐵軌，從山下走了上來。

及至他在樹林中遊倦了，跑回家去的時候，也一樣覺得心上似乎有點東西忘掉了。而屋子中却多了一件大的木頭作成的器具，放在窄狹的屋子中，太塞擁了，並且覺得有點使人恐怖！他每看見他母親，姊姊，總是臉面上都有不乾的泪痕，並且他們所穿的衣服的顏色，也似乎有點微微的改變。他是很聰明的兒童，他因環境上這等大的改變，也很奇怪的使他幼稚的心思添上重重不安的忐忑。他聞

始覺得什麼事情，都漸漸有了變更！他也突兀的問過他母親，以父親現在那裏的話。但母親哭了，他終於不敢再問了！或者是兒童的心理作用吧！他這兩夜的睡眠，便不如以前的安寧。

夜氣深了，淡暗的燈光，也越變的慘慘的顏色。他再不能去安睡了。斜靠在姊姊的膝上，眼光自然的每每向石壁的外間看去。他既不是感到寒冷的感覺，更不知什麼是為恐怖，不過總覺得漸漸不安起來。他也開始從細微的感觸中，覺得他姊姊的身體，有些顫顫。窗外的尖風，由石縫中透過，將地上的油燈，吹得火燄亂搖。

寂極的恐怖中，他母親的淚珠，便沿着枯瘦的面頰流下。

一陣的風，從外面將油燈吹熄了，同時也聽得門外有狂吼與劈拍的音響。而窗外的樹葉子，也從乾濕的音中，發出令人驚詫的聲。他覺得他母親溼而冷的臉頰，同他的額部貼住了！但他並不拒却，仍靠在姊姊的膝上。在三個人偎抱的中間，互感到真誠的顫抖，與母親及姊姊的絕望的嗚咽！

燈光沒了，紡車的聲音止了，只有這等微細的感覺，與溫熱的淚液，來留住這個淒涼恐怖之夜！
又是一個孤苦的境界；又是一種人生所歷的漂流的浪痕。他那時正記憶着，回轉到十歲以後的生活。

母親嫁人了，將他的姊姊也帶了去。生活的逼迫，使得他母親不能不棄了十年相守的山前的石屋，與屋後的已有青草的墳堆，另嫁與一個在車驛上作運夫的一個鰥夫。她的嫁人，純由於生活的壓

迫，這其間並沒有絲毫的愛情的關係。他後來並且也知道當他母親隨着那個赤面高大身量的人走出石厓去的時候，她慘苦的心中，是貯滿無窮的熱淚，與對於前途的志忑！他自己呢，是寄養在他的舅父家裏去了！舅父住的，離這個荒山的地方很遠，須由火車去的。那時的事，他永遠想的在目前。紅了腮頰的姊姊，蓬着頭髮，穿了粗藍布褂子，却已將髮辮上的白頭繩，換成青色的。這都是遵從那位高大而赤面的男子的命令。因為那位男子，似乎有了新的統治權。與管理的財產了。

姊姊抱了他，顆顆的熱淚，直往他嘴唇上滴下。母親呢！正哭在屋後的墳堆上！

那是夏日了，赤熱的太陽，正晒的人身上發燒。舅舅——將近六十的老農夫——面容枯瘦的母親，蓬髮的姊姊，都立在那個高大而赤面的人面前，而一邊更有個形容很厲，時常傷笑的老婦人。他們似乎已經將獵物尋獲得的勝利者。而他也知道親愛的人都要去了！他將開始到一個生疏與遼遠的地方去了。他未明白的童心中，也感得顫顫的，不知怎麼方好！而回頭看見那個赤面的人，正自用斜楞的眼光看他，便覺得打了個寒噤，把要放聲大號的眼淚，嚇回去了。他在太陽的炎光底下，看見他龍鍾的舅父，面上全然為汗珠所占滿了。並且汗珠，從他那蒼白的下鼻的尖端上滴下來。

從此後，他就住在舅父的農園中，也有幾個小的表兄弟，和農舍隣近的兒童，同他玩。吃飯也覺比從前較好一些了。不過他初來時，一些兒童們，都學着他的說話，或聽他說話，都遠遠的笑他。其實他聽他自己的口音，和他們的言語，並沒有很大的差異。

舅家的人們多得很，他也數計不清。不過一天天，終是在廣大的田野裏忙碌。他自然也追隨後邊，跟着工作；他有時想起山中石屋的生活，便覺得去記憶以前的印象，一層一層的逐漸模糊起來。

一年過去了。他有時也聽得有人與他舅父談話，似乎是故意說他母親的事。他既聽不明白，他舅父更不要他問詢。不過在他這種白天打稻草，晚上吃粗飯的無知無識的生活中，時常見他舅父看着他，唉聲歎氣。並且有時與鄰舍的老人說起他母親的事，便滿着眼淚。

至於他那時對於這個事，自然也有懷疑的思想。然不半個鐘頭，便已忘了。已把心思用到捉鳥兒，與追野兔的事上去。然而看着他那為生活所重壓的舅父，都似一天一天的衰老。

正在三年以後的一個夏夜，他那時已經十二歲了。已經能替他舅父作很有助力的工作了。他已變成一個身體頑健與氣力充足的兒童。那時候空中的飛蠅，與蚊子，正在農場上作出討厭的聲音。滿綴了無數繁星的天光，雖在夜中，也似有藍光在上面浮動着。不可數計的樹上的蟬聲，總是不斷的鳴着。他舅父的門前，也設了幾個坐位。有許多在這個農村中作領袖的老人們，和他舅父，拉長了聲音，作種種解除疲勞的閑談。但聽舅父的聲音，卻從倔強中發出乾澀的聲調來。

可愛的夏夜，正是農人恢復疲勞的良時。就是小孩子們，也捉着迷藏，唱着山歌，並沒有去睡眠的。突然一個奇異，出人意想之外的事發生了！一個異鄉的婦人，蹣跚着望到這個快樂的地方來。她已沒有整齊的衣服，說話也沒有氣力，並且滿身都有傷痕。一個奇異的打擊，是他帶了來的！於是喧嚷，

與驚訝的衆聲之下。都道：『阿仔的媽來了！……阿仔的媽來了！……』而可憐的婦人，也使躺在地上不能動轉，只有呻吟的口音。

第二天他才明瞭這事的真相。哦！三年沒有見面的母親，如今幾乎成了包了皮膚的屍骸，平常好笑，與常向他小時的面上接吻的阿姊，竟已死了！且是死在火中！何等的不幸突生的慘劇！有此一來，將他多年埋藏下的記憶重復回來。但這一次，可給他心上永遠劃下了深刻的印痕，再也洗滌不去。

他想原來是這樣的事，這是聽他母親臥在牀上說的。母親的後夫，原是個性情凶暴而好飲過量的酒的工人。他營獨身生活，本來慣了。如今加上兩個婦女的分享，雖說有家室的快慰，然而竟把酒鬼養成的脾氣來衝犯了。本來為快樂而結婚的，然那嗜好的壓迫，却將他更變成一個暴厲而冷酷的人了。可憐的母親，為着吃飯的問題，便又添上些煩惱。他是常常不回家的，或者常常由村鎮中喝了酒回來，叱罵着，有時便臥在門外。死一般這樣的生活，母親同阿姊也過慣了。他們更不知怎麼才好！母親因此，因悔恨與懊惱的心思，不過二年的中間，已是有難治的病根，伏在她那久歷勞苦的身體中。只是覺着成日作奴隸的生活罷了。

就在這個使人驚恐的事發生之前，那天一樣的母親的後夫，從村鎮中回來，已經是半夜的天氣了。母親同阿姊，早已因為困憊的倦疲，向夢中去了。那赤面的人，趁着月光顛踉的回到家中，大約是口渴吧，便在他們臥室外的灶下，生起火來，弄水喝。這也是他過於酒醉了，思想竟不與平常一般。其實他

在夏日，向來是做涼水的。或是他過於醉了，不知怎的燃起火來，却睡臥在草堆上。于是火起了，母親在夢中驚醒，由火窟裏逃出，只是可憐的阿姊，竟然藏在火燒的茅屋中間。而赤面的人，也從此後不能再見了。母親受了遍體的傷痕，好容易找個人將他送到舅父家去。

然而沒有十天的工夫，母親也閉了眼睛去了！

哦！那死的慘情，與母親的悲傷，而苦痛的呻吟聲，使他完全記得！他尋思起來，便覺得無神而光弱的臨死時母親的眼光，向他流連着，凝視着，並且悲戚的向上着！

距那個時候，又是十年。然而他竟由荒涼的鄉村，到繁盛的都會中，補了這個職。

母親啊！姊姊啊！蒼髮紛披的舅父！他們都作了過去的土堆中的人！人生的暮影，又過去幾層。他想着他，已入了一個悽惶與悲感的世界！他却正升到冷冽與搖動的高頂的鐘樓上呢！

一小時的幾十分之幾呵！舊事的暮光，活動起無數的圖畫，在他腦中轉換。月夜的石屋紡車的啞音；白色的棺木之一角，阿姊的溫熱的嘴唇；蒼髮舅父的歎息；傷痕赤腫的母親的遺體；唉！思想與感覺，和非真實的觸覺，都聚集在警鐘上層他的身上與腦中。他忘了他的職務吧！忘了他所在的地地位吧！並且忘了初上樓級下層的勇氣與同情心者！

眼界所及的火光中，人聲的喧嚷，漸漸靜了下去。火光也或者是熄了呢。耳旁撲啞的一聲，飛過一個小小的動物；一個營業在樓頂上的鴿子的翅膀撲動的聲音，將他驚醒！無意識的手上所拉的鐘，又

復無秩序自亂響起來。

選自東方雜誌

國慶前一日

楊貴妃之死

王獨清文選

(共四篇)

疏原一頁

子畏於匡

玫瑰花·七一

國慶前一日

人物：張白甫——民報編輯

佈景：張白甫之家中——一所簡陋的住宅。正首有門，可通內室；右首又有一門，為臨街的出口，此門旁有一窗戶，可看見街上景物。場上設置都很簡陋，桌子一張，椅子二三隻。桌子上堆有報紙雜誌，並置有墨水紙筆等。惟右首牆上安有電話。

張白甫

〔在內室，場上只聽見他的聲音。〕

啊，你還是休息休息罷！對了，這樣靠着：你不覺得枕頭太低嗎？我把這件外套捲起來放在枕頭下面，好不好？不要那麼你覺得這樣還舒服嗎？那麼好，就這樣，可是你要安靜些：我嗎？我現在要把那張傳單稿子修改修改，等一等他們就要來拿的：是的，這是為明天用的，趕今晚就要印出來的：怎麼你覺得有些冷，是不是還是把這外套加在被上好些：讓我快去把那傳單修改好——但是不要緊，我還可以一面陪你談話的……

〔他由內室走了出來，穿着很舊的西裝，年紀約三十左右。〕

唉，怎麼外邊也是這樣的陰暗呢？怕是天要下雨罷。

〔走到窗邊〕

或者，或者不會呢：甚麼？——

〔走到內室門口〕

你問甚麼：幾點鐘現在大概——

〔看身上帶錶〕

哦，已經四點多鐘了！已經不早了呢：

〔坐在桌旁，一面翻閱稿紙，一面向着內室〕

是的，我現在預備修改這張傳單：你要聽？唉好的！我一面讀給你，我一面來修改：是的，這是幹部底人起草的：我們已經決定借明天國慶的日子做一次巨烈的羣衆運動，這傳單就是說明這所謂國慶底意義和我們應取的態度：——哦，你還記得三年前五卅事情發生的第二天，我們兩個一塊兒做傳單的情形麼？那時我們兩個都被舉為起草傳單的負責人，我們兩個在開北一間亭子間裏面對坐了半天，你把你起草的稿子給我看，我把我的給你。哦，那時候我們兩個真起勁呢！我們不是費了一天的功夫，做了有十幾種傳單嗎？那真是可紀念的一天：甚麼？你說：當然我那時那樣起勁，一半是工作上的需要，一半也是因為有你在我底旁邊：那麼，你那時的起勁呢？笑甚麼說呀：叫我想：哈哈！那麼也是因為有我在你旁邊的緣故了：哦，我們那時真好！光陰真容易過！那天我算

是第一次和你單獨地坐在一塊兒工作，自從那天以後：甚麼是的呀！光陰真快，真快，真是一點也沒有覺得，我們共同生活已經要滿三年了呢！那裏底話！瞎說好好的！一個人怎麼就會死了呢？你要靜養才行！等到你病好以後，我們還同從前一樣，一塊兒工作，那樣多好呢！哦，好的，我一面讀給你我一面修改：

〔讀傳單原稿〕

『被壓迫的勞苦民衆！

今天所謂國慶的日子，市政府傳來了政府底命令，要全市都一致地掛旗慶祝——當然我們都這樣的做了。這在表面上看去，今天確是一個非常光榮的日子。

但是，一切革命的被壓迫的勞苦民衆，應當認清今天這個日子底裏面。這兒所有的光榮，只是他們少數特權者裝點自己門面的幻術，和我們底實際生活是全不相干的。

他們一面在……

〔取筆添寫〕

這里須得添幾個字——

『他們——那些豪紳地主資產階級——一面在屠殺農工，在帝國主義底面前獻媚，一面卻又大吹大擂，說他們已經統一中國，說他們為民衆造了許多的利益。』

所謂國慶……」

唉，這裏又得加一項——

〔寫。〕

「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不能不正式地來把他們底假面具揭開所謂國慶……」

唉，不——

〔寫。〕

「我們決不否認，所謂國慶這個日子在過去歷史上的意義。我們一點也沒有否認這個。我們反對的是豪紳地主資產階級借着這僅在過去歷史上佔有意義的國慶來發表他們底反動言論——為鞏固他們自己地位的反動言論以欺騙民衆。」

我們只聽見他們口口聲聲地說是為民衆造了許多的利益，但是民衆得到的是甚麼？我們看工人得到的是失業！農民得到的是兵災，是匪禍！兵士得到的是幾萬幾萬的死亡，是死不得的却八九個月得不到一點薪餉，商人得到的是苛捐，是雜稅！所有的苦力及貧苦民衆得到的是無衣無食凍死餓死——夠了，這就是他們給民衆造得的利益！

甚麼叫「裁減兵額」？甚麼叫「勵行自治」？甚麼叫「已得友邦之諒解」？他們口口聲聲地這樣欺騙我們，用這些官樣的文章來欺騙我們……」

〔電話鈴響〕

哦

〔他站起來去接電話。〕

阿勞！阿勞！是那一個人？是……李頌洪？哦，我是張白甫……甚麼事？哦……我正在修改，不過大體都很好，沒有可以大修改的地方……你馬上就可以來拿……是的，馬上就可以……再沒有甚麼事嗎？哦，好……

〔他復坐在桌旁。〕

〔向內室。〕

……沒有甚麼！就是他們催我馬上把這傳單修改好……哪是呀，並沒有甚麼十分可以修改的地方……不過總得看一遍……——你現在覺得好點嗎？哪……啊，有這樣的事聽了這傳單可以使你的病輕一點……那麼，多做些這麼的傳單給世界上有病的窮朋友們去讀，豈不好嗎？有錢的人得了病可以住院，可以請醫學博士，那麼我們窮人就靠這種傳單來治病罷！哦，確的呢？這傳單可以增加我們底抵抗力，可以復活我們底血輪，所有妨害我們健康的微菌，都要被牠殺死呢……甚麼？好，不說了，我讀我讀！我希望這張傳單讀完，你底病就可以痊愈，那便又多一個做傳單的人了……好，我讀……

〔請。〕

「用這些官樣文字來欺騙我們，不過，我們是有眼睛的，我們看：各地底軍閥都正在秘密地募兵，秘密地輸入軍火，以作互相衝突的預備；他們之間每一個都想得帝國主義底籠子，都想無限制地獲得賣國的整個權利。資本底魔力使他們完全不知恥地投身在帝國主義底膝下了！現在全國已被他們造成了全副帝國主義侵略的局面——這樣試問怎麼樣去裁兵？怎麼樣去自治？還說甚麼『得友邦之諒解』！笑話！真是笑話！」

你說？是的，做得的確不壞呢：「唯……我不大知道，大概是適才給我們打電話的李顯洪起草的罷……是的，他是幹部新任的秘書……」

「一切革命的被壓迫的勞苦民衆，應當認清我們目前所處的地位。我們決不能讓人永遠這樣的欺騙，同時我們須知道這些事實只是證明革命運動快要達到一個新的高潮！我們要加緊我們底力量，努力地團結起來推翻一切反動的勢力！」

所以，在今天這個僅在過去歷史上佔有意義的國慶中，我們決不容反動派借來發表蠱惑我們的種種言論。我們決不受他們底愚弄，趕快組織自己，武裝自己，堅決地向敵人進攻以實現自身迫切的要求！」

〔電話鈴響。〕

又是甚麼？

〔接電話〕

阿勞阿勞：那一個？是的，我是張白甫……甚麼？呵！怎麼弄的……是剛纔發生的嗎……真糟！真糟！那我們明天用的傳單豈不是不能發了嗎……這真糟！是怎麼弄的……甚麼還有第四……不是……阿！第十那麼，明天怎麼辦呢……哦……哦……好罷，弄好了的時候再告訴我……

哼——

〔向內室〕

……不要問罷！真糟透了！我們底印刷機關被破壞了……說是剛纔發生的……哪當然是司令部方面底人……那裏只能捉幾個人呢？全部印刷機關底同志都被捉去了……當然門當然被封了……哪……是呀！明天底傳單不能發了！——我剛把傳單看完，只剩到最後的口號了，真糟！馬上便發生了這件事情……明天底運動自然是還要實行的，不過同時我們第十區底機關也被破壞了呢……是呀！第十區……所以糟呀！第十區是工人區域，我們明天羣衆運動底幾個領導的人都在那兒……甚麼……現在有甚麼辦法……頗洪說他再找人去問，看現在底情形，明天到底能不能實行運動，他等一等會再給我打電話的……那還用說！當然他們是調查出了我們明天的準備了，所以今天下午到處都搜查呢……哪……這有甚麼他們底偵探多得呢！當然可以調查出我們機關的地方——哼！這些王八蛋越來越凶了！但是他們真是在做夢！他們以為這樣就可以把民衆彈壓住了嗎！真是在做夢……哪……甚麼……哦……哦……唉！那個

我想倒不會的。我在民報作事已經很久了，同事却不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他們都以為我同普通報館裏的編輯一樣，是一個沒有甚麼思想的人。我想我總不會有甚麼危險的……

幾點鐘？

〔看錶〕

已經六點鐘了——但是頗洪怎樣還沒有電話呢？

〔很焦躁地走來走去〕

……唉，怎麼能不急呢？不知道明天到底怎麼樣……

〔忽向外傾聽〕

街上在賣特別號外！大概是說我們機關破壞的事——但是不會有這樣快罷？

〔他走到窗邊伏在窗口向外喊叫〕

喂，號外！——幾個銅板——好，三個，拿一張來！

〔由窗外接拿了一張號外，一看不覺大驚〕

啊，奇怪！——真奇怪！你底話驗了！怎麼這樣的事竟然發生了呢……

〔讀。〕

『民報館今午被查』

今午十二鐘左右突有司令部人員十餘名至民報館調查，據云該報館匿有重要人犯，但搜查結果，一無所得，恐係該犯已聞風先遁。該報館經理亦被逮去數小時，至下午三鐘許始行釋放云。」

這——

〔電鈴急響〕

唉……

〔接電話。〕

阿勞阿勞……是的，是的，我是白甫，你是頗洪嗎？怎麼樣……啊……啊……那麼……走我怎麼能我底女人病得很厲害呢……你馬上走為甚麼……啊……那麼……喂，那麼再請你調查一下，好嗎……立刻就要確實嗎……喂……頗洪頗洪……阿勞阿勞……喂……

〔他無法可想地丟開電話，坐倒在椅上。〕

〔向內室〕

哼——哼——

〔無氣力地。〕

是的，你底話驗了，通曉說外上說他們要捉的要犯就是我……是——頗洪得了個確實的消息，說

他們已經知道我的住處了……說他們立刻便要到這兒來捉人呢……甚麼……頗洪他也逃了！他說我們底幹部都被他們知道了……你說……我不走你底病這樣厲害，我怎麼走得開呢……哼——哼——不！我不走……不！不走……

〔忽然跳了起來〕

甚麼？甚麼？你千萬不要動！我聽你底話！我聽你底話！

〔奔到內室〕

〔在室內說話〕

〔顫聲〕

我聽你底話就是……你千萬不要動……我走，我走……但是讓我外邊那些傳單印刷品燒了再走……好，我快……我快……你千萬不要動！我很快，很快的……

〔跑了出來〕

〔檢桌上所有的印刷物〕

但是，這個燒了真可惜了……這個也得燒……這個……

〔跑向內室〕

啊！你千萬不要動！我快！我快！

〔又跑了出來。〕

馬上燒——

〔又跑了進去。〕

我在聽你底話呢！馬上……馬上……

〔又跑了出來。〕

〔很紊亂地掏了一堆印刷物放在地上點起火來。〕

哦，我在燒，我在燒……馬上就完……就完——

〔忽然一個劇烈地打門聲。〕

啊！

〔打門愈急。〕

啊！——來……來了……這樣快……就來了……

〔打門更急。〕

這——這怎麼——辨……

〔他在志亂中把房中四面所有的印刷物的紙堆一齊點起，全場立地被烟火所罩。他絕望地茫然地揚着頭端，立在烟火中間，有如受犧牲的一個聖者一般。〕

(幕)

一五十月一九二八夜半脫稿。

· 選自獨稿自選集 ·

楊貴妃之死

人物

唐玄宗

楊貴妃

韓國夫人（楊貴妃之大姊）

虢國夫人（楊妃之三姊）

陳玄禮（將軍）

高力士（宦官）

韋諤（司錄官）

盧娘（宮女）

第一侍者

第二侍者

衆兵士

象羅氏

兩個執刑的人

其他隨從

地方

馬冤坡 借用佛寺的行宮

第一場

佛殿之後方

佛殿底建築非常偉大，完全代表唐代寺宇底建築風。佛殿四面都是有窗格的紅門，但此時列在場上的卻都緊閉着。門底形式甚是高，在這緊閉着的時候，顯出不容易開啓的堅固。殿後的兩個圓柱也特別的雄偉，柱底座石與塔石一樣顏色。塔很廣敞，兩邊有很厚的青石欄杆，這欄杆是圍繞在殿底四面的。這座佛殿雖很偉大，但因歷年已久，已顯出舊廢的形狀。

石塔底對面是半倒的高牆，缺處用大簾遮閉。簾之上端釘在靠近牆邊的兩株大槐樹之上。天氣異常慘澹，風聲時起，簾擊樹身作巨響。

第一侍者（坐塔上）好了！好了！現在可以讓我休息一下了！若再不休息，那我可真要死了！

第二侍者 只有你纔愛這樣喊叫！我還不是同你一樣的苦嗎？你看高力士，他是怎樣前後不離的

隨着聖駕，也沒有現露一點勞頓的顏色，只有你……

第一侍者

吓高力士……你還在說他呢！這一次我們由那繁華的長安奔了出來，受着從來沒有受的災難，都還不是他造成的……高力士！國家底罪人……

第二侍者

你真瘋了，我說你真瘋了。就是你挨了餓，也犯不着這樣任意罵人……我且問你，這次亂事是安祿山造反還是高力士造反呢？

第一侍者

造反自然是安祿山，但高力士卻應當負責任的。他是聖上唯一信任的人，貴妃有時也不能不聽他底話，安祿山在宮中鬧的事，誰也覺得是不正當的了，難道他就看不出來嗎？若果他是一個真正愛國的人，就應該留意安祿山底舉動，並且諫諍聖上，使安祿山不至養成那樣的勢力。但是他卻一意買貴妃底歡心，任安祿山和貴妃一天一天地親密起來……唉，你總該沒有忘記罷？（盧娘由殿前走出，到他底身後，但是他同他底同伴都沒有覺得）貴妃把安祿山底衣服給脫了，按在水裏親手給洗澡取樂，以後又用紅綾裹了，叫人抬着競跑，等到聖上看見了的時候，卻說是在開洗兒會呢！聖上也真是不管事了，這樣的假話，聽了不但不疑心，反賞了許多金錢，說是添給的禮物……唉，真是不幸！聖上好像是醉了一樣，由別人這樣欺騙，我早就料定有禍事發生的……

第二侍者

安祿山在宮中固然有些舉動很不正當，但我卻總不十分相信那樣的人會和貴妃有甚

麼關係。就是你所說的那件事，也不能算是一個證據，那不過是一時的遊戲罷了。

第一侍者 遊戲好，就算那是遊戲了。可是我還聽到一件事：不知道是甚麼時候，貴妃到華清宮養病，安祿山也去了，有一天貴妃出了浴，和安祿山一處玩耍，安祿山用木瓜擊傷了貴妃底乳頭，貴妃一點也不生氣，並且怕聖上看見，還特意作了付錦囊套在乳上掩護那傷處呢……

第二侍者 這是誰告訴你的？

第一侍者 盧娘。

盧娘（突然出聲，使二侍者都吃一驚）啊，你說甚麼是我告訴你那次談論這事，不是有許許多人在

一處嗎？怎麼單是我？

第二侍者 哦，盧娘現在聖上和貴妃是在用餐麼？

盧娘（不答，仍向第一侍者）你說怎麼單是我？

第一侍者 你們女子真是卑怯！自己做了事，說了話，以後又不敢承擔。我勸你們把這毛病改了罷！許多事都放你們這種不光明的，自私的行為弄壞了；你們這種行為不知道造了許多的罪惡。你不要怕，現在是出了宮了，這兒又沒有鸚鵡……

第二侍者 不要鬧了。盧娘現在聖上和貴妃是在用餐麼？

盧娘 聖上、貴妃二位夫人都在一處用餐。因為食物太壞，貴妃一點也不能下咽，只把由長安帶出來

的麥酒接連地痛飲……

(大風吹過)

第一侍者 好大的風……我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天氣啊！太陽都變成白色了……

第二侍者 這風可真有些奇怪，把砂土揚在空中……這不是好兆頭！

第一侍者 並且，你們沒有覺得嗎？這風還像帶來了些血腥似的……

第一難民聲 (在牆外) 噢！我們跌倒了！噢！我們跌倒了！

第二難民聲 (在牆外) 可憐的我們底長安，我們莊嚴的長安，從此怕要成灰燼了！甚麼時候我們

再能返去？甚麼時候我們纔再能見那偉大的城池，再能踏那神聖的道路？我們好像做夢似的，把我們祖先底墳墓與神龕棄了！從此保不定我們要長久地流離，我們底脚要被荆棘刺破，而且血要永遠沒有乾的時候……

盧娘 叫他們不要做聲。

第一難民聲 (在牆外) 噢！我們跌倒了！噢！我們跌倒了！

第二難民聲 (在牆外) 你看，這天氣，不是在宣示着災禍底重大麼？這風把哭聲滿佈在我們底頭

頂上，太陽也快要死了。這天氣是在告訴我們朝中有弄權的好人，宮中有誹淫的蕩婦……是的！我們國家全是被這般人摧殘了的！這般人搗毀了我們底長安，推倒了我們底神

殿這般人纔是我們真正的仇敵，這般人要是不除掉！我們終久是不能安全的！

盧娘 叫他們不要做聲。他們說出的話是多麼可怕……

第一侍者 不然。這是人民底呼聲，我們是沒有權去禁止的。

第二侍者 老實說，這些隨聖駕出奔的人民確是太可憐了。他們都是在和平中生活慣了的，他們都

是和平的國民，他們平時只耽醉在有光榮歷史的長安底健壯空氣裏，只聽得黃金時代底宴樂聲與詩人底頌歌……他們是從來一點也不曾養得有付凶惡戰爭的能力的。如今突

然的兵災降臨，對於他們是怎樣的不幸呀！我是看見了的，他們由長安出來的時候，多半都是被這個意外的禍事嚇昏了，只願隨聖駕出奔，連乾糧也忘記了攜帶……

第一侍者 你還說乾糧呢！現在我底肚裏還是空的……他們底話說得不錯呀！害我們的確是那弄權的奸人，還有……

第二侍者 不要亂說了罷。其實只有安祿山可恨。

第一侍者 ……哦！我想起來了。盧娘，又是你對我說的，一晚安祿山在花園中和貴妃抱着啼哭，被聖上遇見了，是不是？

盧娘 ……

第二侍者 唉，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侍者 盧娘，你說給他聽罷……我敢斷定安祿山造反底主要原因全是在貴妃身上，我敢斷定的，但據我看來，那不過是一種掩人耳目的手段罷了……

第二侍者 盧娘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第一侍者 說罷，盧娘，你不要怕，我道纔說過了，現在是已經出了宮，這兒又沒有鸚鵡！

盧娘 那是在一個月亮很明的晚上，——哦，那一晚底月亮可真可愛呢！那像水銀一樣的光輝在把所有殿頂上的銅瓦滿滿地浸洗着，一切白玉的欄杆也都像要溶化了似的……哦，宮中那種夜晚真好！我是最愛在月下聽那由前殿傳出來的歌聲和笙篳底音調的……哦，現在那種景象是再也不能尋得的了……

第一侍者 你還是說人家問你的話罷。

盧娘 唉，可是呢……那是一個月亮很明的晚上，貴妃和安祿山都是在沉香亭邊的。他們先是在看着月亮，後來說起月亮底忽圓忽缺正像人生底忽合忽離的話，貴妃便動了傷感。她對安祿山說道：『我們怕終有一天要永遠地分別呢，我總常常預感到我們底結局很是不幸。』安祿山便跪了下去，用兩手捧起貴妃底裙角來親吻，並且說：『我底皇后，我用我底全靈魂愛你，我在我身上所有的血液愛你，我為你，可以犧牲一切，只要你允許我，我可以立地去做那使我們得以自由的』

事；我可以使我們將來永遠地不離永遠地在一處相守，只要你允許我。」後來他們便擁抱起來啼哭起來了。那時適逢聖上在花萼樓和王子們會完了夜宴，到沉香亭來尋找貴妃。因為聖上沒有乘坐肩輿，只是和高力士踏着月光走了來的，所以他們都不會覺得其寶呢。聖上也未必看見他們是在擁抱着的，不過他們因不曾提防聖上到來，卻都吃了一驚。安祿山立地告退，第二天便聽說出了長安，回河東去了……

第一侍者 從那時以後，安祿山再沒有進過宮罷？

盧娘 沒有，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

第一侍者 (向第二侍者) 你聽見安祿山和貴妃的事，甚麼人都看出來了，並且宮內宮外的謠言不知有多少呢……現在你可相信了罷？唉，你想，我們國家是怎樣被貴妃誤了的呀！平日她底哥哥在朝中專政欺人，她底姊姊們在宮中縱慾作惡，如今又是因為她發生了這樣的……大亂……

(風更激厲。牆缺處的大簾被風吹開，牆外全是難民)

衆難民 (都爭着探頭到牆內) 給我們一點食物罷！給我們一點食物罷！

第二侍者 (推第一侍者與盧娘) 聖上和貴妃大概已經用完了餐，我們快進去，不要再站在這兒了。

衆難民（都爭着探頭到牆內）給我們一點食物罷！給我們一點食物罷！

第二場

佛殿之內部。

長方形的殿堂，很是深奧。殿堂底正中排列着兩行圓柱，接近頂部的柱頭都有許多神廟的輪飾的雕飾。這兩行圓柱一直排列到殿堂深處。殿堂深處有金色的大佛像一尊，佛像底兩旁掛着黑色的厚呢的神幔。一切設置露出中古期的神秘與壯偉。

稀薄的光線由四圍紅門底窗格透進，全殿堂內充滿着陰暗。

在兩行的圓柱之間設二食案。正中的食案上是唐玄宗、楊貴妃；側旁的食案上是韓國夫人、虢國夫人。

高力士，盧娘，第一侍者，第二侍者環侍左右。

唐玄宗 太真，你這樣用餐，如何要得？這食物固然是壞極了，但也總得勉強吃一點纔好。

楊貴妃 我不能，陛下。

唐玄宗 那麼，再飲些酒罷，我陪你，好不好？

楊貴妃 我已經飲夠了，陛下。

唐玄宗

唉，太真，你怎麼這樣愛鬱呢？是的，你很愛鬱。唉，可恨的是安祿山！我用父親待兒子的情誼待他，他却做出這忘恩負義的事來。太真，你待他可不是也。像母親待兒子一樣麼？是的，你確是像母親待兒子一樣的待他，但是他現在卻指明要聲討國忠，把你給他的好處就一概不管了！唉，這樣的人，怎麼從前我卻信任他呢？這都怪我……——哦，太真，但是你為甚麼愛鬱？你聽我說，這是不緊要的，我有郭子儀、李光弼、顏真卿、張巡，一般忠勇的將官，還愁不能勦滅他麼？我說他將來總要被我底將官們殺死，說不定他底屍身還要遭分裂的慘狀……

楊貴妃

啊！

唐玄宗

怎麼樣？是的，他一定是要這樣死的，或者還用不着我底將官們殺他，等到他完全失敗了的時候，他就不定自己就要去自盡……哦，不，或者他部下的人就要殺他。其實就等到他完全失敗，他部下的人也會殺他的。這個你或者不明白，是不是？這因為和他一同造反的人都是以勢利結合的，他們一定要互相嫉妬，爭奪……一定的！你看着罷，他決不得好死……——哦，

（向高力士）高力士，你說我底話不錯麼？

高力士

一點也不錯，陛下。我也想他底部下對他是有誠意的，他底結局一定失敗。

唐玄宗

是的，一定失敗，一定失敗……太真，你放心，我們一到了蜀地，就可以建起和在長安的一樣的宮殿，或者比長安的更要壯麗也未可知。我知道你是喜歡芍藥的，蜀地聽說芍藥最多，而且

是白的，聽說白得像雪一樣。我們就去再建一座新的沉香亭罷，四圍全種起那白的芍藥來，我想你站在亭上，一定更要好看呢……哦，你是在想華清宮麼？我知道你是喜歡溫泉的。哦，這個這個聽說蜀地也有……總之只要我們一到蜀地，甚麼都容易辦到，甚麼都容易辦到……唉，你真，你聽見我底話沒有？你底臉色怎麼是這樣的蒼白呢？你大概是病了，不然就是路上過於辛苦了，是不是？——唉，總之安祿山真可恨，我知道你也一定恨他的。但是，我已經對你說過了，這種人是決不得好死……

楊貴妃

陛下……

唐玄宗

甚麼……

你說甚麼？我看你真是病了。是的，你底精神很不好呢。你休息一下，怎麼樣……

向二位夫人）還是讓她休息一下的好，你們看她底臉色，還不像病了的樣子嗎？

韓國夫人說國夫人

真是呢，陛下。

（喧鬧之聲突起，各人都吃一大驚）

唐玄宗

唉，這是甚麼？這是甚麼？

（陳玄禮匆忙登場）

陳玄禮

陛下，外面隨駕的難民和侍衛軍都變了他們，吵鬧得很，是厲害。要陛下趕快誅在陛下左右的

的奸黨。

唐玄宗 啊，有這等事？這簡直也是反了！

陳玄禮 現在情勢很是緊迫，國家前途全在這時候來決定，還請陛下除去私情，尊重民衆底意思。

唐玄宗 好，尊重！但是試問在我左右的奸黨是誰？誰纔算是在我左右的奸黨？

陳玄禮 （微顧楊貴妃及二位夫人）……還是請陛下親身到外面去鎮壓，看看他們底情勢。

唐玄宗 國忠呢？

陳玄禮 就是因為國忠私自和吐蕃使者談話，被許多人看見了，纔起了譁變。吐蕃使者確是來找國

忠的，他同國忠談話甚久，至於談的甚麼，沒有人能夠知道，現在兵士們正圍着國忠質問呢。

（楊貴妃及二位夫人聽陳所說，都很吃驚）

唐玄宗 啊，有這等事？啊，有這等事？——高力士，來和我一同到外面看去……啊，啊，竟然有這等事？竟

然有這等事？（同高力士陳玄禮下）

楊貴妃 （仰頭帶着思索的神情，自言自語地慢慢地起立）唉，吐蕃使者……是甚麼事呢？唉，是甚

麼事呢？莫非是他……他派人來傳遞甚麼消息呢？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我是相信，十分相信，他

這次起兵完全是為我。我知道他是在愛我的。我知道他愛我的心非常堅固，我知道他可以為

我犧牲……

第二侍者 （向盛娘）貴妃確是病了，她底精神像是很錯亂呢。

第一侍者 你聽她講的甚麼話？

楊貴妃 哦，一定是的，一定是的！是他派來的。是他派來的……但是他派人來作甚麼呢？作甚麼呢？

……哦，或者是我想錯了罷？我想錯了……是的，我是錯了呢。他若是愛我，他若是為了我發起兵舉事，他怎麼又說是聲討我底哥哥呢？他若是為我，他若是真愛我，他怎麼能用這種名義……哦，他不愛我，他從前對我說的話都是假的……哦，他這種人，他是騙去了我底愛情！他伸我自受了很大的痛苦！哦，我是錯了，我是錯了！

韓國夫人 四妹，你怎麼樣了？你鎮靜一下罷。

魏國夫人 我們陪你到退間室內休息去，我看你底精神已經起了變化，你實在是病了。

韓國夫人 我們陪你休息去罷。

楊貴妃 (不顧) 我是錯了……不過，不過，他那樣誠實的人，總該不會忘記了我，或者他不誠實，但是他對於我，確是誠實的……哦，不會，不會，總該不會！他曾對我說的甚麼，他曾對我說的甚麼，我還記得那一晚，他對着月亮給我發誓，他跪下去用口親我裙上的帶子……哦，我要相信他纔好！他一定是能為我犧牲的……

(高力士上)

高力士 (形狀非常秘密) 貴妃，貴妃，這是丞相交給我的，(從衣袖中出信一封) 是吐蕃使者帶

來的私信，要貴妃親自啓封。

楊貴妃

(驚喜)甚麼吐蕃使者帶來的信(受信)

(外面喧鬧又起。接着便聽到羣衆一致的呼聲)

羣衆呼聲

快砍死這個賣國的奸人！快砍死這個平日一意弄權，殺害民衆的民賊！

楊貴妃

你們聽！你們聽！

羣衆呼聲

快砍死這個平日一意弄權，殺害民衆的民賊！快砍死這個賣國的奸人！

高力士

不好，不好，怕有重大的事件要發生了……(奔下)

第二侍者

(牽第一侍者)去看是甚麼事，去看是甚麼事(牽第一侍者下)

楊貴妃

(拆信)哦，果然，果然，果然！是他派人來給我送信的，哦，果然……他底筆跡……他親手寫的

信！

(讀信)安祿山謹致書於太真皇后：此次起兵舉事，純為踐列時月下之誓言，此生無其

他願望，只以此身獻於皇后，即陷失敗，亦所甘心。特露檄假稱聲討賢兄國忠，蓋欲使楊氏全族

免除嫌疑，更可使現朝廷信任楊氏，以為與叛軍不兩立，遂聽從一切奏議，得自由行事。此生無

其他願望，只以此身獻於皇后，伏乞鑒諒寸心，相待勿忘。——(興奮)哦，哦，是這樣，是這樣，果然！

果然他在真心愛我呢……啊(再看信)此生無其他願望，只以此身獻於皇后……只以

此身獻於皇后……(愈見興奮)啊，這樣重複的話，他和我相別的那一晚，對着月亮說的也差

不多是同樣的一句！這樣表示他熱愛的話！他確是在為我犧牲，為我犧牲，並且……（再看信）特露撒假稱聲討賢兄國忠，蓋欲使欲使……（聲顫不能卒讀）——哦，安祿山，我唯一的愛人！我真對不起你！適纔我還在懷疑你，那知道你纔費了這樣的苦心！這都是為我，這都是為我……哦，安祿山，你是我唯一的愛人！只有你！只有你！你能這樣為我去堅忍地戰爭，你能這樣為我去把生命置之度外，我知道你心中除了我以外，甚麼都沒有，就是由我而生出的勇敢和希望，我知道世界上沒有甚麼能像你靈魂那樣真實，世界上再沒有別種東西能比得上你心胸底堅定……哦，安祿山，若果這世界上有這種真理，暴力可以破壞人類底束縛，戰爭可以實現人類底自由，若果世界上有這種真理，那麼，我祝福你底勇力更見強大，我祝福你反抗更見徹底，那麼，我等着，我等着，你殉難的忍受痛苦的手來抱我，我等着這一天，我等着這一天！（不自覺地全身震顫，用兩手把安祿山底信緊按在前胸，仰頭微笑）哦，我真快樂！我從來沒有覺得像這樣好過的，我忘了一切了……（不自持地幾乎向後倒下）

區娘（用手扶住楊貴妃）貴妃，貴妃。

魏國夫人 你實在是病了。

韓國夫人 四妹，你鎮靜一下罷，鎮靜一下罷。

楊貴妃（昏暈似的）我從來沒有這樣好過的……快樂塞住了我底胸膛了……這是你，安祿山，

你用快樂悶倒了我……我現在雖然受着這樣大的驚恐和勞苦，但是，算甚麼呢？這些驚恐和勞苦，在你給我的希望面前，算甚麼呢？我所受的驚恐都是甜蜜的，我所受的勞苦也都是甜蜜的……並且，我只有感覺到我所受的驚恐，所受的勞苦，不能和你所受的一樣，我只有慚愧，我只有抱歉……但是，我確是幸福，就是這樣，我已經是最幸福的了……

魏國夫人（向韓國夫人）她簡直是瘋了，她把她心中的一切話都講出來了。她是自從聽到了安祿山起兵的消息，精神便像受了意外的刺激，沒有一時的安定，現在卻簡直是瘋了。（向盧娘）快扶她到退間室內休息去。

（第二侍者奔上）

第二侍者 啊，貴妃啊，三位夫人，丞相丞相——丞相被侍衛軍殺死了！

韓國夫人 魏國夫人 甚麼甚麼？

第二侍者 丞相被軍人們亂刀砍死了。

韓國夫人 魏國夫人 嗚呀，哥哥，哥哥！（都痛哭）

韓國夫人（哭訴地）這怎麼辦呢？這樣的大禍，怎麼辦呢？

魏國夫人（稍一停頓）我們出去看去。

第二侍者 外面情形異常緊張，夫人們還是不要出去的好。

魏國夫人 (堅決地) 我們一定得去。我們去看哥哥底屍首，同時或者可以鎮靜一時的亂事……

(向韓國夫人) 我們去，我們去。

(韓國夫人無主張地隨着魏國夫人隱下)

楊貴妃

(仍被盧娘扶着，在昏暈中慢慢地睜大着兩眼帶着半醒的聲音)……哦，怎樣了？哦，三姊，你在說甚麼……哦，三姊呢……大姊呢？三姊呢？怎麼樣了？怎麼樣了？

第二侍者

二位夫人都到外面收撫丞相底遺骸去了。

楊貴妃

(急行至第二侍者身旁，用兩手猛按住他底兩肩) 你說！

第二侍者

(鞠躬地) 因為丞相與吐蕃使者密談，被隨駕的難民和侍衛圍着質問了很久，終於

殉了難了。

楊貴妃

(放手又欲倒下，盧娘急忙扶住) 啊啊，哥哥！(哭聲) 你……啊啊，哥哥，你是為我死了……

這纔是我奮鬥底開始，怎麼便使你作了我底犧牲呢……你，你竟這樣為我死了……我很年青的時候，便受盡了列個底擺佈，不曾享受過一次真正的人的生活，現在，現在我纔嘗到了真正愛情底滋味，纔有了自動的機會，纔有了作人的生路，纔預備為我底人格，為我底希望，為我底前途，為我真正的愛情，去奮鬥，去努力，但是，但是，怎麼卻使你先作了我底犧牲，作了我底犧牲呢……啊啊，哥哥，哥哥，你竟這樣為我死了！為我死了嗎！我過去很長的生命，都是在作

淌出。她像要悲嚎，卻又被哽咽塞住了。最後始斷續地狂亂地喊出：「噫，噫，都死了……都死了……哥哥！三姊！大姊！三姊！你們！你們！……噫，噫，都為我……為我……我不能忍耐了！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盲目地要向外奔去，卻被盧娘緊緊地抱住，第二侍者也擋住了她底去路。」大姊！三姊！你們！你們！……我熱！我熱！我不能忍耐了！把我這衣服脫了，脫了……拿喪服來！拿喪服來！（盲目地要想退除她底外衣）你們！我要去！我要去！（她底狂亂到了最高度，最後一聲喊了出來，便已不能支持，她底身子隨着她底聲音倒了下來，便全身塌在盧娘底身上了）

盧娘

貴妃！貴妃！

第二侍者 貴妃！貴妃！

第三場

佛殿之前方。

現在可以看出這座佛殿底全形。又高又寬的殿門底四周雕着種種神異的緣飾。門左右有可以兩人合抱的大柱與粗大的石獅。青石欄杆迴繞着的殿塔異常寬闊，塔底正中有坡形的白色的玉墀，兩旁有昇降的台段。

此時在場上的殿門雖然開着，但卻垂着重厚的寺宇的簾幕。

唐玄宗、高力士、陳玄禮、韋諤及其他隨從皆立堵上。堵下站滿了兵士。一個長竿由兵士的羣集中伸出，上面掛着楊國忠和韓國夫人、虢國夫人底人頭。

天氣依然慘澹，時時有風吹過。殿簷前古舊的銅鈴常發出一種不寧的音響。牆外難民痛苦的呼聲也頻頻地傳來。

唐玄宗（懼怯而不自由地）現在你們還要怎麼樣？你們擅自把丞相殺了，又把韓國、虢國二位夫人殺了，你們還不散麼？

衆兵士（都舉起手亂搖）不夠！不夠！

唐玄宗 你們還要怎麼樣？你們想從來可曾有過這樣的事麼？丞相被兵士殺了，國戚貴人也被兵士殺了。從來有過這樣的事麼？但是，我不加罪你們，只要你們從此再不犯法，只要你們繼續為國出力，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是不加罪你們的。你們要明白我底意思好了！唉，怎麼你們還不散？還不散？你們為甚麼不散呢？

衆兵士（都舉起手亂搖）不夠！不夠！

唐玄宗 不夠？這種回答是甚麼意思？你們還要怎麼樣？唉，還要怎麼樣？我已經對你們說了許多的話了。你們要知道你們所作的事！但是我不是說過不加罪你們的嗎？這還不夠？你們不散還等甚麼？你們要知道你們是殺了一個丞相和兩位貴人！你們要知道……

衆兵士（都舉起手亂搖）不夠！不夠！

唐玄宗（憤怒）唉，不夠！總是不夠！你們這種蠢笨而不通的回答！這種毫無意義的回答！你們底眼

中簡直是沒有我了，你們大概忘記了現在是和我對話的罷，唉，（向陳玄禮）你底這些兵士到底還要怎麼樣？你看他們可不是也完全的反了嗎？

陳玄禮（向衆兵士）你們還有甚麼要求，就不妨明說：現在正是國體動搖的時候，聖上必肯願

全大局，聽從衆意的。你們還有甚麼要求呢？

衆兵士 我們要求貴妃也得要同她底哥哥一樣，同她底兩個姊姊一樣！

陳玄禮（向唐玄宗）他們已經說明了他們底要求了。

唐玄宗（驚疑地）他們說的是甚麼意思？到底是不是甚麼意思？

陳玄禮 他們底意思是請陛下割愛，把貴妃棄了呢。

唐玄宗 甚麼？把貴妃棄了？

陳玄禮 是的，最好請陛下賜貴妃自決，免得又要起意外的暴動。

唐玄宗 啊啊，這還了得！這還了得！這樣的話，虧你說得出口！你們簡直有意和我為難，有意和我為難！

……你們簡直把我當作了一個小孩子！啊啊，這還了得！這還了得！

陳玄禮 請陛下不要性急。這並不是我們一部分底私意，實在是民衆底要求。陛下，你知道外面難民

底情形麼？他們隨着聖駕從長安出來，多半都不曾帶得乾糧，他們服着都要餓死了：陛下，你請聽，請聽這牆外都是些甚麼聲音！（用手環指牆外，唐玄宗等立地被一種偉大的嚴肅所攝服，都悚然向牆外靜聽，場上稍一靜默，牆外難民底呼聲呻吟聲更非常明顯地雜亂起來）這不是我們國家破碎了的聲音，我們長安傾覆了的聲音麼？其實就是這些兵士，就是陛下底親隨，又那一個不是在忍受着飢餓，忍受着疲勞？又那一個不是想用自己底生命去替換國家底命運？陛下，請你還是聽從衆意，不要再惹起激變，惹起難以收拾的激變。

唐玄宗

但是，但是，這些與貴妃有甚麼關係呢？

陳玄禮

這次禍事就是由貴妃而起的。假使往日貴妃不那樣寵幸安祿山，假使安祿山不借貴妃底的勢力奪得許多政權，何至能有今日？何至使我們底都城快要成了廢墟，我們底人民遭着這樣的離散？雖然安祿山起兵的名義是聲討楊國忠，但是這不過只是一個名義，只是一個騙人的名義，適纔吐蕃使者來會國忠，請想這是甚麼事？安祿山這次造反，誰都知道，勾結得有吐蕃的吐蕃使者偏在這時候來會國忠，請想這到底是甚麼事，甚麼事呢？唉，陛下，陛下！現在國忠是受了民衆最後的審判了，他底兩個擾亂國事的妹妹也得了她們最後應該得的結局，不過這兒還有一個人，是一切禍亂的根本，是已死而犯罪的由來，並且可以這樣說：這個人是禍首，是罪魁，並且一點也沒有錯誤，要是禍首不除，罪魁不除，國體終是不能安定，那今日民衆底勢

力全是空的，只是等於甚麼事也沒有作：陛下，陛下！請你了解這個要求並不過分，並不是一部分底私意！請你為國家前途，為民衆全體，為那牆外無數的快要餓死的男女，為那被我們拋棄在身後的長安，被塵霧迷罩了的長安……

唐玄宗：……不行，不行，你們總是在和我為難，和我為難……國忠被殺了，韓國虢國被殺了，我都不事追究，這還不夠！還不夠……竟然要求到，要求到……哦，還說不過分，怎樣纔是過分呢？不行！不行！

陳玄禮：陛下，你還是答應的好。

唐玄宗：啊，答應的好啊，答應的好，虧你能……（突然看出陳玄禮底態度非常可怕）唉，玄禮，你也要替我設想，你總不應該來逼我。除了這個要求甚麼都可以，甚麼都可以，你說，你說……哦，你不答我，玄禮，你為甚麼不答我呢？唉，不答我——不答我……（顧左右）但是——你們，你們以為為怎樣呢？你們想這事怎麼辦得到？怎麼辦得到？你們看這事怎樣處置纔好呢？我說除了這件事，我甚麼都可以答應的……唉，唉，你們都啞了嗎？高力士，你說，應該怎樣處置應該怎樣處置？

高力士：陛下……

唐玄宗：怎樣處置你沒有主意嗎？你這不中用的蠢才！（向眾兵士）——哦，兵士們，兵士們！你們

再聽我說！你們要知道是我來對你們說話，是我，大唐底皇帝。聽我說，除了這個要求以外，甚麼都可以的。你們另外換一個要求罷：只要除開這件事，你們要甚麼，我都可以答應。現在若果做不到，那麼我和你們預約，一到了蜀地，我即刻實行！

衆兵士

我們要求貴妃同她底哥哥一樣，同她底兩個姊姊一樣！

韋諤

陛下，這已經是不能夠挽回的了，再講只是空費時間。

唐玄宗

唉，甚麼叫空費時間？你不要管，你不要管罷。——兵士們，你們底意思，我是很了解的。但是你們說的不是這個，我說的是除了這個以外：真的，到了蜀地，我一定給你們最大的賞賜，只要你們取消你們現在的這個要求。我給你們每一個人一萬金錢，每一個人一百疋宮錦，我一定這樣做，決不忘記的。並且我可以命人在金庫中拿出最上等的金子去鑄那些金錢，有一種金子顏色非常明淨，明淨得同曙光一樣，我就用那種金子給你們鑄金錢罷。我可以命鑄錢的工人在每個金錢上鑄出我們由長安出奔的圖形，作這次的紀念，作國家獎勵你們功績的紀念。並且，那宮錦，也可以由我命人去尋名手織工，總要特製出一種上品。我要他們把那宮錦織得比平日宮中用的還要精緻，還要美麗，但是我自已不用，專為賞給你們的：甚麼我都得到。只除了你們現在所要求的以外！

衆兵士 我們只要求貴妃同她底哥哥姊姊們一樣！

唐玄宗：不是，不是。你們不要要求這個，這樣與你們有甚麼好處呢？你們一點也得不到甚麼，反要落下犯法的惡名：你們聽我說，我是決不欺你們的。只要一到了蜀地，我立地給你們慰勞。我還可以：賜你們每人一幅戰甲，一幅最好的戰甲，這個我很懂，我親自監督工人，要他們照我底方法去製造。我有方法可以使那戰甲的顏色非常鮮明，燦爛得像燃燒的火光一樣，披到身上，有說不出的威武，有說不出的英勇。並且，我有方法可以使那戰甲披到身上，很是輕鬆，但却異常堅固，怎樣利的刀劍也刺不透的。並且，我還有方法可以使那戰甲不沾一點血跡，血一到了那上面，就像雪到了火炭上一樣，立地便無形地消滅。像這樣的戰甲，只有我有一幅，一到了蜀地，我便照樣給你們製造，我也知道製造許多幅這樣的戰甲，費的錢一定很多，但是，那是不要緊的，只要你們能不要我所辦不到的事……

衆兵士：我們要求的只是叫貴妃同她底哥哥姊妹們一樣！

李諤：陛下，請不要空費時間了罷。他們底意思已經是這樣的決定，一切解說都是無益的了。

唐玄宗：你再不要打岔。我知道你也是在幫他們的……哦，兵士們，你們再不要故意和我為難了。我總是這樣平心靜氣地和你們說話，你們看我，不是在平心靜氣地說話嗎？你們也得要平心靜氣地想一想，我對你們是怎樣的寬大，我是怎樣的體諒你們……只要你們取消你們現在的要求，甚麼我都情願。我已經允許了你們這些賞物了。我底話，你們總該相信的是

哦陛下！我們底長安還在等着我們，還在等着我們……（伏地頓首）

（忽然殿門厚重的簾幕揭開了。楊貴妃由內邊一個人走了出來。她已脫去了外衣，全身是淨白的縞素，一件軟薄的長服，後幅拖在地上，行步也非常遲緩；頭上的髮髻已經散開，分垂過兩肩，一直到了前腰；臉上露着很可怕的蒼白，猶如大病過後一樣。她一走了出來，全場立地靜默，都很驚訝地看她。高力士等隨從很恭敬地鞠躬，衆兵士都不出聲音，異常肅靜。陳玄禮失了他傲慢的神色，唐玄宗不知所措地向後退卻，韋諤一面抬頭看她，一面由地上慢慢地起立。）

楊貴妃（一種失了嗓音並且遲笨的音調）我都聽見了，我都聽見了……你們底爭執，你們底喧鬧，都是爲我，爲我一個人，爲我一個人……哦，是不是……（她等人回答，但是衆人被她高貴而堅決的態度所屈服，像不敢做聲）哦，是的，我知道是的……我竟想不到變了這樣的一個罪人，這樣大的禍事全是由我而起，全是由我而起……哦，我……我本來是應該受罰的，應該受罰的。

衆兵士 賢明的貴妃！賢明的貴妃！

楊貴妃 啊……好罷，好罷，我可以尊重你們底意思，可以尊重你們底意思，只要你們真正是爲的中國，真正是爲的長安……

衆兵士 賢明的貴妃！賢明的貴妃！

唐玄宗 唉，唉，太真，太真，你怎麼樣了？你在說的甚麼？說的甚麼？我決計拋棄這無聊的王位，同你到

沒有人過問的地方去：（進前用手撫着楊貴妃底肩背）你不要怕，你不要怕：

楊貴妃（開目搖頭）我並沒有怕。

后玄宗 那麼好，我們不要理他們了。我們去，我們去：

楊貴妃（不改她底態度）我是不去的。

后玄宗 不去：我可以陪你到無論甚麼地方，我底一切都是為你而存在的，我只要有 you，只要有 you

：我馬上摔碎這頂王冠，這頂王冠！

楊貴妃（不改她的態度）你要是為向民衆道歉，拋棄了王位，也正是一種難得的行為；要是為我，

那便是無益的舉動。

后玄宗 甚麼無益的舉動？

楊貴妃 是的，我是已經決定服從民衆底意思了。

后玄宗 啊啊，啊啊，太真，太真：（向後倒退）

楊貴妃 貴妃！我們真不曾想到你有這樣的決斷！我們豈你還是趕快履行你底意志，因為牆外無數

的難民都在等候着你最後偉大的時間。

楊貴妃 難民？

后玄宗 是的，難民！是的，難民！就是那些——你聽見了沒有？——就是那些現在還在牆外呼喊着的

難民！

楊貴妃

（靜聽了片刻）哦，這樣呼喊的聲音，這樣呼喊的聲音，可是我聽不清他們在叫的甚麼，他們像是在叫我，像是在哭着叫我。哦，我要出去看他們去！我看他們到底是怎樣的情形，怎樣的情形：要是他們真在叫我，要是他們真在等候着我底最後的時間，那我一定不遲延，不遲延的……哦，（向高力士）高力士，你把白綾快預備好罷！把白綾快預備好罷！把白綾拿到佛殿內邊去等我，拿到佛殿內邊去等我……（她纔要走下石階，猛然抬頭看見了高年上的三個人頭）噫，噫，哥哥！大姊！三姊！你們，你們……（她底身上立地起了痙攣，聲音也梗塞了。但是她底意志使她扎掙出一種清醒的，強抑悲痛的神色，她勉強改變了她底語氣）——你們，就這樣結局也好，也好……哦，我去看外面在叫着我的那些難民去，我去……（她大方而高貴地走上了石階，階下的兵士都肅靜地給她分開了一條道路）

唐玄宗

太真！太真！你怎麼樣了？啊，太真，太真……（他不知所措地看着她拖着淨白的長服底曳尾，背面向着他，在兩旁分列着兵士的一條很直的夾道中一步一步地向外走去）

第四場

佛寺之門外。

高大的寺門，形式很是單純，但卻特別的堅固。兩扇又厚又大的門扉已經在向內開着。這門底位置居在高處，門前底階段約有十數層，由階上看階下時，如同看低坑一樣。

寺門底兩旁都是高牆，但是都老舊而斑剝了。

此地底風更是急緊，風嘯不時地吹過。

階下全是難民。他們有的橫卧，有的蹲坐，老少男女壓擠在地上。

一片難民底呼聲在場上突起。

衆難民

噢！噢！楊家底！全族！楊家底！全族！噢！楊貴妃！楊貴妃！噢！噢！：一天一夜沒有喫飯了！一天一夜沒有喫飯了！噢！噢！害我們的人快死！害我們的人快死！

（楊貴妃出現在門口。她孤獨地悲苦地垂着眼看下面的難民）

衆難民

那不是她？那不是她？（一羣瘋人似的擁到很高的石階旁，一齊向上舉起雙手來像是要抓拿的樣子）喂，楊貴妃！喂，楊貴妃！（楊貴妃還是依舊的沈默，一種不動聲色的莊重和深思的

姿態攝服了衆難民底暴動。他們都把手慢慢地放下，揚起頭驚異地看她。她卻帶着貴婦人應

有的那種傲慢的遲緩移動了她底脚步，踏着一層一層的階段走了下來。衆難民都不自覺地

低頭跪下。她走到了階段最下的一層，憂鬱地站定，用兩手遍撫着她近旁的衆難民底頭額，她

卻面向着天空搖頭流淚。此時一切都靜默了，她立在無數跪在她脚下的難民中間，像是一個

莊嚴的雕像一樣)

第五場

佛殿之後方。

場上有窗格的紅門依然緊閉。

石堦對面牆缺處底大簾依然時時被風吹動。

天氣漸入了昏暗。

第一侍者與第二侍者同立堦上。

第一侍者 風還是這樣的大，並且簡直變成狂吼的了……我真不曾見過這樣大的風……你看，你看，滿天都是黃沙，都是黃沙……

第二侍者 其實天上還有太陽，不過顏色太暗澹了……那好像是一個土色的盤子，一點光彩沒有的懸在天上，真奇怪！牠怕要壓落下來呢……

第一侍者 那是太陽底影子……可是這樣的天氣真是可怕！我想除了共工和顓頊大戰的時候，怕也再難見這樣的天氣罷……

第二侍者 可惜詩人李白不在這兒，他若在這兒，遇着那樣的天氣，必定可以做成一首悲壯奇特的

長詩。

第一侍者

算了！你還講甚麼詩人？詩人都是些無用的廢物！我們長安底詩人不知道有多少，但是現在呢？現在呢？他們只是當着國家無事的時候，唱一唱他們作夢的歌曲，可是一到了時代轉變的重要期間，便只去求個入底平安，民衆和他們好像是完全沒有關係的。你說，就是曾被一時稱誦的甚麼「清平調」，到底有甚麼用處？到底對於民族，對於國家，有甚麼用處呢？

第二侍者

：你說到這層，我倒想起宮中的那般梨園子弟，不知道現在都是怎麼樣了？

第一侍者

哦，梨園子弟那般專門向權貴賣笑的人，還不是同時下的詩人一樣！

第二侍者

你怎麼只是在信口罵人？你底性情真壞，真壞！

（盧娘上）

盧娘

你們倒很安閑，還在這兒發些無聊的議論。你們可知道現在貴妃底情狀嗎？

第二侍者

哦，貴妃怎麼樣？

盧娘

貴妃已親自向兵士宣言，說她願意尊重羣衆底意思，為國犧牲。高力士已拿了一條很長的白綾，還帶了兩個執刑的人正在佛殿內邊等她呢！

第一侍者

啊，她竟然有這樣的勇氣。

盧娘

並且她到外面看那些難民去了。她要在她生命告終以前，和民衆作一次誠懇的接近！

第一侍者 啊，這真難得！這真是我所料想不到的！

第二侍者 ……聽，誰來了？

盧娘 哦，是她底脚步

（楊貴妃由殿前緩步走來。她底眼光一直向前，揚着頭像是向空中尋着甚麼似的。一種兵樣的病態的沈靜與決絕表現在她底被淚洗得完全沒有了血色的臉上。第一侍者，第二侍者及盧娘都屏氣致敬。）

楊貴妃 （好像很久沒有說過話一樣，聲音枯塞得快要半啞了。帶着一種神經的劇變，她勉強地斷續地向着前面的天空訴說着）這兒總可以看見，總可以看見：那遠處，那遠處：是這個方向了！那遠處霧濛濛的一片，是的，是的！——噫，長安呀！長安呀！我們要永別了！你底繁華，你底偉大，我至死追念着，至死傾慕着。我知道我底罪過，我知道我現在是應該這樣死的，但是，長安呀！我始終愛你，我始終愛我們中華民族，我是只要，你健在，只要我們中華民族健在，我個人底一切是儘可以取消，儘可以滅亡的：噫，長安呀！長安呀！我們要永別了！你是我們中華民族產育文化的都城，你是我享受人生苦樂的地方，我因你成就了我去種種的生活和最後的人格，你也因我增添了繁華，富麗，又陷入了荒廢，敗傾：——唉，我也不知道我怎樣成了這樣一個與民族有關係的人：但是，長安呀！在你那里我驕傲過，嫉妬過，在你那里我受人尊敬過，也受

人指讀過，並且在你那里我歌過我不願意歌的歌，舞過我不願意舞的舞，我做了許多忍辱的事，許多強自為歡的事，不過，在你那里我卻受過真正愛情的陶醉，真正愛情的甜蜜，真正愛情的熱烈和真正愛情的痛苦……（她突然止住了她底說話，她底眼光改變了注視的方向向遠處尋看了一刻，最後乃認準了一個方向很興奮地叫出）——哦，哦，那兒是河東！哦，那兒是河東！安祿山，安祿山，安祿山……哦，列了，列了，永遠地列了！現在你那裏知道我是這種情形！你那裏知道我底哥哥，我底大姊，我底三姊都慘死了呢！並且你那裏知道我馬上就要絕命，就要和人世底一切告辭，但是這不是你底過失，我知道你是愛我的，你是千真萬真的愛我的……（昏迷的狀態）哦，安祿山，我看見你了！我看見你了！我看見你正是全身的武裝騎在馬上正指揮着你周圍成千成萬的戰士……哦，哦，你真英武！你真英武！我知道你那狂熱的血液中正流着愛情的溫柔生命……哦，哦，我愛你，愛你那那雄偉的身軀，你那強健有力的氣魄，使人一見就感着愉快與渴慕……我也知道你不是我同種的人，但是，但是我總覺得全中國底人都沒有你那樣能使我感着愉快，感着渴慕的！我總覺得惟你不是同種的人，纔更覺得可愛……——哦，愛情唉！祖國！我被你們兩個苦悶到不能解決了！你們兩個在世界上就是這樣的衝突！難道你們就永遠不能調和，永遠要犧牲着無數的人類……——哦，總之，列了，列了……安祿山，安祿山，你現在雖然還是那樣的英勇，那樣的奮鬥，只怕一得到我死的消息，也不能再生活下去了！

(高力士上)

高力士 (悲苦地) 貴妃，甚麼都預備好了：前面底兵士催得很緊急呢：

楊貴妃 (梗塞而昏亂的腔調) 唉，時候到了！我知道時候到了：長安：河東：中國，哦，安祿山，

安祿山，我底力，我底光明，我底生命，我底生命：我，為祖國死，為愛情死：死，死……

(突然一陣大風，吹起很厚的砂土，迷罩了場上人底面影)

第六場

佛殿之前方。

殿門上依然垂着重厚的簾幕。

堦前仍站滿着兵士。

唐玄宗，陳玄禮，韋諤，以及其他隨從仍在堦上。唐玄宗往來地躡走，忽舉起拳來搥着自己底前胸，忽又像要喊叫，但卻又忍了下去，悲苦與煩亂擾困着他。

場上空氣異常緊張，人衆都露着一種急燥而不安的期待的神色。

天色已經近晚了。

執刑的人底口號聲 (在簾幕內) 一鼓！——二鼓！——三鼓！

(恐慌的氣象罩滿了場上，人衆都不自覺地全體震動了)

唐玄宗 (忙用手掩住兩耳，不能忍耐的急痛占據了他底全身) 啊啊啊……

(高力士由簾幕內走出)

高力士 (向唐玄宗) 陛下，貴妃絕氣了。

唐玄宗 (像狂了一樣) 啊啊啊……

高力士 貴妃已經絕氣了，請陛下現在就去安撫屍體罷。

唐玄宗 啊啊啊，就絕氣了，就絕氣了嗎？

高力士 是的，陛下。

(自從們將簾幕揭開，很深奧的佛殿之內部完全現出楊貴妃底屍體坐在一高背的大椅上，她底項背倚靠着椅背，兩腿卻伸長在椅前特設的一個長檯之上。臉色已借用項間的白綾掩蓋着了。兩個執刑的人還分立屍體底兩旁。第一侍者，第二侍者和盧娘都垂着頭在屍體旁侍立。此時佛殿內部已漸黑暗，一種恐怖的景象奪人心神。陳玄禮，韋諤等以及階前的衆兵士都悚然垂下頭去)

唐玄宗 (急奔至屍前) 太真！太真！都是我底過錯，都是我底過錯……太真！太真！我不能庇護你，使你落了這樣的下場，一切都由於我底自私，由於我底自利……你，你這凝滑的兩手，你這比你臂膀

還長的頭髮：你這頭髮是怎樣的純美，怎樣的柔和！在你這頭髮中我可以看見一切白晝底
燦爛和一切黑夜底朦朧，你這頭髮留贈了我一切的歡娛和一切的放逸，你這頭髮！你這頭髮！
：（吻她的頭髮）並且，你這酥軟的胸脯，你這嬌弱的腰部，你這豐滿的兩腿，你這動人的雙
腳：（遍撫屍體）我再在那裏能夠找出你來！我再在那裏能夠找出你來！

高力士 陛下，死者終是不能復生的，請再不要這樣傷悲了。

唐玄宗 唉，太真我也知道——這個我向來是放在心中，不曾說過的。——我也知道我是衰老了，我
知道我底年齡和你是有些不配，但是，我是這樣的愛你！我是這樣的愛你！你底美色，你底聰明，
使我只知道愛你，不知道別的；不過我現在完全明白了，你適纔向我表示了，你底決心，我便
完全明白了：我現在纔想起從前你常常那樣憂鬱，常常那樣動怒，常常那樣不得滿足，常常
那樣要求着種種不容易得到的東西去作難我，大概都是因為不能引起你熱愛的緣故：我
還記得，有時你親自領導「霓裳羽衣」的歌舞時，每露出了不快樂的神色：唉，我錯待了你
了我大大的錯待了你了！：哦，還有那一夜，那七月七日的一夜，我引你到長生殿前，我妥和你
在殿前發誓，我要你也同我一樣，向着空閒的銀河說出我們願來生也結為夫婦的誓言，你固
然是順從了我，但是你那種勉強的態度，我到現在纔回想了起來，我，我真是錯待你了！但是，
我始終是愛你的，我現在還是愛你的：我知道我是衰老了，但是我願意至死愛你，至死愛你

……（以袍袖掩面，痛哭不能成聲）

高力士 現在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這好像是一場險惡的噩夢，經過了很大的恐怖與擾亂，終於這樣慢慢地寧靜下去了。並且，我們底國母，她睡在這兒，是這樣的安穩，是這樣的靜默！她從此是長眠了，長眠了！她棄了她底生命，她棄了她底顏色，她棄了她底青春，甘心為長安，為民衆，為我們而死，她就是這樣辭別了這個世界，再不醒來了，再不醒來了……

第一侍者第二侍者盧娘（嗚咽着）唉，貴妃……唉，貴妃……

高力士 並且，她高貴的前額再也不能增添活潑的光輝，她被人讚美的雙眸也再不能有表出她憂愁與歡樂的流盼……她好像夜半天空中的一顆流星，曳着美麗的異光忽然殞去……她去得是這樣的迅速！這樣的奇幻……她又好像雨後的虹彩，給我們眼前留下了一道動人的奇蹟，並且這奇蹟竟至昏迷了我們底眼光，失了認識牠大小的能力……現在，現在暴雨是已經過去了，只有這奇蹟還靜靜地，無言地留在這兒，留在這兒……

第一侍者第二侍者盧娘（嗚咽着）唉，貴妃……唉，貴妃……

高力士 現在一切都停止了，一切都停止了……怎麼現在難道還不是應該停止的時候嗎？（步至階前向衆兵士）——哦，勇敢的戰士們，你們現在可滿足了麼？你們唯一的仇人已安靜地睡在這兒了。你們看，你們看她是再也不能起來，再也不能說話，她已經聽從了你們底要求……

了。你們現在可滿足了麼？（衆兵士都懺悔地俯首）現在你們還要怎樣呢？你們所攻擊的，仇恨的要人，只是她，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你們用了可怕的威力逼她去停止她前進着的生命，她是不但不怨恨你們，反而願意放棄了她底青春與希望，在你們面前慨然犧牲！她只是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只是這樣一個手無寸鐵的女子！哦，勇敢的戰士們，你們對她這種行為覺得還值得去敬重，值得去崇拜嗎？（衆兵士俯首愈下）但是現在你們還要怎樣呢？你們不散，還要怎樣呢？

陳玄禮

（猛抬起頭來）是的，我們今天應做的事已經做完了。不過我們還須得虔敬地瞻禮一刻貴妃的屍體：（他向屍體走進了幾步）哦，這個人死了，竟然死了！不怕她生前曾作過怎樣的錯事，犯了怎樣大的罪惡，但是敵不住她最後那種甘心犧牲的精神！這種女子從來還沒有過呢：哦，她確是應該崇拜的！（他忽然像得了一種啓示，忙吩咐着隨從們）——你們快把這佛殿周圍底門都打開，並且去叫牆外的那些難民都進來瞻禮這神聖的屍體。

（隨從們把佛殿周圍的門都打開了。此時可以一直看到佛殿之後方）

隨從們

（各向四圍牆外大聲呼喚）外面隨駕的人民都進來！外面隨駕的人民都進來！

（衆難民一齊進來了，有的由門中擁進，有的由佛殿後方牆缺處的簾下擁進，霎時間與兵士渾和在一起，圍住了佛殿底周圍）

陳玄禮

(正式而莊嚴地) 兵士們! 國民們! 現在這個中國第一的美人, 當今皇帝底愛寵, 我們一向

認為罪深惡極的魁首的楊貴妃已經死了。她臨死時服從了民衆底公意, 這真是我們沒有料想得到的。這是我們民衆底勝利! 這是我們民衆奮鬥底勝利! 我們從此便可以知道民衆力量底偉大, 我們須得要繼續地努力, 繼續地努力! 但是她, 她能為民衆這樣犧牲, 也確不是一個尋常的女性, 我們應該感謝, 並且也應該崇拜! ——跪下罷, 兵士們! 國民們! 跪下瞻禮這曾具有不朽的靈魂的神聖的屍體, 跪下! 跪下! (全體跪下) 哦, 只有由我們長安出來的女性, 纔有這樣不朽的靈魂, 也只有我們長安底民衆, 纔有這樣的反抗的精神! 哦, 雖然現在我們中國, 是正在危難的時候, 我們底長安也已經敗壞, 但是我們既能有這樣的人物, 既能有這樣的民氣, 還愁不能恢復我們民族自由, 還愁不能使那可景仰的時代新生! 哦, 今日底事件, 真是我們底光榮呀! 我們應該三呼長安底光榮。

全體

長安底光榮! 長安底光榮! 長安底光榮!

陳玄禮

我們要從此努力, 要對得起這位安睡在我們面前的犧牲者! ——唉, 我們再祝長安復興!

全體

祝長安復興! 祝長安復興! 祝長安復興!

(現在天色已晚, 但狂風已經息止, 遠遠的天空忽現出在一切騷亂靜止後來安定人心神的新月)

選自楊貴妃之死。

楊貴妃之死：二二三

流浪一頁

• 王獨清選集、一二四

——這兒統統算好了：除了收過的一百佛郎，還欠着一千零四十佛郎：

我前面站着一個高大的法國婦人，穿着一身黑衣，臉上露着巴黎式的狡猾的表情，手裏拿着一張賬單給我。這是服侍弱雲生產的產婆。

愛國的醫生熱心地介紹的這位產婆，是兼作着一種寄宿舍的生意的。她把弱雲當成了一位到歐洲遊歷的東洋資本家底小姐，房子餐品，都按照着上等的水平去佈置，再加上醫藥和服侍的人工。每天平均是需要着六十佛郎，弱雲是生產前後共住了有半個多月的光景，結果，便是一筆驚人的賬目。

不消說產婆是和那位愛國的醫生串通好了的，他們一定是看穿了我和弱雲這兩個不懂事的外國人，利用了我們要秘密的弱點，就順手敲了一筆竹槓。這個自然我心裏是明白得很，不過同時，我心裏一樣也明白不能夠和她爭執甚麼的。我把我幾個月來到處借得的錢和我投稿給M城底一家週報（這是M城底房東摩萊先生給我介紹的）所得到的稿費統統送給了那位產婆。

弱雲生了一個女孩，當天就被孤兒院抱了去。對於這個在她未到世界以前便先決定了她底悲慘命運的女性，我是完全沒有見面。就是弱雲對於自己底可憐的女兒，大概也沒有看得清楚，我只由

窮雲手中看了一張孤兒院交給孤兒的移交人的證明單，那是準備和孤兒有關係的人探問時用的。窮雲在那張單上給女孩起了一個名字，叫作“Pattie”，這便是母親對女兒所盡過的唯一的義務。無疑地，窮雲是沒有到孤兒院去探問過，那張證明單不知道以後是不是存在，或者窮雲在自己屢次生活底變化中間為方便起見，也竟把牠毀掉了罷？

女孩自然是以後誰也不會知道她底消息，能够想到的便是她和其他的孩子一樣，跟隨年復一年向人間展笑的春光增長着她底年齡，她底智識，她底容貌：悲慘的命運卻決不能妨止她底成長——這是應該感謝「自然」的——也許她是一個聰明的，勇敢的，甚至是動人的姑娘：現在當我在寫這幾行的時候，算起來她已經有十歲了，若是她還存在，就是說悲慘的命運若沒有濫用她底權力時，那巴黎底工廠中，是就快要多添着一個奴隸：她是快要為法國資本主義去服務，快要開始在那一羣和她同樣地位的工人中去攪耗她年輕的體力和年輕的血汗的了！——這個女工將來的前途是怎樣，誰知道呢！或者是和某部分受現社會壓迫的人物一樣，無意識地墮落了下去；或者有可能遇到某種人底引導，走向另一方面，甚至將來在法國必然的大事業中間能作一些相當有意義的事體，表現淪落的勞苦羣衆底靈魂之一點星火：這些，誰知道呢！

窮雲這時決意要去里昂，她底理由是她已在巴黎熟人太少，里昂有她許多同鄉，可以去設些法好維持暫時的生活。這是真的，我替她處理完了她生產的這樁大事以後，我手頭是已經到了十二、六貧

乏的地步，連我自己底生活也馬上就要成問題了。大概是在她出了產婆底優等旅館後再過了一個星期的樣子，她便照她底計劃動身。我在巴黎車站上送她時，她再三地叮嚀着要我不久便去看她，並且用一種女性特有的傷別的慘澹表情，她顫抖着聲音對我說：

——不要只記我底過去；我以後一定會抵抗一切誘惑；只要你不放棄我，我是決不會再使你受痛苦的……

我和翦雲的戲連續地演到這兒，可以說是達到了一個頂點了……

翦雲走後不久的時候，很突然地，我接到一封帶均由J城寫來的信。這信敘述着他和翦雲接近後所惹起的各方面對他攻擊的情形，他把那些攻擊的聲音綜合起來反投到幾個人底身上去，他說那便是攻擊他的主謀者之一羣。他所舉的幾個人底中間曾暨也是一個，還有些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最要緊的是他露出了一種對我的懷疑，彷彿是自從翦雲到了J城去了以後，我便間接地製造了一些使人得以攻擊他的空氣。他特別指出我所舉的幾個人都和我認識，接着就說我應該替他作些名譽上的辯護，並且加上說我所處的地位和我初到巴黎時他對我的友誼都是促成我爲他盡這次義務的理由。——這是很明顯的，帶均是很聰明地定下了計劃，翦雲既是已經和他脫離，當然儘可能地把過去的一段歷史在表面上洗刷乾淨是最好的事，至於擔任洗刷的職務除了我又再沒有適當的人物，因為由我出來否認他和翦雲的關係，那纔可以使別個相信。同時，還有翦雲生下的

孩子的问题，帶均一定為這件事感到了很大的憂慮，在他想來也只有由我出來這樣的說一番話纔可以免去將來對於他的麻煩，不過，我必須聲明，當我接到帶均底信的時候，我却不曾立刻觀察出帶均底這些用意，因為他底信寫得太過動人了。帶均一向並不長於文學，可是這封信卻好像是烟士披里純了的作品，他用一種有色彩的傷感主義者底鼓動手法在刺激着讀信的人。（可惜的是我把這封信失掉了，不然我一定把他公布在這兒。）我是真的被他打動了，被他底藝術打動了。他底勝利就在使我在那個刹那好像忘記了他所有的過去的行為，同時使我心中為他起了一種不平的義憤。幾乎是顧不得用一點時間去思索，我便作了一件很像是帶些詩意的理想主義卻也不可否認是散文的拙笨形式的事情。——我很快地依了他底要求，給他所舉的幾個人每人寫了一封信去。

在那幾封信中，我出了很大的氣力給帶均辯護，並且盡我感情能衝動到的都以感情去代替了一切應說的話。我完全沒有想到將來和人結怨的這回事，公然把一種會引起對方狂怒的責備一點不容氣地擲向那幾位很顧面子的留學生底面前去。我記得那幾封信中責備的最厲害的要算寫給曾壁和一位我，在上海辦報時的同事叫作羅餘岑的兩封信。原因是曾壁一向愛管閑事，並且常常以舊道德的立場沒有選擇地罵着別個，羅餘岑則是一個曾壁底純粹擁護者，一個曾壁底留聲機。

其實我所以能那樣憤慨，現在想來，主要的還是我意識間狠久積壓着的感情底爆發。我是一向便看不慣那般留學生底虛偽的行動。自從那一大批勤工儉學生被強迫送回國了以後，在歐洲底留

學生除了極少數是思想前進的份子而外，其餘的多半是具着整個前世紀的頭腦的人物，而其中最使人起反感的便是曾壁一部分人和『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曾壁和『少年中國學會』是最密切的關係並且隱隱地支配着『少年中國學會』底全體，像周虛成、汪廣季、『少年中國學會』底重要角色都是在把曾壁當作唯一的偶像的。這般人在當時留學生中算是處於小資產階級的地位，一面和名流、政客、官費生有着勾結，一面又和勤工儉學生相周旋在一種中間地位所養成的相當勢力之下，他們好像儼然自居為裁判官一樣，常常狠嚴厲地抨擊着別個底行為，可是他們所抨擊的從來沒有名流、政客、官費生在內，同時他們自己底行為也並不比他們所抨擊的人好出了多少，所不同的便是他們許多事都是避開人做，而別個則是完全公開，——就只是這麼一點，這種情形，在我們已經看得實在忍耐不住，不消說一方面他們又在不時地反對着我，這樣一天一天地我已經和這般人在精神上形成了兩個世界。因為有了這種原來的成分，所以帶均底事纔會使我那樣激動。這個後背是有新舊人物底衝突的意義在活躍着的——自然，我那樣正式地替帶均辯護，卻也是不能否認的太過幼稚的舉動。我是完全被臨時的感情所迷惑，結果說了許多掩蓋事實的假話：這層當然是太不高明了。

關於『少年中國學會』在這兒不妨多說一點。這個團體在五卅運動以後算是震撼了一時，當時智識界對牠的理想幾乎是達到了最高的程度。但是現在我們回想牠到底有沒有作過些甚麼重

要的事情呢？這個我們可以很快地回答：沒有，除了一點零碎的西洋資產階級底學說的介紹，甚至在那學說本身上還不曾弄明白的介紹而外，甚麼也沒有。這一個純粹小資產階級智識份子底集團，所壞的就是沒有中心的主張，在當時某名流提出的『多談些問題，少談些主義』的口號之下的確是造成了一種空氣，『少年中國學會』便是這空氣中的最具體的產物。不用解釋，這種口號只是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欺蒙羣衆的呼聲，這兒是流露着不願推翻現社會經濟制度的明顯的表示的。當時中國是承繼所謂『戊戌政變』而更進一步的資產階級底大規模文化運動的時期，新興階級底政黨還沒有正式產生，一般小資產階級自然只有跟着資產階級自由主義者前跑。這種集團之不能獨立和立刻要陷於分化，在老早便可以看出来。最有趣味的是所謂『少年中國學會』底會章上面印着幾項空虛的觀念論的抽象名詞——『純潔』『奮鬥』『互助精神』等等，作為會員同志底信條。並且周虛成還做過一篇文章，論列了好幾條青年應守的道德，似乎特別把『純潔』一個名詞使勁地解釋了一番。汪廣季也狠誇大地發表着言論。若說是青年離開『少年中國學會』那樣『純潔』的團體便再沒有出路：在當時自然會有一部分人去聽這類的話，甚至竟製成了一種表面的勢力；不過，團體由牠底社會基礎而得的必然結果却一點也沒有受這個底影響。一到新興政黨在中國抬起了頭，『純潔』的『少年中國學會』便立刻由分化一至於殞落。這時智識份子也開始明白了不談主義，只談問題是得不到甚麼解決的。於是，首先『少年中國學會』底領導者之一，後來在北

京慘死了的李修昌便堅決地放棄了『少年中國學會』去作另外有意義的活動。跟着便是一大羣人脫離了這個團體。結果是除了幾個不管事的份子以外，不願退後的份子都去加入了新興政黨，不願向前的份子都歸到曾登領導的國家主義底旗幟之下。

在我，起初是和這個團體曾發生着友誼的關係，原因是牠底幾個重要角色之中有一半便是我在上海編輯『救國日報』時的同事。不過，那幾位同事卻在狼早便露出來了和我思想上的分歧。最顯明的是我和他們同主持着那個以單純的愛國宗旨去號召的報紙，可是我卻在那報紙上發表着社會思想的言論，同時還作着工會的活動。——雖然那些言論本身底時代是在成熟以前並且那些活動也是被稚氣和無理解所充滿，但是誰也不能不承認，我是已經有了一種和當時環境正相反對的意識了。——而他們則是完全抱着『愛國』的班剝銅像底腿到死不放，本來他們也在勸誘我加入他們底團體，可是在我還沒有正式表示的時候便被我到巴黎後和弱雲的一場態變弄得打斷了下文，關於這層，後來鄭白基（他也是『少年中國學會』底會員，是和我過去大多半的生活最有關係之一人）曾說是我和郭麥弱幾乎處於完全一樣的情形。這是狼不錯的。郭麥弱本來也和那幾個『少年中國學會』底重要角色有過狼深的關係，以後所以變為敵對的就是因為郭麥弱有了和日本女子結婚的一件事。這個現在說起來怕會使人覺得出乎意外，『少年中國學會』在牠底那種莫明其妙的會員底信條之下，支持牠底存在的便是一種虛偽的道德觀念，而那幾位重要角色發揮那

模範念時又以男女問題為反道德的極致，所以凡有人和女性結合，只要稍微和一向傳說的形式有點違背的，便即刻在他們面前成了最大的罪人了，我還記得郭麥弱還有過一封通信登在『少年中國學會』底刊物上面，那時郭麥弱是纔在開始文學事業，對於『少年中國學會』還像懷着十二分的熱忱，在那封信中極力向周虛成、汪廣季，甚至曾暨懺悔，並且把自己比成了 Anoeba。但是那卻是一點也沒有打動那幾位自居為少年中國的領導者底心坎，罪人還是罪人。現在我計算起來，和我同時代並且還作過朋友的許多參加那時文化運動的人物，要說到始終一點都不肯轉變方向的，怕就要算他們那幾位先生了；不管時間怎樣使前去的浪潮在他們底身邊濾過，可是總不能在他們底思想和行動上尋出一絲社會進化的痕跡，一直到今天，他們還是國家主義和政黨中的最上層的要人。

當我在匹城時，住在歐洲的『少年中國學會』底一部分會員曾和我有過一次聚會，曾暨也出席了席（他雖然一面罵我是應該鎗斃，一面卻還和我周旋着。）發表了許多他底主張。那次我使透澈地看出了那般人之不能夠和我合作。他們和我起了一陣辯論。我是再三地講着一切問題都要從改造整個的社會這一方案上着手，並且還舉了所謂人類底永久問題像愛和死等等去作例，說是凡有犯了不正當的愛和罪惡的死的都不是本人底過錯，而是由於社會底不良；他們則另是一種見解，以為個人底行為完全要由個人負責，社會是決不辜負個人，同時改造整個的社會也只是一種夢想，人

應當克制自由的私慾，極力維持現社會底秩序。——在這次的聚會上只給我留下了些滑稽的回憶，一位表示很熱心的大塊頭的先生在堅決地說中國非有一個馬志尼不可，但是接着卻又用疑問的口氣說不知道馬志尼的學說是不是和盧梭一樣，若是一樣，那還是沒有好些，曾堅一向便患着有消化不良的口臭病，他一點也不怕妨礙別人，涎沫四溢地在申述着他終身的志趣是要學他的同宗曾國藩。

就是在這次聚會中我得以知道了那般未來的國家主義者正在聽從曾堅底指揮和一個住在國內的會員起着嚴重的爭鬪，這個會員就是後來在大革命中有最大的聲望並且在不久以前纔犧牲了的憐台耀。在那時這個革命者已經和那般先生在思想上以敵人相見了。我還記得為的是台耀發表了一篇論文，一篇說青年應把身子放到工農方面去的論文，這在曾堅看來簡直是一把開破神經中樞的斧頭。大概就是從那時開始，曾堅纔用對仇家的眼光注意起「工農」這兩個單字合起來的名詞了。以後他是發瘋一樣地毀罵着工農方面的勢力，幾年後又在國內正式地把他底恐怖病寫在地主辦的「醒獅週報」上與新興政黨作戰。

現在，我們還是回到前面所說的事件上去。我為帶均給曾堅和「少年中國學會」底幾個人寫了信以後，我忽然覺得身上輕鬆起來了。那幾封信就是我給那般人的最後通牒，從此兩方面便斷絕了所有的關係。若果我底記憶不錯，就從這時起一直到目前，我是再沒有再見過那般先生中之任何

一人，不過問題還不止此，還有我從這時起，也和帶均結束了以往的文誼，在我覺得我替帶均充當了這次律師，已經可以報答他當我初到巴黎時幫助我的種種好意，以後實在是再沒有繼續和他做朋友的必要了。我這時的精神好像是突然起了一種變化，——突然堅強了起來。我覺到了我一身的孤獨，決計要以十二分的努力去作自己生活中的安慰，問題即刻逼到了我底腦中：一個人在這個複雜的社會中要不斷地經歷這樣多的變故，一個人和另一個底心情相差得這樣的厲害：但是怎樣去了解呢？怎樣去解釋呢？苦味的疑惑搖撼着我。終於，我把我拉到哲學底領域裏來了。

一天，我在我新搬來的拉丁區底一家小旅館中開始了我底哲學的研究，我把我許多生物學書籍統統賣給了塞納河畔的舊書舖，連我從日本帶到上海又從上海帶到歐洲的幾本日本文的『解剖學』、『遺傳學』等等都一起加在內。西這樣所得到的一點錢，我去從新買了幾本哲學的古典書籍。我和那些“Paramesinini”，Lehtinokarsa dicemlireuta”作了暫時的告別，把我底腦力移到了施比諾沙，尼采，康德底身上。我德文的知識也便是在這時整理起來的。

智識的大海展在我底面前了。我渴了一樣地在吸着那大海中的水滴，整天地，幾乎連飯也不吃，我常常坐在圖書館中為一個名詞或一個熟語去翻閱着那些裝釘得很古的經典。那種儲藏古今人類思想底精華的聖殿，對於我是特別有一種引力。我一走進到那兒，便再不願走出。有時為了麵包底斷絕，我要寫些法文的短文章寄到M城底週報去的時候，也好像只有坐在圖書館中纔可以寫得成。

功：

若果我對於一兩百年來的資產階級學術底系統能懂得一點，那就不能不說是這時期的功勞。先是德國十八世紀奔放浪漫熱情的幾個哲學家拉住了我，可是不久我又在費兒巴哈底著作之前低頭，由實證論者的孔德涉獵了下去，我知道了戴納、居友和其他的人。當時我心目中便定下了一個思想底歷史行程的系表——我把近代學術底進展劃分成了三個時代：第一是精神論和觀念論支配着一切，形而上學是這個時代底唯一根據，第二是經驗論和進化論支配着一切，生物學成了主要的科學，第三便是唯物論的時代，自然是經濟學作了基礎。這個劃分的形式一直到現在，我還沒有發現有大錯誤。要是從十八世紀初葉算起時，那我這個系表中的第一時代底階級，背景恰是從封建階級到資產階級，第二時代底階級背景則純粹是資產階級，第三時代，自然是新興階級了。這個或者機械了一點，但是我敢說我當時能有這樣一個學術上歷史進展的觀念，便是我後來能徹底轉變方向的注脚。

本來是解決自己所懷疑的人生問題，結果卻是沒有做出自己所要得的答案。僅僅我還記得是把尼采讀完不久的時候，我感覺得這位強者的哲人底理論恰和托爾斯泰是分成了南北兩極，我想在這兩者底中間採取一種適當的態度作為我底人生哲學。我把這種見解曾做成了一首長詩，用了『與二大哲人的對話』這個題目，內容是敘述我在幻覺中先看見尼采，繼又見了托爾斯泰，在詩

多冗長的會話之後，尼采在我底左邊消滅，托爾斯泰在我底右邊消滅，我在他們兩個遺留下的巨大足跡底中央前邁了去。這首詩好像是佔滿了十多頁甚至二十頁的很大的原稿紙，並且能夠避開觀念和教訓的堆積，奇韻的技巧也不算太壞。我把牠寄給了當時上海『時事新報』底『學燈』副刊，不料被編輯者壓了下去，沒有使在我底切望中出世，但是，不知道是甚麼緣故，隔了兩年以後，卻又突然被發表了。不過這首詩底命運卻總是不幸的，牠竟被『學燈』底編輯者割去了十分之九的血肉，把十多頁的一首詩刪成了不到一欄的幾行速寫，同時，還沒有印出作者底名字，使人看去，好像是出於編輯者底手筆一樣。我寫信到『時事新報』要求把我底原稿退回，但是沒有答復。我底人生哲學就這樣落在了空虛的墳墓裏。

我正式從事了文學的創作也就在這個期間。——本來，我著作家的生活是開始得很早的：距離這時將近十年了的當我正十三歲的那年，我已經是本省『泰風日報』底投稿者之一，以後在十六歲時又是『泰鏡報』底唯一的負責編輯人。文學底醉人的杯子一向便在我面前閃着牠可愛的泡沫，我還很清楚地記得我在日本時那種努力想在過去舊文學中佔領一個坐位的慾望，那時我甚至還曾經用了一種地方藝術的觀點給李商隱注釋過半部詩集；在上海辦報時雖然處於那種極端的政治氛圍之中，我卻還是不曾和文學絕緣，並且新文學的試作的慾望在那時便跳動在我底手指上了。不過，這些都不算甚麼，要說我真正是開始文學的工作，那卻不能不從我在巴黎的這時算起。

一切現象都有牠們底因果關係，我所以能在這時正式走上了文學創作的一條路上自然也是很容易解釋的事情。過去在實生活中滾來滾去的我，自己努力的目標本是在政治上的，而結果好像是一點都沒有得到自己所希望的光子，這個失望的苦悶會把自己拖到另外一種方式的活動上去。——這是一層原因。在這時我算是過着一種由混亂的東方遷移到所謂文明發達的國度裏的生活，這生活給了我以環境上的變化，而在這個變化之中又有一種矛盾的刺激，這使我要尋求一個表現自己感情的機會。——這又是一層原因。其次，我由蕭雲得來的許多痛苦也在逼着我發洩，不消說也是使我走到文學創作方面的一個附帶的理由。但是這都是僅僅從我個人際遇上出發而來的解釋，要是從整個的時代來說時，那這時中國底浪漫運動正要起來，我不能夠否認我也是這時會中之一人，所以，必然地，一向傾於文藝的我在這時要有創作落地。

在中國，前世紀底九十年代中是一個重大的時期。民族覺醒的曙光，資產階級底抬頭，城市文化運動，一切一切都從這個時期開端。我們拋開中日戰爭本事所佔據的一八九四到九五的兩年，從一八九六算起一直到大革命前夜的一九二五，恰是整三十年。在這三十年間政治的活劇真是演到波譎雲詭的地步。承繼資產階級自由運動的『戊戌政變』這一 Prologue 而來的『五四運動』，狼 確切地是一齣發揚『戊戌政變』的 Symphonie。在這個偉大的曲奏之中，資產階級把牠底思想算是給了全盤的解放和全盤的建立。對於舊制度的猛攻，對於孔孟學說的推翻，『科學與德模克

拉西」口號的提出：同時文學工具的改革也挾着高潮的勢力而來——這樣，一個資產階級底文化基礎在我們面前成立了。在這個文化基礎上，一定會有一個文學運動立刻跟着產生，並且，必然地會是一個浪漫運動。

一九二二年便是中國文學底浪漫運動開始的一年。擔負這個使命的便是「創造社」這一文學團體——而就是在這一九二二年底前一年，「Shunra und Drang」底成分便在各地醞釀起來了。這在表面上好像是一件奇怪的——但實際上必然的而不是偶然的——事體。當我在巴黎開始了我文學創作的時候，遠隔重洋的日本便有郭麥弱幾個人，在作着同樣的工作，並且還準備聯合同志以互相交換意見和共同努力。一天，我接到日本朋友的信，把郭麥弱介紹給我，並且附了他的一首詩的創作。以後又經了幾次的間接通信，我和郭麥弱之間便變成了直接的關係。「創造社」的這個名字，便在大家底信中常常返復地提說着，不過在日本和巴黎還未曾開始這樣的通信以前，從日本從巴黎寄出的作品却都早已飛躍在國內的各種刊物上了。

這時我給鄭白基的信上寫道：

「是的，人生處處是罪惡，處處是痛苦，就是要知道，罪惡，痛苦，都帶着有催人前進的意義。我敢說天下事都是兩面互相影響着的，最反對的方面也正是給了很大的力量的方面。沒有矛盾，人類要

成就事業大概是不可能的。所以，我們不要當經過「不完全」時忘了去求「完全」……

『我先批評一點人底藝術。我們先就日本底文學來說，像夏目漱石底「餘裕」派的文學，那決沒有甚麼價值。因為我們既是人，就當製造人生的文學。像他在高濱虛子底「鷄頭」序中宣言的「不觸着之小說」，無論很難做到——就是他自己底小說又何嘗都是完全不觸着的小說——即純粹做到這等地步，也不過是一種無用的作品。換過來說，我以為就是他主張的「依徊趣味」也，只有「觸着」。人生的小說纔配有他底餘裕派的文學，其實就是遊戲派的文學，那是會使文學一直地墮落下去的。還有像森鷗外，更是沒有道理，他公然表明他是無論做什麼都是遊戲，這個，我們暫且不說到藝術，首先就不是做人的態度……

『我總覺得藝術的製造應該站在實際方面，我們底實生活已經很夠用了。若是我們身邊的材料都不知去用而在身外去尋求藝術，那是糊塗而可憐。再進一層說，藝術並不是人底娛樂品，藝術是促進人生的改造的一種工具，藝術不是專為安慰人底目前，藝術是還為安慰人底前途……』

『我們可以得一個結論，人生就假定是沒有希望，文學家也要努力去觸着牠，就是人生把已達到像永井荷風所謂「冷笑」的程度，我們也不能學森鷗外那種用遊戲去應付的辦法，人生底「不完全」便正好使我們去求「完全」……』

在這些話裏，可以看出我這時是以我相當混亂的哲學觀點去檢討着藝術的。這些話裏所含的理論雖然和我後來一部分創作裏的表現像是有些矛盾，但是這兒却活躍着一點時代底精神，那便是浪漫時代理底一種氣息的洩露。尊重人生，這正是資產階級開端自由運動時所奉行的信條。我們知道狄德盧曾勸戲劇家不要離開實際生活同時又主張藝術底任務是在讚美壯偉的善行和敬惜可憫的階級等等，這正和我這兒底見解是完全一致的。

這時我最努力的作品是一首長詩『支那』。在這首詩底題目下，我還用了『Paradoxes autobiographiques』。這樣一個小題目。內容是用中國封建社會中許多悲慘的現象作背景，敘述着我從幼年到壯年的生活。這首詩裏面所流貫着的热情一直到現在還使我想起身上便要來一種顫慄，我還記得牠底最後一段中有這樣兩句：

二萬五千尺的天山呀，你怎樣還不倒下來，
倒下來塌在我底身上。
一千九百六十里的長江呀，你怎樣還不氾濫上來，
使我連所有的靈魂一齊淪亡？

若是說浪漫主義的特徵是 Individualism 底抒情的發揮時，那我這首詩確是做到了。一面，我在这首詩裏還用了許多科學名詞，像『Fluoreszenzphänomen』、『Faktorenkoppelung』等，都算

是打破了一向的慣例。現在我記不起這首詩共有多少行，只記得我把牠寄出的時候樣捲成了一捆，幾乎像一本小冊子一樣。他底命運是由巴黎走到日本，經過幾次展轉地傳聞以後，又由日本走到上海，以後便失了蹤跡。

這時我在巴黎認識了一位和我很有幫助的朋友，不可不在這兒把他特別記了出來。這個人是我們通常所說的『奇人』。他底姓是卜里葉，名字是法國人一般常用的羅伯兒。他本在外省一個圖書館中充當着秘書，因為他底思想是接近 Marxism 的社會主義的思想，所以被當地政府逼迫着他離去了職位。他底一條左腿已經被大戰奪去，在他失掉了的腿底位置上裝置了一條假腿。走着路來總扶着一根手杖。可是他好像對於他底殘廢並不去怎樣關心，每天只是很有精神地到處跑動着。他來去的領域是非常的廣泛，除了工會和政治集團而外，大多數的新聞記者、文學家、藝術家、教授、學生，都和他有私人的關係。他底博學也是很有夠使人吃驚。他不但一般科學有相當的專長，並且還具有特殊的文學上的才能。此外，他還懂着音樂、繪畫、建築等專門藝術。但是還不止這些，因為旅行的地方很多，他語言學底知識也是很好的，所可惜的便是他具着一種不愛著作和有著作不愛發表的脾氣。他是可以費上整天的工夫用口回答人領教他的問題而不肯提筆寫一個字。他一生出版的著作只有薄薄的一本地質學上調查的小冊子。他也從事於戲劇的創作，但是一直到原稿變成了黃色，還不會和社會上任何人見巧。他幾乎是把他所有的精力都送給實際的活動，他好像以為所有的文學

的工作在一個社會未曾改造以前是占着十二分不必要的地位似的，他對我的幫助很大，不但在學問上他是我底金庫，就是我得以對於歐洲社會有一點表面的認識也是他底功勞。他介紹了我許多朋友，生活方面也蒙他常常地接濟。這位社會主義者的奇人算是和我前後往還了不滿三年，便死於 Typhus *hominialis*。他一生獨身，死時大概是五十歲的光景。

我和這位朋友初認識的時候是在拉丁區底一家咖啡館裏面。他正和一個滿口白鬚鬚的老頭兒高談，我無意地加入了他們底關於歷史的辯論，我底論點不期和他站在一條線上，並且越說越接近了起來。這樣，我們便很快的成了朋友。那位老頭兒原來便是法國文學重鎮的阿那托爾法朗士，在辯論散場的時候，這位偉人儘管地聳着肩膀表示自己失敗後憤怒，並且口裏還不斷地咕嚕着說：『不管怎樣，我總是懷疑，懷疑！』

我憑了卜里葉底介紹，還得以認識了海洋作家羅狄和其他一些文學作家，立刻文學成了我環境構成中之十分之七八的原料。我放棄了，在法蘭西學院聽的哲學講座，我在巴黎底文學家之羣中交際了起來。

這時，巴比塞底『光明』週報正由一張很小的報紙改成了雜誌的形式。巴比塞一篇批評羅曼羅郎底主義的文字激起了一場論戰。羅曼羅郎表示出了他改造社會的主張，他以為甘地所取的手段便是唯一可讚美的手段。人道主義與暴力革命的主張在雙方文字中很顯明地爆着牠們底火花。

這在我，羅曼羅郎和巴比塞都不曾見過面，一向羅曼羅郎是我表敬意的現代作家之一，而這次我卻像被巴比塞吸引住了。但是同時我卻像感覺到巴比塞底文字中缺少一點甚麼成分。不過我又不能明確地指出這個，現在自然明白，我所感覺到巴比塞文字中缺少的成分便是階級鬭爭的歷史發展和經濟決定論的說明……這是巴比塞這人一向的缺點，直到現在為止，他底議論中還常充滿着觀念和神祕論的瘴氣。我敢說，巴比塞要是再不前進，一到歐洲偉大的事變到來時，那他是很危險的。因為戰關的唯物論底歷史的進展必然地不能容一個不理解人類解放過程的說道者底存在。巴比塞過去所有關於革命的議論，我總覺得有些地方和馬克斯所指摘過的鮑埃爾有些相像。

不過在當時，巴比塞和羅曼羅郎底論戰卻是一個現代文壇上不可泯滅的事實。這個至少在智識界面前展開了社會思想之兩個派別，至少可以使智識界對於空想的世界主義和實際社會革命的主張有一個思索的機會。在當時不成問題地凡是頭腦明晰的人一定會從羅曼羅郎底言論中認出了不相信暴力的人道主義在暗地和資本主義搗手的陰謀。這場論戰確算是搖振了一時，僅就我在巴黎出入的幾個文學家底集團中便可以看出這種情形，幾乎是十個人有八個人總談論着這件事的。但是這兒還得有一點聲明，所謂搖振一時，却只能限定一般和一向傳統社會有些隔離的人，文學家像阿那托爾法郎士和羅狄便就不同。我去問法郎士關於這事的意見時，他和我第一次在咖啡館遇見時的態度一樣，結果是他對於任何方面都要懷疑；羅狄則更乾脆得狠，他對我說他從來就不

管這些徒去自擾的爭論，——像這類的人是怎樣也不會受這場論戰底搖動的。

說到羅狄和法郎士，這兩個在法國文壇上佔過極大的人物，或者讀者願意我在這兒多說一點。不過這在我卻是很困難的事，因為這兩位巨人和我目前的心境大不相同，要去追記他們，實在使我感覺不到甚麼興趣的。記得有一位批評家說羅狄描寫勞苦民衆底生活正和高爾基一樣，這是大錯特錯。羅狄底作品我從前也曾拜倒過一時，他底充滿詩意的描寫確是能夠使人迷戀。但是很奇怪的是羅狄底作品能夠那樣不含蓄地描寫水手、漁人、水兵、殖民地兵士等等底生活，而羅狄本人卻始終是為帝國主義政府服務的一個忠實的官吏，他自己居處底奢侈和他性格底貴族也和他描寫下層人物的一部分作品好像沒有聯繫的可能。這個，要是用得着我們來作一番解釋時，那便這一位巨人只是站在他自己階級底圈子裏面去流覽那般勞苦民衆底生活的。他留意勞苦民衆底生活只是為找他做詩的材料。他同情於那些人，也只是站在上層的地位去洩露的一點悲憫的情緒，或者可以說，他所以為他底著作採取那類材料，只是想適合於他自己已有的憂鬱的心情，只是想適合於他自己習慣的陰暗的筆調，總之為的是他自己，此外再沒有甚麼了。我們不否認他是一個偉大的作家，但同時也不忘記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資產階級底偉大的作家。他雖然一樣在描寫着勞苦民衆底生活，但無論如何是不能和高爾基相提並論的，——好，這便是羅狄，其次，法郎士，這不消說更是一位世界的巨人。他底文學的才能確是不可多得，他底機智和駁雜也確是能夠出眾。但是這些可稱讚

的特點卻不能掩飾他主要的意德沃羅基底貧弱，他一味的嘲弄着世界，他用個人享樂的態度從事着他底製作，他把一切事物都納於他懷疑的哲學底懷中了。我們可以說，在法朗士底面前，甚麼都要失掉了牠底真實性了！正確的批評家說他代表資產階級臨終的智慧，這是一點也沒有錯誤，他自命是社會主義者，他底作品雖然有時也在攻擊着社會底現狀，但是，我們到頭還只能把他供到資產階級底神堂裏面去！記得一位俄國底作家到巴黎會了法朗士後寫道：「全身柔軟：具着亨利四世等所喜悅的廷臣底姿態：」——這印象不但是恰切，並且還是妙到不能再妙了。

我和這兩位巨人的交情自然都是都談不到甚麼親密。羅狄並不常到巴黎，見面時他總喜歡說到東方尤其是中國，他好像始終還不忘記他早年浪遊過的地方，用一種詩人回憶的神氣他總在不停地追懷往事，我們之間沒有過甚麼特別的事跡，他看我是一個年輕人，我對他也不曾抱過分外的希求，同時他那時也已經像是有些衰病了。法朗士底家中我倒是在去的次數比較多點。這位懷疑派的大師有時要我譯幾首李太白底詩給他聽，我也從他學得了些法國文學史上的智識。有一次他邀卜里葉和我聚餐，坐中還有一位是西班牙底名人伊巴涅支，——在我這算是看見伊巴涅支的唯一的一次。這人和法朗士恰是一個相反的人物，滿臉上突露着自負和剛強的神彩，眼邊和唇邊閃出了政客甚至官僚的習氣。席間不知道是怎樣開頭，法朗士忽然暢談起了社會主義，並且說自己是一個包爾塞維克，真正的包爾塞維克。他底話好像狠長，越談越起勁。我注意着伊巴涅支，這位靈骨的民族主義

者起初在一聲不響，等到法朗士底話講完後，突然爆出了一陣憤恨的喊叫，我不禁吃了一驚。用着西班牙音尾的法國話，這位民族主義者說道：

——收起你底包爾塞維克罷！你憑甚麼能坦白地講這個名稱呢！我不知道共和，不知道甚麼包爾塞維克……但是你若是要自命是一個包爾塞維克時，那你先去進幾次牢獄後再來誇張……不然，不然我勸你還是談談女人和酒比較好些……

出我意料之外的是法朗士聽了這話一點也不生氣，好像只簡單地答了一句，說他本來對一切便是懷疑，意思似乎是說就是他自命也是一員的包爾塞維克到頭也還是使他懷疑，所以他儘可以不去行動。不知道是一個甚麼念頭在我心裏起伏了一下，從這次以後我便對法朗士疎遠起來了。

這時華盛頓會議已經開幕，中國除了政府底代表而外，還有幾個國民代表。留學生對於那幾位國民代表興奮極了，以為他們定可監督政府底代表使中國在華盛頓會議得到很大的勝利，有些人組織了一個後援會，留學生和華僑在主持着會事，到處去接見各國底政府要人，到處去發布請願的文字……還有許多留學生在互相聯名做些文章，在歐洲幾種報紙上發表，內容大都是一致地擁護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各強國，同時在肯定英國和美國一定可使中國有種種的便利。中國底國民代表也不停地從華盛頓打電到美洲底公使館及其他團體，報告說英國和美國——特別是美國，一定會出

全力給中國以援助：

朋友邀我去參加後援會，我拒絕了。我當時雖然還不能徹底明瞭世界大勢，但是對於各帝國主義的幻想却是一點也沒有。中國所派的幾個國民代表對於我更是距離太遠，我覺得他們並不能代表甚麼國民，不過是幾個新的官僚罷了。我覺得沒有把自己精力獻給這個無意義的運動的必要。

當英國和美國在華盛頓會議對於增加關稅，退回租借地，考查撤消治外法權等提案給了中國代表一點假的面子的時候，在歐洲的留學生都好像高興得忘記了自己。中國駐美的名流，政客，都狠自滿地宣傳着說中國從此便會政治獨立，新的轉機便要降臨，——說起來可憐得很！那些名流，政客，只顧着一時說得大快人心，可是等到以後，旅順，大連，威海衛等地事實上不見退回，治外法權依然照舊，連二五附加稅的實行也感着困難的時候，他們卻把腦袋一縮，一句話也不再提起了。當時中國底前進政黨纔開始成立，雖然對於華盛頓會議前途已經有了預先提醒民衆的宣言，可是一般人對於帝國主義還沒有明白牠底性質，兼之又有無恥的名流政客等底欺蒙，所以竟至像服了麻醉劑一樣的糊塗。一直到現在，那些對於華盛頓會議做過禮拜的中國底資產階級還要避免提起這次會議所造成的英國、美國和日本共同侵略中國的這一歷史的事實，這簡直可以說是『喪心病狂』。我們必須承認，華盛頓這次會議使英國帝國主義和美國帝國主義底對華政策得到了成功，這是以後英國、美國、日本——這三個帝國主義者更進一步為佔有中國去演那不斷互相衝突的武劇底一個開

場白。

那幾個國民代表中有兩個從華盛頓到歐洲來了。巴黎底留學生在大規模地準備着開歡迎會。朋友又來邀我參加，這次卻使我發了脾氣，我老實不客氣地說我與其和那般代表周旋倒不如找弱雲開開心去——這話成了當時幾個留學生提到我時常引用的成語，就從這時起，我便好像成了一部分自負為愛國者所嫉視的敵人了。

歡迎會終於開得很是熱鬧，代表們底瞎吹，留學生們底瞎捧：昏天昏地……

可是我卻實行了我底話，恰在這時我去到了里昂。

· 選自雜著選集 ·

子畏於匡

(上)

——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孔子一覺醒了，起來，微微地伸了一伸懶腰，看見已經有幾個門人站在房門外邊了，便急忙一翻身由土坑上爬了起來，曳起他像讀『詩』的朝子說了這樣兩句獨白。

這差不多已經成了一種習慣了，他每當早晨還沒有睡醒的時候，門人們總要輪流着在他旁邊站一兩個時辰的班的，為的是等他起身後侍奉他洗臉漱口梳鬚鬚等等的的事情。在他也是一種習慣，起身後總要先說兩句獨白，不是說昨夜夢見周公，便是說昨夜沒有夢見周公，不然便是先嘆兩口氣，表示他一夜都用着思想，沒有安穩地睡覺，接着就說是現在的世事是不行了，使他不能發展他底才能等等，大概總是只說到兩句的樣子，便不再多說。門人們馬上便捧着梳洗的器具圍了上來一面請他梳洗，一面給他問安。

可是今天早晨孔子有些驚訝了，他由這店房中的土坑上爬了起來，並且照常地說了兩句話以後，卻還不見那幾個站在門外的門人走上前來。他以為是他睡的這個土坑的方向沒有正對着房門，門人們沒有看見他是已經坐在了坑上一面或者也由於他說話的聲音太小的緣故，所以便又把啼

學提高了一下，仍然用他讀『詩』的調子，再重複地說道：

——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唉，昨夜怎麼又沒有夢見周公呢！

這一次聲音的確是很大的，在房門外的人無論如何總可以聽得見了。但是奇怪！那幾個門人還是連動也不動，好像簡直沒有這一回事的一樣。這個使孔子底心中完全冒起火來，他使勁地把他身上的長一身有半的寢衣一脫（差一點怕就要扯破了），由坑裏面拉出一件外衣來披在了身上，便很憤怒地跳下了坑來。可是這時當他揉了揉眼睛，注意地一看那幾個門人時，他纔發見他們底臉都是朝着外邊，並且個個人都帶着一種驚慌的樣子，特別是那個瘦弱多病的顏淵，或者因為他衣裳穿得太薄的緣故，只見在不停地打着冷戰。這分明顯露出了是有甚麼意外可怕的事情發生了。

——唔，回呀，是有甚麼使我們敬戒的事情嗎？畢竟還是顏淵可以使孔子不發脾氣，孔子看見了他那種可憐的樣子，便首先叫着他發問。

這時門人們纔注意到孔子了，都一齊回過了頭來，鹵莽的子路聽了孔子在發問，便不等顏淵底回答，先揚起額子來報告道：

——先生呀！不知道什麼緣故，這兇匪地底農民把我們住的這個客店圍住了。他們有的拿着鋤頭，有的拿着鋤頭，預備要殺我們呢！

這事來的真是有點驚人，孔子聽了子路底這個報告，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冷氣。

——唔，唔……

這時他纔真個聽到外邊羣衆叫喊的聲音，同時也看到通過他房門前的院子，在客店底大門口擁着的那羣執着武器的農民了。因為這事來得太覺突然，竟使他失了一向威而不厲和恭而安的態度，不覺帶了顫聲向子路問道：

——哦，由呀，你是聽見他們說是要殺我們的嗎？

這時顏淵看出孔子是有些害怕了，便忙搶着用安慰的口吻（其實他自己還打着冷戰呢）說：

——我想不會的。有先生這樣的聖人在這兒咧，他們怎麼敢行其不義呢！

子貢在一旁正在為他身邊帶的旅費憂愁，這時也忙插了一句：

——他們怕是為搶劫我們底貨財的罷。

畢竟還是顏淵可以使孔子安心，他底一句話果然便發生了効力了；孔子並不理子貢底推測，仰起頭來歎了一聲道：

——啊，回呀，你真說得對！你若有了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人。啊啊！回呀，你真說得對！文王雖然死了，但是承繼他的除了我還有誰呢？假使天不要人承繼他，那我就可以隨便被甚麼人殺掉，但是天已經要人承繼他了，那麼巨人敢把我怎麼樣？巨人敢把我怎麼樣？

——是呀！顏淵看見孔子底臉漸漸地壯起來了，便再附和地說：前次桓魋要害先生時，先生不是也這樣說過嗎？結果果然他不敢把先生怎麼樣呢。

——啊！孔子不覺又驚讚起來了。連二連三地點着頭說：回呀，回呀！你真是聞一而知十呢！我自有了你以來，這些人們（他用手指着他身旁的幾個門人）不知道得了多少的益處，你使他們更要信仰我，更要親近我了。回呀，回呀，你若有了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人。

這師徒兩個就儘管這樣互相標榜了一陣，對於目前了不得的禍事還沒有一個切實的辦法。這一個竟然激惱了那位遇事切於實際的子張了，他很憤慨地向着孔子抗議道：

——現在不是說空話的時候。我們一向只知道讀書，遇到這樣的事情，若是還在『文質彬彬』，恐怕大家當真要跟着文王去了呢！

這幾句話說得真過於強硬了，竟使孔子幾乎馬上答不起話來。——這種情形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子張說出來的話總使孔子難於應付，好幾次孔子想不要這個弟子了，但又因為他應送的束修總是按時交到，所以便又馬馬虎虎地敷衍下去。現在子張又這樣不容氣地說話了，這使孔子不得不發脾氣，兩個眼睛盯住了子張，很想大大地發作一下。但是在這個時候，忽然子路大叫了一聲，用手指着前面說：

——看呀！看呀！他們來了！他們來了！

孔子忙撇開了子張，跟着子路底手看向前去，果然是有十多個高大的農民由店門口走了進來，他們手中都拿着一把鐮刀，赤着腳很粗野地向這一方走來。

——唔，唔……孔子看見門人們都在面面相覷，嚇得沒有一個敢動，自己不覺得也同顏淵一樣，全身上都在打起冷戰來了。

——你們要怎麼樣，你們這些野人還是子路英勇，雖然也同其他的門人一樣的危害，但是當到那幾個農民要走到面前的時候，卻振起了精神，把袖子一捲，揮着兩個拳頭衝上前去問了一聲。

——走開！我們不同你講話。我們要的是陽虎！

大家聽了為首的那個頭目底粗野的回答，不覺同聲詫異地叫了起來：

——陽虎？

——陽虎？

——陽虎？

……？

這時聰明的子貢知道這時只是一個誤會，並沒有多大的危險了，便走上前一步去辯交涉：——你們弄錯了啦。這兇羊也沒有，虎也沒有，這兇有的只是孔夫子，你們再不要撒野了！

——諸位錯了，我是孔丘呢。孔子也忙拱起手來鞠躬如也地分辯。
「囉甚麼？你是孔丘嗎？」

——是的，孔子忙又答應着說：我實在是孔丘。許多人都因為我底面貌有些地方很像陽虎，便以為我是他了，其實陽虎並不一定同我相像呢。最不一樣的便是我這頭（孔子說到這裏，忙把他底後部靠住房門，——或者因為冷戰打得太厲害了，有點站不穩的緣故罷。——把腰彎了一下，低下他底頭來讓他們看）我這頭是墳起着的，這個尖頂是陽虎所沒有的呢。

鹵莽的子路又搶着說道：

——你們或者以為夫子去會過陽虎，便也把夫子當成陽虎了嗎？可是他雖然會過陽虎，僅僅答應過說是要去謀一點事做，其實他還沒有實行。他不過只吃了陽虎底一個燒豬罷了……

鹵莽的子路只知道搶着說話，卻不知道話底輕重，這幾句不需要而容易壞事的話還沒有說完，已經把孔子氣得臉都變白了。他不等子路底話完，便狠命地回頭來罵着子路說：

「算了罷！哦，由呀，你真野呀，你真野得同這些巨人一樣了。君子對於自己不明白的事情總是不說的呀！你怎麼却是這樣地愛說話呢？」

但是事情終歸被子路弄壞了，不怕孔子這樣罵了幾句，却已經挽不回來那幾句話所發生的不好的效果。這時巨人底頭目在張起大嘴哈哈地笑起來了。他一面笑，一面嚴厲地說道：

——是這樣嗎？哈哈！你不是陽虎，也是陽虎！底同黨陽虎！在我們這兒刮了許多地皮，大概你也分了些罷？哈哈！捉住你，同捉住陽虎一樣！橫豎你們兩個生的都是差不多的，所不同的只一個頭，這有甚麼要緊呢！你說你是孔丘好？就是孔丘也罷，又有甚麼大不得了！處你終日在講道德，說仁義，試問你自己到底做了些甚麼？你底手拿過鋤頭嗎？你底腳在田地裏跑過嗎？你怕連麥子和穀子都認不清楚呢？還虧你招搖了這許多徒弟，還虧他們把你叫作『夫子』！哈哈！夫子你配當夫子嗎？你到處去勾結皇帝，勾結官僚，想來蒙蔽我們百姓，你是只要我們百姓跟你走，你是不要我們有知識的呀！哈哈！聽說你不久纔在衛國和衛靈公底老婆叫作甚麼南子的要好得不得了，哈哈！哈哈！怪不得聽說你有個甚麼徒弟得了一身的毒瘡，死了呢。哈哈！哈哈！為捉陽虎，却捉到了你，剛好！剛好！

這樣一串淋漓的痛罵，弄得全體都不敢說話了。就是善辯的子貢，也變得像三緘其口的金人一樣。孔子是把一個全身都貼在了門上，兩眼發着直光，臉色簡直變成死白的了。

沉默了一阵，不知道是孔子底樣子太可憐了，竟使巨人底頭目生了同情的心情，或者還是那頭目想起了別種緣故，覺得不宜把孔子辱得過火，他竟沒有用他手裏的鐮刀，忽然再向着孔子說道：

——也罷！我不殺你，我讓你自己餓死！我們只把這店門圍住，使外邊沒有糧食送進來，店裏沒有飯給你吃，就讓你這樣餓死！像你這不拿鋤頭的人也正應該嘗嘗這個滋味呢！

真像是判決罪人的一樣，那頭目宣布了他定給孔子的刑法，便掉過了身子，率着他底同伴走出

店外去了。

(下)

孔子這次是由衛國出來的，他這次離開衛國實在因為有一樁最痛苦的事體，使他在那兒再不能安居下去了。他到衛國不久的時候，便和衛靈公底夫人南子發生了戀愛。提起這個南子，在當時真是無人不曉，她底美色在傾倒着一切的公卿大夫，特別是衛國掌兵權的左右司馬，簡直瘋狂一般的拜倒在她底脚下。衛靈公也就是靠這種情形在維持着他底政治局面的。可是不知道是甚麼緣故，孔子到衛國不過幾天的工夫，便和她發生了戀愛了。這個對於衛國底公卿大夫實在是一件闖入的打擊，因為孔子底聲名和地位頗能得那位虛榮心強烈的南子底歡心，因此那般公卿大夫便想出種種方法去制牽衛靈公，使他不能給孔子甚麼官職，免得孔子死守在衛國不走。

這便是孔子痛苦的所在了。他一西忍受着那種不能常常接近的相思底煩悶，一西又要對付那般公卿大夫底種種陰謀。他很想在衛國能得個一官半職，便可以住了下去，但是事實上終於沒有成辦。

有一次衛靈公和南子坐着一個車在街上巡遊，因為要優待孔子的緣故，便請孔子獨坐在另一車上，跟在他們後面一同走着。當時街上的人們都在嘖嘖地稱羨，說孔子底身分真同皇帝一樣了，因為從來很少有人得過皇帝那樣的寵幸，那種榮耀幾乎是從來沒有人享受過的。但是這個卻不能使

孔子快樂，他坐在後面的車上看見衛靈公和南子很親熱地並着肩談話，他填滿了嫉妬的憤火的心，就像是一個塞着煤炭的火爐一樣，漸漸地漸漸地爆燃了起來。最後是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他竟然像發了狂的一般，也不招呼一聲執轡的車夫，使車子停住，使一聲身由車上跳了下來。可是因為車子變得正快的緣故，他竟像翻了一個筋斗，接着便跌倒在街道上了，及至左右的人把他扶起時，他看見許多人在圍着他問訊，他昏亂的神經纔有些恢復了轉來。因為弄得過於不好意思了，他急忙指着衛靈公說道：『啊啊，我沒有見過人君好德像好色一樣！啊啊，我沒有見過人君好德像好色一樣！』

自從開了這次笑話以後，孔子底舉動總有些不能保持平均的樣子。最顯著的便是他用拐杖打他底老朋友原壤，還有子路為他殺了一隻野雞，炒得很好的呈給他時，他却只把鼻子假在肉上嗅了三下，便連盤子都一齊摔到地上去了。——這一類的事情，每天他總要演好幾樁給門人看的，他底脾氣變得非常奇怪，椅子擺不正或是下酒的冷豬肉切得不好時，都是他罵門人的資料。並且怕是因為神經漸漸虛弱了的關係，他又喜歡吃起刺激性強烈的食物來。生薑便是他最喜歡吃的一種，常常為了門人忘記去買的緣故，鬧得連飯都不肯去吃。門人們被他弄得真有些頭痛起來了。

不過在他底門人裏邊顏淵卻是一個最能得他信用的人。每當他和門人吵架的時候，總是顏淵出頭來調解，纔把事平下去的。顏淵大概也有些明白孔子的苦處，所以屢次勸他離開衛國，到別處去換一換新的環境。他雖然屢次都答應着說：『我是可以走，也可以不走，也可以不走，也可以走的。』但是

他始終卻一步也不曾移動過。

但是命運註定他要離開衛國了。他因為顏淵常常這樣勸他，覺得實在有些難以敷衍過去，便去哀求了半天南子，請她無論如何設法使他得一個官職，免得儘管空住在衛國，連門人們都要懷疑起來。南子果然聽了他底要求，在衛靈公面前代他說了許多好話，結果衛靈公果真決心要任用他了，卻不料風聲一傳了出去，一般公卿大夫都聯合起來一致的聲明反對，最激烈的是左右司馬，立地便提出了辭職，竟弄得衛靈公沒有了主意了。最後是衛靈公去問他能不能帶兵，他纔覺得自己實在沒有再在衛國住下去的可能了，只好回答衛靈公說：「俎豆的事，我是學過的；軍旅的事，我實在不懂！」好，不懂！那我可真是沒有方法安插你了！」——其實他也曉得這是衛靈公故意難他的，這樣一來，他纔忍苦含辛地離開了衛國。

——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

匡人底頭目走去了以後，門人們便都默默地到後面他們底房間裏私議去了。只剩到孔子一個人坐在土坑上邊，看着店門口圍着的農民，真好像是鐵桶一樣，這是決沒有法子可以逃出的了。他不由得不把他一腔的怒氣都移到了子路底身上。

他不禁想起他和南子初見面的那一次了。那一次要算他最可紀念的一個時辰，他曾跪在了南

手底面前，把他底鬚鬚假近着她底雙膝，他感着了從來沒有過的一種陶醉。最後她為酬答他底好意，把她胸前帶的一顆尤曲明珠取了下來放在他底手裏作為她送給他的紀念品。那時他忍不住捧着她底兩手熱烈地狂吻了起來。可是不料當這個時候，不懂事的子路因為在外邊等了很久（子路是保護他的唯一的親隨，他到甚麼地方去都要跟着的），有些不耐煩了，竟然很冒失地撞了進來。這使他幾乎沒有方法可以掩飾他底秘密了，出來了以後，子路滿不客氣地質問他時，他只好仰向着天發了幾句笨誓，纔算把頭腦簡單的子路瞞了過去。

——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哦哦！只有由這個人討厭呀！

他一面連二連三地罵着子路，一面由懷裏掏出南子送他的那顆尤曲明珠來。他很鄭重地把牠用兩手捏着，低下頭去不停地吸吮，他是完全沉浸在回憶的幻夢中去了。

……
這樣，這樣，他把頭埋在手裏很久很久了，忽然覺到有一個人，在輕輕地拍着他底肩頭，接着，一個女子底聲音傳到他底耳裏來：

——喂，你就是孔丘嗎？

他吃驚地忙把頭抬起時，他看見一個服裝粗野的年青婦人立在他底面前。她臉上浮着一臉好奇的微笑，她底兩手插在腰間，很做設地看着他，這確使他有些驚呆了，他幾乎疑自己是在作夢，不自

由地他口裏哼着道：

——你……你……

——我嗎？我是這兒頭目底夫人。我聽說你被捉住了，我來看你是怎樣的一個人呢。因為別人都說你是個聖人，我來看聖人到底是一個甚麼樣子的？

她底原始的獠悍的態度中露着一點風流的自賞。講起話來頭不住地扭動；兩個金色的大耳圈儘管在孔子眼前閃灼。她把孔子由頭上打量到腳上，又由腳上打量到頭上，她完全是把孔子當成了一個猴子了。

不知道是人急智生，還是聖人有權變之道，孔子這時卻像是得了一種意外的啟示，他突然地縮下身去，跪在了這個年青農婦底腳下了。

——哦，頭目夫人！你救救我罷！你們本來是要捉陽虎的，我既不是陽虎，就該放我自由。我實在是——一個好人呢，你救救我罷！

——唉……

這個卻使着這位頭目夫人有點驚駭了。孔子底這種舉動，大概是出了她底意想之外，她怪訝地怔了一下，便忙抽轉了身子，預備走了開去。

然而她底下層的衣角卻被孔子緊緊地拉住了。孔子繼續地說：

——還是你救救我，還是你救救我！像你這樣美貌，這樣能引起人愛慕的人（孔子居然懂得女子底心理——怪不得大宰曾誇他是多能的呢。）一定願意從患難中把人救出來的。你要我怎樣酬謝你，我都辦得到。——哦，（不知道是人急智生，還是聖人有權變之道，他突然把他手捏的九曲明珠遞到她底手裏。）你先把這個明珠收下罷，這明珠是九曲的，你看這是多麼好看呀，這種明珠恰恰配得住你，你把他帶在胸前，一定更顯得你是美貌呢！——哦，那麼，你看，我來把他替你帶在胸前罷！（他又由她底手裏拿過明珠來，他站了起來替她帶在了胸前。——大概南子帶這顆珠子的地方和形式，他還沒有忘記，所以替她帶得很不外行呢。）你看，這多麼好看呀！這多麼好看呀！……

真糟當孔子正在這樣一面說着一面替這位頭目夫人打扮的時候，不料顏淵（這一次不是子路了）却一擺一擺地走了進來。

顏淵大概是怕孔子一個人憂愁得太厲害了的緣故，所以特來想安慰安慰並想商議對付匡人的辦法的，不料卻撞着了這樣一個意外的現象，但是顏淵畢竟是「不愚」的，他雖然詫異了一下，但却趕快就低下頭來，一轉身又走了出去，忙忙地迴避開了。

這真討厭呀！——孔子心裏雖這樣恨了一句，但也管不了許多，他還是拚命地繼續着他的工作。他把九曲明珠給她帶好以後，又把身子一縮，跪了下去了。

——還是請你救救我罷！還是請你救救我罷！

——好罷，好罷，我去同我們底頭目商量去。

最後她算是答應了孔子底請求。當她走出了孔子底房門外邊時，孔子却還是跪在地下，口裏還在不停地說着：

——還是請你救救我罷！還是請你救救我罷！

幾個時辰以後，門人們又聚在孔子底房門前了。這時在店門口圍着的農民都自行走散了，這在門人們看來真是一個奇蹟。

子路（又是子路）正在發着他鹵莽的驚歎：

——啊，真奇怪！這些巨人大概是同我們鬧着玩的罷？

這時孔子已經恢復了他威而不厲和恭而安的態度，他向着子路哂然地笑道：

——由呀，你雖然比我好勇，但是遇事却總有些糊塗呢！

——糊塗那麼他們既說是要把我們餓死，為甚麼却又不言不語地自行走散了呢？

——這個嗎……哦，文王雖然死了，但是承繼他的除了我還有誰呢？假使天不要人承繼他，那我可以隨便被甚麼人殺掉，但是天已經要人承繼他了，那麼巨人敢把我怎麼樣？巨人敢把我怎麼樣！

顏淵從一旁走過來了，他照倒地附和着說：

82
472235

——是呀，這正同桓魋要害先生時的事件一樣呢。

孔子一看見顏淵，忽然想起適纔的事情，不覺有點不好意思，便趕忙敷衍了一句：

——這半天沒有看見你，我以為你走到外邊去被匪人殺死了呢。

——那兒底話！先生還活着呢，我怎麼敢去死呀？

這時門人們都充滿着和平的喜悅，大家底臉上都泛着笑容，孔子站在這些門人中間，真像是一個彌高彌堅的泰山一樣，他聽了顏淵底回答，很高興地又讚美了一句道：

——哦，回呀，你真賢呀！你若有了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人！你若有了錢時，我一定去作你管錢的

人！

經濟名人彙誌



